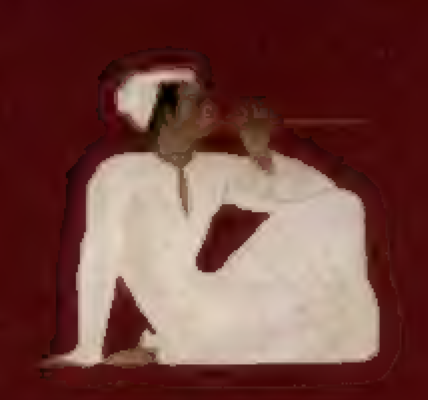


CHILDREN OF THE ALLEY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李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是部非同寻常的小说，其主旨是反映人类对精神价值永无止境的探索……在善与恶的冲突中，不同的价值体系紧张地对峙着。

—— 诺贝尔文学奖新闻公报

马哈福兹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

——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评语

马哈福兹奉献的智慧已摆在我们面前，摘取它吧，把握生命的奥秘！

—— 纳丁·戈迪默《自传回声·序》

对于他的国家，马哈福兹投以坚定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咄咄逼人的目光。就像一位皇帝俯视着他的疆土。他感受到自己将能够总结，判断，塑造其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地位。

—— 爱德华·W. 萨伊德《记忆的残酷性》




ISBN 978-7-5321-3476-2
9 787532 134762 >
定价：27.00元



CHILDREN OF THE ALLEY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埃及] 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李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著;李琛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4
ISBN978-7-5321-3476-2
Ⅰ.我… Ⅱ.①纳…②李… Ⅲ.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Ⅳ.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132 号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海力洪
特约编辑: 权　翔
封面设计: 丁威静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李 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56,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ISBN 978-7-5321-3476-2/I·2647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载负心灵飞向美好和崇高(译序)

人的渴望与追求可谓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核心。作为人学的文学,自然会展现出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史书。

从古至今的神话、英雄史诗乃至近现代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反映这一精神活动的林林总总。人们追求的幸福、理想虽然因认识的不同而各异,但是为了追求幸福、理想,人们编织着大大小小的梦,却是共同的现象:小到为获得心爱之物、爱情或友谊;大到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创造一个大同世界。而后一种涉及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实现它确非易事。迄今,人类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艰苦的岁月。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仍然在为理想而奋斗,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修正和深化对自我、对人生以及对赖以生存的宇宙空间的认识,逐渐掌握规律,向理想迈进。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就是这样一部从埃及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进程出发,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思考人类的命运、弘扬积极人生的、高品位的文学作品。它的作者是享有阿拉伯文学之父美誉,并于198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

中国读者对这位埃及作家并不陌生。早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他的长篇小说《宫间街三部曲》(1986)、《平民史诗》(1984)、《米达格胡同》(1985)等多部作品的译本已在中国问世。有关他的介绍文章

和论文不时见诸国内报刊。1986 年，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第二次研讨会上还就这位埃及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进行过专题研讨。

马哈福兹的代表作《宫间街三部曲》(1956—1957)开阔了阿拉伯小说的视野，从一人一事的描述，扩展到一个家庭的三代人；从描写个人命运，上升到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进而反映埃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以及新与旧的搏斗。

马哈福兹写完三部曲后的 1952 年，埃及爆发了革命，推翻了王朝统治，赶走了殖民者，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尔后，国家又推行了一系列的国有化政策。马哈福兹为之欢欣鼓舞。他曾天真地以为革命大功告成，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使命似乎也已结束。与此同时，三部曲的出版遇到麻烦使他大失所望，于是搁笔四年。然而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社会进程的反复和挫折又使其陷入深思，拨动了他那颗赤子之心。

马哈福兹一向视艺术为生命，强调“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他在早期的文章中写道，“艺术的职责是载负心灵飞向美好崇高的境界。在那里，个人与集体的意识结合，人的个性进入包容大地与上天的统一之中。心灵与科学、哲学的亲和，艺术才能圆满地完成其使命”(《艺术与文学》)。他也认为，小说的写法本无一定之规，成功的作品都“源于作家内在的旋律”，作家就要寻求这一旋律，写出“符合自己的东西来”(《与马哈福兹在一起》)。

在创作中，马哈福兹不断探索人生的奥秘，寻求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他从不回避人生的艰难。他深知，人活着并不轻松，社会的每一进步都伴随着痛苦与牺牲，人必须知难而进。在提倡科学，反对各种形式的迷信，宣传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他也十分重视道德精神在通向完美境界中的重要作用。他敏锐地察觉到，面临社会剧变或空前灾难，人们经常感到始料不及，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这种时候，需要人们沉静下来，对尚不完全把握的生活进行消化总结，甚至反省。

有鉴于此，五十年代末他重又拿起笔，把几年中对人生社会的静观思考倾注笔端，写就了这部巨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完成于1959年，直至1969年才得以在黎巴嫩正式出版)。从埃及的现实出发，他将自己对埃及前途的思考上升为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注，并从此开始了创作的新阶段，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承上启下之作：既是前期的总结，又形成了后期创作的主旋律。

这一长篇巨著，描写了这个街区的几代救世人物。这五位代表人物的命运浓缩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每个人物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按马哈福兹自己的话说，就是“用现实的手法批判神话，给神话穿上现实的外衣，以增强对现实的理解和希望”。

老祖父杰巴拉维是这个街区的开拓者，成为该地区的头人。家里家外，他都具有绝对的权威。他关心穷人，不向他们征税。上了年纪，他选择庶子艾德海姆接替自己管理家业。大儿子伊德里斯不能接受这一决定，他违抗父命，并谩骂庶母，从而被逐出家门。

艾德海姆忠实可靠、心地善良，父亲为他娶亲结婚。他向往工余时在花园里吹笛子，与鸟儿对话，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反叛的哥哥利用了他的善心，而他又禁不住怀孕妻子的纵容，私自偷看父亲有关遗嘱的文书，也被赶出了家门。一善一恶两兄弟在大房子外面开始了两种生活。至死，伊德里斯和他的女儿都没有得到宽恕。艾德海姆始终渴望回归，并得到宽恕。最终祖父允许所有的子孙都享受到继承权，并过上好日子。

之后，子孙们把获得继承权作为实现幸福的唯一途径。于是，继承权成为后代争斗的焦点。每当一段好日子消失后，为反抗压迫，他们都为重新获得幸福而奋斗。

为了本族人的权利，杰巴勒抛弃了富贵的生活，甘愿以弄蛇为生，后又带领群众进行斗争取得了本家族的权利，建立了公正、力量和

秩序。

从前人的经历和老祖父的暗示中，里法阿明白了财产、力量和威望并不意味着幸福的道理。他以为人治病驱魔为业，认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支配他的鬼，人实际上是鬼的奴隶。他学巫术，以驱尽恶鬼，净化街区，使世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为己任。他追求没有仇恨、团结友爱的生活，并为此献身。最后，人们得以用微笑拥抱生活。

从咖啡馆里的说书人和住在市场边上的叶海亚老人那里，高西姆了解到街区的过去和现在。他感到街区里的人不如他放牧的羊群。他的羊群虽然来自不同的街区，却能够和平相处，而自己的同族人却难以相安无事，总要争斗不止。在老祖父的启示下，他另辟蹊径，成立健康俱乐部，组织民众上山练棍习武，用武力打败残暴的头人，迫使经管人让步，把继承权还给全族人，使街区恢复了太平景象。人们以为几代人的健忘症已经痊愈，永远不会再犯。

阿拉法特靠着些许魔法和药方为生，居无定所。他回到母亲曾经生活过的街区，谋求生路。那时，高西姆的时代已毫无踪影；统一的街区，造福众人的财产已不复存在；蛮横的经管人和疯狂的头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绝望的人们，靠大麻麻醉自己，只盼不要死于头人之手。

从自己的炸药实验中，阿拉法特认定眼见为实，决心进入大房子探个虚实，以了解老祖父力量的来源。被发现后，他失手掐死女仆，祖父受惊亡故，使之陷于困境。他潜心研究的炸药也被经管人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他又变成了帮凶、囚徒，在逃离时被杀。从他身上，民众知道世上还有人关心自己的命运，从而重新燃起心中的希望。

杰巴拉维在很久以前就与世隔绝，闭门不出，成了后代的不解之谜，尽管如此，他对街区所发生的事却了如指掌。人们一直相信他不

管人间事。于是他们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也视而不见。事实是，街区的优秀子弟实际上都受到过他亲自的鼓励、指点，或在最困难的时刻得到由他的仆人传达的信任和口谕。

夜间，杰巴勒在旷野偶然遇到老祖父。祖父夸奖里他信任本族人、为家族抛弃已得到的富贵的作为，并嘱咐他："你的家族是我的子孙，他们有权享受我的家产，过上好日子，保持自己的尊严。"杰巴勒听了他的话，明白了要为实现祖父的愿望而不懈努力的道理。

里法阿也在旷野听到了祖父对自己说的话。他祈求祖父的帮助，祖父却说："年轻人要老祖父帮忙多丢人。好孩子要自己干。"祖父还告诉他："软弱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力量的傻瓜。我不喜欢傻瓜。"里法阿备受鼓舞，知道自己虽然是个弱者，但他不傻。他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实现祖父的愿望，像杰巴勒一样不让老人家失望。

当高西姆苦苦思考自己为什么不能安享幸福，反而经常忍受感情煎熬的时候，在杏德巨石旁遇到了祖父的仆人。仆人向他转达了祖父的口谕，"杰巴拉维认为全街区的人都是他的子孙，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应该铲除头人这个邪恶，让街区变成大房子的延伸。"仆人转告这个口谕，是"为了让你去实现他的愿望"。于是他组织了自己的队伍，打败头人，实现了老祖父的意愿。

在四面楚歌、被经管人软禁在家、妻子也离去不肯回来时，阿拉法特在旷野遇到自称是他病人的黑女人。她说自己是祖父的女仆，祖父在临终前要他找到魔法师阿拉法特，告诉他"祖父死了，祖父对他是满意的。"她还说："祖父不是被杀的，没有人能杀死他。"得到老人的认可后，阿拉法特振作起来，决心逃出魔窟。他教会助手汉斯魔法，并记录下炸药配方，最终实现了老人的遗愿。

我们不难看出，在马哈福兹的笔下，老祖父看中的这四位子孙都具备了善良、无私、忠诚、不怕牺牲、埋头苦干的优秀品质。

在艺术手法上，这部作品也作了大胆的尝试。在大量运用象征手法的同时，马哈福兹也根据需要，采用了阿拉伯民间玛卡梅故事的叙述方式，让说故事人来讲述故事。说故事人既是历史的回声，也是理智和情感的抒发者。他处于读者和故事之间，让读者始终保持俯视人生的姿态，随他一道思考。每篇结束时，说故事人又对故事略加评论，做点睛之笔，以增强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例如，杰巴勒死后一切复旧，说故事人把这归结为"健忘症"的后果；里法阿时代结束后，他疑惑地提出为什么灾难不断，难道还是因为"健忘"；高西姆时代到来时，民众以为已经消除了"健忘症"，说故事人沉痛地重复着"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是这样说的"，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每一个人心上，预示前景的不妙。

关于在作品中提到的"健忘症"，以及街区居民为什么健忘——重蹈覆辙的问题，马哈福兹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读者可以从几个人物的故事中发现其隐含的答案。

马哈福兹始终关注着人物在善恶中的挣扎和斗争，描绘了人的贪欲在实现理想中的促退作用。贪欲像魔鬼一样造成了人的堕落，也是造成人间悲剧的一个原因，因此绝不能忽视精神道德的作用。作者塑造的杰巴勒、里法阿、高西姆等几个人物，都以他们的行动说明人在实现理想时不但要消除外界的邪恶，还要首先消除人自身的邪恶，确立为众人谋利益的信念，从而净化灵魂，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阿拉法特则从反面印证了贪欲使人堕落，科学只有掌握在具有高尚情操人手中才能为人类造福的道理。祖父派仆人向阿拉法特传达对他的信任，使阿拉法特重新振作起来的这一安排，也有意说明阿拉法特与其先辈一样都是为民造福的。他被杀害后，记录炸药配方的笔记本留给后人，成为反抗暴虐头人的武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体现了祖父的意志和精神。

这部作品在《金字塔报》连载时就曾引起轰动。各种评论纷至沓来，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连伊斯兰长老和宗教学者也参加进来。但是，多数的评论都属于读者的读后阐释。而读者接触文学作品的第一步是研读文本，从作者的文本和他的有关背景中了解他的本意。然后才是成为第二步的独立阐释。

马哈福兹能够写出如此巨著，与他的家庭、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1911年，马哈福兹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是老小，哥姐都年长他许多，这造成了他性格的内向。他的父亲是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宗教是这个家庭文化教养的主要来源。1919年，埃及发生反抗英国入侵的英勇斗争，父亲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埃及人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常在家里议论国事，给孩子们讲民族领袖的故事，这无形中在孩子心中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培养了他关心外部世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个家庭并不十分保守。母亲可以带儿子外出访亲问友，参观老金字塔、埃及博物馆，甚至参观埃及科普特人的基督教文化展。于是，他又从母亲那里得到古埃及文化和宗教宽容精神的滋养。他所居住的开罗老区，使他耳濡目染浓重的伊斯兰风情。长大后，他接受了思想家萨拉迈·穆萨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效仿思想家、文学家塔哈·侯赛因和阿卡德，立志做一个社会改革家。他满怀爱国之情，进入开罗大学哲学系。由于自幼喜好文学，美学又与文学极为接近，于是在毕业后他选择伊斯兰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然而，文学对他的诱惑日渐强烈。他感到哲学已不能表达他内在的需求，于是中途放弃攻读哲学学位，转而选择被他称之为"狡猾艺术"的文学，开始在文学小路上跋涉。

马哈福兹的志向和哲学功底决定了他的文学方向。他开始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担当起他所理解的历史使命。出于对埃及百姓痛苦生活的悲怜，状写起人间的悲剧。他曾动情地说过："我并非故意伤感，

但我们确是伤感的。我是属于这样一代人: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刻,也往往是忧心忡忡。这一代人中,只有玩世不恭或是脱离人民的上层人物才会感到幸福。我们写忧伤小说,这并不奇怪,相反,若写欢乐故事倒是一件怪事了。”他对生活的思考不是抽象的、空泛的。他思考的每一个问题都与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思考的核心是寻找出路。马哈福兹认为,出路在于变革,变革一切陈腐的观念,变革不合理的社会,使埃及的发展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马哈福兹反思历史,反思人的命运,探究人的本质,寻求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

1988 年 12 月 11 日,马哈福兹在接受《金字塔报》记者采访时说:“充实的文化必定有两个支柱,《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介绍的文化,是以科学和宗教作为它的支柱的。”其实,马哈福兹在许多作品中都肯定了科学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肯定了宗教在这“充满人为悲剧的世界”上的特殊意义。那些形形色色的受苦人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把心儿朝向安拉。正如《小偷与狗》(1961)中苏非长老祝内迪所说,宗教是“为苦难不幸所困扰的人们的绿洲。他们可以在那广阔的具有安全感的地方暂存身。”他也曾在《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中借女记者之口表达了这个意思,“荒诞就是失去了意义;信仰崩溃了,不论信什么,只为生的需要,心中没有了希望。它反映在个人身上表现为堕落和消极,把英雄主义当作神话和嘲讽,善恶不分。他们的善恶都出于个人主义或懦弱或机会主义。于是,一切价值都被取消,文明从此结束。这个阶段应该研究伪信问题。这些人不是没有信仰,可是他们却对生活采取荒诞不经的态度。如何解释?是误解宗教,还是信仰不真实,无根基,在无耻的掩盖下玩弄各种机会主义的手段……严肃就意味着信仰,可是信什么?我们不能满足于应该信什么,而且必须真诚地保持宗教信仰以及巨大的创造英雄主义的能力。……人自古就面对荒诞,由此产

生了宗教。今天,人又面对它,能产生出什么来? ……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语言,那就是科学,大小真理都由它来验证。这种新的语言是宗教用古人的语言所证实的真理。这真理,在今天也要以同样的力量用新的语言来加以肯定"。马哈福兹把科学与宗教视为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路。不过科学的现状也常令马哈福兹忧虑。

马哈福兹一生执著追求,不断前进,宠辱不惊。他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荣誉,却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拥有一颗平常心。早期,他认真地充实自己,有计划地读书,按严格的时间表作息。他从不为金钱而迎合出版界的需要,也不为是否获奖而烦心,他只倾听和书写"源于内心的旋律"。他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也曾为生计而写一些电影剧本。

马哈福兹没有某些大作家的架子和傲气,像一个普通本分的职员,一位慈祥的老人家。他对中国来客非常友好,有求必应。1975 年译者在开罗与他见面时,他的好友剧作家陶费格·哈基姆突然闯进办公室,他毫不介意,恭敬地迎上去说话,像对待长辈一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曾于百忙中接见中国记者丁文,回答河南《中学生阅读》杂志的提问,写下祝贺的话:"向中国青年致敬。希望你们的生活充满全面的知识和有益的劳动,为自己光荣的民族和全人类的进步尽自己的义务。"1988 年 10 月马哈福兹获奖后对世人说的话是:"为你的世界工作吧,好像你永远活着。为他人尽力吧,好像你明天就会死去。这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所遵循的最高信条。"他在受奖演说中写道:"在文明发展的这个决定时刻,人类的痛苦将销声匿迹的说法既难以置信又不能接受。毫无疑问,人类至少已经成熟,而我们的时代又带来了超级大国达成和解的前景。人类思想已奋起制止各种破坏和毁灭的因素。正像科学家竭力清除环境中的工业污染……知识分子也应该积极地消除人类道德的污染。"

马哈福兹怀着对人和世界的伟大的爱，把一生所感悟到的人生真谛都奉献给了世人，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尽心尽力。难怪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在读完马哈福兹的全部英文译著后，为她的《自传回声》英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惊呼："智慧已摆在我们面前，摘取它吧，把握生命的奥秘！马哈福兹就是宰阿贝拉维①。"

译者

2008年10月

① 宰阿贝拉维是马哈福兹的短篇集《安拉的世界》中同名短篇的主人公，是一个智者的形象。

目　录

开场白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街区的故事。确切地说是由许多故事组成的故事。我本人没有亲历其中的事件，只是一股脑地把那个时代街区后人所发展了的故事，或全部或大部记录了下来。世世代代，全区的人都在传颂着这些从街区咖啡馆里听来的故事。种种传说就是我故事的来源。

人们每当境遇不佳，受了委屈或遭人欺辱时，总是要提起老话，指着坐落在我们街区顶头，与沙漠接壤的大房子，无比感伤地说："这就是我们祖父的家。我们是他的子孙后代，有权享受他留下来的财产。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挨饿受欺压?!"尔后，人们会自然而然诉说起艾德海姆、杰巴勒、里法阿、高西姆等先人的光辉业绩。

祖父在我们心中始终是个谜。他开发了这块土地，建立了这个街区，成果超出了人的期望和想象。他的一生也因此传为佳话，并演绎为成语和典故。从久远的年代，祖父就因上了年纪而开始深居简出，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他的隐居、他的高龄让子孙们困惑。各种想象和猜测沸沸扬扬，更增添了老祖父的神秘感。

祖父名叫杰巴拉维，街区也就以此为名。他便是这片土地，也是土地上的一切以及周边旷野的主人。我曾听人说："他是街区的开拓者，这街区是埃及，乃至世界的本源。"他独自一人来到这片还是荒野的土地，用一身的力气赢得了它，也得到了总督的认可。他是一位空

前绝后的人物,他勇猛顽强连野兽听到他的声音都瑟瑟发抖。还有人说:“他是位与众不同的头人。他不征税,也不扩大地盘,对穷人格外仁慈。”然而,星移斗转,时过境迁,有人开始说三道四,歪曲中伤他的能力和地位。不过,这世道就是如此,有什么办法?

对于有关祖父的这类话题,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乐此不疲。为这,我没少到大房子周围转悠,企盼能看上他一眼。然而,每每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也经常站在宽阔的大门前,仰望高高悬在门上的鳄鱼标本。多少次,我端坐在穆格托姆沙漠靠近院墙的地方,呆呆望着那些种植的和野生的无花果树和椰枣树,枝头在高高的屋顶上摇曳。大房子门窗紧闭好似无人居住。有这么一位祖父,他不见我们,我们也见不着他,岂不令人悲哀!他在大房子里隐居,与世隔绝,对儿孙忍饥挨饿不闻不问,岂不让人诧异!假若有人问起,祖父和儿孙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耳边就一定会响起艾德海姆、杰巴勒、里法阿、高西姆的名字,却得不到令人心悦诚服的答案。人们会说,祖父深居简出已经很久了,多数人从一开始就不关心也不在意,最能吸引他们的是祖父的财产和传说中继承财产的十项条件。这就生发出自我出生以来便时起时伏、持续至今日甚至今后的明争暗斗。

住在这个街区的居民都是亲戚。指出这个事实绝不是挖苦讥讽。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大家族,没有外人。男男女女都相互熟悉。尽管如此,哪个区也没有这个区的人如此对立,如此分裂。以维护秩序为名,十位头人挥舞棍棒,大开杀戒。人们已习惯用税款换取和平,用顺从和委曲求全换取安全。不然,一句话说得不对,或一件事做得欠妥,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最令人费解的是,邻近的一些街区,如欧突夫、卡福尔·宰赫里、达拉斯、侯赛尼亚的人们也在羡慕嫉妒祖父的财产。他们说,我们街区坚不可摧,财产给众人带来无穷的收益,头人个个强悍无比。这话的确不假。然而,他们自有不知之处。我们

已经今非昔比，早就成了穷光蛋，生活在垃圾和蚊蝇之中，残羹剩饭果腹，破衣烂衫遮体。那些头人却个个趾高气扬，欺压百姓。可百姓却佩服他们，忘记是他们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无奈中只好朝向大房子，悲悲切切地说："那儿住着财产的拥有者——祖父杰巴拉维，我们是他的后代。"

我生活在杰巴拉维的忠实子孙阿拉法特的时代，目睹了街区最近的生活。我能把街区的故事记录下来，还多亏了阿拉法特的一位朋友。一天，他对我说：

"你是这里屈指可数的识文断字的人，为什么不把街区里传颂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些故事从未好好整理过，任凭说故事人随意添枝加叶。如果把零星的故事集合起来，汇成一个整体，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后人会从中受益。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和秘闻。"出于对故事本身的尊重，也被建议者的赤诚所感动，我满怀激情地把这一想法付诸实现。

在这个地区，我是第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我为此常常遭到白眼和奚落。我的职业是为他人写状纸。百姓屡遭不幸，需要我的人也就不少。但是，这个行当并未使我的生活比乞丐好多少。了解了百姓的隐秘，听多了他们的苦情，压抑感和厌恶感油然而生。等等，我可不想谈论自己。个人的忧烦与街区众人的苦痛相比不足挂齿。怪诞的街区发生着许多离奇的故事。为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前面提到的几个人又是何许人也？且听我慢慢道来。

艾德海姆

1

我们街区原本是一片荒漠。一望无垠的穆格托姆沙漠延伸到它脚下。那儿只有杰巴拉维建造的一栋孤零零的房子，与恐惧、寂静、强盗抗衡。房子的围墙很高，圈出了很大一片土地，西半边是花园，东半边是一座三层的住房。

一天，主人召集他的几个儿子到连接花园的一层会客厅里。伊德里斯、阿巴斯、里杜万、杰利勒和艾德海姆都来了。他们身穿丝质长袍，站在父亲面前毕恭毕敬，目不斜视，只敢偶尔偷偷瞥上一眼。杰巴拉维吩咐大家在他身旁的凳子上落座，不时用雄鹰般犀利的目光扫视儿子们。他站起来，朝厅门走去，又在门前停住脚步，望向花园。偌大的花园，绕院墙栽种着一圈高大的无花果树和椰枣树。麻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园子中央的花坛里，指甲花和素馨花竞相怒放。整个花园一派生机，而大厅里却一片死寂。兄弟几个望着父亲那犹如下凡星宿般的强壮体魄，以为父亲已将他们忘却，相互交换着探询的目光。他们知道，每当父亲要作出重大决定时都是这副样子。他在家中，和在街区里一样，拥有绝对的权威。他从来不把儿子们放在眼里。所以，他们的心情格外不安。

老人原地不动地转过身来，开始用沙哑深沉的嗓音讲话。霎时间，那低沉有力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在高高的墙壁与地毯之间

回响：

"到时候了，我看最好由其他人经管家产……"

他审视在座的儿子们。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经管家产对贪图清闲自在、沉湎青春欢乐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按规矩，大哥伊德里斯是当然的合法继承人，其他人无需多想。伊德里斯暗自思忖："多沉重的负担！这想法欠考虑，便宜了这些刁蛮无用的雇工！"此刻，杰巴拉维又接着说：

"我决定让你们的弟弟艾德海姆在我的指导下经营家产。"

几兄弟的脸上立刻流露出惊讶的神情。他们迅速而激动地匆匆交换目光，只有艾德海姆腼腆地不知所措，低下头来。杰巴拉维转过身子，漫不经心地又说了一句：

"我把你们召集来，就为这件事。"

伊德里斯愤愤不平，但又不好发作，竭力克制着情绪，一时间呆若木鸡。弟弟们尴尬地看着他。除了艾德海姆，每个人都屈服于父亲的威严，对父亲剥夺伊德里斯的继承权，只能表示无声的抗议。伊德里斯用低低的，似乎发自他人躯体的声音说：

"不过，爸爸……"

父亲转过脸来，冷冷地打断他：

"不过什么？！"

弟兄们赶紧避开父亲的目光，以免被他发现心中的不满。伊德里斯却执拗地说：

"不过，我是大儿子……"

杰巴拉维面带不悦。

"我想我是知道的。我是你们的亲生父亲。"

"长子的权利不容剥夺，除非有什么原因……"愤怒使伊德里斯的嗓门提高。老人久久注视着他，好像有意给点时间，让他调整自己。

“我强调一下，作出这个选择是为大家的利益。”

当头一棒。伊德里斯知道父亲对他的反抗十分反感。若执意不从，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愤怒使他丧失理智，不顾后果。他向前走了几步，几乎与艾德海姆撞在一起，像一只好斗的公鸡，站在小弟弟的面前，像是在提示大家，他们哥俩在身高、肤色、风度上的不同。

“我和弟弟的母亲都是有身份的女人，唯独他是黑奴所生。”他的话像飞溅的唾沫星子，毫无遮掩。

艾德海姆一动不动，面色苍白。杰巴拉维挥舞着大手，厉声断喝道：

“伊德里斯，大胆！”

这时，伊德里斯已经怒不可遏，大声喊道：

“他是最小的一个。你得说出剥夺我权利的理由！不然，就是世道变了，奴才当道。”

“给我住嘴，别不要脸！”

“受侮辱不如掉脑袋！”

里杜万抬起头，望着父亲，语调温和地说：

“我们都是你的孩子。如果失去你的欢心那将是不幸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由你说了算，我们只想知道为什么。”

杰巴拉维转向里杜万，怒气有所收敛。

“艾德海姆熟悉雇工的禀性，叫得出许多人的名字，而且能写会算。”

听了父亲的话，伊德里斯和兄弟们都感到震惊。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黑皮的下等人也成了一大优点？进过私塾也成了一种美德?！其实，艾德海姆的母亲只是因为对儿子竞争头人缺乏信心，才送他去念书的。

“这些话就足以成为侮辱我，剥夺我权利的理由了?”伊德里斯狡

黠地问道。

“决定权属于我。你们无权过问。”他环顾几个儿子一眼，又问道：

“还有什么说的吗?”

阿巴斯不敢正视父亲严厉的目光，怯生生地说：“按你说的办。”

杰利勒也咬着嘴唇表态：“是，爸爸。”

“听您的。”里杜万咽了一口唾液说。

此时，伊德里斯疯狂地大笑。他五官抽搐，面目狰狞，说道：“你们这群胆小鬼，只能打败仗。你们软弱无能，不敢反抗，就得听从黑奴儿子的摆布。”

杰巴拉维两眼冒火，厉声呵斥：

“伊德里斯!”

可是狂怒已使伊德里斯完全丧失理智，他扯着嗓门又叫道：

“你这爹也当得太容易了，天生是个暴君，专横跋扈。我们是你的儿子，你怎么能像对付手下那批可怜虫那样对待我们。”

杰巴拉维慢慢朝他走了两步，阴森的面孔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

“给我住嘴!”他的声音低沉而严厉。

伊德里斯寸步不让：

“别想吓倒我。我天不怕地不怕，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是把黑奴的儿子放在我头上，从今以后我绝不听你的。”

“知道反抗的后果吗，混蛋!”

“黑奴的儿子混蛋，我才不呢!”

杰巴拉维怒不可遏，声音都变了：

“那是我的妻子，别太放肆！不然，我揍扁了你，恶棍!”

几兄弟怕得要命，尤其是艾德海姆。他知道父亲的厉害。然而，伊德里斯早已失去了理智，意识不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像个扑灯蛾子，朝着火舌发起进攻。

“你讨厌我,我竟没有发觉。真是这么回事了,也许是那个女奴调唆的。你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财产的所有者,还是个不可一世的头人,怎么能让一个女奴牵着鼻子走。明天,人们会怎样谈论你这土地的主人!”

“混蛋,我说了,给我住嘴!”

“犯不上为艾德海姆呵斥我。是人就不能忍受这种侮辱,都得要闹。你的决定让我成为人们的笑柄。”

“给我滚开!”杰巴拉维的声音震耳欲聋。

“这是我的家,我的母亲在这里,她是这个家无可争辩的女主人。”

“从今以后,这个家没有你,永远没你!”

老人眉头紧皱,脸色近似于泛滥的尼罗河。他移动庞然大物般的身躯,一拳砸在柜子上。大家明白,伊德里斯要遭殃了,又将演出一场悲剧。大房子里的人曾经默默地目睹了许多悲剧:多少体面的女人瞬间变成了乞丐;多少在这里干了很久很久的男人,脊背带着鞭痕,四肢受伤,口鼻流血地离开这个地方。杰巴拉维高兴时关心所有的人,盛怒时连最亲近的人也不宽恕。这回,轮到伊德里斯了。尽管他是长子,和父亲一样慓悍英俊。杰巴拉维向前迈了两步,坚决果断地说:

“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父亲,这里不再是你的家,没有你的母亲、弟弟和仆人。你面前是一片开阔地。带着我的愤怒和诅咒滚吧,生活会教会你认识自己。今后,你甭想得到我的同情和帮助。”

伊德里斯脚跺着波斯地毯喊道:

“这是我的家,我决不走!”

父亲扑过来。他来不及躲闪,就被父亲铁钳般的大手抓住脖领,推搡着拖到花厅门边。他拼命挣扎、后退。他们下了台阶。伊德里斯踉踉跄跄地被拖过两边种有玫瑰、指甲花和素馨花的甬道,来到院门边。老人一把将他推出门外,关上大门,用全院都能听到的声音喊道:

"谁让他回来,照顾他,就甭想活!"

他抬起头,朝向女眷们住室关着的窗户,再次高喊:

"谁敢让他回来,立刻休掉!"

2

从出事那天起,艾德海姆每天早上到大房子右边的客厅办事。他认真地收租、分钱,把账目交给父亲过目,对雇工既有礼貌又不失主人身份。雇工们虽然粗野刁蛮,但对他还服服帖帖。

谁能经管家产是完全由父亲决定的事,标准也由他掌握。选择艾德海姆作经管人在家庭成员中引起一种担心,唯恐他在财产分配上占了便宜。事实上,在这之前父亲从来没有表示出对他的器重。父亲的威严和公正使兄弟几个相处得十分和谐。伊德里斯尽管慓悍、英俊、贪图享乐,但从未伤害过兄弟们。他年轻,慷慨,爱交际,人缘好。四位兄长感情笃深,唯独对艾德海姆有点若即若离,但谁也没有在言谈举止中流露一丝一毫的不友好。艾德海姆或许觉察到他同四位兄长的差异:黝黑的皮肤和柔弱的躯体,与白皙的肤色和健壮的体魄对比强烈。双方的母亲一黑一白也显而易见。也许,艾德海姆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恼。然而,充满温馨的家庭、对父亲威严的顺从,都不允许他怀有恶意,所以他从小就是个心地善良、思想纯正的孩子。

去办公前,他对母亲说:

"妈妈,祝福我吧!委任给我的工作是对我、对你的一种考验。"

"祝你成功,我的孩子!你是个好孩子。好人会有好报的。"母亲态度谦和地说。

艾德海姆向办公的小客厅走去。一路上多少双眼睛从大厅、花园和窗户后面盯着他。小客厅的东面朝向穆格托姆山,西边连接老

开罗的沙漠。他坐在管家的办公桌前，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他把真诚奉为座右铭，把每一个米利姆[1]都逐日如实地记在账本上，按时把兄弟们的薪俸送过去，使他们不致妒火中烧，最后把账本呈给父亲过目。

一天，父亲问他；

“艾德海姆，干得还可以么？”

“您委我重任，我诚惶诚恐，不敢怠慢。”他毕恭毕敬地答道。

父亲脸上露出微笑，他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常使他对别人的赞誉一笑了之。艾德海姆很喜欢和父亲待在一起，不时向他投去敬爱的目光。听着父亲讲他年轻时如何手舞木棍[2]，闯荡四方，心中感到十分满足。

伊德里斯被赶出后，兄弟们仍按习惯在屋顶与父亲相聚，边吃边聊，有时玩赌。艾德海姆最喜欢坐在花园里吹笛子。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掌管家产后，他工作之余常带一块毛毯铺在水渠边，背靠着椰枣树或无花果树，或躺在素馨花下，望着飞来飞去的麻雀，跟踪可爱的鸽子，或吹起他的短笛，模仿麻雀的叽喳，流水的潺潺和小鸟的啼鸣。啊，多么优美动听！有时，透过树枝仰望湛蓝的天空，发出“真美呀”的感叹。

一天，当他正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时，里杜万走过他的身旁，鄙夷地望望他说：

“哼，真自在呀！”

“若不怕惹怒父亲，我真要叫苦了！”艾德海姆坦然一笑。

“我们庆幸每天都能有许多闲暇时间。”

---

① 埃及货币最小的单位(1埃镑等于100皮亚斯，1皮亚斯等于10米利姆)。

② 木棍或竹棍是埃及男子手中的常备武器，如同贝都印人的刀剑一样。

“祝你们愉快！”

“你愿意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吗？”里杜万以微笑掩饰他的不快。

“在花园里吹吹笛子惬意极了。”

“伊德里斯原来想干这活。”里杜万的语调带着一丝苦涩。

艾德海姆眨了眨眼，说道：

“伊德里斯哪有空干活。他没耐性，爱发火。说到真正的幸福，只有在花园里才能找到。”

里杜万走后，艾德海姆自言自语地说：

“花园里的住户是会唱歌的鸟类。水、天和陶醉的心灵同在，那才是真正的生活。我有时像在寻找什么——找的是什么呢？笛子也许能回答我的问题，可是至今找不到答案。如果这些鸟儿能通人语，我们便息息相通。闪烁的星星也在低语，我只能从大自然的独特声音中寻求慰藉。”

一天，艾德海姆望着自己那拖在花径上的身影，只见另一个影子从侧路转过来与他的相连。他抬眼望去，一个褐色皮肤的女子急欲转身退回。他示意要她停下。女子站住，他上下打量着她，温和地问：

“你是谁？”

“乌梅玛。”声音有些结结巴巴。

他记起这个女婢是母亲的亲戚，与母亲婚前的身份一样。

他想与之攀谈，问她：

“你怎么跑到花园里来了？”

女婢垂下眼帘低声答道：

“我以为花园里没人。”

“后花园禁止佣人进来，你不知道？”

“我错了，主人。”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

她向后退去，消失在拐弯处，留下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艾德海姆

激动地自言自语:“真漂亮!”他忘掉了此时此刻还置身在花园之中。玫瑰、素馨、石竹、麻雀、鸽子,还有他本人都已融合为一体。他失神地说:“乌梅玛标致极了,连那两片厚厚的嘴唇也很有魅力。我的兄长除了大哥伊德里斯都已成家。乌梅玛的肤色和我一样。她的影子也那么漂亮,覆盖在我的影子上,好像是我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的一部分。父亲大概不会讥笑我的选择吧,否则他怎么会爱上母亲,并和她结婚呢?”

3

艾德海姆回到办公室里,心里有股暖流,又好似一阵淡淡的花香撩拨着他的心。他几次试图把当天的账目翻阅一遍,但是纸页上不断出现那褐色迷人的面庞。在家里第一次见到乌梅玛并不奇怪。这家里的女眷如同人体的内脏,只知道它的存在,受益于它,却看不见它。艾德海姆任思绪翩翩起舞,直到附近一声吼叫把他惊醒:“杰巴拉维,我在这,在荒原上!我诅咒你们大家,诅咒家里的男男女女,我要和无视我的人对抗。杰巴拉维,你听着!”

“伊德里斯!”艾德海姆惊叫起来。他赶紧离开小客厅,来到花园,一眼见到里杜万慌慌张张朝他走来,抢在他前头开口说:

“伊德里斯喝醉了。我从窗子里就看见他两条腿都站不稳。我们家上辈子作了什么孽!”

“我心里也不好受呀,哥哥。”艾德海姆痛苦地闭上眼睛。

“灾难向我们步步逼近,怎么办?”

“哥哥,咱们得跟父亲好好谈谈。”

“父亲不会回心转意的。伊德里斯这种闹法只能更加激怒他。”里杜万紧锁双眉。

“过去我们可没遇到过这么令人痛心的事。”艾德海姆心情沉重地喃喃自语。

“是呀，女眷们在房里抽泣。阿巴斯和杰利勒闷闷不乐。父亲独自待在房里，谁也不敢去见他。”

艾德海姆感到家里的境况正把他推向死胡同，他忐忑不安地问了一句：

“你看我们该做些什么？”

“大家都希望家里太平，愿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不过，天要塌下来，我也无力顶住。致于家庭的荣誉，剥夺长子权利时已丧失殆尽。”

“你怎么冲我来了?!”一天一夜之间艾德海姆变成一只哇哇叫的乌鸦，众人都嫌他。他不免感到委屈，叹了口气：

“我是无辜的。但是，我绝不会保持沉默。”

“你是有条件做点什么的。”里杜万说完就走开了。艾德海姆伫立在那里，耳边回响着里杜万的声音“你是有条件……”唉！他无辜受指责，很像被风吹落的豆荚，何罪之有。大家为伊德里斯遗憾，而他则受到谴责诅咒。

艾德海姆向院门走去，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只见伊德里斯在不远处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原地打转。失神的眼睛转动着，头发散乱，袍子上的口袋翻转着吊在胸前。他一眼望见艾德海姆，像猫见了耗子一样猛扑过来。可是，酒精使他手脚僵硬，绊倒在地。他抓起一把土，用力摔到艾德海姆胸前，弄脏了他的衣袍。艾德海姆亲切地喊了一声：“哥哥！”

伊德里斯咆哮起来，舌头费劲地转动：

“住口，你这狗娘养的！我不是你哥哥，你爸爸不是我爸爸，我要把这个家砸个稀巴烂！”

“你是这家里最尊贵，最受尊敬的人。”艾德海姆把口气放得极

和缓。

伊德里斯轻狂大笑：

“你来干什么，狗娘养的？回到你妈那里去，让她滚到下人待的地下室里去！”

艾德海姆不动声色，耐心地说：

“不要任性胡闹，不识好歹。我是一片好心。”

伊德里斯舞动着手骂了起来：

“这个家里苟延残喘的胆小鬼们，你们都没有好下场。为了讨口饭吃，你们低三下四，向侮辱你们的人屈服。”然后他又指着艾德海姆说，“只要你当家，我绝不回来。告诉你爹，我住在荒郊野外，过去是强盗，现在是无赖。我到处作恶，让人家指着我说：‘瞧瞧，杰巴拉维的儿子！’我要玷污你们的名誉，你以为你们是老爷吗？你们是贼，贼！”

“哥哥，你醒醒。你要掂量、掂量你说的每句话。你不是无路可走，除非你自己把路堵死。我准备让一切都恢复原样。”艾德海姆恳求他。

伊德里斯艰难地朝他迈了几步，好像在狂风中跋涉。

“你这臭小子，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回去？”

“用兄弟的情分！”艾德海姆小心地望着他。

“手足情?！你早把它扔到茅坑里去了！”

“你嘴里从来没有说过这么难听的话。”艾德海姆无限深情地说。

“你爹的专制让我说出了真理。”

“我可不愿意让别人看咱们家的热闹。”

伊德里斯大声奸笑：

“你会看到我一天坏似一天。我捣乱犯罪，让你们丢人现眼。你爹厚着脸皮把我赶出来，他就得承担一切后果！”

说着，他就向艾德海姆扑过来，被艾德海姆躲过，他若不是扶住墙，就摔倒在地了。他吃力地喘着气，在地上寻找石头。艾德海姆乘机快步走进宅院，满含悲伤的眼泪。伊德里斯的喊叫又从背后传来。路过花厅时，艾德海姆朝厅里瞟了一眼，看见父亲伫立在门后。悲伤战胜了恐惧，他下意识地朝父亲走去。父亲魁梧的身躯笔直地站在那儿，身后是嵌在墙上的祭坛，他呆呆地望着儿子。艾德海姆躬身行礼：

"父亲，您好！"

杰巴拉维用深邃的目光打量着儿子：

"想为他说什么就说吧。"他一句话就点破了儿子的来意。

"父亲，我哥哥伊德里斯……""艾德海姆声音里带着胆怯。

"在我面前不许提他……"父亲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话，然后一边向里走一边说：

"去干你的事！"

4

荒郊野外。日出日落，月缺月圆。伊德里斯在罪恶的深渊中挣扎，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天都增添着愚蠢的丑行。起初，他绕着宅院骂个不休，要不就脱光衣服，像刚从娘胎中出来一般，赤条条的坐在宅门外晒太阳，口里哼着下流的小调。以后又到邻近街区闲逛，用挑衅的目光望着过路的行人，谁挡他的道就借机寻衅。行人们避开他，指着他窃窃私语："杰巴拉维的儿子。"他从不为吃饭发愁。饿了，不论是饭馆还是食品摊，也不论东西好坏，伸手就拿，吃饱就走，从不付账，也不道谢。想发疯时，碰上店铺就进，喝个酩酊大醉，然后口若悬河，把家里的隐私、怪事、陋习，一股脑儿抖出来，以此发泄对父亲——全区暴君的愤怒。骂完以后就缩着脖子大笑不止，又唱又跳，直到与别人大

打出手才偃旗息鼓，扬长而去。在邻近地区，他已成了名人。人们尽量顺着他，护着他，把他当作与世共生，不能躲避的灾星。

全家人为他的所作所为忧心忡忡。伊德里斯的母亲又气又急，瘫痪在床，危在旦夕。临终前，杰巴拉维去探望她。她用手指点着他以示抗议，怀着一腔悲愤，与世长辞。哀伤像一幅巨大的蛛网笼罩着这个家庭。弟兄们停止了屋顶的娱乐，花园里也不再听得到艾德海姆的笛声。

不久，父亲又发了一次脾气。随着他狂暴的叫骂声，女奴娜尔吉斯被扫地出门。当天，家里人得知女奴有了身孕，是伊德里斯被赶出家门前作的孽。娜尔吉斯离开大宅院，她连喊带叫，不停地打自己的耳光。白天，她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转。伊德里斯意外地发现了她，追上去不顾一切地与她亲热。娜尔吉斯无动于衷地承受着。他们都需要个伴儿。

灾难再大，总有一天会习惯。大宅院里，一切又恢复如常，就像可怕的地震过后，居民又返回了家园。

阿巴斯、杰利勒又到屋顶上消夜。花园里再一次传出艾德海姆悠扬的笛声。他与笛声娓娓交谈，乌梅玛的倩影不时浮上他的脑海。两个身影相交的情景清楚地展现在眼前，令他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步入母亲的房中，向正在刺绣的母亲说出自己的心愿：

“母亲，她是乌梅玛，你的亲戚。”

母亲露出淡淡的微笑，显然儿子的喜讯并没有减轻她病躯的疼痛。

“好啊，艾德海姆，她是个好姑娘。你们俩挺般配。但愿主能让她给你带来幸福。”

望着儿子脸上的笑容，母亲满足地又说：

“孩子，你不必太思念她，免得影响你的生活。我去和你父亲说。

但愿我死之前能见到你们的宝宝。”

杰巴拉维吩咐艾德海姆去见他，一脸喜气。艾德海姆心想，父亲的慈爱与严厉一样总是流露在脸上。

“艾德海姆，你也到娶媳妇的时候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家里人互相仇恨，可是你却选择乌梅玛，表示尊重你的母亲。也许你还能生下个好孩子。我失去了伊德里斯。阿巴斯和杰利勒不能生养。里杜万至今没有男孩。他们从我这儿只继承了高傲。我指望你能接续香火，否则我就白来这世界一趟啦！”

艾德海姆的婚事办得格外隆重，至今还为街区的人们所传颂。那一夜，树上点缀着各色彩灯，把大宅院的里里外外照得通明，屋顶上有男女歌手助兴献艺，酒席摆满了客厅、花园，直至大门口。半夜时分，仰慕和敬畏杰巴拉维的远乡近邻接踵而来，在街区的尽头汇合，组成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

新郎身着刺绣的丝质长袍，站在哥哥阿巴斯和杰利勒之间，里杜万在他们的前头，左右两侧是手持蜡烛、鲜花的人。队伍的前导是唱喜歌和跳舞的人群。歌声、欢呼声、贺喜声连成一片。整个街区都被惊醒，传出一阵阵妇女们欢快的颤音①。队伍从杰马利亚区转到欧突夫、卡福尔·宰赫里、姆比达区。一路上受到居民和地区头人的欢迎。人们不断加入到欢乐的队伍中，载歌载舞。商店免费分发啤酒，连孩子们都喝醉了。作为对参加者的礼物，各种胡桃在人群中抛撒，空气里弥漫着干果的芬芳。

突然间，远处闪出伊德里斯魔鬼般的高大身影。他出现在灯笼火把映红了的、通往旷野的转弯处。走在队伍前面的提灯人站住了。恐

① 这是阿拉伯妇女独特的表示喜庆的方式：舌头在口腔内左右颤动，发出悦耳的音响。

惧卡住人们的喉咙，歌声戛然停止；舞蹈者手脚僵住；笛声中断，鼓声消失，连笑声也无影无踪。有的人不解地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思维飞快地旋转：屈服？那可以脱离危险；动手？会伤及杰巴拉维的儿子。怎么办？！

伊德里斯挥舞木棍，叫喊着：

“给谁办喜事，你们这群胆小的废物？”

没人搭腔。大家把头转向艾德海姆和他的哥哥们。伊德里斯又问：

“你们什么时候成了女奴崽子和他爹的朋友？”

这时，里杜万走上前去，大声说：

“哥哥，知趣点让迎亲的队伍过去。”

“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胆小鬼！你这个用尊严和手足情换取荣华富贵的东西！”

“我们兄弟不和，可大家没惹着你！”里杜万好言相劝。

伊德里斯哈哈大笑：

“大家知道你们窝囊，要不是你们胆小如鼠，哪会有迎亲的队伍！”

“你的父亲把他托付给我们，我们应该保护他。”里杜万语气强硬起来。

伊德里斯爆发出一串大笑：

“我瞧你是保护自己，哪里是保护女奴崽子？！”

“你疯了。理智些，快回家去！”

“你这骗子，你清楚你是个骗子。”

“你说我什么都不要紧，让迎亲的队伍太太平平地过去！”

他的话刚出口，伊德里斯就像一头暴怒的野牛冲向队伍，举起棍子打碎了灯笼，捅破皮鼓，鲜花散落一地。人群像暴雨中的蚂蚁惊慌四散。里杜万、阿巴斯和杰利勒用身体护住艾德海姆。这如同火上

浇油。

“无耻之徒，为了吃喝，你们竟保护仇人。”

他向弟弟们发起进攻，棍子雨点般打在他们身上。没人还手，只是后退。伊德里斯不顾一切，像老鹰扑食般扑向艾德海姆。艾德海姆边喊边做好准备：

“伊德里斯，我不是你的敌人，你放明白点！”

伊德里斯举起棍子时，人群里发出“杰巴拉维”的喊声。里杜万立即对伊德里斯说：

“父亲来了！”

伊德里斯跳到路边，向后望去。杰巴拉维果然在一群手持家伙的仆人的簇拥下向这边走来。伊德里斯咬了咬嘴唇，不怀好意地喊着：

“你快看到我们私通生下的孙子了。”

他朝杰马利亚方向退去。人群给他闪出一条路。伊德里斯消失在黑暗之中。

众目睽睽之下，杰巴拉维镇定自若地走到儿子们面前，下令说：

“婚礼继续！”

队伍两侧又举起灯笼，鼓声、笛声、歌声再起。伴着音乐，人们又跳起舞。迎亲的队伍继续前进。

宅院里灯火通明。喜庆持续至清晨。艾德海姆走进面对穆格托姆旷野的新房时，乌梅玛正站在镜子前，白色的面纱仍旧罩在她的头上。艾德海姆已有几分醉意，感到头重脚轻。他尽力稳住自己，走到她身边，揭开面纱，露出了新娘羞花闭月般的芳容。他低下头，亲吻了那樱桃般的红唇，含糊不清地说：

“只要结局完满，一切忧愁都会烟消雾散。”

说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新床走去，一头栽到床上。乌梅玛望着镜中丈夫的身影，露出怜爱和渴望的微笑。

5

乌梅玛给艾德海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幸福。艾德海姆以纯朴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快乐。每次礼拜结束时，他都伸出双手，高声说道："感谢恩主，感谢你让父亲心情舒畅，让我娶了个温柔多情的妻子，家庭里没有纠纷烦恼，花园里飘出悠扬的琴声、歌声。"甚至在兄长面前也不掩饰他的好心情。

女眷们都夸奖乌梅玛精明能干，她把丈夫当孩子似的伺候，照顾得无微不至，侍奉婆婆也极其尽心尽力，把全家上下的事安排得周到妥帖，好像对待她身体的一个部分。丈夫对她也充满爱心，两人互敬互爱。掌管家产占去了艾德海姆大部分时间。闲暇时他就守着妻子，再也没时间去花园欣赏自然景色，享受吹笛子的快乐了。他天天忙忙碌碌，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

日子竟过得如此平静，连里杜万、阿巴斯和杰利勒也没有想到。然而，好景总会有个尽头；瀑布虽然壮丽，总会带着飞溅的泡沫流进固定的河床。艾德海姆感到时间并非转瞬即逝。白天过去是黑夜，周而复始。夫妻朝朝暮暮相守一起，如若没有尽头也就会失去新鲜的感觉。于是，花园再度成为艾德海姆偏爱的消遣场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乌梅玛，心中没有她。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他又回到小溪旁，怀着一丝歉意和思念，放眼盛开的花朵、飞来飞去的麻雀。乌梅玛满面春风地追踪而来，坐到他身旁：

"我在房间里等你。不知何事耽搁，你迟迟不归。从窗子里看见你在这儿，为什么不要我来陪你？"

"我怕你太累了。"

"太累了？怎么会呢！你喜欢这个地方，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的情景吗?”

艾德海姆握住她的手,背靠大树,仰望枝叶茂盛的树干,透过树枝,放眼天穹。乌梅玛反复述说她对花园的喜爱。艾德海姆一言不发。沉默令乌梅玛难受,她像爱花园一样爱说话。她的话总是那么美妙动听。她谈论家里的生活,妯娌们的琐事。突然,她用略带责备的口吻说:

“艾德海姆,你走神了?”

“怎么会呢?我心里装的都是你!”

“可你没听我说话!”

乌梅玛说对了。艾德海姆不欢迎她来,但也不反感。如果她此刻回房间去,他会抓住她。他的确感到她已是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略带笑意地说:

“我喜欢这个花园。过去,生活中没有比坐在这里更让我开心的事了。高耸的树木、淙淙的流水、叽叽喳喳的鸟儿了解我,我也了解它们。我愿意与它们共享爱的快乐。你知道树枝间的天空是什么样子吗?”

乌梅玛抬起头,笑着望了他很久。

“这里确实很美。说它是生活中最开心的地方一点不过分。”

艾德海姆嘴上不说,心里很为这话高兴。

“这种感觉我在认识你之前就有了。”

“现在呢?”

艾德海姆亲昵地握紧乌梅玛的手。

“有了你,美就更完整了。”

“幸好花园没有和我争夺你,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艾德海姆笑了,他把妻子搂到怀里,在她脸颊上印了一吻:

“这么美丽的花,还不能使你忘掉那些妯娌吗?!”

“花儿是美，可妯娌们从未停止谈论你，谈论你掌管的家产，还有父亲对你的信任。唠唠叨叨没个完。”

艾德海姆皱起眉头，愤愤不平地说：

“她们什么也不缺！”

“我真为你担心。”

他激动地提高了嗓音：

“让主诅咒这份家业。它使我头昏脑涨，剥夺了我的平静，别人还嫉妒我，让财产见鬼去吧！”

乌梅玛把手指按在他的嘴上：

“艾德海姆，不要忘恩负义。掌管财产是件了不起的事，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好处？到现在为止，只带来了麻烦。伊德里斯的悲剧我已经够受的了。”

乌梅玛嫣然一笑，但是微笑中并没有由衷的快乐。她的眼神分明说出她对家产的关心。

“你想着树枝间的天空，也该想想将来。”

乌梅玛经常在花园里陪伴丈夫，不甘寂寞地说这说那。丈夫对此也习以为常，往往是有心没心地听着。有时取出短笛，吹上一只心爱的曲子。事事都那么称心，他应该心满意足了。连伊德里斯的不幸也渐渐淡忘。唯一令他担心的是，母亲的病日重一日。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看着母亲憔悴的样子，艾德海姆心都碎了。母亲常常把他叫到身边，不断地为他祈祷。一次，她当面为他虔诚地祈求道：

“求主保佑你不受伤害，平平安安。”

她不愿儿子走开，一会儿呻吟，一会儿拉着他说话，低声嘱咐他，最后在他身边死去。艾德海姆痛哭流涕。乌梅玛也伤心地大哭起来。杰巴拉维来了。他凝视着妻子的遗容，然后小心地用单子遮住她，深

邃的目光充满了悲哀。

生活刚刚步入正轨，乌梅玛不知害了什么病，不能到花园陪伴丈夫了。艾德海姆虽然希望一个人待着，但还是有些不快。他问妻子原委，她总推说要干活或者太累了。他发觉妻子有些疏远他，勉强地应付他，心想得好好问问妻子。以前偶尔出现类似情况，爱心使他从不怀疑。他本来可以对她严厉一些，可他做不出来。妻子的怠倦，时而忧伤时而不知所措的眼神真让他担心。他对自己说，再忍耐些时候，要么改变现状，要么让她滚蛋。

在父亲的房间里，艾德海姆坐在他的身旁，把月末的账目摊开来请他过目。父亲不时用眼角斜视他：

"你怎么啦？"

艾德海姆惊奇地抬起头。

"没什么，父亲！"

父亲眯缝着双眼，低声地说：

"乌梅玛怎么样了？"

艾德海姆低下头，避开父亲锐利的目光：

"挺好，一切正常。"

父亲不悦地说：

"心里有什么说出来！"

艾德海姆沉默片刻，相信父亲久经风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她变化很大，像块木头。"

父亲眸子里闪出奇异的光芒：

"你们吵嘴了？"

"没有。"

父亲微笑而轻松地说：

"傻瓜，对她好点！不要缠着她，惹她心烦。你快要当爸爸了。"

6

艾德海姆坐在办公桌前接待新的雇工。雇工们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长龙,龙尾在客厅的另一端。最后一个来到桌前,艾德海姆没有抬头就按名册不耐烦地发问:

"姓名!"

"伊德里斯·杰巴拉维。"

艾德海姆惊惧地抬起头,只见大哥站在他面前。他立即跳起来,警惕地望着他,准备自卫。然而,眼前的伊德里斯与往昔已判若两人:衣衫褴褛,但神情安稳谦和,眼神忧伤,但无恶意,整个人像一件浸泡退色又浆过的衣服。尽管如此,他仍旧触动了艾德海姆心中的伤痛。他担心自己的安全,用警惕又不失善意的声调唤了一声:"伊德里斯。"

伊德里斯温顺地点了点头:

"别害怕。望你们高抬贵手,我不过是这宅院的一位客人。"

这么驯服的话出自伊德里斯之口?!难道生活的艰辛教育了他?的确,他的谦恭与他的放肆同样令人心酸。伊德里斯不请自来,是不是以为接待他便是对父亲的挑战?艾德海姆不由自主地示意哥哥坐在离他不远的凳子上。他们相对就座,很不自然地互相看着。伊德里斯先开口说:

"我有意混在雇工中,以便能同你单独谈谈。"

艾德海姆不安地问:

"有人看见你了吗?"

"家里人没看见我,放心吧。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来求你开恩。"

艾德海姆感动地眨了眨眼,血液直往上冲。

"你一定奇怪什么改变了我。你会问,这家伙的傲气、牛气哪里去

了？你知道我遭的罪没人尝过。尽管如此，我对谁也没有像对你这样，你太善良了。”

“让主减轻你的痛苦，你的不幸也使我们心中不安。”

“从一开始我就该明白这一点。可是我真气昏了，酒精破坏了我的尊严，流浪汉和无赖的生活扫荡了我身上的人性。你能想象那是你大哥的作为吗?!”

“不，以前你是最好的哥哥，最高尚的人!”

“真留恋那时的生活。今天我是个不幸的人，住在荒野，后边还拖着个怀孕的女人，到处遭人唾弃，靠打劫混口饭吃。”

“哥哥，你的话撕碎了我的心。”

“对不起，艾德海姆。不过，你的心我早就懂得。小时候我抱过你，眼见你长大成人，感受到你的高尚和好脾气。让主诅咒我的火暴脾气吧!”

“永远诅咒它，哥哥!”

伊德里斯叹了口气，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对你的伤害太深了，我作的恶迟早是要报应的。”

“愿主减轻对你的报应。你知道吗，我从没对你回来失去信心，甚至在我对父亲谈起你，惹他大发雷霆的时候。”

伊德里斯咧开嘴笑了，露出两排肮脏的黄牙。

“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有希望使父亲回心转意，那只能通过你。”

艾德海姆眼睛一亮。

“我已感到了你的变化，是不是到了我们和父亲谈这件事的时候了?”

伊德里斯绝望地摇了摇一头乱发。

“我若只比你大一岁，也比你多知道一年的事，何况我大你十岁，

你知道父亲能宽恕所有的人和事，唯独不能宽恕侮辱过他的人。父亲绝不会原谅我，回家是没希望了。”

伊德里斯的话不无道理，这更加使弟弟十分窘迫不安。他心情沉重地问：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伊德里斯再次露出笑容：

“不必考虑对我经济上的帮助。我知道你是位忠实的好管家。你若尽你所能伸出援助之手，我也不会接受。今天你已成家，明天就要做父亲。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手头紧，缺钱花，而是向你表示我对侵占你的权利的悔恨，盼望和好如初。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吧，哥哥，有什么要求。”

伊德里斯把头往兄弟那边靠了靠，好像担心隔墙有耳。

“在失去现在之后，我想对自己的未来有所了解。你我都快做父亲了，不能不关心孩子的命运。”

“我会尽力而为。”

伊德里斯动情地拍了拍兄弟的肩膀。

“我想知道父亲是否取消了我的继承权。”

“我怎么能知道呢？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

“我不是问你的意见，而是要知道父亲的意见。”伊德里斯不安地打断他的话。

“你是知道的，父亲脑子里怎么想从来不对别人说。”

“可是，他肯定会写在财产证书中。”

艾德海姆一言不发，只是摇头。

“一切都写在文书里了。”

“这我就一无所知了。恐怕没人会知道这回事。我掌管家产完全在父亲的监督之下。”

伊德里斯盯着兄弟,露出悲伤的神情。

“文书是一厚卷,我小时候见过一次。我曾问过父亲,里面是什么,当时我还是他的心肝宝贝。他说那里写着有关我们的一切。以后再也没有谈起过它。有几次随便问起,父亲都避而不谈。我的命运可能早已决定。”

“主无所不知。”艾德海姆感到自己被推进一条死胡同。

“文书放在与父亲卧室相连的一个小房间里。卧室左边墙角处有一扇小门,门总是关得严严的。钥匙放在床头抽屉的银匣里。证书摆在小房间的桌子上。”

艾德海姆惊慌地抬起头:

“你要干什么?”

“那本文书关系到我后半生的命运。我要知道有关我的内容。”

“我直接去问问他不更简便。”

“他不会回答,说不定会引起他的误会或让他猜出你提问的动机而大发雷霆。我可不愿意你为我而失去他的信任。当然他不愿意把继承的十项条件张扬出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早就知道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乘父亲清晨在花园散步之机下手。”

艾德海姆沉下脸:

“哥哥,你教我干见不得人的事!”

伊德里斯的苦笑中流露出失望。

“儿子看父亲文书中有关自己的事不算犯罪。”

“你是让我偷看父亲要保守的秘密!”

伊德里斯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决定上你这儿来时曾对自己说,说服艾德海姆干违背父亲意志的事相当困难,然而,我又觉得希望挺大。我心想,假若兄弟知道我多么需要他的帮助,他会去干的。这不是犯罪,也不会出问题。你是

从地狱中拯救灵魂，做一件善事，于你无损。”

“让主保佑我们不出危险。”

“我求求你救我跳出苦海。”

艾德海姆焦灼不安地站起身来。伊德里斯也跟着站起来，无望地苦笑着。

“我太使你为难了，艾德海姆。我够不幸的了，何必又拖累一个人跟着我遭罪呢？伊德里斯反正已是诅咒嘲笑的对象了。”

“不能帮你的忙真让我着急，更使我内疚。”

伊德里斯走近弟弟，深情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轻轻吻了一下弟弟的面颊：

“只有我知道自己多可怜，我何必让你干超出你能力的事呢？我走了，愿主保佑你一切平安。”

说完，他转身走了出去。

7

一段时间以来，乌梅玛脸上第一次露出生气。她认真地询问丈夫：

“父亲过去真的没和你谈起过文书的事？”

艾德海姆坐在老式沙发上，望着窗外黑暗笼罩着的旷野。

“他没对任何人说过。”

“对你呢？”

“我和大家一样，只是他的一个儿子。

乌梅玛淡淡一笑：

“可是，父亲选择你做财产掌管人。”

丈夫转过头，有些不快地说：

“我已经说了,他没跟任何人谈过。”

“别担心,伊德里斯不配知道。他对你的伤害永远不能忘记。”

艾德海姆又把头转向窗外,伤心地说:

“今天找我的伊德里斯已不是昨天的他了。懊悔伤心的样子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从你的话里我也明白这一点,它引起了我的注意。可是,你却显得那么不快,有些失常。”

望着浓浓的黑暗,艾德海姆满腹心事,所答非所问:

“瞎操心没有用。”

“你那悔恨的哥哥等着你发慈悲呢。”

“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该和他,和哥哥们搞好关系了,否则你在他们面前太孤立。”

“你是在关心自己。你会同情伊德里斯?”

乌梅玛像是被揭开了伪装,点头承认:

“我有权关心自己。这意味着关心你,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

女人想要什么?外面真黑!黑暗已吞没了雄伟的穆格托姆山,艾德海姆不想说什么。乌梅玛又问道:

“你不记得进过那个房间?”

他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不。小时候我可想进去了,父亲就是不许,母亲也不让我接近那个小房间。”

“你想进去,对吧?”

艾德海姆和妻子谈起哥哥的请求,期待她阻止他过问此事,而不是相反。现在,他需要有人帮助他确定怎样对待哥哥的要求才是对的,他实在太需要人指点了。然而,结果可能是在黑暗中喊警察,却跳出了强盗。

“你知道那个装银匣子的柜子吗？”

“进过小房间的人都知道。”

乌梅玛站起身来，挪到丈夫坐着的老式沙发边，不无诱惑地问：

“你是不是也想看看文书？”

“不，我干吗想看？”他面带不悦。

“谁不想知道自己的未来呢？”

“你是说你的将来？”

“我的，你的，以及过去与你作对、现在让你怜悯的伊德里斯的。”

女人说出了心中的隐秘，使艾德海姆格外生气。他转过脸对着窗外，不想看她。

“我不愿违背父亲的意愿。”

乌梅玛扬起描过的长眉，问道：

“那你为什么对他隐瞒伊德里斯的来访？”

“那是另一码事。今晚，你的话怎么这么多！”

“未来，我们要知道未来，也发善心让可怜的伊德里斯知道。不知鬼不觉地看看文书费不了什么事。为一个朋友或敌人干点事，并不会引起误会甚至损害你父亲的尊严！”乌梅玛像自言自语。

艾德海姆观望着亮晶晶的星星，假装没听见妻子的话。

“天空多美呀！若不是夜间潮湿，我就到花园去，透过树枝仰望星空了。”

“文书里，兄弟间准有区别。”

“搞特殊真讨厌，只能惹麻烦。”

“如果我识字的话，早就去了。”乌梅玛叹了口气。

要是不识字就好了。艾德海姆愈发生妻子的气，生自己的气。本来并没有把这事当真，现在却被卷入了漩涡之中。窗外吹来阵阵微风，颤抖的烛光下，他的脸色异常苍白，一筹莫展。他转过脸，懊悔地

对妻子说：

“真不该告诉你！”

“我可是为你好。你爱你父亲，我也一样。”

“够了，别说了！你该休息了。”

“唾手可得的东西不要，我能安心吗？”

“主让她恢复理智吧！”艾德海姆叹了口气。

“在办公室接待伊德里斯难道就不违抗父命？”乌梅玛挑衅地瞥了他一眼。

艾德海姆双目圆睁。

“他出现在我面前，我能视而不见吗？”

“你告诉父亲了吗？”

“乌梅玛，今天晚上你怎么这么缠人！”

妻子带着胜利的腔调说：

“既然违背父亲对你无害，为什么不可以做违背他又有利于你的事？”

如果艾德海姆愿意，他本可中止这场谈话，现在却越来越离谱。事实上，他并不是听任妻子嚼舌头，而是想寻求她的支持。他似乎有些焦躁。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今晚熬夜不睡，等夜深人静……”

“我以为怀孕使你感情麻木，原来还能使头脑失常。”

“你已被我说服，为了我们的小生命这是值得的。害怕什么？你不是懦弱的人。”

艾德海姆皱起眉头，借以驱散内心深处的烦躁。

“以后我们会记得今晚这场争论的。”

“艾德海姆，让我们认真考虑考虑。”她的语调异常温柔。

“不会有好结果。”

“你这么说,可是你将看到……”

艾德海姆靠近妻子,心里烧起一团火。他想,这火一旦烧起来,眼泪就无法扑灭它了。他把头转向窗外,想象着远方星球上的居民,他们不住这样的大房子,悠然自得地生活。他低声咕哝道:

“谁能像我这样爱自己的父亲。”

“你不会伤害他的。”

“乌梅玛,你需要睡觉了。”

“你把我的瞌睡虫赶走了。”

“我盼着你说些理智的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

艾德海姆喃喃地问:“我是不是在走向毁灭?”

妻子拍了拍他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手,带着责备的口吻说:“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负心郎!”

“这个星座不知道我的命运!”艾德海姆平和的语气预示出他已做出决定。

“从文书里可以知道你的命运。”乌梅玛脱口而出。

艾德海姆抬眼向闪烁的群星望去,几片被星光照亮的白云遮住了它们,他感到那就是他的星座,又喃喃低语:“啊,柔美的夜!”耳边传来乌梅玛略带顽皮的声音:

“是你教会我热爱花园,让我报答你的恩情……”

8

黎明时分,杰巴拉维离开房间,向花园走去。艾德海姆在走廊的尽头窥探他的动静,乌梅玛跟在丈夫身后,紧紧抓着他的肩膀,听着父

亲沉重而稳健的脚步远去，但辨别不出方向。父亲习惯在这个时辰走出房间，不用照明，也不要他人陪伴。周围一片寂静。艾德海姆回过头轻声对妻子说：

“我们还是回去吧？”

妻子推了推他，在他耳边低语：

“我要是不怀好意，天打五雷轰。”

艾德海姆小心地向前移步，心里七上八下，慌乱与痛苦搅在一起，下意识地攥紧口袋里的那截短短的蜡烛。他摸到墙边，又摸到了那扇门。

“我在这里给你望风，你一个人进去，当心点！”

乌梅玛伸手把门推开，然后退回去。艾德海姆小心翼翼地朝房间里走了几步，迎面飘来屋内麝香沁人心脾的芬芳。他回手把门关上，停了一会儿，在黑暗中辨别出朝向旷野的窗户，从那里已透出淡淡的晨曦。艾德海姆感到，如果这是罪恶，他一迈进房门就已构成了犯罪，现在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干到底了。他沿着左边的墙壁慢慢向前，不时碰到凳子，经过父亲密室的门，到了墙角，再沿墙转弯，又摸到了小柜，他拉开抽屉，找到了那只银匣子。他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停在那儿喘了口气，然后退回到小门前，摸到锁孔，把钥匙捅进去转动几下，门开了。他蹑手蹑脚地迈进了只有父亲才能进入的密室，关上门。点燃手里的小半截蜡烛。这是一个四四方方，屋顶很高，只有一个出口的狭小空间。地上铺着一小块地毯，右边摆着一张精致的桌子，桌上靠墙的支架上摆放着一本大书。

艾德海姆强咽了一口略带苦涩的唾液，好像扁桃体发了炎。他咬紧牙关，借助手中颤抖的蜡烛给自己壮胆。他靠近桌子，盯着那本精装烫金字的大书，伸手打开它。然而，惶恐令他无法静下心来，集中注意力。他看清书上波斯体的字，开始读起来：“以主的名义……”

突然,门被打开了。艾德海姆不由自主地转过头去,像是有种神秘的吸力把它吸过去一样。只见杰巴拉维站在门口,在烛光下,他那魁梧的身躯把整个房门堵得严严实实。父亲的目光冷峻严厉。艾德海姆一动不动地望着他的双眼,僵在那里,不会说不会动也不会思想。杰巴拉维命令道:

“滚出去!”

艾德海姆已经动弹不得,活像一具僵尸。然而僵尸是不会感到沮丧绝望的。

“滚!”父亲喊道。

恐惧令僵尸苏醒,手脚有了活气。父亲闪在一旁。艾德海姆离开密室,蜡烛还在手中燃烧。乌梅玛一声不响地站在房子中央,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父亲示意艾德海姆站到妻子旁边。艾德海姆机械地走过去。父亲严厉地对他说: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艾德海姆用顺从的表情作为回答。

“谁告诉你文书的事?”

“伊德里斯。”他脱口而出。

“什么时候?”

“昨天早晨。”

“你们怎么见面的?”

“他混在雇工的队伍里,等到最后单独见我。”

“你为什么不赶走他?”

“我不忍心,父亲。”

杰巴拉维不快地说:

“为什么不以我的名义?”

“你再生气,我再愚蠢,你总是父亲呀!”艾德海姆鼓足了勇气。

“是他引诱你干的?”

乌梅玛不经允许,抢着说:

“是的,老爷!”

“畜生,闭嘴!”然后,他又转向儿子:

“说呀!”

“伊德里斯很懊悔,沮丧绝望,盼望能知道孩子的未来。”

“你为他干的?!”

“是的。我跟他说我干不了。”

“那为什么又改变主张?”

“你是不是把这事告诉你老婆了?”他讥讽地说。

这时乌梅玛大哭起来。父亲呵斥她不准出声,用手指点着艾德海姆催他说话。

“是的。”

“她说什么了?”

艾德海姆咽了口唾沫,没敢吭声。

“说呀,下贱的东西!”父亲怒吼了。

“她也非常想知道其中的内容,不认为这样会伤害谁。”

父亲用鄙夷的目光望着他。

“就这样背叛爱你、信任你的人!”

“为自己辩解救不了我。只有你的宽恕海量无边。”

“我为你赶走了伊德里斯,你却与他狼狈为奸。”

“我没有和他搞阴谋。我错了,只有你的宽恕能救我。”

“老爷……”乌梅玛恳求着。

“畜生,给我闭嘴!”杰巴拉维厉声断喝。

他阴沉沉地来回打量着眼前的这对夫妻:

“你们给我滚出家门!”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父亲！”艾德海姆喊了起来。

“乘我没动手，赶紧滚！”粗暴的声音不带一丝怜悯。

9

大门打开了。这回轮到艾德海姆和乌梅玛被赶出家门。

艾德海姆提着一包衣服，乌梅玛跟在他后面，手中提着另一只包袱和一些食品。他们垂头丧气，悲痛地流着眼泪。大门咣的一声在身后关上，他们失声痛哭。

“我只配去死了！”乌梅玛呜咽着。

“你总算明白了。可是我死得不值啊！”艾德海姆的声音颤抖了。

他们刚刚离开大门不远，就传来阵阵讥讽的笑声。声音来自一个酩酊大醉的汉子。他们寻声望去，只见伊德里斯站在用木板、铁皮搭起来的窝棚前，他的女人娜尔吉斯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地纺线。伊德里斯幸灾乐祸，放声狂笑。艾德海姆夫妇大吃一惊，痴呆呆地望着他。伊德里斯高兴得手舞足蹈，把手拍得劈啪作响。娜尔吉斯厌恶地转身躲进窝棚里。艾德海姆那双因哭泣、愤怒而充血的眼睛紧紧盯着哥哥，他立时明白自己中了他的诡计。他那邪恶的本性已暴露无遗。同时，艾德海姆也醒悟到自己的愚蠢糊涂。好个伊德里斯，一个邪恶的化身。艾德海姆的血沸腾了，直冲脑顶。他抓起一把土扔了过去，愤怒至极地叫骂起来：

“你这脏货，该诅咒的东西。蝎子都比你通人性！”

伊德里斯愈发得意，左右晃动着脖子，手脚舞动的幅度更大，狡猾地眨着双眼，把手拍得更响。这一切更加激怒艾德海姆，他怒不可遏：

“卑鄙，下流，堕落！全是骗子的本性！”

伊德里斯晃着脑袋，扭动着腰身，龇牙咧嘴，露出丑恶的冷笑。

“下流的东西，卖淫的行当你也要试试吗！”

乌梅玛拉丈夫走开，艾德海姆全然不顾。

伊德里斯挥舞拐杖，原地缓慢而卖弄风骚地转起来。艾德海姆被他气昏了，扔下包袱，推开拉住他的妻子，扑了上去，抓住他的脖子，用力卡住。伊德里斯被他的来势怔住，但对兄弟的手掌满不在乎，故作文雅地继续跳舞。艾德海姆发疯似的抽打哥哥，可是伊德里斯毫不理会，更加肆无忌惮、怪声怪气地唱了起来：

“生气，泄气，发什么牛脾气……”

艾德海姆松开手，站住不动，然后大吼一声，用全身力气朝伊德里斯胸部撞击。对方纹丝不动，他却踉跄几步，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乌梅玛赶紧上前扶起他，给他抖掉衣服上的泥土。

“你何必和这畜生一般见识，我们躲着他！”

艾德海姆默默地拾起包袱。妻子也提起一个。两人朝大宅院的另一头走去。

“我们休息一会。”他说。

妻子坐在他的对面，又哭了起来。伊德里斯的声音像雷鸣般地传过来，只见他面对大宅院，挑衅地喊道：

“为了你最卑贱的儿子，你把我赶出来，瞧见了吧，他是怎么对待你的。哼，这回你又把他一脚踢出来。一报还一报。打头的最坏。现在你知道伊德里斯不是好惹的了吧。你就同断子绝孙、唯唯诺诺的儿子们一起过吧！这辈子你只能看见在泥里滚，垃圾里爬的孙子了。将来，他们散落到贝托托和鲁布区，挨欧突夫和卡福尔·宰赫里区头人们的嘴巴，娶卑贱的平民之女为妻，玷污你的血统。你就一个人守着那些文书，凭你的好恶去修改它，孤单单地过你的风烛残年吧！等你寿数到了，也找不到人来为你哭丧！”

然后，他转身又朝着艾德海姆走去的方向咆哮：

“软骨头,你一个人怎么过?！没勇气也没力气。荒郊野外,你读的书有什么用?！哈哈哈……哈哈哈……”

乌梅玛哭个不停,把艾德海姆吵烦了。他没好气地说:

“行了,有完没完?”

“我是罪魁祸首,悔罪的泪水干不了,艾德海姆。”乌梅玛揩了揩止不住的眼泪。

“我也有罪。如果你丈夫不软弱怯懦,这种事不会发生。”

“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

“你谴责自己是怕我谴责你。”

艾德海姆的谴责使乌梅玛的心里好受多了,她低下头,轻声说:

“没想到伊德里斯如此残忍!”

“我深知他的人品。自讨苦吃,活该!”

乌梅玛犹疑再三,然后说:

“我怀着身孕,在这儿怎么过?!”

“只能在这儿过了。眼泪救不了我们,现在得盖个住处。”

“在哪儿?”

艾德海姆环顾四周,朝伊德里斯的窝棚看了一会儿,局促地说:

“不能离大房子太远,也不能离伊德里斯太近,否则我们会死在荒郊野外。”

乌梅玛想了一会儿,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

“对,我们得在父亲的视线以内生活,也许他能同情我们的境遇。”

“日子怎么过,真愁死人!有你在,再苦也有个伴。父亲会永远冷淡我吗?我绝不会像伊德里斯那样触犯他。我和伊德里斯不同,差别太大了。他真会像对待伊德里斯一样对待我吗?”

“在这个街区找不出第二个像你父亲的人。”乌梅玛愤愤不平地说。

艾德海姆眼冒凶光。

“什么时候你才能学得乖点!”

“主呀,我没有错,也没有罪。我们干的事谁都不会认为该受这般惩罚,我敢打赌。人们会两手一拍[①]说,哪有这样的父亲!”

“父亲是举世无双的。这山,这沙漠,这天空都了解他,父亲敢于面对挑战,信心十足。”

“这么专横,家里还能留下谁呢。”

“是我们不好,第一个被赶出来。”

“不,我不坏,我们不坏。”

“关键时刻的表现最能说明问题。”

两人都缄口不语。野外一个活人也看不见,偶尔有几个过路人经过山脚下。晴空万里,太阳向大地射来灼热的光线,照耀广袤的沙漠,散乱的石子和石英石闪闪发光。只有穆格托姆山矗立于天边。东边一块巨石像个埋在沙漠中的巨人头。伊德里斯寒碜的窝棚挑衅般地立在大房子的东头。天气让人感到倦怠、沉重和恐惧。乌梅玛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拼命干是无法在这里立足的。”

艾德海姆无限深情地望着大房子说:

“我们要拼命干,直到这扇门再次为我们打开。”

10

艾德海姆和乌梅玛在大房子的西边盖了个窝棚。从穆格托姆山上搬来石头,从山脚下搜集铁皮,从欧突夫、杰马利亚、胜利门附近捡

---

① 阿拉伯人表示惊讶的手势。

来木头，用的时间比他们预料的要多得多。带出来的奶酪、蛋、黑蜂蜜等食品很快吃光了。艾德海姆决定干活糊口。他打算卖掉一些值钱的衣服，买一辆手推车，贩卖一些应季的土豆、青豆、黄瓜之类。往外捡衣服时，乌梅玛又痛哭起来。他没给女人好脸，声音里带着怒气和自嘲：

“这些衣服不合我们的身份。一个卖土豆的穿着用驼毛织的长袍不是太滑稽了么?!”

一天，荒野上出现他那推着小车往杰马利亚区卖货的身影。杰马利亚区的人忘不了他那盛大的婚礼场面。他的心怦怦乱跳，声音卡在喉咙里，喊不出来，眼睛湿润了，赶紧把车推往更远的街区。从早到晚沿街叫卖，手酸了，腿脚走得发僵发疼，鞋子也跑掉了。最难对付的是女人们的讨价还价。累得走不动时，他就靠着墙边席地而坐，或者躲到一个犄角旮旯处方便一下。过去的日子像一场梦。花园里的笛声，掌管的家业，朝着穆格托姆山的房间，一切都已成为神话中的故事。艾德海姆心想：“这个世道无真实可言。大房子也好、没搭好的窝棚也好、花园也好、手推车也好，连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如此。也许我来到这个世上住在大房子对面是最好的，不致失去过去。要是像失去父亲那样失去了记忆、失去了自我，岂不更可悲?”

第一天卖货回来天已漆黑。艾德海姆没顾得上休息又继续搭他的窝棚。一天中午，他在沃塔维特区卖货，累了坐下休息，竟打起了瞌睡。一声响动惊醒了他，原来是一群孩子在偷他的小车，他立即站起来驱赶。一个孩子看见了，一声口哨通风报信，孩子们像蝗虫一样四散逃跑。艾德海姆气坏了，从不说脏话的他也骂了起来。看着掉在泥里的黄瓜，心痛得冒火，一边拾起一边气急败坏地叨念：“你发的是哪门子火，尊严对你就那么珍贵？祖父，你享受荣华富贵，可曾知道我们像虫子一样被踩在脚下？在你的家里不讲宽恕、容忍和慈祥，暴君！”

他抓起车把,准备离开那该死的地段,忽然听到有人说话:

"师傅,黄瓜多少钱一斤?"

伊德里斯带着嘲讽的笑容站在他面前,身着色彩鲜艳的条纹衣袍,缠着白色头巾。笑声中除了讥讽,没有激动和愤怒。尽管如此,艾德海姆一见他就心烦意乱。他推车前行。伊德里斯挡住去路,故作惊奇地问:

"对顾客怎么这种态度?"

艾德海姆神经质地抬起头:"让我过去!"

"用这副腔调对你大哥说话有什么好处?"

"伊德里斯,你欺侮我还不够吗?咱们谁也不认识谁!"艾德海姆强忍一腔怒火。

"咱们是邻居,你怎么说这话?!"

"我不想跟你做邻居。我留在那儿是为了挨近那房子……"

"挨近那被赶出来的房子?!"伊德里斯挖苦地打断艾德海姆。

艾德海姆不吭声,苍白的面色分明流露出他的窘迫。

"你的心还和那个地方连着,对吧?"

艾德海姆不开口,伊德里斯接着说:

"狡猾的家伙,你是想再回去。一个废物,不过挺狡猾。你放明白点,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回去,哪怕天塌地陷!"

"你欺侮我还不够吗?"艾德海姆两只鼻孔上下翕动着。

"你害我害得还不够吗?为了你,我被赶出家门,本来我是个众星捧着的月亮呀!"

"不,你是因为胡作非为才被赶出来的。"

伊德里斯哈哈大笑:

"你呢,是因为软弱被赶出来的!在大房子里,强悍和软弱都没有地盘,两者他都不能容忍。他蛮横到可以残害自己的心肝宝贝,却软

弱到娶了像你妈那样的女人。”

艾德海姆火往上冒，声音变得嘶哑：

“让我过去！你要愿意，去跟有力气的人打架吧！”

“你父亲既和有力气的人对抗，也和没力气的人对抗。”

艾德海姆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伊德里斯奚落他说：

“你不想伤他的心说明你还想回去。这就是你的狡猾之处。”

他拿起一根黄瓜，厌恶地看着它。

“你怎么让黄瓜掉了一地，沾上泥土！再找不到比这更体面的活路吗？”

“我乐意！”

“你是为生活所迫。可你哥哥却吃香的喝辣的。想想吧，跟我合作不更体面吗？”

“我没那福气。”艾德海姆愤愤然道。

“瞧这袍子！它的主人昨天刚穿上还没见过世面。”

艾德海姆的眼睛里露出探问的神色：

“你怎么弄到的？”

“强者自有办法。”

“去偷还是去杀人？”艾德海姆感到十分痛心，“我真不敢想象你是我哥哥伊德里斯！”

“有什么奇怪的。你不是知道我是杰巴拉维的儿子么！哈哈……”

艾德海姆按捺不住，叫道：

“还不给我让开！”

“请吧，你这蠢货！”

伊德里斯把口袋装满黄瓜，瞥了弟弟一眼，向小推车吐了口唾沫，扬长而去。

乌梅玛站在窝棚边迎接丈夫。夜幕降临，外边已暗下来。棚子里点着的蜡烛，像是垂危病人微弱的气息。天空中，繁星闪烁，星光下，大房子如同一个巨大的幽灵。乌梅玛感到丈夫的沉默是在躲避她。她提来一罐水，拿来一件干净的袍子。丈夫洗完脸和四肢，换上袍子，坐在地上，伸直双腿。她小心翼翼地坐在他旁边，讨好地说：

“我要能分担你的劳累就好了。”

“住嘴，邪恶和不幸的祸根！”

乌梅玛忙向后倒退，几乎看不见了。

“你的存在不时让我记起自己的不慎和愚蠢，真晦气！”

黑暗中传来女人的号啕声，这更加激怒了艾德海姆：

“擦干你的眼泪！那不过是你身上的邪恶之水。”

“你每句话都刺穿我的心。”乌梅玛呜咽着。

“别让我再听到你的声音，从我眼前滚开！”

艾德海姆把脱下的衣服卷成团，朝妻子扔过去。

“我的肚子！”乌梅玛呻吟着。

艾德海姆的怒火一下子冷却下来，想到了此举的后果。妻子从他的沉默感到他的忍让，心里好受多了。

“我躲你远些。”

她站起来往外走。

“这是撒娇的时候吗？”

他也站起来，喊道：

“进来歇着！”

艾德海姆向外望去，黑暗中妻子的身影往回走来。他身靠棚屋的墙壁，抬头望着天空，想问问她肚子里的孩子可好，但是尊严让他欲言又止。孩子快要降生了，为此，他补了一句：

“洗几根黄瓜当晚饭。”

11

旷野里，没有树木，没有水，也没有小鸟在枝头歌唱。工余独坐倒也惬意。寸草不生的一片荒野沐浴在柔和的月光下，仿佛置身于梦幻之中，令人遐想。头顶上的天穹点缀着闪烁的，眨着眼睛的星星。女人在小棚里。艾德海姆孤独、凄凉、悲哀，心如槁木死灰。

他喃喃自语："唉！大房子的围墙不时搅乱我的心。我那专横的父亲，我的呻吟如何能传到他的耳中？忘记过去是明智的，然而失去它就等于失去一切。为此，我厌恶软弱，厌恶卑躬屈膝，甘愿吃苦，以苦为伴，以苦为乐。小鸟能在大房子的花园里自由飞翔，它们比我幸福。我怀念那花坛边潺潺的溪流、芬芳的素馨花和指甲花。悠然自得的心境哪里去了？动听的笛声哪里去了？唉，严酷的家长！半年时间过去了，你那冰山般的严酷何时才能消融？"

远处飘来伊德里斯令人厌恶的声音：

"奇迹，主啊，奇迹！"

他在小屋前燃起篝火，像是一颗流星，转瞬即逝，消失在大地的怀抱之中。他的女人挺着肚子走来走去，为他送水送饭。他不时发着酒疯，寂静中只听见他对着大房子喊道：

"嘿！瞧这碗锦葵菜汤，这只红烧鸡。大房子里的人，你们来，往这碗里投毒呀！"他说完又唱了起来。

艾德海姆不无惆怅地自言自语：

"只要我独自在夜幕下休息，那个鬼便钻出来，燃起鬼火，肆无忌惮地破坏我的宁静！"

乌梅玛出现在小屋门口。艾德海姆以为女人已经睡着。怀孕是累人的，加上贫困、劳作，更使孕期难熬。女人温柔而体贴地说：

“还不睡呀?”

“让我一个人待到心里感到畅快的时候。”他有些不快。

“一大早就要出车买货,该歇着了。”

“独自一人时,仰望天空,想起过去的日子,我就是主人或半个主人。”

女人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盼望着你父亲能路过这里,有机会跪在他脚下求他宽恕。”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死了这条心。甭想用恳求获得他的宽恕。”

沉默片刻,女人又开口,声音低低的:

“我在想未出世孩子的命运。”

“尽管我已一文不值,孩子时刻牵动着我的心。”

“主呀,你是个好丈夫!”乌梅玛声音里带着悲戚。

艾德海姆自我解嘲地说:

“我不再是个人。牲口才只想着填饱肚皮。”

“别伤心! 多少人不是从贫困潦倒中走过来,然后有房子有地,过上富贵生活的吗?”

“我敢打赌,怀孕的劳累已使你头脑发昏了!”

“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男人,让孩子享受荣华富贵的。”

艾德海姆一拍手,问道:

“咳,我该喝啤酒还是吃大麻,才能做上这等好梦?”

“艾德海姆,靠苦干。”

“为了糊口而干活最该诅咒。过去,我生活在花园里,无需劳作,仰望天空,欣赏笛声。今天,我成了牲口,推着小车卖货,为赚晚上的饭钱,好让早上能活着醒来。为糊口而干活最该诅咒。真正的生活在大房子里,在那里我不为糊口而工作,那里只有欢乐、幸福和歌唱。”

这时,传来伊德里斯的声音:

“艾德海姆，说得对！该死的工作，那是我们所不齿的。我不是提出来要你入伙吗?!”

艾德海姆转过脸，发现伊德里斯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黑暗中恣意偷听别人说话，高兴时又插上几句。艾德海姆忍无可忍，怒喝道：

“滚回你的小屋去！”

“咱俩说的一样，干活最该诅咒，它降低了我们的身份。”伊德里斯装模作样，显得很认真。

“你是引诱我当歹徒，那比干活更下贱。”

“如果干活该死，当歹徒下贱，那么怎么活下去?”

艾德海姆不想听他胡说，便不搭理他。伊德里斯等待着，没听见回话，便接着说：

“也许你想等着天上掉馅饼，你不干活总得有人干活。”

艾德海姆仍不开口，对方继续说：

“也许你想不干活有饭吃，还不伤害别人?”他嘿嘿冷笑，“真猜不透呀，丫头养的！”

乌梅玛气愤地喊起来：

“滚回你的屋子，见鬼去吧！”

伊德里斯的女人没好气地招呼丈夫。他退回住处，嘴里唱着：“奇迹，主呀，奇迹！”

乌梅玛恳求丈夫道：

“你要千方百计避免同他争执。”

“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两人都不说话，愤怒在沉寂中消融。

“我的心告诉我，我会把这小屋变成跟被赶出来的大房子一样舒适，花园、夜莺都会有的，我们的孩子会活得很开心。”

艾德海姆站起身来，黑暗中女人没有看到他的笑容。他一边掸去袍子上的灰土，一边说：

“黄瓜！黄瓜！为了赚每一个铜子，叫卖得臭汗从身上往下流淌，沙石灼热脚板，还有一群孩子围着捣乱。”

他走进小屋，女人也跟了进去。

“好日子会来的。”

“你腾得出时间做梦才行。”

两人躺在稻草垫子上，女人又说起来：

“难道神不能使这屋子变成大房子？”

艾德海姆打了个哈欠：

“我的愿望是回到大房子去。”

“这该死的活计。”第二个哈欠，嘴张得更大。

女人用近似耳语的声音说：

“也许吧。可是，该死的活得拼命干将来才能不干活。”

12

一天夜里，艾德海姆被一声接一声的呻吟吵醒。他迷迷糊糊，分辨出是乌梅玛的声音。她疼得喊叫着：

“哦，我的背！哦，我的肚子！”

他立即坐起来，朝着她躺卧的方向说：

“你这几天一直肚子痛，过会儿就会好的，把蜡烛点上！”

“你自己点吧，这回是真的。”女人呻吟着。

他起身在灶旁摸到火柴，点燃蜡烛，把它固定在桌上。烛光下，乌梅玛两手撑地坐着，不时发出呻吟，仰着头，艰难地喘着粗气。

“肚子一痛，你就以为要生。”他不安地说。

“不，我敢肯定，这回真是要生了。”

他帮助妻子靠墙坐好。

“反正到日子了。你忍一忍，我去杰乌利亚区找接生婆。”

“快去快回。现在几点了？”

艾德海姆走出小屋，看了看天，说道：

“天快亮了。我不会耽搁，就一个来回的时间。”

艾德海姆快步朝杰乌利亚的方向走去。回来时，搀扶着一个接生婆。接近小屋时，乌梅玛一声尖叫划破夜空。他的心立刻狂跳起来，加快了脚步。老太婆跟不上，直抱怨。进了屋子，接生婆脱去斗篷，笑着对乌梅玛说：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轻松了。”

“怎么样？”

“我快痛死了。身子要裂开，骨头快断了，你别走！”女人有气无力地说。

“你安心在外面等着。”接生婆对艾德海姆说。

艾德海姆走出小屋，看见一个影子站在附近。他不用仔细看就知道那是伊德里斯，心里好不憋气。伊德里斯故作斯文地问：

“生了吗？真可怜。前一阵子，你嫂子也受了一回罪。那疼不算回事，孩子一出生就过去了。我的女儿也是这么生出来的。杏德好怪，不停地撒尿。你要挺住！”

“别人帮不了她的忙。”艾德海姆很心疼。

伊德里斯放肆地大笑起来。

“你请来杰乌利亚的接生婆？”

“是的。”

“臭婆娘，胃口很大。我也请了她，要价真高，让我给轰走了。她一看见我就骂街。”

“你不该这么待人。”艾德海姆斟酌再三才说出口。

“你父亲教我对人要冷酷无情,高傲的小子!”

传来乌梅玛的喊叫,好像是身体内五脏六腑撕裂的回响。艾德海姆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心情紧张地靠近小屋,亲切地鼓励她:

“加油呀!”

伊德里斯也大声叫道:

“兄弟媳妇,加油呀!”

艾德海姆担心女人听到他的声音心烦,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对哥哥说:

“我们最好往远处站站。”

“到我那儿去喝杯茶,看看杳德,她正睡得香呢。”

艾德海姆离开小屋,没有朝哥哥的住处走。他竭力克制自己,心里暗暗地骂他哥哥。伊德里斯跟在他后面。

“天亮以前,你就当爸爸了,这可是个根本的变化。好就好在你能从中体会到被父亲粗暴割断的血缘关系。”

“这话让我听着难受。”艾德海姆感到一阵窒息。

“也许吧,不过不想它也不可能。”

艾德海姆犹疑片刻,带着怜悯的口气问:

“伊德里斯,你何必跟着我?你也知道咱们兄弟之间没有一点感情。”

伊德里斯高声大笑。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子!你老婆的喊叫声把我从好梦中惊醒,我没发火,反而过来问候、帮忙。你爹听到喊声了,却毫无动静,像一个没心肝的家伙!”

“咱们各自认命吧。难道你就不能像我一样,无视另一个的存在?”艾德海姆烦躁极了。

“艾德海姆，你讨厌我，不是因为我造成你被驱逐，而是我指出了你的软弱。你恨自己那颗像我一样的罪恶之心。至于我，现在没有理由再恨你，你变成了我的安慰，让我舒心。别忘了，咱们是邻居，是最早居住在荒野的人，我们的孩子还要并肩长大。”

“折磨我，你就高兴。”

伊德里斯沉默不语，艾德海姆感到轻松。尔后，前者又认真地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和解？”

艾德海姆叹了口气说：

“因为我是个小买卖人，而你的爱好是打架斗殴。”

乌梅玛的叫声一声高过一声。艾德海姆抬起头，向主祈祷着。他立即发现浓密的黑暗已渐渐退去，晨曦悄悄爬上山顶，他骤然高喊：

“痛苦，我诅咒你！”

“恬静多么美好！你生来就是管家、吹笛子的。”伊德里斯笑着说。

“挖苦我吧，随你的便，我心里苦极了。”

“为什么？为老婆的痛苦！？”

艾德海姆烦躁地喊叫起来：

“走开！不要管我。”

“当爸爸不付出一点代价？”伊德里斯的声音平静得让人发火。

弟弟一言不发，直喘粗气，哥哥安慰他说：

“你很明智。我来是想告诉你，有件差使可以帮你造福未来的孩子。女人的喊叫只是个开头，不是结尾。我奢望建立一个大家族，你觉得怎么样？”

“天快要亮了，你快回去再睡上一会儿。”

痛苦的叫声再起，间隔很短。艾德海姆十分紧张。他穿过黑暗走回小屋。乌梅玛重重的叹息像一曲悲歌的结尾传入他的耳中。他赶紧在门外问了一声：

“怎么样了?”

“等等。”屋里接生婆的声音使他感到胜利在望,不由松了口气。门口很快闪出接生婆的身影:

“生了两个男孩!”

“双胞胎?”

“主赐福你能养活他们。”

突然,他的身后爆发出伊德里斯欢快的笑声:

“嘿,我现在是闺女的爸爸,两个侄子的大伯了。”

他一边往回走,一边唱着:“噢,世道你说,运气、福分在哪里?”

“孩子的妈妈想给孩子起名叫盖德里和胡麻姆。”接生婆询问艾德海姆的意思。

艾德海姆乐得忘乎所以,只是不停地叨念:

“盖德里,胡麻姆。”

13

盖德里用袍袖擦了擦脸说:

“坐下来吃饭吧。”

胡麻姆仰望着西斜的夕阳。

“好吧,我们已经节省了不少时间。”

他们盘腿坐在穆格托姆山脚下的沙地上。胡麻姆解开红条子手巾结,露出里面的面包、丸子和韭菜。两人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时朝他们的羊群望着。一些羊撒欢地跑着,另一些卧在那里休息。

一对孪生兄弟眉眼不分彼此。然而,盖德里的眼睛中总带着一种桀骜不驯的神情,使他与弟弟有所不同。他一边把食物掰开放进嘴里,一边说:

“如果这荒原归我们独家所有，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放羊了。”

“可是欧突夫、卡福尔·宰赫里和侯赛尼亚区的人也来这里放牧，我们与他们友好相处，免得他们伤害我们。”

盖德里听了他的话笑得把饭都喷出来了。

“这群使者！向他们表示友好的方式是给他们几记耳光！”

“可是……”

“没有可是，兄弟！我只知道有一条路，就是扯着他的袍子，手顶着他的额头，把他摔个狗吃屎，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所以咱们的对头数不过来。”

“谁让你去数了？”

胡麻姆盯着跑散的羔羊，一声口哨，羔羊停下来，乖乖地跑回来。胡麻姆折下一根野韭菜放在嘴里慢慢嚼着。

“所以，我们总是独来独往，没有人同我们交谈。”

“干吗要交谈，你不是总在唱歌吗？”

胡麻姆信心十足地对盖德里说：

“我觉得，孤独常使你感到烦躁。”

“烦躁总有些原因，孤独或者其他什么的。”

两人都不再说话，似乎在品尝着这些话的滋味。远处，一群人从山下返回欧突夫区，边走边唱，一人领唱众人和。

“这片荒原一直伸展到我们区，朝北或朝南恐怕都没有边！”

盖德里清脆爽朗地笑起来，说：

“在北边和南边都有人想杀死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同我较量。”

胡麻姆望着羊群，对他说：

“你胆量过人，这不可否认。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能生活在这里全靠祖父的大名和伯父威震全区的声望，尽管我们同伯父不和。”

盖德里坐到兄弟面前，以示抗议，但并不公开说出自己的不满。他把眼光转向远处。那里，大房子在暮霭中影影绰绰，好似一个庞然大物。

“这栋房子在荒原上独一无二，又可通四面八方，周围就是那些以强悍好斗闻名的街区和胡同。房主人的威力不容置疑，可是子孙们近在咫尺，他却视而不见。”

胡麻姆也把视线转向大房子，说道：

“爸爸每次提到祖父总怀着无比的崇敬。”

“伯父提到他总是骂骂咧咧。”

“他总归是我们的祖父呀。”胡麻姆满怀深情。

“那有什么用呢？爸爸整天推车卖菜，妈妈没日没夜地操劳，我们几乎是赤足牧羊，而祖父呢，他隐居在围墙之内，无所用心只顾享他的清福！”

兄弟俩吃完饭，胡麻姆抖了抖手帕，叠起来放进口袋。然后，仰面朝天，枕着双臂躺在地上，放眼望着晴朗而宁静的黄昏天色。远处传来马蹄声。盖德里站起身，转向一边去撒尿。

“父亲说祖父过去经常出来，路过咱们家门前。现在却很难见到他了，他好像对自己很不放心。”

胡麻姆动情地说：

“我多想见见他呀！”

“别去想那不可能的事情。你会发现他像父亲或者伯父，或者两人都像。我倒是对父亲感兴趣，他从祖父那里一无所获，怎么还会对他怀有崇敬之情？”

“表面上看，他把自己同祖父连在一起。也许，他相信祖父对他的惩罚是公正的。”

“他至今仍盼望着祖父的宽恕！”

“你不理解父亲，他心地善良。”

盖德里返回坐处，说道：

“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你。祖父肯定是个怪人，不值得尊敬。如果他还有一丝一毫的善心，他就不会这么不通人情。我和伯父一样看他，诅咒他。”

“也许最可悲的是你又可以与伯父抗衡了，你长得健壮慓悍。”胡麻姆笑着说。

盖德里有些不快：

“伯父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这块土地，在这里称王称霸。”

“何必又否认你刚才肯定的话：就是总督，一个人也没法在这旷野上活下去！”

“你是不是从听到的故事中找到了祖父生爹妈的气的有力证据？”

“而你呢，从中找到草菅人命的充足理由吧！”

盖德里捧起水囊，仰起头，咕咚咕咚地灌下去，如牛饮一般。然后，他打着嗝说：

“孙子们有什么罪！祖父根本不会放羊。打倒祖父！我想知道文书的内容，他准备给我们什么！”

胡麻姆叹了口气，声音显得十分悠远：

“财富是靠血汗挣的。假如岁月在轻松愉快中度过，心也就被掏空。”

“你在重复父亲说过的话，一年到头泥里水里累死累活，却梦想着花园里的笛声。说实在的，我更喜欢伯父。”

胡麻姆坐在那里打着哈欠。待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

“总之，我们已经混得不错了，有了宽敞的住处，不愁吃不愁穿。放牧羊群，卖掉羊奶，羊长肥了也卖掉。羊毛由母亲纺纱线，织布做衣

服，穿衣也不发愁。”

“笛子和花园呢?”

胡麻姆没做声，抓起抛在一边的牧羊鞭，朝羊群走去。盖德里伫立不动，向着大房子不怀好意地叫道：

“你让我们继承家产，还是至死也要惩罚我们，像你活着时一样?回答呀，杰巴拉维!”

“回答呀，杰巴拉维!”声音在旷野中回响。

14

兄弟俩隐隐约约看见一个身影朝他们走来，越来越近，终于看清楚了。盖德里下意识地站起身来，眸子里射出喜悦的光芒。胡麻姆发现哥哥异样的表情，漫不经心地望着羊群，提醒他道：

“黑夜就要过去。”

“黎明快些来吧!”盖德里脱口而出。

他俩快步向前走去，挥手欢迎前来的姑娘。姑娘吃力地迈着步子，时时提防沙子钻进鞋里。她那绿色的眼睛明亮而大胆，直视着兄弟俩。斗篷从肩头把全身裹严，露着头，光着脖颈，微风吹拂着她的发辫。盖德里一脸的不高兴顿时烟消云散，兴奋地喊道：

“你好呀，杏德!”

“你好!”姑娘答道。然后转向胡麻姆，“晚上好，兄弟!”声音那么轻柔。

胡麻姆笑着回答道：“晚上好，堂姐。你好吗?”

盖德里拉起杏德的手，带她到几米以外的巨石后面。他们转到面对群山的一面，躲开人们的视线。他把姑娘拉到自己的怀里，姑娘猛地倒在他的臂膀之中，他长时间地亲吻她的红唇，两人身体贴在一起。

她推开盖德里，呼吸急促地站在他面前，拉紧斗篷。盖德里急切的目光得到她微笑的回报。但是，笑意转瞬即逝，小嘴又恼怒地撅了起来。

“我吵了架才出来的。噢，这日子真让人受不了。”

盖德里皱起眉头，对事情的原委已有几分明白，悻悻地说：

“别理他，我们的爹妈都很傻，我爸爸心善人痴，你父亲心狠手辣，心更痴。他们都想把怨恨遗传给我们，多傻呀！告诉我，你是怎么跑来的？”

杏德喘了口气道：

“今天和往常一样，我爹妈吵个不停，爸爸打了妈妈两次，妈妈诅咒叫喊，把气撒在水罐上，砸了水罐。幸好她的发作到此为止。往常她会掐住父亲的喉咙，制止他行凶，她如果把父亲镇住了，便为他祈祷。如果父亲喝醉了，那就没好日子过，妈妈躲得远远地不敢出声。这日子我过腻了，几次生出逃跑的念头。我用大哭自慰，直到眼睛哭痛。怎么跑来的？我等爸爸穿好衣服出去了，便拿上斗篷往外走，妈妈总想阻拦我，我挣脱她跑了出来。”

盖德里握住杏德的一双小手，问道：

“她猜得出你是去哪儿吗？”

“不一定猜得出。不过，我无所谓，反正妈妈不敢告诉爸爸。”

“你爸爸知道了会怎么样？”盖德里淡淡一笑问道。

“他虽然很凶，我却不怕他。实话跟你说，我爱爸爸，他也爱我，爱得那样纯洁天真，与他的性格相去甚远。如果说在这世界上我是他最宝贵的并不过分。也许，这就是令我烦恼的原因。”

盖德里在大石头上坐下，给杏德让出块地方。杏德也坐下来，松了松裹紧身体的斗篷。盖德里向姑娘靠过去，亲吻她的面颊。

“看起来，我父亲比你父亲好说话。不过，一提到你父亲，他就烦，根本不许我们提他。”

杏德想起父亲对叔叔的称呼，不由得笑出声：

“阿丹王子！我爸爸也不许我们提起叔叔。”

盖德里以责备的目光望着她。杏德又说：

“你父亲讨厌我父亲的粗暴，我父亲讨厌你父亲的善良，他们很难合在一起干事。”

盖德里的头动了动，好似要顶破天，他愤愤地说：

“可是，我们想干就干。”

“我爸爸也想干就能干的。”杏德望着他，眼神中充满同情和怜悯。

“我能干很多事。我那酒鬼伯伯要你干什么？”

杏德听他这么说，笑了起来，娇嗔道：

“对我父亲得礼貌点儿。”

她凑到盖德里耳边，接着说：

“我也常问自己父亲想让我干什么？有时我觉得他不想让我嫁人。”

盖德里听到“嫁人”两个字心里很不自在。

“有一次，我见父亲恶狠狠地望了大房子一眼，说：祖父既然不怕丢脸接受了那些儿子和孙子，也该接受我这个孙女！除了那座紧闭门窗的大房子，哪儿对杏德都不合适。父亲对母亲说过，卡福尔·宰赫里的头人想要娶我。母亲挺高兴，父亲却对她大喊大叫：‘贱货，下流坯！卡福尔·宰赫里的头人是什么东西？大房子里最卑贱的仆人也比他们体面、干净。’母亲伤心地问道：‘谁配杏德合适呢？’父亲嚷道：‘大房子里的那位暴君知道，杏德是他的孙女。在这片土地上，她再没有亲人了！我希望她嫁一个像我一样的丈夫。’母亲道：‘难道你希望她像我一样命苦！’父亲像头猛兽一样朝母亲扑去，拼命踢她。母亲逃出了小屋！”

“简直疯了！”

"父亲不认祖父,一提到他就骂骂咧咧,可内心里仍旧把他认作父亲。"

盖德里攥紧拳头,打在大腿上。

"没有那个祖父,我们兴许会过得更幸福。"

"也许吧。"杏德痛苦地说。

猛地,盖德里把姑娘拉进自己怀里,把愤怒转化为同等的爱,紧紧抱住她,对她道:

"把脸转过来。"

这时,胡麻姆从他站着的石头边后退,悄悄地转向羊群,微笑的脸上掠过一丝羞涩和悲哀。他觉得空气在热恋的气氛中凝固了,而爱预示着不祥。他对自己说:"他现在的脸平静安详,只有在巨石之后,他才现出这副模样。谁能像他那样以如此神奇的爱之力来消除疲劳和苦恼?"

此时,天空显得柔和、苍白,黄昏的气息缓缓地四处弥漫,夜色像一首舒缓的离别曲在大地上回荡。那边,一只公羊跳到母羊背上。胡麻姆喃喃自语:"母羊生羔时,妈妈会高兴的。然而,人的生育每每带来灾难,我们一出生就遭人诅咒。真奇怪,兄弟间怎么会无缘无故产生敌对情绪。对此,我们还能容忍多久?如果能忘记过去和现在,便可以活得快活。可是,我们却习惯于望着那座不能带来安慰,反而带来痛苦的大房子。"胡麻姆的目光落在公羊身上,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甩动着羊鞭,回头望一眼那静静的一动不动的巨石,巨石似乎对周围的一切不感兴趣。

15

天穹上只剩下一颗晨星。

乌梅玛按时醒来,推醒丈夫。艾德海姆伸了个懒腰,睡眼惺忪地

站起身，两腿僵直地走到外间，喊起盖德里和胡麻姆。棚屋早已旧貌换新颜，像一个真正的家了。周围一圈围墙圈出一片空地，作为羊圈，围墙上爬满常春藤，很是好看。这一切说明乌梅玛没有绝望，继续为实现旧梦而辛劳，想让她的小屋变成大房子。

几个男人聚在外面的水桶边洗完脸，穿好工作服。小屋里弥漫着烧木头的烟味和弟妹们的哭声。他们围坐在屋前的小圆桌旁吃着瓦罐里的蚕豆糊。

秋日的早晨，潮湿的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几个壮汉对此毫无察觉。远处，伊德里斯的小屋看来也已扩大、延伸。大房子依然静静地屹立在那里，不与外界发生联系。乌梅玛带来刚刚挤出的鲜奶，把奶瓶放在桌上。

"怎么不把奶卖给大房子里威严的祖父?"盖德里挖苦地说。

艾德海姆转过已经出现白发的头，对儿子说;"吃你的，别说话！把你的嘴闭上是我们的最大幸福。"

乌梅玛嚼着食物说：

"该腌柠檬、橄榄和青辣椒了。盖德里，过去一到腌菜的时候，你最来精神，总帮着拣柠檬。"

"那时我们还小，傻玩傻闹的。"

"现在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你这个艾布·宰得·希拉利！①"

盖德里笑了笑没说话，弟弟胡麻姆开了腔：

"赶集的日子快到了，该挑选羊了。"

母亲点点头，父亲对大儿子说：

"盖德里，别在外边胡闹了！人家碰到我都告你的状，我担心你在步你伯父的后尘。"

---

① 古代阿拉伯也门地区的草莽英雄。

“也许是步祖父的后尘！”

艾德海姆气得两眼冒火。

“不准说祖父的坏话。我不是对你说过吗？祖父并没伤害过你。”

“伤害你就是伤害我们！”盖德里争辩道。

“住口！让我们安静点。”

“就因为他，我们才过上这种日子，杏德也跟着受罪。”

“我们跟她有什么相干，她父亲是祸根。”艾德海姆一脸阴云。

“我的意思是，和我们同一血脉的女人不该生活在旷野之中，什么人会娶她？”盖德里的嗓门越来越高。

“让魔鬼去娶她吧，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有其父必有其女，她也好不了。”

艾德海姆看了一眼妻子，仿佛想得到她的支持。

“对，杏德跟她父亲一模一样。”女人附和道。

“该死的一对父女。”艾德海姆朝地下啐了一口。

“这个话题是不是把咱们的早餐都搅得没味儿了？”胡麻姆疑惑地问。

“别夸大其词，大家聚在一起是最幸福的时光。”乌梅玛深情地说。

远处传来伊德里斯的咒骂和吼叫声。艾德海姆憎恶地说：“早祷开始了！”他咽下最后一口饭，站起身朝他的推车走去，抓起车把对家人说：“再见啦！”众人回答：“再见！”艾德海姆推着货车慢慢消失在去杰马利亚区的路上。

胡麻姆也站起身，走到羊圈前。打开门，羊群纷纷往外挤，叫声和杂乱的蹄声乱响作一团。盖德里朝母亲扬了扬鞭子作为告别，快步追赶弟弟。接近伊德里斯的房子时，听到伊德里斯问道：

“小伙子，羊群中有多少头羊？”

盖德里好奇地打量着他，胡麻姆竭力不去看他。伊德里斯有些不

快地说：

“黄瓜贩子的孩子，不肯答话吗？”

“想买羊去市场吧！”盖德里不情愿地咕哝一句。

“我想抢一只呢！”伊德里斯哈哈大笑道。

屋里传出他女儿的声音。

“爸爸，别惹事了！”

“干你的事，让爸爸为你祈祷吧！”伊德里斯亲昵地和女儿打趣。

“我们没有和你作对，你也不要同我们过不去。”胡麻姆说道。

“噢，艾德海姆的口气！小伙子，你该走在羊群当中而不是落在后边。”

“父亲命令我们不理你的胡搅蛮缠。”胡麻姆不屑一顾地说。

“谢谢你，要不是他的命令，我早就堕落了！”伊德里斯放声大笑，然后语调粗暴地说：

“你们兄弟俩能平安地过日子，多亏了我的威力，不要不知好歹。否则，主会让你们不得好死。”

兄弟俩赶着羊群继续走路，不时挥动羊鞭。胡麻姆脸上仍带着激愤的神情，对哥哥说：

“这个人真可恶，卑鄙无耻，一大清早满口酒气！”

“你说得太多了，他不曾伤害过我们！”

“他不只一次抢过我们的羊！”弟弟反驳道。

“很遗憾，那是他喝醉了。他是我们的伯父，这层关系无法改变。”

两人好久不说话，朝巨石那边走去。

天上飘着朵朵白云，阳光照耀着大地上的沙砾。胡麻姆忍不住说出心里话：

“如果你变得和伯父一个样，那可太不幸了。”

盖德里眼中冒出凶光，嚷道：

"少教训我,有爸爸一个就够了!"

胡麻姆还念念不忘伊德里斯的侮辱,继续说下去。

"生活中的麻烦够多的了,你别再添乱子。"

"你们惹下的麻烦压死你们,我才不管呢!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盖德里不依不饶。

兄弟俩来到放牧的地点,胡麻姆看了看哥哥说:

"你以为你可以躲过惩罚吗?!"

盖德里一把抓住弟弟的肩头,大叫:

"这是嫉妒!"

胡麻姆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哥哥会说出这种话。不过,他已习惯了哥哥出其不意的暴跳如雷。盖德里从他肩上挪开大手:"愿主保佑我们。"

然后把双手交叉在胸前,满不在乎地晃着脑袋。胡麻姆又开口道:

"不管你,让你去后悔。不撞南墙你不会回头的!"说完,他转身走向巨石的阴面。盖德里皱着眉头在烈日下一动不动地站着。

16

微弱的星光下,艾德海姆一家人坐在门前吃晚饭。突然,旷野里发生了一件稀罕事:大房子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提灯笼的人。大家惊奇地望着灯光目瞪口呆。几双眼睛紧随着黑暗里那好似夜空一颗明星般的人影。人影走到大房子与小屋之间时,大家借着灯光认出了他。"这是看门人克利姆大叔。"艾德海姆说。大家明白看门人是朝他们走来时,更是惊诧不已,有的手里端着饭忘了吃,有的嘴里含着食物忘了咀嚼,大叔走到近前,举手致意:

"艾德海姆先生,晚上好!"

二十年过去了,艾德海姆又听到了这一称呼,全身不禁一颤。这个招呼唤醒了埋藏在他心底的一切记忆。父亲深沉的语调、素馨花的芳香随着无限的怀念、欢乐与悲伤一起涌上心头,把他的思绪带到遥远的过去。艾德海姆竭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流淌下来。

"克利姆大叔,晚上好!"

"你和全家都好吧。"大叔十分激动。

"感谢安拉,克利姆大叔。"

"我很想和你说说知心话,可是老爷只让我来通报,要你的儿子胡麻姆立即去见他。"克利姆的声音依然那么温和。

全家人一声不吭,互相交换着目光,似乎有些失望。一个声音问道:

"只是胡麻姆一个人?"

大家愤怒地转过头,望着走到近前偷听的伊德里斯。克利姆大叔没有回答,摆摆手告辞,转身返回大房子,把众人丢在黑暗之中。伊德里斯气得大叫:

"小人无赖,不回答就走了!"

盖德里从惊诧中醒转过来,忙问道:

"为什么只叫他一个?"

伊德里斯也重复着:"为什么只叫他一个?"

艾德海姆对他说:"回去吧,让我们太平点儿。"似乎这话能使他摆脱眼前的困境。

"太平?我爱站在哪儿就站在那儿!"

胡麻姆默默地望着大房子,他的心在狂跳,穆格托姆山似乎也随之震颤。他听见父亲在说:

"胡麻姆,去吧,代我们向祖父问好。"

“我呢，我不是你的儿子？”盖德里向父亲提出抗议。

“盖德里，别和伊德里斯说一样的话。你当然是我的儿子，和胡麻姆一样，这还用说吗？你不要怪我，是祖父叫他去。”

“可是，你有能力制止他见这个不见那个。”

“这和你没关系。”艾德海姆转向胡麻姆，“该走了。我相信也会轮到盖德里的。”

“你和父亲一样是个暴君。盖德里太可怜了，他犯了什么罪要受到惩罚？不过，倒霉事总是落到最出色的人身上。难道安拉没降灾于这个疯狂的家庭？”

伊德里斯甩下这席话后离开了，黑暗立刻吞没了他。这时，盖德里发疯似的喊起来：

“父亲，这不公平！”

“盖德里，过来，别听伊德里斯挑唆。胡麻姆，你走吧！”

“我想还是跟哥哥一块去。”胡麻姆显得十分尴尬。

“他会去的。”

“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欺负我？祖父既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凭什么让他交好运！”

艾德海姆推着胡麻姆催他快走，胡麻姆走了。乌梅玛喃喃地说：“一路平安。”她抱着盖德里哭了起来。盖德里挣脱她的双臂，朝弟弟走的方向奔去，艾德海姆立即制止他：

“回来，盖德里，不要拿自己的前途打赌！”

“谁也别想把我拖回去。”盖德里愤怒地说。

乌梅玛的哭声惊动了屋里的几个孩子，他们也哭了起来。盖德里加快步伐追上兄弟。不远处，他看见伊德里斯拉着杏德的手走来。大房子门前，伊德里斯把盖德里推到胡麻姆的左边，杏德在右边。然后，退后几步喊道：

"克利姆大叔,开开门! 孙子们来见祖父了。"

大门打开,克利姆大叔提着灯出现在门里,他恭恭敬敬地说:

"胡麻姆少爷请进!"

伊德里斯大叫:

"这是他哥哥盖德里,那是我的女儿杏德,他们和我可怜的母亲长得一模一样。"

伊德里斯少爷,您知道这家的规矩,让谁进,谁才能进。"大叔的语气极为谦恭。

大叔请胡麻姆进去,盖德里拉着杏德的手正要跟上,花园里传出杰巴拉维熟悉而严厉的声音:"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带着耻辱给我滚开!"

两人顿时停住脚步。大门关上了。伊德里斯冲上前抓住杏德,吼道:

"这是什么意思?"

杏德痛苦地喊了一声。与此同时,盖德里转身对着伊德里斯,把他与杏德分开。杏德挣脱父亲的手,向黑暗中逃去。伊德里斯腿脚灵活地向后一闪,举起拳头雨点般打在盖德里身上。小伙子不甘示弱,他的拳头力量更大。两人便在大房子的围墙外又踢又打,互不相让。

"我杀了你,无耻之徒!"伊德里斯大叫。

"我先宰了你!"盖德里也吼道。

叔侄二人打得难解难分,盖德里被打得口鼻出血。这时,艾德海姆气喘吁吁地赶来,拼命喊道:

"伊德里斯,放开我的儿子!"

"他罪当该杀!"伊德里斯咬牙切齿。

杏德的母亲哭着跑了来,冲着丈夫喊道:

"伊德里斯,杏德跑了,快去把她追回来!"

艾德海姆用身体隔开哥哥和儿子,对哥哥说:

"快住手,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你女儿是清白的,你把她吓跑了,还不快追!"

说罢,他拖住盖德里边往回跑,边说:

"你妈妈昏过去了,快回去!"

伊德里斯冲进夜色之中,扯开喉咙高喊:

"杏德……杏德……"

17

胡麻姆跟着克利姆大叔,穿过花坛间的甬道,朝客厅走去。花园里的空气格外清新,鲜花的芳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胡麻姆有几分胆怯,心中泛起庄严肃穆与亲切温馨的情感,好似他是为此而生,为此而长。窗棂后透出的灯光以及大厅门里泄出的光亮,在花园的地面映出规则的几何图形。想到窗后大厅里的人的模样、生活方式,胡麻姆的心不禁加快了跳动。他再从这神奇的花园想到自己也是这个家庭的后代和一分子时,心儿更加狂跳不已。今天,他居然身穿普通的蓝色长袍,戴着一顶褪色的小帽,赤着双足走了进来,亲眼目睹这里的一切。他们踏上花厅的台阶,从阳台的右侧转至一道小门前。进了小门,两人默默地走上楼梯。周围死一样的寂静。长长的走廊里,从带雕饰的天花板上垂下一盏吊灯,把走廊照得通明。走廊中部有一扇大门。胡麻姆异常激动地对自己说:二十年前,母亲也许就站在楼梯口给父亲望风。多么可怕的回忆!克利姆大叔在那扇门上轻轻敲了几下,报告来人已到,然后推开门,闪在一边,请胡麻姆进去。

年轻人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地走进去,门在背后不声不响地关上。天花板、墙壁上的灯光使他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意识似乎消失了,眼前只见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老人。胡麻姆从来没见过祖父,但

心想眼前这位庄严的老者必定是有着许多传闻的祖父了。他朝老人走去，从老人明亮的眼睛里感到了安全和信赖。他向老人深深鞠了一躬，额头险些撞到桌角。他伸出手，祖父也把手伸出来，胡麻姆深情地吻着老人的手，以异乎寻常的勇气对他说：

“晚上好，祖父！”

“欢迎你，孩子。请坐。”老人慈祥的男高音说。

年轻人朝桌子右边的凳子走去，挨着凳子边坐下。

“先坐着休息一会。”祖父杰巴拉维说。

胡麻姆心头一动，一阵喜悦涌上心头，他的嘴唇嚅动一下表示感谢。屋里一片寂静。胡麻姆望着脚下地毯上的花纹，感到祖父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像太阳光一样强烈，使他不敢仰视。忽然，他的思绪转到右边的小房间，他望着那扇门，不由得有些恐慌和难过。祖父问道：

“你知道那扇门吗？”

胡麻姆浑身似触电一般，他奇怪老人怎么能窥探出自己心中的秘密。

“那是我们的悲剧的开端。”胡麻姆恭恭敬敬地回答。

“知道那个故事后，你怎么看待你祖父我的？”

胡麻姆刚要开口回答，老人抢在他前面说道：

“说实话。”

祖父的口气使他毫无顾忌地实话实说：

“我认为父母的行为极端错误，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

祖父的脸上堆满了微笑。

“这差不多是你的真情实感。我讨厌说谎欺骗，所以才把玷污自己的人赶出家门。”

胡麻姆眼睛里噙满泪水。

“看来你是个心地纯洁的青年。为此，我把你招来。”

“谢谢祖父。”胡麻姆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想给你一次别人没有的机会，允许你住到大房子里，在这里结婚，开始新的生活。”祖父的声音十分平缓。

胡麻姆的心像小鸟儿那样欢快跳跃。他静静地等待着新的乐段，以完成期待已久的乐章。然而，祖父不再说话。胡麻姆犹豫再三，终于开口：

“谢谢您的恩典。”

年轻人偷偷抬起低了多时的头，瞥一眼祖父，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我的家呢？”

“我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了。”祖父的语气里带着责怪。

“他们也该得到你的怜悯和同情。”胡麻姆动情了。

“你没听见我的话？”祖父的口气有些冷峻。

“听到了。不过，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怎么办？我父亲是个男子汉。”

“我的话难道你没听懂？”

沉默中祖父显得有些烦躁，断然结束谈话：

“回去向你家里人告别，然后返回来。”

胡麻姆站起身，吻过祖父的手走了出来。克利姆大叔等在门外，他一言不发跟在大叔的后面，穿过花厅。在花园入口处，他看见一位姑娘在灯光下一闪而过。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的容貌、颈部和窈窕的身材。祖父杰巴拉维的话在他耳边回响：“搬到大房子里，在这结婚。”这就是说，他可能会和刚才见到的那位姑娘结婚，亲身体验父亲讲过的那种生活。他怎么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一切？过惯了牧羊的生活，现在又该以怎样的心情迎接新生活呢？“梦一般的美好前程，父亲等了二十年，我就这么得到了！”胡麻姆对此将信将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18

胡麻姆回到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他，大家一哄而上问这问那。艾德海姆迫不及待问道："有什么事，孩子？"

胡麻姆瞥见盖德里蒙着双眼，把头凑过来挨着他的脸。艾德海姆指着夜色中伊德里斯那间悄无声响的小屋，悲伤地解释说：

"你哥哥和那个人打了一架。"

"这一切都归罪于大房子里那个造谣污蔑别人的家伙！"盖德里怒气冲冲。

胡麻姆指着伊德里斯小屋那边问：

"出了什么事？"

"夫妻俩去寻找逃跑的女儿了。"艾德海姆忧心忡忡。

"还不是那个可恶的怪老头造成的！"盖德里大声喊着。

"小声点吧！"乌梅玛恳求他说。

"怕什么？还不是为了无法实现的回归。相信我吧，到死你们也回不去！"盖德里愤愤然。

艾德海姆赶忙制止他：

"胡闹得还不够吗？简直疯了，敢触犯造物主的权力，还不去找逃跑的姑娘？"

"我这就去。"

"你冷静点吧，姑娘被你的愚蠢搅昏了头。"乌梅玛不安地说。

"挨着伊德里斯住不会有太平日子的。"艾德海姆转过身，对胡麻姆说："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祖父叫我住到大房子里去。"胡麻姆毫无兴致。

艾德海姆等待着下文，但胡麻姆不再说下去，不免令他失望。

"我们呢,他还说什么了?"

胡麻姆伤心地摇摇头,咕哝了一句:

"什么也没说。"

盖德里的笑声刺痛了众人。

"你说什么了?"他问道。

"我吗,我有什么好说?幸福对我这样的穷小子来说太不可思议了!"胡麻姆说罢又补充一句:

"我只在他面前提到你们。"

"谢谢。他为什么选择你来刺激我们?"盖德里问道。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艾德海姆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然后说:

"胡麻姆,自然你是我们中最好的一个。"

"父亲,你只会捧着他!"盖德里痛苦地喊着。

"你不懂事!"

"那老头儿比他儿子伊德里斯更坏!"

乌梅玛声音颤抖地说:

"你把我的心都撕碎了。希望之门在我们面前关闭了。"

"希望存在于这片旷野之中,明白了这个就不会烦恼!别再想大房子了。我不害怕旷野,伊德里斯也不害怕。我能给他几倍于他给我的打击。唾弃那座大房子,安安心心在这里过日子吧!"

艾德海姆暗暗问道:"能永远这样过下去吗?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你的宽恕?时间不能使你的心肠软下来,那么怎样才行呢?既然受苦不足以打动我们依然深深爱着的父亲,怀着希望又有什么意义!"

"他还说什么了?"艾德海姆的声音变得嘶哑了。

"他要我回来向大家告别,然后再回去。"胡麻姆怯生生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黑暗中，乌梅玛绝望地哭出了声。盖德里讥讽地问胡麻姆：

“你怎么还不走？”

“胡麻姆，带着我们的问候回去吧！”艾德海姆态度坚决。

“走吧，机灵鬼，甭管别人！”盖德里假装正经。

“不许挖苦心地善良的兄弟。”

“他最坏。”

“我即使留下，也不是为了你。”胡麻姆也愤愤然。

“走吧，别犹豫了！”艾德海姆果断地说。

“乖乖地去吧！”母亲流着眼泪说。

“不，母亲，我不去。”

“你疯了，胡麻姆？”

“不，这事得从长计议。”

“没有必要，不要让我再犯错误。”

胡麻姆指着伊德里斯的小屋，担心地说：

“我预感要出事。”

“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不要管别人！”盖德里嘲笑他。

“我最好装作没听见。”胡麻姆轻蔑地说。

“你去吧，胡麻姆！”父亲催促他。

“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说罢，胡麻姆朝屋里走去。

19

夜幕降下，天边一抹晚霞。旷野之上只有盖德里、胡麻姆和羊群。整个白天，兄弟俩除了必要的合作外，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盖德里脸色阴沉，胡麻姆以为他是因杏德失踪而忧烦，于是独自一人站在巨石

下离羊群不远的地方。突然，盖德里挑衅般说道：

“从我们的敌人祖父杰巴拉维那里回来后，你隐瞒了什么，现在统统说出来！”

“这不干你的事。”胡麻姆十分反感。

怒火在盖德里胸中燃烧，他的满脸怒气，像穆格托姆山上刚刚飘来的阴云。

“你为什么留下来，准备什么时间去？到什么时候才有勇气说出你的打算？”

“我留下是为了承受你的过错带来的苦难。”

“你就如此抚平你那嫉妒之心！”盖德里冷笑道。

“你只配人怜悯，不配人嫉妒。”胡麻姆出乎意料地摇着头说道。

盖德里走近他，气得浑身发抖，声音里充满了不可遏制的狂怒：

“故作聪明真让人恶心！”

胡麻姆一言不发，睨了他一眼。盖德里接着又说：“有你这号人无颜对天。”

在盖德里燃烧着怒火的目光下，胡麻姆不动声色，沉着安详。

“你要明白，我可不怕你。”

“你有大流氓当后台腰杆硬，是吧？”

“愤怒把你变得愈发面目可憎。”

盖德里出其不意地掴了弟弟一个嘴巴。这一下没打到对方，反而被对方回敬了更厉害的一拳。

“你不要胡搅蛮缠。”胡麻姆说。

盖德里弯下腰拣起一块石头，用足平生的力气朝弟弟掷去。胡麻姆赶忙一闪，石头砸在他的额头上。他大叫一声，僵直地立在那儿，两眼燃烧着怒火。瞬间，火焰像被厚厚的泥土扑灭而变暗，好像视线内敛，身体倾斜向前倒去。盖德里神色大变，怒气一下子消失了，像一块

淬过火的冷铁块，恐惧油然而生。他期待着倒下去的人站起来，或者活动一下身体，然而那个人并不理会他的企盼。他弯下腰用手轻轻推一下弟弟，没有反应，把他翻转过来，拂去口、鼻上的沙子，只见他瞪着双眼，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盖德里在弟弟身边跪下，继续摇晃他，摸摸他的手和胸膛，焦虑不安地望着鲜血从伤口涌出来。盖德里呼唤弟弟的名字，没有回应，沉默好似已成为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僵直的身体在生命与死亡之间显得那样怪异，它没有感觉，没有情绪，没有注意力，像从未知世界被抛到这块土地上，无缘无故地死掉。盖德里预感到死亡的降临，绝望地抓着头发，惊恐万状环顾四周。周围除了羊群和在地上爬的小虫子，别无生物，一切都悄悄地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消失了。

夜色浓重，黑暗已把大地裹得严严实实。盖德里果断地站起身，找了根粗棍子，在巨石与高山之间掘开地面，用手往外掏土。他机械地一下一下地挖着，额头渗出了汗水，四肢不停地颤抖着。挖好一个坑，他跑到弟弟跟前，毫无希望地再摇他叫他，最后抓住他的双腿，用力拖进挖好的坑里，叹一口气，向弟弟投去最后一瞥。犹豫片刻，他用土把弟弟盖住，用衣袖擦了擦汗水，又将地上的血迹用沙土掩盖住。最后，他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浑身没有一丝力气，真想大哭一场，但又欲哭无泪。死亡击败了他。他没有料到，也从未萌生害人之心，死亡竟然出其不意猝然而至。他恨不得变成一只羔羊，混在羊群之中；变成一颗沙粒，消失在大漠之中。盖德里没有起死回生之术，他再不是无敌的了。那一瞬间将很快从记忆中消失。他亲手埋葬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至亲手足。

20

盖德里赶着羊群回到家，父亲艾德海姆的手推车不在原地。母亲的声音从屋内传出来：

"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

盖德里把羊群赶进羊圈,说道:

"我睡着了,胡麻姆还没回来?"

小孩子哭闹起来,母亲提高嗓门说:

"没有呀,他没和你在一起?"

盖德里咽了口唾液,忙道:

"他中午就走了,也没说去哪儿,我以为他回家了。"

这时,推车进院的艾德海姆听到了后半句,问道:

"你们吵架了?"

"没有。"

"准是你把他气跑了。他会到哪里去呢?"

乌梅玛从屋里走出来,盖德里已关好羊圈门,正从水罐下的盆里捧水洗脸。盖德里必须面对现实,情况改变了,绝望生出了力量,他一边望着黑暗中的双亲,一边用袍袖擦干脸。

"胡麻姆能去哪儿?他从来没晚回来过。"乌梅玛心里不安。

"是呀。盖德里,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走的,为什么?"

想起旷野上的一幕,盖德里不由浑身一颤,很快又镇定下来。

"我当时正坐在巨石旁,瞥见他朝家里走来,原想喊住他,可没叫出声。"

"你当时叫住他就好了。"乌梅玛不无遗憾。

艾德海姆不知所措地向四周张望,只见伊德里斯的小屋透出一丝微弱的亮光,知道那里又有了活气。他把目光转向大房子,探问着:

"你见他去祖父那儿了吗?"

"不告诉我们一声,他不会去的。"母亲有些不高兴。

"也许不便说出口。"盖德里的声音有些茫然,语调中失去了惯有的嘲弄和敌意。艾德海姆用责备的目光盯着他。

“我们催他去，他都不走。”

“当着我们的面，他不好意思去呗！”盖德里懒懒地说。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你好像不大舒服？”

“活儿都我一个人干了，累的。”他似乎很不平。

艾德海姆烦躁地喊道：

“说实话，我很不放心！”

“我去大房子那儿问问。”乌梅玛的声音有些嘶哑。

艾德海姆绝望地晃了晃身子。

“没人会理你。我敢肯定孩子没有去。”

“主呀，我的心都乱了，从来没这么慌乱过。老头子，快想办法吧！”乌梅玛心焦如焚。

黑暗中，艾德海姆重重地叹了口气。

“到各处去找找。”

“也许他正在回家的路上。”盖德里冒出一句。

“不能等了。”乌梅玛急不可耐地转过脸，望着伊德里斯居住的方向。

“伊德里斯会不会在路上遇见他？”

“伊德里斯的对手是盖德里，不是胡麻姆。”

“可他从不放过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去找他。”

艾德海姆拦住了妻子。

“别把事情搞复杂了。如果找不到，我会去找他，也会到大房子里去。”

艾德海姆神色不安地望着大儿子盖德里的身影，心里犯嘀咕：“他今天怎么愁眉不展？心里有什么事？胡麻姆，你在哪儿？”

乌梅玛失去了耐性，抽身便走。艾德海姆上前抓住她的肩膀。此时，大房子的门打开了，几个人的目光一齐投向那里。不一会儿，克利

姆大叔来到近前,他向主人致意后问道:

“老主人问胡麻姆为什么迟迟不到?”

“我们不知他上哪儿了,还以为他已经去了呢。”乌梅玛绝望了。

“老主人问为什么迟迟不到。”

“主呀,保佑我们吧!”

克利姆大叔走了。乌梅玛不安地转动着脑袋,这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艾德海姆把她带回屋里,惹得屋里的两个孩子大哭起来。

“不许离开房间,我去把他找回来,不准走开,当心点儿!”

艾德海姆回到院子,走到盖德里坐着的地方,弯下腰询问儿子:

“弟弟的事,你还知道什么?”

盖德里猛然抬起头,话哽在喉咙里。父亲又问:“盖德里,你对弟弟干了什么?”

“没什么。”盖德里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

父亲回到屋里,端来油灯,点燃后放在小车上。灯光照在盖德里的脸上,艾德海姆仔细端详了他一会儿,说:

“你的脸预示着不幸。”

乌梅玛在屋里不知说了什么,她的声音伴随着两个孩子的吵闹声。艾德海姆没好气地朝她吼道:“把嘴闭上,女圣徒。想死,悄悄地死吧!”

他继续审视大儿子。忽然,他身子一抖,抓住儿子的袍袖,急切地问:

“血!这是什么,你兄弟的血?!”

盖德里望着自己的袍袖,下意识地把它卷起来,绝望地低下头。盖德里以他的动作承认了一切。艾德海姆抓住他,把他揪起来,推向院外,那凶狠劲前所未有。眼前的黑暗遮住了笼罩屋外的夜色。

21

艾德海姆把大儿子推向旷野。

“我们从打谷场绕过去，避开伊德里斯的家。”

父子俩消失在黑暗之中。盖德里被父亲推搡着踉踉跄跄地往前走。父亲抓住他的肩膀边走边审问：

“告诉我，你打他了，用什么打的？把他丢下时，他怎么样了？”

盖德里一声不吭。父亲的手紧紧钳住他，他却毫无反应。其实，他感到很痛，却一直强忍着，心中只盼望太阳不要升起来照亮大地。

“我急成这个样子，你倒是说呀！自打你出生，我吃尽了苦头。二十年来，我忍受了感情的折磨和世人的诅咒，现在却要求你这个不懂得同情怜悯的人来可怜我。”

盖德里哭出了声，被父亲抓住的肩膀剧烈地抖动着，使得父亲也跟着哆嗦起来。

“这就是你的回答？盖德里，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能干得出来。在黑暗中承认罪行，可以避免在阳光下看见自己丑恶的嘴脸。”

“太阳不会再出来了。”

“我们的家是黑暗之家，太阳再也不会在我们头上大放光明！我以为罪恶笼罩在伊德里斯的小屋上。原来，罪恶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之中。伊德里斯发疯胡闹要无赖，而我们竟自相残杀！你是不是害死了你兄弟？”

“没有！”

“在哪儿？”

“我没想杀死他！”

“可是他被杀死了！”艾德海姆吼叫起来。

盖德里又失声痛哭。父亲的手掐进他的皮肉里。胡麻姆真的死了。他的好帮手、祖父的心肝宝贝，就这么消失了！如果不是彻骨的疼痛，他怎么能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

他们来到巨石旁，艾德海姆厉声问：

“你把胡麻姆丢在哪里，杀人犯？”

盖德里走到巨石与山崖之间掩埋弟弟的坑边站住。

“他在哪儿？这儿什么也没有。”

“我把他埋在这儿了。”盖德里的声音极其微弱。

艾德海姆咆哮起来：“埋了?!”他掏出火柴划亮一根，照着地面，发现一处有些凹凸不平，并有拖拉过的痕迹。艾德海姆痛苦地呻吟着，开始用颤抖的双手挖掘泥土。气氛极为可怖。他的手触摸到了胡麻姆的头部，于是他把双手插至胡麻姆的腋下，轻轻地把他拖出来。艾德海姆跪在儿子的身旁，双手放在他的头上，闭上双眼，忍受着痛苦和绝望的折磨。他深深地喘了口气，喃喃地说：“孩子，我这个四十岁的人站在你的遗体前，这算怎么回事？”

艾德海姆猛地站起身，望着站在另一边的盖德里，抑制不住内心的厌恶，厉声喝道：

“把胡麻姆背回去！”

盖德里吓得往后退。父亲很快绕过尸体，转到他面前，抓住他的肩头：

“背上你兄弟！”

“不……不！”盖德里呻吟着。

“敢杀死他，还怕什么？”

“父亲，饶了我吧。”

“不准喊我父亲。杀死亲兄弟的凶手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

“我办不到。”

艾德海姆狠狠地抓住他,说:"凶手必须背着被害人。"

盖德里试图挣脱父亲铁一般的手,但是挣不脱。艾德海姆顺势给了他几记耳光。盖德里没有躲闪,也没发出痛苦的叫喊。父亲停住手,命令道:

"别耽误工夫,你母亲还等着呐!"

一提到母亲,盖德里立即打了个寒战,他乞求父亲:"让我走吧!"

父亲把他推到尸体旁:"我们一起抬。"

艾德海姆面对胡麻姆,手伸至他的腋下,盖德里躬身抓住他的两条腿。两人抬着尸体朝打谷场走去。此时的艾德海姆已经麻木不仁,不知道痛苦和悲伤。盖德里急促的呼吸和颤抖的四肢表明他正经受着痛苦的折磨。鼻子在双手触摸到尸体时便闻到一股泥土味。

周围一片黑暗,天边映出街区彻夜不灭的灯光。绝望几乎使盖德里窒息了,他停住脚步,对父亲说:"让我一个人背吧!"随即,他反手从肩头抓住尸体,另一只手从底下托住。艾德海姆默默地跟在后面。

22

乌梅玛在屋里听到脚步声,焦急地问:

"找到了吗?"

"你待在屋里,别出来。"

盖德里想在院子里找个藏尸体的地方,待在屋门外。父亲示意要他进去。他小心地拒绝道:"我放不下。"

"你什么干不出来!"父亲愤怒地低声骂着。

"不,这太可怕了。"盖德里显得很为难。

艾德海姆上前推他,他被迫挪动双腿,走进外间屋。艾德海姆窜上去,伸手堵住女人的嘴,防止她喊出声,恶狠狠地说:

“不许喊，免得让人听见！我们得想办法，默默地承受这意外的打击和痛苦。这邪恶生于你的肚腹，出自于我的固执，我们活该受罪。”

他死死捂住妻子的嘴，妻子拼命挣扎，就是摆脱不掉。她想咬丈夫的手，咬不到，气急败坏，精疲力竭，昏倒在地。

盖德里依然站在那儿，背着尸体一言不发。艾德海姆走过去，帮他把尸体放在床上，盖上被单。盖德里望着尸体置放在他们兄弟俩从小共睡的床上，感到这个家再也没有他的位置了。

乌梅玛的头动了动，慢慢睁开了眼睛。艾德海姆走过去，粗暴地对她说：

“不许喊叫！”

她想站起来，艾德海姆扶起她，还一再警告不许出声。乌梅玛向床扑去，丈夫挡住她。她呆立在屋子当间，悲痛地喘着粗气，一把一把地撕扯着头发。

“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就是不许出声。”

“儿子，我的儿子！”乌梅玛发出令人肝肠寸断的呼唤。

艾德海姆茫然不知所措。

“这是尸体，不再是你的儿子，不再是我的孩子了！凶手是他，他想杀就把他杀了！

乌梅玛抽打着自己的面颊，愤怒地对盖德里说：“你这畜生，禽兽不如！”

盖德里低头不语。艾德海姆发狠地说：

“胡麻姆就这么白白地死了。盖德里，你不该活下去，否则太不公平！”

“昨天我们眼前还是一片光明。我们让胡麻姆去大房子，可他就是不肯。去了多好！这孩子太高尚，太善良，太慷慨了。好人就该落得这样的下场?！你这个铁石心肠的家伙，怎么能下得了手！你不是

我的儿子，我也不再是你的母亲！”

盖德里闭口不言，沉默如初，心里说：我只杀了他一次，他却每分钟都在杀我。我已经死了，谁说我还活着？

“拿你怎么办？”艾德海姆狂暴地说。

“你不是说我不该活着吗？”盖德里的语气平缓。

“什么鬼迷住了你的心窍，要害死自己的兄弟！”

“不用喊，我准备好了接受惩罚，死了比活着受罪强多了。”

“可是，你把我们的生活搅得比死了还可怕。”

乌梅玛又抽打自己的脸，喊叫起来：

“我不活了，把我和儿子埋在一起。为什么不打死我？”

“你这样叫喊谁也不会同情你，恐怕只有魔鬼能听到。”艾德海姆又气又恨。

“随他听吧，生活对我已无所谓了。”盖德里轻蔑地说。

果然，伊德里斯的声音从屋门口传了来：

“艾德海姆兄弟，可怜的人出来一下！”

屋里的人像触了电一般。

“滚回你的小屋，当心别惹恼我！”艾德海姆怒不可遏。

伊德里斯在外面大声说：

“以恶对恶再容易不过。你的灾难熄灭了我的怒火。咱们都很不幸，你失去了爱子，我丢掉了掌上明珠。孩子是咱们逃亡在外唯一的安慰，可是他们走了。来吧，可怜的兄弟，咱们互相安慰安慰吧！”

奇怪，秘密已经泄露出去，怎么可能呢?！乌梅玛开始为盖德里担心。

“幸灾乐祸吗？无所谓。尝过刚刚经历的痛苦，幸灾乐祸对我来说无足轻重啦！”

“幸灾乐祸？你不知道，刚才看见盖德里从坑里把尸体搬回来，我掉下了眼泪。”伊德里斯的话中带着几分不满。

“卑鄙的暗探!”艾德海姆气得咬牙切齿。

“我不只是为被害者流泪,也为凶手。我对自己说,瞧我可怜的弟弟,一夜间失去了两个儿子!”

乌梅玛冷不丁叫了一声。原来,盖德里乘大家不备,冲出了屋。艾德海姆追出去,乌梅玛痛苦地喊着:

“我不想失掉两个儿子!”

盖德里向伊德里斯扑去,艾德海姆及时把他推开,站在他们中间,对儿子说:

“小心他坑害我们!”

“艾德海姆,你真傻,怎么分不清朋友和敌人,和我对抗,保护杀死你儿子的凶手?”

“滚!”

“随你便吧,请接受我的问候。再见!”伊德里斯说罢,哈哈大笑而去。

望着伊德里斯消失在夜色之中,艾德海姆转过身,发现乌梅玛站在身旁,盖德里不见了。他焦急地望着眼前的一片黑暗,高声呼唤:

“盖德里……盖德里……你在哪儿?”

传来伊德里斯粗犷的嗓门:“盖德里……盖德里……你在哪儿?”

23

胡麻姆安葬在位于胜利门的家族墓地。不少艾德海姆的熟人和朋友参加了葬礼,其中小贩最多,还有一些钦佩艾德海姆人品和服务态度的顾客。伊德里斯坚持要参加葬礼,以死者伯父的身份送葬并接受慰问。艾德海姆强忍着不让自己发作。送葬的队伍中出现了头人、地痞流氓、小偷、强盗。下葬时,伊德里斯竟鼓动艾德海姆在墓前讲几

句话。后者一忍再忍，一言不发，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淌。乌梅玛悲痛地抽打脸颊，把土抹到脸上。仪式结束后人全散去，艾德海姆望着伊德里斯愤怒地说：

“你的狠毒有没有个限度？”

“这是什么话，可怜的兄弟！”伊德里斯故作惊讶。

“我尽管对你没有好感，但还不曾想到你会如此狠毒。死亡是生活的终点，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

伊德里斯一拍手掌，说道：

“悲痛使你失去理智，我能原谅你。”

“什么时候你才认可我们之间没有关系？”

“老天有眼，你不是我兄弟？手足之情怎么能否认呢？”

“伊德里斯，你欺负我还不够吗？”

“悲哀太丑恶了。我们两人都很不幸：你失去了胡麻姆和盖德里，我失去了杏德。伟大的杰巴拉维有个当妓女的孙女和杀人犯的孙子，不过你的处境总比我强，你还有孩子在身边补偿损失。”

“怎么，你还嫉妒我？”艾德海姆说得有点勉强。

“伊德里斯嫉妒艾德海姆？”伊德里斯惊异地瞪大眼睛。

“如果你不落到如此地步，这世道便太善良了。”艾德海姆几乎是在吼。

“善良，善良，哼！”

日子在悲哀、愁苦中度过，悲痛压垮了乌梅玛，她愈发虚弱，憔悴不堪。没过几年，艾德海姆也衰老得厉害，夫妻俩在病痛中挣扎。

一天，疾病终于把他们折磨倒了，乌梅玛带着孩子躺在里间，艾德海姆躺在外间两个大儿子睡过的床上。白天过去了。夜幕低垂。他们没气力去点灯，月亮洒在院子里的光辉足以照明。艾德海姆昏昏沉沉地睡去，过一会又醒过来，伊德里斯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

"需要帮忙吗?"

艾德海姆心头发紧,没有搭腔。他最厌恶伊德里斯夜里出去鬼混。伊德里斯的声音又响起来:

"我可是一片好心,没有恶意。"

他没有逗留,嘴里哼着小曲走了:

三人上山去打猎
一个死于陷阱
一个落在网里

艾德海姆两眼噙满热泪,思绪万千:"伊德里斯这个恶魔无时无刻不在寻欢作乐。他靠着打架斗殴,杀人越货在街区称王称霸。他胡作非为,从不顾忌后果和惩罚。他不时恣意狂笑,声音直冲云霄。他欺辱弱者,戏弄他人,从别人的痛苦中寻求乐趣,甚至能在别人墓地唱歌。总之别人干不出的事他都干得出来,我快要不行了,他还来嘲笑我。被害者已经入土,凶手却逍遥法外。如今,家里只剩下我们这对老夫妻,孤苦伶仃地为死者落泪。花园里那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笑声,已随着岁月的流逝变成泪水浸泡的噩梦,身体里还有某个部位在隐隐作痛。为什么我要受这份苦,梦境中的欢乐又在何方?"

忽然,艾德海姆隐约听到了脚步声。这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唤起他悠远的记忆,似一阵扑鼻的清香难以琢磨分辨。他把脸转向屋门口,发现门开着,一个魁梧的身躯堵在门口。他吃惊地望着来人,绝望的目光中流露出希望,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嘴唇嚅动几下:

"父亲?!"

他似乎听到了来人的回答:

"晚上好,艾德海姆!"

病人眼里滚动着泪花，他这才想起来，自己的身体已虚弱得支撑不住了。二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欢畅。

“这是真的吗？”他的声音颤抖着。

“你哭了，流下悔过的眼泪。”

“我的错误很多，惩罚也极严厉。然而，即使是一只害虫，也不会放弃追逐阴凉的努力。”

“谚语是这么说的。”

“对不起。悲痛使我虚弱得很，病痛击倒了我，连我的羊群也快要饿死了。”

“不错，你还能想到羊群。”

艾德海姆期望地问道：

“你原谅我了？”

对方沉默片刻后答道：“是的。”

“感谢主，刚才我的手已经摸到绝望深渊的底部。”艾德海姆浑身颤抖地大声说。

“在那里你找到了我！”

“是的，像噩梦后的苏醒。”

“所以你是个好孩子。”

“我生了个凶手和一个无辜的被害者。”艾德海姆叹息着。

“死者不能复活。你有什么请求？”

“过去我企盼在花园中吹笛歌唱，今天已无所求了。”

“你的儿女会得到财产的。”

“感谢主！”

“不要过累，好好睡吧！”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艾德海姆、乌梅玛和伊德里斯相继去世。孩

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失踪多年的盖德里带着杏德和他们的儿女回来了。这些孩子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子孙不断繁衍。继承的财产帮助他们开发了这片土地,从无到有建设起这个街区。他们的后代就是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杰巴勒

24

街区的房子建筑在两条平行线上。起点始于大房子门前，朝杰马利亚的方向伸展。大房子四周空旷幽静，只有沙漠的一边与街区相连。

我们的街区称作杰巴拉维区，是此地最狭长的一片住宅区，绝大多数房屋呈四方形，与哈姆丹区的房子十分相似。从街区中段到杰马利亚区，窝棚渐渐增多。如果忽略坐落在右边上头财产经管人的房子和左边上头与之相对的大头人的房子，街区的景致就大为逊色。

街区的主人杰巴拉维和贴身仆人居住的大房子门窗紧闭。杰巴拉维的儿女们早已去世，直系亲属中只剩下当时的财产经管人先生。街区居民中有串街的小贩、店主和咖啡馆老板，还有为数众多的乞丐。那里最兴隆的行业是贩毒业，主要经营大麻、鸦片和白面。街上又挤又吵，孩子们赤身露体在角落里玩耍，喧闹声此起彼伏，垃圾遍地。女人躲避在家中，或搅拌姆鲁赫亚菜汤①或削洋葱生火做饭。她们边干活儿边聊天，互相打趣，不时吵上一顿，骂上一场，歌声、哭声、笑骂声混成一片。若有来访者，敲门声格外引人注意。手推车往来穿梭，吵

---

① 一种埃及人十分喜爱的菜汤。把姆鲁赫菜切碎制成菜干，与肉汁、鸡汤共烧，经搅拌呈黏稠状便可食用。

骂打架是寻常事。这里的猫狗繁殖得很快，有时为抢垃圾堆里的美食厮咬起来。大白天老鼠在院墙上跑来跑去，苍蝇之多只有虱子可与之相比，它们同人共享残羹剩饭，落在人的眼睛上玩耍，在人的嘴唇边唱歌，俨然是人的亲密朋友。

年青人只要有胆量，有力气，就有人挑唆他们去欺负别人，去争当街区里某地段的头人，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血汗，征收捐税。谁捞到头人的桂冠，谁就不用做工干活。于是，出现了盖德拉、雷希、艾卜·塞里阿、贝拉卡特、哈穆达等头人。这些头人中有个叫扎格莱特的，他各个击破打败了其他头人，傲居众头人之首，强迫他们向他进贡。杰巴拉维家族的财产经管人发现他很需要这么一个人在其左右，执行他的命令，保卫他的安全。于是拉拢这位大头人，准许他在自己的住宅对面住下来，从杰巴拉维财产的利息里给他拨出一笔薪俸，让他施展自己的威力。果然，这步棋很有效，头人间的争斗减少了。那种争斗不能壮大大头人的势力，甚至还对其统治地位构成威胁。这样，小头人无处发泄他们被抑制的邪恶，只能转向平民百姓。

事态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

杰巴拉维答应艾德海姆，把财产分给他最好的孩子。四四方方的住房盖起来了，大家平分实惠，子孙们享受了一段幸福的生活，而杰巴拉维则关上大门，与世隔绝。起初，财产经管人像杰巴拉维那样善良仁慈，但渐渐变得欲壑难填，开始营私舞弊，最后索性依靠被他收买的头人的保护，一手遮天，独吞了财产。百姓们被迫从事最卑贱的营生，加之人口膨胀，贫困加剧，他们愈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强者横征暴敛，弱者沿街乞讨，大家不约而同地吸毒。一个人挣的口粮，还得分一份献给头人，而头人从不表示谢意，甚至对他们拳打脚踢。头人们都过得轻松自在。大头人在小头人之上，财产经管人则在所有人之上，草芥平民无法忍受，也只有逃跑的分。无力交税的人，小头人绝不轻

饶。若向大头人诉苦,挨一顿打不算,还要押到小头人处再教训一回;若向财产经管人求情,既要受经管人的责打,大小头人的教训也逃不过去。百姓们求告无门,凄苦不堪。对此我自己也有亲身感受,与说书人讲述的相差无几。

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馆里,说书的诗人们只讲英雄时代的故事,避免触及当权者的话题。诗人们为经管人、大头人歌功颂德,赞扬他们的公正、仁慈、勇敢和廉洁,尽管他们根本没有这些品质。我不禁问自己:祖先留下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可诅咒的街区?回答很简单:在别的地方会遇到比这更糟糕的状况。那里,头人们的狠毒心肠不比这里逊色。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竟是外人嫉妒的对象。外区居民羡慕我们,说我们区的人多么幸福,享受着不可多得的遗产。其实,我们哪里继承了遗产,只是继续了哀叹。一提起头人,我们就心惊肉跳。头人给我们带来的是侮辱与损害。我们留下来,忍耐着,憧憬着不可知的未来。我们指着大房子说:“那儿住着我们的老祖父。”我们朝头人努努嘴说:“那是我们的人。”

总之,前前后后,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

25

终于,哈姆丹家族失去了耐性,在区里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这个家族住在杰巴拉维区紧挨着财产经管人先生和大头人宰格莱托的家,也就是原先艾德海姆居住的那块地方。族长哈姆丹开着一家全区最豪华的咖啡馆,它坐落在街区中心。老板哈姆丹常在咖啡馆入口的右边,身着灰色长袍,头戴金银线刺绣的缠头巾,看着伙计阿卜杜恩忙里忙外,有时也和顾客攀谈几句。狭长的店堂并不算宽敞。最里边,在说书诗人座位的上方悬挂着艾德海姆的彩色画像:艾德海姆

站在小屋前,遥望杰巴拉维的大房子。

哈姆丹向说书诗人示意,诗人拿起四弦琴调好弦,便弹奏起来。他伴随着乐曲,首先向财产经管人哈比卜·杰巴拉维和大头人宰格莱托致意,然后开始讲述艾德海姆出生前杰巴拉维的一段生活。座位上传来饮茶、啜咖啡和吸水烟的声响。咖啡馆里烟雾缭绕,在油灯映照下似片片飘浮的轻云。顾客们的目光集中在诗人身上,听到动情之处不由得摇头晃脑,沉醉于美好的向往之中。一曲终了,人们向诗人发出赞叹。这时,深藏在哈姆丹家族的人内心深处的不满涌动起来。坐在中间席位上的阿特里斯·艾阿麦什打开话匣子,高谈阔论。

“过去的世道不错,即使是被赶出去的艾德海姆也没挨过一天饿。”

老太婆泰姆尔哈娜站在咖啡馆门前,放下头顶着的橙子筐,对着阿特里斯说道:

“闭上你的嘴,你的话和脐橙一样甜。”

“滚开,让我们的耳朵清静点儿,女圣徒!”哈姆丹呵斥道。

泰姆尔哈娜一听这话非但不走,反而坐在地上,对着门口吐唾沫。

“哈姆丹师傅,坐在你身边真开心。”老太婆指指橙筐,“我走了一天半宿,为几个小钱喊得口干舌燥啦!”

哈姆丹正要回敬她几句,瞧见杜勒麦走过来,满脸是土,一副狼狈相。杜勒麦看见哈姆丹,立即走到门口,大声嚷起来:

“安拉会惩罚中伤者!盖德拉……盖德拉最不是东西!我对他说,明天真主会启示我,给我生路。可是,他不容分说,上来把我推倒,骑在我身上,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店堂深处,传来德阿白斯大叔的声音:

“杜勒麦,坐到我身边来!安拉诅咒那些坏孩子。我们是这个街区的主人,却像狗一样任人宰割。杜勒麦交不起捐税,老婆婆泰姆尔

哈娜贩卖橙子,可她的眼睛只能看到一米远的地方啦。哈姆丹,你的勇气哪里去了?你可是艾德海姆的子孙呀!"

杜勒麦朝门里走去。泰姆尔哈娜追问着:

"艾德海姆的子孙,你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泰姆尔哈娜,滚开!你五十年前就过了结婚的年龄,为什么还喜欢和男人坐在一起?"

"男子汉到哪里去了?"

哈姆丹皱了皱眉。泰姆尔哈娜主动向他表示歉意。

"师傅,让我在这里听听诗人说唱吧!"

德阿白斯心里一阵酸楚,对诗人说:

"讲讲哈姆丹家族在这区里过的屈辱生活吧。"

"德阿白斯大叔,你的梦呢,还是讲讲你的梦吧,讲讲民众之首吧!"诗人笑着说。

"谁是民众之首?民众之首专打民众,欺负民众,作践他们。你知道谁是民众之首?"

"突然之间我们当中出了像盖德拉一样的魔鬼。"诗人显得十分不安。

"他们统统是伊德里斯的子孙!"德阿白斯愤愤不平。

"在咖啡馆倒塌之前,实现你的梦想吧,德阿白斯大叔!"诗人压低了声音。

大叔站起身,穿过店堂,走到哈姆丹坐着的老式沙发跟前,刚要开口,门外骤然响起了孩子们的哄闹声,他立即闭上了嘴。街上,人们蝗虫般地聚在咖啡馆门口对骂起来。德阿白斯扯开嗓门喊道:

"魔鬼的崽子们,难道夜里你们也没个窝可去吗?"

孩子们根本不理会他的喊叫。德阿白斯像被什么蜇了一下,跳将起来扑过去。孩子们四散逃跑,一边发出嘿嘿的挑逗声。从咖啡馆对

面的窗子里又传出妇女的叫声:“德阿白斯大叔,厉害点!”“好好吓吓他们,男子汉!”大叔愤怒地挥舞拳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一个人无计可施,力量单薄。孩子疯,头人凶,连经管人也不让人安心。”

在场的人觉得大叔的话很在理,哈姆丹家族真是倒霉透顶,让族中最下贱的人当了头人,统治着大家。盖德拉走在街上吆五喝六,想打就打,任意抽税。家族里的人早已忍无可忍,义愤填膺。

德阿白斯转过头,对哈姆丹说:

“哈姆丹,现在大家一致认为,哈姆丹家族人多势大,根脉纯正,我们应该与财产经管人享有同样的继承权,我们的权利不容剥夺。”

“主啊,让今夜平安地过去吧。”诗人低声咕哝着。

哈姆丹整理了一下长袍,扬一扬卧蚕眉。

“我们总是议而不决,大概要出事,我闻到了火药味。”

阿里·法瓦尼斯的身子还没走进咖啡馆,问候声已经先他而入。他的长袍卷起,土黄色的帽子歪戴着,压在眉梢上。

“大家准备好了!如果需要钱,乞丐也会解囊的。”

他走到德阿白斯与哈姆丹中间,高声对伙计说:

“不加糖的红茶。”

诗人转向他说:“赏点儿吧!”

阿里·法瓦尼斯笑了笑,把手伸进袍子,掏出钱袋,拿了一个纸卷丢给诗人。

“好,大家作决定吧!”哈姆丹拍着大腿。

“做得对!”泰姆尔哈娜说。

“想想后果吧!”诗人展开手中的纸卷。

“我们已落到了最底层。怕什么,咱们人多势众,该算账了。经管人先生不能再对我们的出身置若罔闻,我们和他,和财产的所有者有

着血缘关系。”

诗人意味深长地望着哈姆丹:“和解不是能让大家安宁吗?”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众人的目光都转向哈姆丹,只听见他说:“咱们一起去找经管人先生!”

“可喜的一步! 最后可能是自掘坟墓。”伙计阿卜杜恩一面端茶给法瓦尼斯,一面说。

“听着,你们可都是拖家带口的。”泰姆尔哈娜笑了笑。

“我们应该去,大家一块去吧!”哈姆丹的态度很坚决。

26

杰巴拉维区经管人的门口人头攒动。哈姆丹家族的男男女女在哈姆丹、德阿白斯、阿特里斯、杜勒麦、阿里·法瓦尼斯、诗人里都万的带领下聚集在那里。诗人里都万主张哈姆丹一个人进去,以免造成反叛的印象,遭受惩罚。哈姆丹公开反对。

“杀死我一个人易如反掌,对付哈姆丹家族就是另一码事了。”

哈姆丹家族的行动引起整个杰巴拉维区的注意,特别是邻近的几条街。女人们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背筐的、挥动刀斧的、推车的都驻足向这边观望。大人、孩子聚拢过来,相互打听哈姆丹家族的意向。哈姆丹抓住大门上的铜环扣了几下。此刻,门吱呀一声打开,露出一张苦脸,郁金香和素馨花的清香从门里逸出。看门人望着门前的人群惊慌失措地问: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见经管人先生。”哈姆丹仗着身后人群的力量大声说。

“所有的人都要见?”

“所有人都有权见他。”

“等一等，我去通报。”

看门人刚要关门，德阿白斯已钻进门里。

“在里面等更体面些。”

人们随他蜂拥而入。哈姆丹对此十分恼火，但也被人群挤到花园与客厅之间的甬道上。看门人不停地喊：“都出去，出去！”

“怎么可以赶客人，快去通报吧！”哈姆丹说。

看门人低声抗议着，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但无可奈何，只好转身向客厅跑去。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他消失在挂布幔的厅门里。大家呆滞的目光落在帐幔上，然后转向花园，扫视着椰枣树下的喷泉、墙边的葡萄藤、攀上墙头的素馨花。大家都惶惶不安，全部身心都系在这关系着他们的命运的行动之上。

过了一会儿，帐幔晃动起来，从低垂的幔子后边走出经管人先生。他脸色阴沉，怒气冲冲地向前走了几步，站在台阶上。身披大氅，足登绒拖鞋，右手拿着念珠，不屑一顾地扫视人群一眼，最后把目光落在哈姆丹身上。哈姆丹彬彬有礼地向前说：

“经管人阁下，早上好！”

先生抬抬手表示回敬，问道：

“他们是什么人？”

“哈姆丹家族的成员。”

“谁允许他们闯进我家的？”

“这是他们的财产管理人的家，也就是他们的家，众人都在他的保护之下。”哈姆丹狡黠地说。

先生脸上毫无表情。

“你想为他们的恶行辩护？”

哈姆丹的克制守礼已令德阿白斯不快。

“我们是一家人，都是艾德海姆和乌梅玛的后代。”

“过去已成为历史，主怜悯已经故去的人。”

“我们陷入贫困，受人欺负，大家一致同意来找你，请你解决这个问题。”

“经管人先生，你过的什么日子，可我们连牲口都不如。”泰姆尔哈娜说。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靠乞讨为生，孩子们整天饿肚皮，男人们被头人打得鼻青脸肿。这难道是享有继承权的杰巴拉维的子孙们应该过的日子吗？”德阿白斯扯着嗓门喊着。

经管人先生紧握手中的念珠，高声喝问：

“继承什么？”

哈姆丹试图阻止德阿白斯开口，但是德阿白斯像喝醉了酒，连珠炮似的说：

“可继承的东西多着呐，经管人先生。您别生气！这里的财产杰巴拉维区的人个个有份。方圆几百里的人都盯着杰巴拉维的家产呢，经管人先生！”

经管人眼睛里冒着火。

“那是我父亲和我祖父的财产，与你们何干？难道传说中的神话你们也信？有证据吗？”

人们七嘴八舌，混乱中能听出德阿白斯和泰姆尔哈娜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

“大家？大家算什么！假若有人传说我的家产是你们中某某的，难道凭这就可以把我的家产抢走？你们这群疯狂的吸毒者！告诉我，你们中谁得到过一份财产？”

鸦雀无声。

“我们的父辈拿到过。”哈姆丹说。

“有凭证吗？”

“我们相信他们说的。”

“以讹传讹。最好别让我赶你们出去。”

“让我们看看继承的十项条件。”德阿白斯口气强硬。

“凭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与十项条件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继承人。”

这时，胡达太太在帐幔后面发话了：

“别理他们，你进来吧，小心把嗓子喊哑了。”

“太太，您行行好吧！”

“大白天强盗就出动了！”太太气得声音发抖。

“主宽恕你，胡达太太。我们的祖父弃绝人世是有道理的。”

德阿白斯抬起头，声音犹如雷鸣。

“杰巴拉维，看看我们的境遇吧。你与世隔绝，让一些没有心肝的人来管我们。”

他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人们似乎觉得祖父杰巴拉维真的来到了身边。

“滚回去，立刻滚回去！”被激怒的经管人声音发抖。

“走吧！”哈姆丹闷闷不乐地说，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众人默默地跟在后边，德阿白斯也跟了出来。他再次抬起头，对着苍天高声喊道：

“杰巴拉维！”

27

经管人先生回到房间，脸色铁青。太太站在房里皱着眉头。

“这件事不算完，区里人会议论纷纷。如果对此掉以轻心，他们会

得寸进尺。”

“流氓的子孙还是流氓。自从他们知道自己的出身就念念不忘家产。”

“你要作出决断,叫宰格莱托来,商量一下。他拿着俸禄不干活不行,否则让他把钱吐出来。”

先生望了太太良久,问道:

“那么杰巴勒呢?”

太太信心十足地说:

“杰巴勒是咱们的人,他是我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有我们这个家。哈姆丹家族不认识他,他也不了解他们。他们如果知道了他属于那个家族,会让他出面说情的。对他你尽管放心。等他收租回来,我让他跟你们一起商量对策。”

宰格莱托应召前来。他中等身材,膀阔腰圆,肥头大耳,粗鲁丑陋。在主人身旁坐定后说:“出了不愉快的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胡达太太悻悻然。

“这件事触犯了我的尊严,也触犯了你的尊严。”先生神色诡秘。

“好久没动棍子,没流血了。”宰格莱托的声音好似牛吼。

“哈姆丹家族多神气,虽然没出过一个头人,可是那帮贪得无厌的家伙却说他们是街区的主人。”胡达太太脸上露出鄙夷的笑。

“他们都是小贩、乞丐、一群废物,能出什么头人!”

“怎么办,宰格莱托?”

“我把他们像蟑螂一样消灭掉?”

杰巴勒一踏进大厅,便听到了宰格莱托的话。他在旷野上转了半天,走得满面潮红。他鼻梁笔直,两只聪慧的大眼睛透着一股正气。他向在座的人致敬问候,报告当天收租的情况。胡达太太打断他的话,说:

“杰巴勒，先坐下。我们等着你商量大事。”

杰巴勒坐下来，忐忑不安的神情没逃过太太的眼睛。

“我看你已经知道我们要说的事了。”

“外面已经沸沸扬扬。”杰巴勒语调十分平和。

太太望着丈夫喊道：

“听到了吗？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如何动作！”

“一把灰便可熄灭蜡烛，由我来干。”宰格莱托五官抽动，显得愈发面目可憎。

“杰巴勒，你怎么想？”胡达太太转向杰巴勒。

“女主人，你们说了算，听你们的。”杰巴勒窘迫地低下头，盯着地面。

“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杰巴勒感觉到主人锐利的目光和宰格莱托愤怒的眼神，想了想说：

“女主人，我是你一手抚养大的，我能说什么？虽然我是哈姆丹家族的一分子。”

“为什么提哈姆丹家族？那儿没有你的父母亲戚。”胡达太太十分不悦。

先生似笑非笑，不满地哼一声，没说什么。杰巴勒脸上现出十分痛苦的样子说：

“我的父母来自那个家族，这无法否认。”

“我的孩子，你真让我失望。”

“求主保佑，穆格托姆山也无法动摇我对你的忠心。否认事情也丝毫改变不了它。”

先生已经不耐烦。他站起身，对宰格莱托说：“别让这些责难的话浪费你的时间。”

宰格莱托笑着站起来。太太偷偷瞥了一眼杰巴勒，忙补充一句：

“别过火了，我们只想教训他们，不能把他们消灭掉。”

宰格莱托离开大厅。先生向杰巴勒投去责备的目光，挖苦地问道：

“这么说，你是哈姆丹家族的人了？”

杰巴勒缄口不语。胡达太太有些可怜他，忙道：

“他的心和我们在一起。在宰格莱托面前，他怎么能否认自己的出身嘛。”

“女主人，他们虽然出身高贵，但十分不幸。”杰巴勒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

“这个区的人没有根基。”先生大叫起来。

“我们都是艾德海姆的子孙。祖父还健在，主让他长寿。”

“什么时候确定的这种血缘关系？说说而已的事绝不能成为掠夺别人财产的依据。”

“只要他们不贪图我们的家产，我不希望他们出事。”太太插嘴道。

先生想结束话题，便对杰巴勒说：

“干你的去吧，别胡思乱想了！”

杰巴勒离开大厅，走向花园边观景楼上的办公室。他本该把租赁合同登记一下，结清本月的账目，但是，内心的无限凄苦令他无心做事。很奇怪，哈姆丹家族并不喜欢他，这一点他心里很明白。他几次在哈姆丹咖啡馆遭白眼。尽管如此，知道他们要遭殃，他心里仍不是滋味。这比有意激怒他更使他伤心。要不是说情会得罪抚养他长大成人的主人，他多想帮助哈姆丹家族免遭意外。他深知没有胡达太太的爱怜，他今天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二十年前，他在积满雨水的污泥坑里扑腾，胡达太太经过那里看见了他。这个不会生育的女人心里那被压抑的母爱使她顿时萌生了恻隐之心。她命令仆人把这吓得哭

闹不休的小家伙带回家中。她派人再三打听，得知收养这个孤儿的是一位鸡贩子。经养母同意，胡达太太把孤儿留在身边。于是，杰巴勒就在财产经管人家中长大，得到了最充分的母爱。他在私塾学会了读写，长大成人后，主人委派他经管家产。在这块地盘上，大家都称他"少东家"。所到之处，人们都向他投以尊敬、钦佩的目光。生活在向他招手，美好的前途正等待着他。直到哈姆丹家族造反之时，杰巴勒才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分成两半的人，一半忠于母亲，一半惶惑地问："我是哈姆丹家族的一分子吗？"

28

四弦琴弹奏起来，说书人讲的是胡麻姆死在盖德里手中的故事。听众目不转睛地盯着诗人里都万，专注中掺杂了不安。

今天晚上与以往不同，白天刚刚发生了反叛。哈姆丹家族中不少人还在担心严重的后果。街上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天上的星星躲进秋夜的云层，只有街上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亮。远处，手推车上的灯光闪闪烁烁。一群像蛾子一样的半大孩子聚在手推车的灯光之下狂呼乱叫。泰姆尔哈娜在一宅院门前铺上单子准备休息，一边低声哼着小曲：

> 街边站着卖咖啡的哈桑……

不时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猫叫，像是调情又像在打架。诗人尖尖的声音正讲到：艾德海姆对盖德里吼叫着："你对兄弟干了什么？"

此时，宰格莱托像从黑暗中冒出来似的，冷不丁站到店堂灯光的光环下。他满脸横肉，怒气冲冲，眼里闪着凶光，手中紧紧攥着木棍。

凶残可怖的目光落在咖啡杯和顾客身上，似条毒蛇爬上人们的心头。诗人的话音卡在喉咙里；杜勒麦和阿特里斯的谈兴顿时消散，德阿白斯也停止与阿里·法瓦尼斯窃窃私语。伙计阿卜杜恩呆立在那儿，哈姆丹紧张地抓住手中的水烟筒。咖啡馆里死一般寂静。

非哈姆丹家族的顾客慌忙溜之大吉。地段的小头人盖德拉、雷希、艾卜·塞里阿、贝拉卡特、哈穆达一齐走了进来，似一堵大墙屹立在宰格莱托的身后。消息不胫而走，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来看热闹。大人们有的表示同情，有的幸灾乐祸。

哈姆丹首先打破僵局，站起来欢迎客人：

“欢迎，欢迎头人宰格莱托师傅，请坐！”

宰格莱托无视他的存在，看也不看他一眼，仍然用凶狠的目光扫视大家，然后粗声粗气地问：

“谁是这地段的头人？”

哈姆丹不管是不是问他，抢着答道：

“盖德拉。”

宰格莱托转向盖德拉，讥讽地问。

“你是哈姆丹家族的保护人？”

盖德拉扭动着短粗结实的身体向前走几步，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除了你师傅，我保护所有的人。”

“难道除了女人区，你找不到当头人的地方啦？”宰格莱托皮笑肉不笑地问，随后冲着大家喊道：

“一群娘儿们，婊子养的！你们不承认区里还有头人存在？”

“宰格莱托师傅，我们关系不错。”哈姆丹脸色苍白。

“住口！老东西，生崽的母驼。你攻击了你自己和你家族的主人，还不放老实点！”

“不是攻击，只是向经管人先生诉诉苦。”

“这婊子养的说的话，你们听清楚了？哈姆丹，你忘了你母亲干的事？你们这个区的人谁敢不大声说：我是女人，我绝不轻饶！”

他迅速举起棍子朝桌子打去。茶杯、碗碟、匙子、咖啡罐、茶叶罐、糖罐、香料、水烟筒统统飞了起来。伙计阿卜杜恩朝后一退，撞在桌子上，与桌子一齐倒下。一转眼，宰格莱托的棍子打在哈姆丹的脸上，哈姆丹失去平衡倒下来，砸在摔坏的水烟筒上。宰格莱托一边舞动棍子，一边喊道：“婊子养的，你们罪有应得！”他的棍子朝桌后的镜子打去，落下之前，德阿白斯举起一把椅子打碎了大油灯，咖啡馆里顿时漆黑一片。

泰姆尔哈娜闻声赶来，女人们从窗里、门后发出叫喊声，街里霎时乱作一团。满街的野狗也像被石头击中了，一齐狂吠起来。宰格莱托气疯了，抡起棍子朝四面八方乱扫乱打，不管是人群、凳子、墙壁。喊声、呼救声、呻吟声此起彼伏。人影晃动，互相碰撞。宰格莱托发出雷鸣般的吼叫：

“统统待在家里，不准出来！”

不论是哈姆丹家族的人，还是区里其他家族的人，都争先恐后一溜烟地往家跑，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雷希找来油灯。灯下，宰格莱托被小头人们围在中间，街上已空无一人，只听见女人的喊叫。

“师傅，你喘口气，剩下的让我们去收拾！”贝拉卡特讨好地说。

“只要您发句话，我们就去血洗哈姆丹家族，让他们变成粪土！”艾卜·塞里阿自告奋勇。

“如果派我去教训他们，包您满意！”哈姆丹的头人盖德拉表态说。

“主啊，惩罚恶人吧！”从一座院门后传来泰姆尔哈娜的声音。

“泰姆尔哈娜，我要把你的奸夫统统杀光！”宰格莱托提高嗓门说道。

"安拉在我们与你中间,哈姆丹是……"泰姆尔哈娜的话没说完,一只手堵住了她的嘴。

宰格莱托面对街里,声音足以让哈姆丹家族的人全听见:

"男人不准离开家,否则格杀勿论!"

"谁是男子汉就出来比试比试!"盖德拉挑衅道。

"那么妇女呢?"哈穆达问。

"宰格莱托只和男人较量。"宰格莱托的语气非常傲慢。

整个白天,没有一个男人走出家门。头人们坐在各段的咖啡馆里监视着道路,每隔几个小时,宰格莱托便在区里转上一圈,居民讨好地凑上去打招呼,阿谀奉承地对他说:

"托主的福,你是男人里的雄狮!"

"哈姆丹的克星,人中英杰,真棒!"

"宰格莱托,感谢主,用你的铁拳惩罚了狂妄的哈姆丹人。"

宰格莱托对这些人不屑一顾。

29

"杰巴拉维,难道你对此也无动于衷吗?"

杰巴勒坐在传说中盖德拉与杏德幽会、胡麻姆被害的巨石旁边,仰望着浩瀚无垠的天空发问。平日,杰巴勒事情很多,没有闲情逸致。今天,哈姆丹家族出了事,他感到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想独自安静一会儿。宁静的旷野没有搅扰思绪令其不安的响动。走在街上,常常有人躲在窗后骂他:"哈姆丹家族的叛徒,孬种!"而他心里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寄人篱下不会长久的。"哈姆丹家族是他的亲人,他的父母是那个家族的人,葬在那个家族的墓地。他们是被欺辱者。多么丑恶的暴虐!施暴者是谁呢?是他的恩人。胡达太太把他从污泥坑中拯

救出来，使他变成了大房子家族的一个成员，他便充当了强夺本家族财产的帮凶。

街区笼罩在恐怖之中。祖父把自己关在家里与世隔绝并不奇怪。街区里从未有过公正与和平。自从艾德海姆和乌梅玛被赶出家门，公正与和平便无影无踪了。杰巴拉维，你知道吗？只要你继续保持沉默，暴虐便会与日俱增。杰巴拉维，你还要沉默到几时？男人被囚禁在家里，女人忍受着辱骂和挖苦，而我只能默默地咀嚼耻辱。奇怪，区里竟有人还笑得出来！笑什么呢？向胜利者欢呼，向强者祝贺，在棍棒面前祈祷，而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恐惧和焦虑。谁能料到下一次棍棒会落在谁的头上，混饭吃吧！

杰巴勒仰望天空，天空那么静谧安详，远处飘着几片浮云，鹞鸟已经回巢，附近不见行人。到了爬虫活动的时候了。忽然，不远处传来粗暴的喊声："站住，婊子养的！"

杰巴勒立时从沉思中惊醒，站起来循着声音望去。在巨石的南面，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向这边跑来，后面一人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杰巴勒凝神细看，认出前面跑的是德阿白斯大叔，后面追赶的是哈姆丹区的头人盖德拉。一切都明白了。杰巴勒焦急地望着那两个人，盖德拉很快追上了德阿白斯，抓住他的肩膀，两人气喘吁吁相对而立，虎视眈眈。盖德拉十分得意，声音有些颤抖：

"王八蛋！你敢私自离开家，不想活了？"

"盖德拉，放了我吧！你是我们区的头人，应该保护我们。"德阿白斯一边说，一边用手护着脑袋。

"我保护了你们便得罪了宰格莱托，你懂吗，下流坯？"盖德拉晃着脑袋，缠头巾从头顶上掉了下来。德阿白斯转过头，这才发现不远处站着个人，他一眼认了出来，于是喊道：

"救救我，杰巴勒！你本来是我们的人。"

"畜生！谁也救不了你。"

杰巴勒向前走了几步，站在他们对面，平静地说：

"盖德拉师傅，可怜可怜这个人吧！"

盖德拉冷冷地盯着杰巴勒：

"我知道该干什么。"

"也许他有什么紧急事情必须出来。"

"死鬼催的！"

盖德拉用力抓住德阿白斯的肩膀，疼得大叔呻吟起来。

"饶了他吧，没见他年纪比你大，身子比你弱嘛！"

盖德拉放开手，顺势抽了大叔几个嘴巴，打得他弯下了腰，然后又用膝盖猛顶他的臀部，把他摔倒在地，骑上去继续狠揍，边打边恶狠狠地说："你没听见宰格莱托的命令？"

杰巴勒站在一边怒火中烧，血往上涌。

"什么宰格莱托，混蛋！放开他，你这不知廉耻的东西！"

盖德拉停住手，惊诧地望着杰巴勒。

"你说什么，杰巴勒？难道你不知道经管人先生命令宰格莱托教训哈姆丹家族？"

"放开他，没有廉耻的东西！"杰巴勒的怒气有增无减。

"别以为你为经管人干活，惩罚就轮不到你头上！"

杰巴勒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像是失去了理智，连踢带打把盖德拉摔到地上，冲他喊道：

"滚到你妈身边去，不要找死！"

盖德拉爬起来，抓起棍棒，抬手就打，杰巴勒抢前一步，一拳打在他的腹部，疼得他直叫。杰巴勒乘机夺过棍棒，警惕地望着对手。盖德拉退后两步，一弓身迅速抓起一块石头，还没来得及扔过来，杰巴勒的棍子已打在他的头上。盖德拉惨叫一声，身体一歪倒了下去，额头

涌出鲜血。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杰巴勒环顾四周，没发现有人。德阿白斯掸去袍子上的泥土，查看一下身上的伤口，走近杰巴勒，亲切地说：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杰巴勒沉默不语，弯腰察看盖德拉，把他的身体翻过来，喃喃地说：“他昏过去了！”

德阿白斯凑上来，朝盖德拉啐了一口。杰巴勒把他拉开，又俯身观看，轻轻推盖德拉几下，只见他一动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

德阿白斯俯身将耳朵贴在盖德拉胸前，又贴近他的脸，点燃火柴照了照，然后站起来说：

“他死了。”

“骗人！”杰巴勒身体一抖。

“该死的死了，愿活人长寿。”

“糟糕了！”

“他打死了多少人，活该受到报应！”

“可是，我从来没打死过人。”杰巴勒的声音里充满不安。

“你是正当防卫。”

“我没想打死他。”

“你的手真厉害，杰巴勒。别怕！你要愿意完全能当头人。”

“唉，真倒霉。他怎么这么不经打？”杰巴勒拍着脑袋，懊恼极了。

“小心！咱们得赶紧把他埋了，免得招来麻烦。”

“埋不埋都太平不了。”

“没什么，活人总要承担后果。帮我把这畜生埋掉。”

德阿白斯动手用棍子在地下挖一个坑，距当年盖德拉埋弟弟的地方不远。杰巴勒心情沉重地和他一块干，两人谁也不出声。

"别伤心,杀人在咱们区和吃饭一样自然。"德阿白斯试图减轻杰巴勒的心理负担。

"我可不想当杀人犯。真没想到我会失手打死他!"

坑挖好了,德阿白斯用袍子擦了擦额头,擤了把鼻涕,排出鼻孔内的土气,鄙夷地说:

"这个坑足以装下这畜生和所有的头人。"

"尊重死者吧,我们都会死的。"

"我们活着,得不到任何人尊敬。他死了,我们还得尊敬他!"

两人抬起尸体,放入坑中。杰巴勒把盖德拉的棍子插在旁边的土里。一切妥当后,杰巴勒抬头一看,夜色已开始退去。他深深吸口气,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哭出来。

30

盖德拉哪里去了?

宰格莱托问自己,也问其他人。众头人也迷惑不解,他们的伙伴怎么和哈姆丹家族的人一样从街面上消失了呢?

盖德拉家住在哈姆丹街区的一侧。他经常通宵不归,凌晨才回家。连续一两夜不回家是常有的事,并不新奇,但一星期不回家却从未有过。谁也说不出他在哪儿。在此特殊时期,盖德拉身负重任,哪能有丝毫懈怠?人们怀疑哈姆丹。宰格莱托带人把他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院子里挖地三尺,也没找到盖德拉的踪影。哈姆丹家的人可遭了罪,没有一个不带伤。头人们分散到旷野上,问遍过往行人,也没找到蛛丝马迹。于是,盖德拉的下落,便成了宰格莱托花园里聚会时边吸水烟边议论的主要话题。

夜幕降下,花园里黑黢黢的。离火盆不远一盏小灯发出幽暗的

光，小头人贝拉卡特正在剥大麻，掰开木炭，准备水烟筒。微风中灯光摇曳，映出宰格莱托、哈穆达、雷希、艾卜·塞里阿阴森的脸和疲倦的眼睛。他们无神的眸子里凝聚着祸水和杀气。蛙鸣四起，像是这静静的夜的呼救声。雷希从贝拉卡特手中接过水烟筒，对宰格莱托说：

“人哪儿去了？像被大地吞没了。”

宰格莱托吸了一大口烟，用中指敲着手杖，吐出一口浓烟，说：

“盖德拉被大地吞没，躺在地下已经几个星期了。”

众人的目光一齐转向他，只有贝拉卡特忙装烟袋没顾上抬头。宰格莱托接着说：

“头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失踪，我已闻到了死人味。”

艾卜·塞里阿一阵咳嗽，像暴风雨中的麦穗弯了腰，回过神来才问道：

“师傅，谁是凶手？”

“真怪！除了哈姆丹的人还能是谁？”

“可是，哈姆丹的人都没出过家门，我们已经搜查过了。”

宰格莱托一拳打在一棵幼树上：

“其他区的人怎么说？”

“有人认为，哈姆丹家族有只黑手把盖德拉藏了起来。”哈穆达说道。

“听着，醉鬼们！只要人们认为凶手是哈姆丹的人，我们也坚持这么说。”

“如果是欧突夫区的人呢？”

“也可能是卡福尔·宰赫里区的人。不过制造恐怖比惩罚凶手对我们更重要。”

“至大至尊的主啊！”艾卜·塞里阿突然叫道。

“主怜悯你们，哈姆丹家族。”雷希一边说，一边拂去水罐上的烟

灰，将水烟筒递给贝拉卡特。头人们嘿嘿的干笑和外边的蛙鸣合成一片，微风吹动的枯叶与他们摇晃着的脑袋相互应和。哈穆达忽然两手一拍，似有所发现：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哈姆丹与经管人之间的斗争了，它已关系到头人们的尊严。"

宰格莱托又用拳头捶了一下幼树。

"以前，街区里的头人从来没被杀过！"

他一脸怒气，周围的人怕得要命，个个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哪句话或哪个动作不合时宜，引得宰格莱托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他们身上。大家悄不做声，只听见吸水烟的咕噜声、咳嗽声和清嗓子的声音。

"盖德拉会不会突然出现？"贝拉卡特打破沉默。

"剃剃胡子吧，醉鬼的儿子！"宰格莱托不满地顶了他一句。

贝拉卡特一个人笑出了声。尔后又都陷入沉默之中。大家脑子里浮现出屠杀的场面：反抗招致砍头，血流成河，染红了大地，从窗户里、屋顶上传来喊叫，几千个男人倒在血泊中，濒临死亡。头人们心里萌动着强烈的捕猎欲望，会心地交换着残酷无情的眼神。其实，盖德拉的死对他们无关紧要，谁也不喜欢他，相互之间无感情可言。制造恐怖，保住头人的地位才是他们共同的真实愿望，把他们集合，调动起来的唯一动力。

"怎么办？"雷希问道。

"我按约定时间去经管人那里报告。"宰格莱托说。

31

"经管人先生，哈姆丹家族把头人盖德拉杀了。"

宰格莱托目不转睛地望着经管人。胡达太太站在丈夫右边，杰巴

勒站在左边。先生好像并不感到意外。

“听说盖德拉藏起来了,真的找不着了?”

“绝对找不着了。这种把戏我在行。”

早晨的阳光从大厅门口照射进来,映照出宰格莱托狰狞鄙俗的面孔。胡达太太凝视着面对墙壁的杰巴勒,神情紧张地说:

“如果他真死了,那可是件大事!”

“必须严惩凶手,迫使他们服服帖帖安分守己。”宰格莱托攥紧拳头。

经管人先生数着手中的念珠。

“这件事触犯了我们的尊严。”

“也触犯了财产继承权。”

“也许这是一桩不确实的罪行。”杰巴勒终于开口。

宰格莱托一听此话,顿时火冒三丈:

“这话怎讲?”

“有他被害的证据吗?”

“如果没死,早会有消息了。”先生故作严厉以掩饰内心的不安。

秋天潮湿的空气也无法冲淡这里充满火药味的气氛。

“罪行要求我们采取行动,邻近各街区会理解的。别浪费时间了!”宰格莱托喊道。

“当时哈姆丹的人都被关在家里。”杰巴勒的话软中带硬。

“这谜语真妙呀!”宰格莱托皮笑肉不笑地挖苦道,说罢仰靠在椅子上,锐利的目光逼视着杰巴勒。“你就会替哈姆丹的人说好话。”

“我只注重事实。你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打出手,有时完全是无理取闹,现在又想获准去屠杀无辜的居民。”杰巴勒竭力控制内心的怒火,语调强硬。

“你们的族人都是罪犯,把保卫财产的盖德拉杀害了。”宰格莱托

眼里闪着仇恨的光。

“经管人先生,请不要满足他杀人的嗜好!”杰巴勒转向他的主人。

“失去尊严,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杰巴勒,你以为我们会活埋区里的人吗?”胡达太太望着杰巴勒。

“忘记了恩人的好处,却念念不忘罪犯!”

怒火撞击着杰巴勒的胸膛,使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

“他们不是罪犯,哪怕区里的人都是。”他高声争辩道。

胡达太太紧紧抓住蓝色纱巾的一头,先生的鼻孔也一翕一合,面色蜡黄,喘着粗气。这一切鼓励了宰格莱托,他的语调更加凶狠:

“你为哈姆丹族的人辩护可以理解,你本来就是他们的人嘛。”

“你诬陷他们,谁能相信? 你这个魔王。”

宰格莱托猛地站起身,沉下脸说道:

“若不是考虑到你在这家中的地位,我就把你撕成碎片!”

“痴心妄想!”杰巴勒异乎寻常的镇静。

“你们胆敢在我面前斗嘴?”先生火了。

“我在保卫你的尊严。”宰格莱托狡黠地说。

先生气得几乎扯断念珠。他对杰巴勒厉声厉色地说:“不许你为哈姆丹的人辩护!”

“造谣惑众的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闭嘴,我自己会弄清楚的!”

沉默片刻。花园里传来鸟儿欢畅的叽喳声,园外响起了喝彩声和咒骂声。宰格莱托脸上露出狞笑。

“经管人先生,准许我去教训他们吗?”

杰巴勒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转向女主人,绝望地说:

“女主人,我看我不得不加入被囚禁的行列了,与他们共命运。”

“咳,太让人失望了!”胡达太太神情沮丧。

她的话触动了杰巴勒，他低下头，但敏感的神经又使他抬起头朝宰格莱托望去。后者幸灾乐祸地冷笑，双唇紧闭。

"我别无选择。不过，只要我活着，我绝不忘记您的恩情。"杰巴勒经受着感情的痛苦折磨。

"我必须问你一句：你和我们站在一起，还是反对我们？"经管人目光冷峻。

"我是你们一手抚养大的，不可能反对你们。但是，抛弃我那即将被消灭的家族而接受你们的荫庇，是一种耻辱。"杰巴勒异常痛苦，他意识到就要与现在的生活诀别。

胡达太太的母性也经受着巨大的煎熬，她对宰格莱托说：

"宰格莱托师傅，改天再谈吧！"

宰格莱托的脸拉得很长，眼睛来回扫视着老爷和太太，喃喃地说："明天，事情可就难以预料了。"

老爷避开太太的目光，又问：

"杰巴勒，回答我：你和我们在一起，还是反对我们？"他已不能自持，不等杰巴勒回答就怒气冲冲地说下去：

"你留下来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否则，到你的家族那儿去吧！"

杰巴勒按捺不住，特别是见到宰格莱托脸上的表情后毅然说道：

"先生，您赶我，我只好走了。"

"杰巴勒！"胡达太太柔肠欲断。

"这个人又恢复到从娘胎里出来时的模样了。"宰格莱托在一旁奚落道。

杰巴勒本来十分为难，宰格莱托的话使他坚定起来。他起身迈着大步走出大厅。太太也站起身，老爷抓住她的胳膊不准她动。杰巴勒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门外。

起风了。帐幔随风飘动，窗户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动。大厅里气氛

沉闷、紧张。

“我该动手了。”宰格莱托平静地说。

“不,现在只许包围。当心,不准触动杰巴勒一根毫毛。”胡达太太语气生硬。

宰格莱托没有动气,他还没有从刚刚发生的事情中回过神来,抬起头望着主人。

“我们以后再议吧。”先生说话时慢条斯理,像在品尝柠檬。

32

杰巴勒向花园和观景楼投去告别的目光。他回忆起说书人每晚讲述的艾德海姆的悲剧。走到大门口时,看门人问他:

“少东家,怎么还出去?”

“哈塞内尼大叔,我这回去了就不回来啦!”杰巴勒懊恼地说。

大叔惊异地张大嘴,呆呆地望了他一会儿,才小声地问:“为了哈姆丹家族?”

杰巴勒默默地点点头。

“真让人不敢相信!太太怎么会答应呢?主啊,你可怎么生活,我的孩子?”

杰巴勒迈出门槛,向人群、牲口、垃圾拥塞的街道放眼望去。

“像街上的人那样生活。”

“你天生不是过那种日子的。”

“只是偶然的机会使我离开了他们。”杰巴勒脸上现出茫然的微笑。他离开大门时,大叔还在身后嘱咐他当心头人,别惹麻烦。

街区飞扬的尘土、牲口、猫、狗、孩子和石头,一齐映入杰巴勒的眼帘。他明白自己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失去了欢乐,

还会有许多麻烦等待着他。然而,愤怒很快淹没了他的痛苦,使他无暇顾及鲜花、鸟儿和母爱。头人哈穆达经过他身边,尖刻地说:

"但愿你能借助我们的力量,去好好教训哈姆丹家族。"

杰巴勒没理他,朝哈姆丹家族的一个大院走去,上前敲门。哈穆达尾随着他,凑上前不解地问:

"你想干什么?"

"回到他们中间去。"杰巴勒的声音低沉、平和。

哈穆达一双鼠眼充满了惊诧,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时,宰格莱托离开经管人的住宅正准备回家,看见他们两个,立即唤住哈穆达。

"让他进去,出来就活埋了他!"

哈穆达脸上的惊诧消失,露出傻笑。杰巴勒继续敲门。门开了,旁边几家的大门也打开了,从里面探出了许多人头,有哈姆丹、阿特里斯、杜勒麦、阿里·法瓦尼斯、阿卜杜恩、里都万和泰姆尔哈娜。杜勒麦揶揄地问:

"大人物的孩子,你想干什么?"

"想和我们在一起还是反对我们?"哈姆丹问道。

"他被赶出来啦,要回到你们那肮脏的地方去呢!"哈穆达大声说。

"真的被赶出来了?"哈姆丹急切地问。

"开门吧,哈姆丹大叔!"杰巴勒平静地说。

泰姆尔哈娜立即欢呼起来,喊道:

"你爸爸是个好人,妈妈也很贤惠。"

"你好呀,臭婊子!"哈穆达发出一阵狂笑。

"我向主起誓,你妈正在苏丹的浴室里欢度春宵哩!"泰姆尔哈娜冲哈穆达说了一句,迅速关上窗户。哈穆达扔出的石头打在窗棂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散落在街角的孩子们哄笑起来。

大门打开，杰巴勒走了进去。一股潮气和异样的怪味迎面扑来。拥抱接吻伴随着各种祝贺的话。这时，庭院深处传来一阵争吵，破坏了这热烈的场面。大家只见德阿白斯正与一个叫做卡阿白莱哈的人扭打在一起。杰巴勒走过去分开他们，动气地说：

“被人家围困在家里还打架！”

“他从窗户里偷我的土豆。”德阿白斯气喘吁吁。

“你看见了吗，德阿白斯？不能乱说！”

“可怜可怜自己吧，天上的主才能怜悯我们。”杰巴勒大声喊着。

德阿白斯不依不饶，指着对方说：

“我的土豆进了他肚子，我得把它挖出来。”

“我一个礼拜没尝过土豆的味道了。”卡阿白莱哈把帽子扣到头上。

“这院子里就你一个贼！”

“不要像宰格莱托那样无事生非。”杰巴勒说。

“得教训教训这个三只手的家伙！”

“德阿白斯，你这个卖萝卜的家伙养的！”

德阿白斯跳将起来，扑过去，把卡阿白莱哈撞倒在地。血顺着卡阿白莱哈的额头流下来。德阿白斯还不解气，又朝他没头没脑地打下去。杰巴勒火了，冲上前，狠狠地抓住他的肩膀，德阿白斯怎么也挣脱不开，嚷道：

“你要像杀盖德拉那样杀死我吗？”

杰巴勒猛地把他推到墙边，又气又恨地望着他。众人一下子愣住了，急忙询问盖德拉是否真的死于杰巴勒之手。杜勒麦跑过来亲吻杰巴勒，而阿特里斯喊道：“祝贺你呀，哈姆丹家族的好儿子！”

“我是为了保护你，才杀死了盖德拉的！”杰巴勒愤愤地对德阿白斯说。

“杀死他，你才称心。”德阿白斯低声说。

“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的脸往哪儿搁，德阿白斯？”

杜勒麦说罢拉住杰巴勒的胳膊：

“请到我家做客。一起去吧，哈姆丹先生！”

杰巴勒顺从地跟着他，感到从现在开始，他已陷于无底的深渊之中。

他们并肩走着，杰巴勒对杜勒麦耳语道：

“有没有逃跑的办法？”

“杰巴勒，你害怕被人出卖?!”

“德阿白斯是个傻瓜。”

“是的。但他不坏！”

“我怕连累你们！”

“你若想走，我给你指条路。可是，你能去哪儿？”

“天下之大，总有能躲过宰格莱托耳目的地方。”

33

杰巴勒只能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逃跑。他从一家屋顶跳到另一家屋顶，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杰马利亚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打谷场溜向旷野，来到了杏德和盖德拉幽会过的巨石旁。星光下，他走到巨石前已是又困又累，裹上披风，倒头便睡。

东方破晓。

杰巴勒睁开眼睛时，阳光已经照到巨石之上。他立即起身，盘算着在行人出现之前一定要躲进山里。他的目光一下子停留在掩埋盖德拉的地方，他浑身发抖，嗓子发干，来不及多想就慌忙跑开。他杀死了一名罪犯，可是自己却落得像个在逃的犯人，远远地避开坟墓。他

对自己说："我天生就不会杀人，也从没有误伤过别人啊。"他感到很奇怪，偌大的一片旷野，怎么就摸到了埋死人的地方睡上一夜。离开此地的愿望在他心里越发强烈。不管他愿意与否，他必须离开一切所爱和所恨的人，离开母亲、哈姆丹及头人们。到达穆格托姆山时，他心里感到阵阵悲凉和孤独。他继续向南走，来到穆格托姆市场。他久久地眺望着旷野的那边，喃喃自语道："好了，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结束了。"

他审视眼前的市场。那片小小的场地位于各个街区的中心，从四面八方传来人声、驴叫声，嘈杂不堪。集市一般都在黄昏前开市，可是，那里一早已挤满南来北往的行人、商贩、游客、苦行僧、小丑等等。透过人群，杰巴勒发现旷野边缘处有一间铁皮搭成的小房子，周围摆着板凳。看起来那就是市场的咖啡馆了，已经有不少顾客。他走过去，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歇脚，老板立刻迎上来。杰巴勒身着华丽的衣袍，高高的缠头巾，昂贵的鞋子，一身打扮与众不同。他要了一杯茶，仔细察看着四周。那边公共抽水站的喧闹声吸引了他的注意。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容器里接水，激烈的程度不亚于一场肉搏战，叫骂、诅咒声不绝于耳。突然，人群中传出两个姑娘的尖叫，她们向后退着，为了免遭不幸，提着两只空桶离开了战场。她们深色的长袍从颈部一直罩到脚踝，只露出两张泛着青春活力的脸庞。杰巴勒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她们。最后他的目光集中到了那位有一双黑色明亮眼睛的姑娘身上。两个姑娘走到杰巴勒身旁的空位子边。杰巴勒觉得她们俩长得很相像，不过其中一个更具魅力。他心想："多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没见过！"两位姑娘个子相仿，头发鬈曲，都戴着面纱。她们放下空桶，坐在凳子上。个子稍矮点儿的抱怨说：

"这么挤怎么能接到水！"

"谁让集市就在旁边呢。爸爸准等急了。"杰巴勒看中的姑娘

说道。

“你父亲为什么不来提水?”杰巴勒不禁插嘴问道。

两个姑娘显得不高兴,斜视他一眼,但杰巴勒英俊的相貌使她们产生了好感。他喜欢的那个姑娘开口说:

“与你何干,我们对你抱怨了?”

她的话让杰巴勒喜出望外,他忙辩解道:

“我是说,男人力气大,不怕挤!”

“提水是我们的活儿,父亲有更累的活儿要干。”

“你父亲干什么活计?”杰巴勒笑着问。

“关你什么事?”

杰巴勒不顾周围人好奇的目光,站到她们面前,彬彬有礼地说:

“我替你们去接水。”

他喜欢的姑娘背过脸去说:

“我们不需要你。”

矮一点的姑娘胆子大,说道:

“那就谢谢啦!”

她站起身,把另一个桶也拖过来,一起交到杰巴勒手中。

杰巴勒身强力壮,拨开人群,用力挤进去。小屋外坐着管水的人,杰巴勒给了他两分钱,接满两桶水,提到两个姑娘面前。这时,两个姑娘正和一群小伙子斗嘴。杰巴勒有些着急,放下水桶,示意那些小伙子走开。一个小伙子企图寻衅,被他当胸打了一拳。于是,他们都朝他来了,嘴里不干不净。

“男子汉都走开!”突然,一声喊制止了小伙子们。

大家的目光投向一个上了岁数的人身上。那人个子不高,身板结实,目光炯炯,一根腰带束住袍子。年青人都胆怯地向他打招呼:

“贝莱基忒师傅!”

他们瞪了杰巴勒一眼，纷纷散去。

“今天逢集，挤得不得了。这帮流氓！”

“我记起今天逢集，知道会耽搁，所以赶来接你们。来得还正是时候。”老者边说边打量着杰巴勒。

“这小伙子够仗义的。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

“帮个小忙不要见外。”杰巴勒显得十分羞涩。

谈话间，姑娘们已提起水桶悄悄离开。杰巴勒很想再看那姑娘一眼，但是在贝莱基忒锐利的目光下他不敢轻举妄动。他感觉眼前这个人能把他的心思看透，生怕他发觉自己的秘密。

“你把坏蛋赶跑了，像你这样的小伙子惹人爱。他们竟敢调戏我的女儿，这群废物！你没发觉他们喝醉了？”

杰巴勒摇摇头。

“我像红精灵一样闻到了酒味。你认识我吗？”

“不，师傅，我没这份福气。”

“这么说，你不是本地人了。”

“不是。”

“我是贝莱基忒·哈维。”

杰巴勒眼睛一亮，记了起来，忙道：

“非常荣幸。我们区许多人认识你。”

“哪个区？”

“杰巴拉维区。”

贝莱基忒抬起薄眼皮，以浑厚的声音说：

“尊贵吉祥！杰巴拉维的名字好久没听到了。你们的头人是宰格莱托吧？你是来赶集的吗，师傅？”

“我叫杰巴勒。”

杰巴勒通报了姓名，狡黠地补充道：“想找个活路。”

“你逃出来的?”

“对。”

贝莱基忒再次打量着他。

“只要有头人,就会有逃亡! 告诉我,你杀人了没有?”

杰巴勒心里一愣,立即把口封死:

“你的玩笑可没有你的为人好。”

贝莱基忒开怀大笑。

“我可不是头人手下的地痞,你也不是强盗。像你这样的,没杀人是不会逃亡的。”

杰巴勒感到十分尴尬。

“我跟你说……”

对方打断他:

“我知道你为人豪爽,杀没杀人对我无关紧要。这里的人不偷即抢,要不就杀人。为了证明我的诚意,请到我家歇歇脚,喝杯咖啡。”

“太荣幸了。”杰巴勒心中升起了希望。

他们肩并肩穿过集市,朝吉拉区走去。离开拥挤的人群后,贝莱基忒问杰巴勒:

“这里有你认识的人吗?”

“没有。”

“你住在哪儿?”

“还没有住处。”

“如果愿意就住在我那里。等你找到住处再说,好吗?”贝莱基忒十分高兴。

“你心眼太好了,师傅。”

“别客气。我家里能养各种蛇,还能不喜欢人吗? 我的话没让你难堪吧! 我是玩蛇的,蛇很通人性。”

穿过街区，他们来到无边的旷野。靠近街区边有一栋小房子，石头砌成的墙壁没有粉刷，与街区其他住房相比给人以新鲜感。贝莱基忒自豪地指着小屋说：

“贝莱基忒·哈维的家。”

34

到了家里，贝莱基忒对杰巴勒说：

“我选择远离人群的地方居住，是因为人们认为玩蛇人的家里只有蛇。”

他们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门窗紧闭的房间，两旁的房间也关着门。主人指着正对大门的房间说：

“这间屋里放着工具，还有蛇。门关得很紧，任何东西都进不去。我可以肯定，蛇最适合与某些人相处，尤其是那些逃亡在外的人！”

他说罢，咧着没牙的嘴哈哈大笑。

“人人害怕蛇，头人也不例外。可是，我却以它为生，靠它盖起了这栋房子。”

贝莱基忒指着右边的屋子说：

“这是我两个女儿的房间。她们的母亲死的时候我已经老了，不能再娶。”

然后，他又指着左边的屋子：“咱们住这间。”

矮个子姑娘的声音从屋子一侧通向屋顶的楼梯上响了起来。

“舍菲戈，帮我洗一洗，别像块石头立在那儿。”

“小管家，你的叫喊会惊醒蛇宝宝的。舍菲戈，你别站着不干活！”贝莱基忒对姑娘喊着。

那个叫舍菲戈的姑娘多么漂亮！她的恼怒并不让人伤心，那两只

黑眼睛说出了无声的谢意。“谁能告诉她，我接受邀请完全是为了那对黑眼睛？”

主人推开左边的门，请杰巴勒进去，他跟在后边把门关上。房间右侧是一张与小屋等宽的旧式沙发。主人挨着杰巴勒坐下。杰巴勒扫视一下房间，只见另一侧摆放着一张床，床上铺着土黄色的被单。床与沙发之间，铺着一块地毯，中间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钢盘，盘上有一个熄了火的炉子，炉边放着肉叉、钳子、干蜜块。从唯一的敞开的窗子往外瞧，可以望见旷野，苍白的天穹和穆格托姆山屏障般的山梁。寂静中传来几声驴叫，阵阵微风送来灼热的气浪。

贝莱基忒端详着杰巴勒，令他十分局促。杰巴勒试图谈点什么，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而，天花板随着上面姑娘的脚步震颤着，杰巴勒心里不由得泛起美好的愿望，期待幸福降临这个家庭，哪怕蛇跑掉也不要紧。他想：这个人把他带回家，迷惑住他，让他老死在这儿，葬在旷野，如同埋葬盖德拉那样，可是心爱的姑娘并不知道，他是为她作出了牺牲。

贝莱基忒的话打断了杰巴勒的思绪：

“你有工作吗？”

“会找到的，什么工作都行。”

“也许你并不急于找工作？”

这一问使杰巴勒有些不安：

“但愿明天之前能找到。”

“你有头人一样强健的身体。”

“我讨厌打架。”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主人笑着问。

杰巴勒犹疑片刻，答道。

“经管产业。”

“哎哟,你怎么抛弃了富贵?”

“命不好!”

“你想攀高枝?”

“托主保佑,老人家。”

“你太拘谨了,和我处熟了你就会和盘托出的。”

“随主的意愿。”

“你有钱吗?”

杰巴勒又有点惶惑,但没动声色,不在意地说:“有一点,不多。”

“你机灵得像个小鬼。你恐怕还不知道你很适合当玩蛇人!我老了,需要一个帮手。”

杰巴勒对老人的话并不认真。但是,心里有一种潜在的意愿,希望与老人接近。他刚要开口,老人抢在前面说道:

“慢慢再商量吧,现在……”老人站起身,提起炉子,拿出去点火。

中午时分,一老一少一同外出。贝莱基忒出去遛遛,杰巴勒要到集市上买些东西。夜晚,回到旷野边的小屋时,窗子里透出一丝光亮。走进院子,杰巴勒听到屋里在争论什么,但听不太清楚。一个姑娘的话传进他的耳朵:

“爸爸,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准是犯了罪。”

“他不像个罪犯!”舍菲戈说道。

“蛇的女儿,你了解他?”另一个语气中带有明显的讥讽。

“他为什么舍弃富贵?”小管家问。

“从一个以头人众多著称的区里跑出来不足为奇。”

“你从哪里学来的分辨陌生人的本事?”

“与蛇相处,我培养出了两条小蛇。”贝莱基忒不无感慨。

“爸爸,你不了解他就把他当客人招待!”

“对他我已了解了不少,慢慢会完全了解的。我有两只明亮的眼

睛。款待他是为了他的仗义,这一点我不会后悔。”

杰巴勒离开经管人的家时曾经犹豫过,可是,到这里来他却不曾迟疑。他是被吸引而来。听到一家人的争论,他的心欢快地跳动,那亲切的话语消融了黑夜旷野中的孤寂。他站着一动不动,咳嗽一声才走上前去敲门。门开了,烛光下映出贝莱基忒的面孔。他们走进屋里,杰巴勒把买来的一包东西随手放在铜盘上,贝莱基忒看了看。

“买了些枣、奶酪、糖和炸丸子。”杰巴勒说。

主人笑了笑,指着纸包和水烟筒说:

“今晚上有吃有喝有烟抽,不错呀。”他友好地拍了拍杰巴勒的肩头,“对不对,财产经管人!”

杰巴勒心头掠过一丝不快,脑海里浮现出抚养他的胡达太太、花园、溪水、树枝上歌唱的鸟儿。宁静、舒适、美好的梦想消失了,过去已一去不复返。没料到生活的浪潮会把他从痛苦的回忆中推到安全的陆地,带到这个善良纯真的姑娘身旁,带到养蛇人的神奇住地。他的心境像微风吹亮的灯火一般豁然开朗,他不由自主地对主人说:

“大叔,在你身旁真畅快呀!”

35

黎明前,杰巴勒才合上眼。整夜辗转反侧,姑娘的倩影萦绕在他脑际,他的心像落入枯草丛中的素馨花瓣,有只小虫在上面爬来爬去。黑暗令暂居异乡的他心神不定。他对自己说:“你在这里只是个陌生人,一个被追捕的罪犯,怎么竟迷上了一个姑娘?你抛弃一切是为了能过上太平日子,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床上的弄蛇人。谁知那鼾声是真是假?”杰巴勒不能随便轻信。他救过德阿白斯的命,而德阿白斯

却愚蠢地将他暴露。宰格莱托知道了会暴跳如雷,在区里引发一场战争,母亲会为此伤心流泪。“爱情把你引导到这个家,住到弄蛇人的屋里。谁知道他会不会出卖你?”就这样,杰巴勒左思右想,担惊受怕直到黎明。

睁开眼时,晨光已透过关闭的窗户。贝莱基忒弓着腰坐在床上。两只暴着青筋的双手隔着被单搔着双腿。杰巴勒尽管因睡眠少、头有些发昏,还是开心地笑了。他诅咒那些令人不安的念头,阳光驱散了他心头的阴云。难道这些念头值得一个罪犯冥思苦想?不,我们光荣的家族自古就犯了罪。他听见贝莱基忒大声打着哈欠,像蛇一样伸着懒腰。由于扩胸,老人剧烈地咳嗽起来,眼球都要暴出来了。他好不容易止住咳嗽,深深嘘了口气。

“早上好!”杰巴勒坐起来。

老人朝他望了望,因咳嗽憋红了的脸还未平复。

“杰巴勒师傅,早上好!夜里你恐怕只睡了一小会儿吧。”

“我眼睛下带黑圈了?”

“黑暗中我光听见你翻身,不时担心地朝我这边瞧!”

杰巴勒心想:“真鬼呀!眼睛揉不进沙子,但愿不是毒蛇!”可他嘴上却说:

“换了地方睡不着觉。”

贝莱基忒笑着说:

“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我不放心,怕我杀了你,抢你的钱,然后把你埋在旷野,像你曾经干过的那样。”

“你……”

“听着,杰巴勒,恐惧会害了你。蛇只有在害怕时才会咬人。”

“我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财产经管人,我说的没错吧!”

屋外响起一声呼唤:“赛依达,快来!”杰巴勒的心顿时高兴起来。蛇窝里一只可爱的鸽子把他吸引到了这棵希望的大树上。贝莱基忒像是在评论舍菲戈的活动:

“我们家一清早就充满生气。姑娘们出去提水,做早餐,让老父亲吃饱,然后送他去捕蛇赚钱养家。”

杰巴勒心中踏实多了。他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温馨亲切感油然而生,他渴望敞开胸怀,任感情自然流淌,便说:

“师傅,我对您说实话吧!”

贝莱基忒微微一笑,继续搔他的腿。

“正像你所说的,我确实杀了人,不过说来话长。”

杰巴勒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老人说:

“真残暴呀!你是个侠义之人。我的眼力不错。”他颇为自豪地动了动身子,又说:

“现在,我也该对你说实话:你知道,我也来自杰巴拉维区。”

“你?”

“是的。年轻时受不了头人的压迫跑了出来。”

“家乡的不幸真令人担忧!”杰巴勒依旧感叹不已。

“是的,尽管头人残暴,我们也忘不掉家乡。所以知道你的出身后我就喜欢上了你。”

“你是哪个区的?”

“和你一样,也是哈姆丹家族的。”

“真奇怪!”

“这世道,对什么也不要感到奇怪。不过,过去的事已成了历史。现在,没人认识我。与我有亲戚关系的泰姆尔哈娜也不知道。”

“我认识这位勇敢的老太太。谁是你的对头,宰格莱托?”

“那时候只有一个头人。”

"亲人的不幸让人揪心。"

"我厌恶过去的一切。"说罢,老人又以诱惑的口吻继续说:

"现在,该考虑你的未来了。我跟你说过几次,你适合干捕蛇的活,南边离街区很远的地方有块宝地,你的头人及其爪牙绝不会到这儿来的。"

杰巴勒对捕蛇一无所知,但他从心底愿意干这一行,因为这是接近这个家庭的最佳途径。

"你看我能行吗?"他的语调中带有明显的倾向。

老人像一个五短身材的杂技演员,灵巧地一跳,落到杰巴勒面前,敞开的袍子里露出白色的胸毛。

"你同意了。我的眼力就是不错嘛!"

他向杰巴勒伸出手。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说实话,你比蛇更让我喜欢。"

杰巴勒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他拉住老人的手不让他走,心中的话脱口而出。

"师傅,杰巴勒想与你再亲近一些。"

贝莱基忒发红的双眼笑得眯缝起来了:

"真的?"

"真的。真主在上。"

贝莱基忒嘿嘿笑了几声。

"我心想你什么时候会对我说这话呢。杰巴勒,我一点也不傻,把女儿嫁给你我放心。赛依达是个好姑娘,和她母亲一样。"

杰巴勒兴奋的目光中带着并非畏惧的困惑,就像鲜花边缘开始打蔫一样。他担心就要实现的梦想会落空,低声道:

"可是……"

"可是,你要娶舍菲戈。我知道,孩子。从你的眼神和小姑娘的

话，我看出来啦。你和蛇打交道的意愿都明白地告诉了我。别在意，我们弄蛇人惯于观察别人。”

杰巴勒深深叹了口气，七上八下的心总算踏实了。一切的忧愁烦恼都已烟消云散。他再也不稀罕财产经管人家的富贵。还怕什么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让遗忘吞掉痛苦与烦恼，吞掉对母爱的怀恋。

中午，赛依达欢呼起来。喜讯传遍附近的街区。穆格托姆的集市迎来了杰巴勒的婚礼。

36

贝莱基忒带着戏弄的口吻批评杰巴勒说：

“一个人要考虑怎样过日子。瞧你，什么没学会，钱已经快花完了！”

爷儿俩坐在屋前的一块毛皮垫子上。杰巴勒舒舒服服把腿伸进太阳晒烫了的沙子里，眼里闪着欢乐的光，看着岳父说道：

“我们的艾德海姆直到老死还憧憬着花园里悠闲自在的生活呢！”

老人大声笑着，亮开嗓门喊道：

“舍菲戈，在你丈夫闲死之前快来呀！”

舍菲戈出现在门边，手里端着盘子，正在挑蚕豆。她蒙着桃红色的面纱，脸蛋显得更加鲜艳。

“爸爸，怎么了？”她眼睛都没抬一抬问道。

“他希望两件事：一是让你满意，二是让他悠闲自在。”

“怎么能把我满意和饿肚皮连在一起呢？”舍菲戈不满地说。

“这是捕蛇人的秘密。”

贝莱基忒捅了杰巴勒一下，说：

“不要轻视繁重的劳动。你知道怎么把鸡蛋藏在观众的口袋里，

再把它放到对面第一排另一个观众的口袋里吗？知道怎么把滚珠变成小鸡，怎么让蛇跳舞吗？”

“爸爸，你教他。他不懂生活，只知道坐在办公室考究的椅子上。”舍菲戈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该干活了。”贝莱基忒站起身，走进屋里。杰巴勒惊奇地望着妻子，说道：

“你比宰格莱托的妻子俊俏一千倍。可她活得很自在，白天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黄昏到花园里观赏清香的茉莉花，在溪水边嬉戏。”

“那是吸血鬼的生活。”舍菲戈话里带着几分痛苦和嘲讽。

“还有一种实现真正幸福的道路。”杰巴勒抓了抓头说。

“别做梦了。你自从在集市上帮助我赶走流氓，闯进我的生活，就再也不是幻想家了。”

杰巴勒真想亲吻妻子，但又觉得她的话很有意思，想多听听。

“我不知道怎么就爱上了你。”

“在这远近的街区里，只有疯子才靠幻想过日子。”

“宝贝，你希望我干什么？”

“和我父亲一样。”

“你说的话都在理。”

妻子的脸上绽开了甜甜的笑意，手又飞快地拣起蚕豆来。

“从区里逃出来的时候，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然而，不出来怎能遇上你，怎能和你结婚呢？”

“我们的结合多亏了区里的头人。父亲的生活多亏了那些蛇。”

杰巴勒叹了口气。

“我们街区里的好孩子都相信有一条丰衣足食的道路，那就是能够在花园里愉快地歌唱。”

“父亲带着家伙回来了。起来吧，主保佑你！”

杰巴勒站起身迎上去。两人走上他们熟悉的路。贝莱基忒对女婿说：

“既要用眼睛学也要动脑筋学。你要仔细看我的动作，在外人面前不要提问，等回来后我再一点点给你解释。”

干这个行当的确不容易。杰巴勒从一开始就没轻视它，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事实上，他也别无选择，不干这行就只能去当小贩、头人或强盗。生活，在新的环境与原来的街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财产和围绕着财产而生发出的一系列争斗。在杰巴勒内心深处，遗留着过去的梦想未能实现而产生的一种忧愁。他时刻回忆起祖先的荣耀，经受着艾德海姆式的折磨。杰巴勒决心埋葬过去，以全副身心投入新生活，向新生活敞开胸怀，守在爱妻的身旁。然而，每当他离开家在外边行走时，悲哀和不体面的感觉又不时袭上心头。他努力抑制住悲哀和回忆，专心致志地学艺，在野外训练，然后不分昼夜地工作。他吃苦耐劳的精神令贝莱基忒惊叹不已。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杰巴勒精神抖擞毫无倦意。他已认识这里的许多街道和大小胡同，与蟒蛇交上了朋友，经常在孩子们面前玩蛇，体会到成功和收获的喜悦。与此同时，他又得到将做爸爸的喜讯。工作之余，傍晚躺在地上休息，观赏星空，与岳父边聊天边吸水烟，讲述哈姆丹咖啡馆里说书人说过的故事。有时，他问自己：“杰巴拉维在哪儿？”舍菲戈同情他，但总是不让过去搅扰他们眼前幸福的生活。然而，杰巴勒情不自禁地对她说：“你肚子里的小生命是杰巴拉维的子孙，是哈姆丹家族的后代。财产经管人是强盗头，宰格莱托是流氓头，只要他们存在，这孩子就会和哈姆丹家族的人一样受苦受穷，艰难地生活！”

一天，他正在孩子圈中舞着蛇，一眼瞥见德阿白斯挤在人群里，正

拨开孩子向他走来，眼睛死死盯着他。杰巴勒心里发慌，竭力不去看他，但已无法专心舞蛇，只好在孩子们的抗议声中草草收场，扛起行囊就走。德阿白斯紧随其后。

“杰巴勒，是你吗？杰巴勒……”

他只好停住脚步，转过头说：

“是的。德阿白斯，你来干什么？”

“弄蛇的杰巴勒！你什么时候在哪儿学的这一手？”德阿白斯惊诧不已。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杰巴勒满不在乎地说。

杰巴勒转头继续往前走，德阿白斯还是跟在后面，两人一直走到山脚下的小丘旁。那里只有一群羊和一个脱下长袍赤身露体的牧羊人。德阿白斯仔细端详着杰巴勒的脸。

“杰巴勒，你为什么逃走？你误会我了。你以为我会出卖你？主啊，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哈姆丹家族的人，哪怕他是卡阿贝莱哈！我为什么要出卖你？是为经管人先生，还是宰格莱托？但愿主把他们烧死！大家都惦念着你，只要提起你，我就难过得无法入眠。”

“告诉我，他们后来怎么整治你们的？”

“他们包围了我们很长时间。现在没人再提盖德拉了。传说是胡达太太救了我们，我们才不致饿死。但是咖啡馆被封了，没有了尊严必须屈辱地活着。我们迫不得已到街区外谋生，回家时躲躲藏藏，只要被头人看见就是一顿好打。街区是他们的天下，没有我们立锥之地。杰巴勒，你离开了有多幸福！”

“别谈什么幸福了。告诉我有人遭难吗？”

德阿白斯拿起土块敲打着沙地。

“围困时，杀死了十个人。”

“主啊！”

“杀人祭那个死鬼。死的不是我们族的人。”

“哈姆丹家的人呢？”

德阿白斯羞愧地眨了眼，抱歉地嘟囔了几句。

“其他人都挨打受骂了？”杰巴勒又问。

他感到自己该为死难的人负责。痛苦吞噬着他的心。自从平安脱险后，他无时无刻不感到懊悔。德阿白斯的话使他一惊：“也许你是哈姆丹家族最幸运的一个。”

“我时刻都在想念你们。”他叫道。

“可是，你没亲身体验那滋味。”

“过去时刻牵动着我的心。”

“别自找烦恼了。我们是没希望了。”

“我们是没希望了！”杰巴勒愤愤地重复着。

德阿白斯好奇地审视着他，见他脸上现出悲伤，就不再吱声。杰巴勒盯住地面，看着一个屎壳郎很快爬到石堆里不见了，牧羊人抖了抖袍子，遮住被阳光晒烫的身体。

“说实话，我并不感到幸福。”

“你应该得到幸福。”德阿白斯客套地说。

“我结了婚，找到了新活计。可是，睡梦中总有什么声音打破我的宁静。

“恭喜你。你住哪儿？”

杰巴勒没有正面回答，像是自言自语：

“活得不舒畅，总有坏蛋捣乱。”

“说得对。你怎么摆脱他们呢？”

牧羊人提高嗓门吆喝羊群，腋下夹着长长的羊鞭，朝羊群走去，嘴里哼着含混不清的曲子。

“在哪儿能见到你？”

“到穆格托姆集市边打听捕蛇人贝莱基忒的家。不准把我的事告诉别人。”

德阿白斯站起身，握了握杰巴勒的手就走了，杰巴勒目送他走远，眸子里显出无限的哀伤。

37

夜半更深。

杰巴拉维区几乎陷于一片黑暗之中。咖啡馆微弱的灯光也避寒似的隐藏在门后。冬夜的天空没有星星。孩子们躲在家里，猫和狗也蜷缩在炉火旁。沉寂中，传来说书人的说唱。

哈姆丹区早已被黑暗笼罩。从旷野里走来两个身影，沿着大房子的院墙而行，然后绕过经管人的家门，朝哈姆丹区走去。人影停在中间的一个院门前，敲门声清晰得如同敲鼓。门开了，灯光下现出哈姆丹苍白的脸。他举起灯照着来人，立即惊叫起来：

“杰巴勒！”

哈姆丹闪开身，杰巴勒背着个大包袱和一只皮囊迈进屋，他妻子提着一个小包袱跟在后面。哈姆丹与杰巴勒亲切热烈地拥抱亲吻，然后迅速看了女人一眼，瞥见她的大肚子。

“你的妻子？欢迎你们，跟我来，慢点！”

穿过长长的有顶棚的走廊，来到宽敞的庭院，然后登上狭窄的楼梯，进入哈姆丹的住处。舍菲戈被请进内室，两个男人进入阳台边对着庭院的大房间。

杰巴勒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哈姆丹家族的人都来了，领头的是德阿白斯、阿特里斯、杜勒麦、诗人里都万和伙计阿卜杜恩。他们紧紧握住杰巴勒的手。大家坐在褥垫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回乡的游子，一

个接一个地向他发问。杰巴勒讲了自己走后的生活，他们不时露出忧伤的神情。杰巴勒发觉，乡亲们精神萎靡，身体消瘦，一个个没有半点生气。乡亲们向他诉说着种种遭遇。德阿白斯告诉大家，这一切杰巴勒在一个月前与他会面时都已知晓。杰巴勒的返回令他迷惑不解。

"你是来让我们迁到你那儿去吗？"

"我们只能待在这儿！"

杰巴勒语气中的自信引起大家的注意。哈姆丹的眼里闪出好奇的光芒。

"他们毒如蛇蝎，难以抵御。"

泰姆尔哈娜端着茶盘走进来，热情地向杰巴勒打招呼，对他的妻子赞不绝口，预言她会生个儿子。不过，她又若有所悟地说：

"不过生男生女都一样。"

在哈姆丹的呵斥声中，她退出了房间，其他人听了她的话都默不作声。悲哀的阴云笼罩着在座的人，谁也没品出茶的味道。诗人里都万问道：

"你回来干什么？屈辱的生活还没过够？"

"我对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忍耐总比客居他乡强得多，别人会讨厌我们。"哈姆丹的话中透着几分自信。

"事情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杰巴勒坚定地说。

哈姆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沉默良久，德阿白斯解围般地说：

"我们让他休息吧！"

杰巴勒示意大家不要离开。

"我回来不是为了休息的。我要和你们谈一件你们意想不到的大事。"

大家惊奇地望着他。里都万暗自祈祷能听到喜讯。杰巴勒明亮的眼睛扫视着众人。

“本来我可以不回来，在新家里过一辈子。”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

“几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特别想独自在寒冷的夜色中散步。我信步来到旷野，走到这个街区对面的地方。自从我逃离后，再也没到过那地方。”

众人对他的话发生了兴趣。杰巴勒继续说：

“黑暗中，我慢慢踱着步，天上的星星躲进了云层。突然，我与一个庞然大物撞在一起，开始，我以为是哪个头人。但对方的长相与我熟悉的头人不同，他高大魁梧像座大山。我吓坏了，准备拔腿逃跑，但听见他对我说：‘站住，杰巴勒。’我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浑身像筛糠一样发抖，问道：‘谁，你是谁？’”

杰巴勒止住话，众人伸长脖子，专心倾听。

“他是谁？”杜勒麦迫不及待地问道。

“不消说，他肯定不是我们区的人。”德阿白斯抢着说。

“不，他是我们区的人！”

大家异口同声问那个人要干什么。

“他的声音有些怪。他说：别怕，我是祖父杰巴拉维！”

大家惊叫起来，以疑惑的目光望着杰巴勒。

“你拿我们开心呀。”哈姆丹说。

“我说的全是事实，没有添枝加叶。”

“你是不是喝醉了？”法瓦尼斯问。

“我从来没喝醉过。”杰巴勒气愤地叫道。

“他没挨过嘴巴，不知挨打是什么滋味，所以编出这个新故事来！”

杰巴勒气得沉下脸，大声说：

“我亲耳听他说：别怕，我是祖父杰巴拉维。”

“可是，他已很久没离开过大房子了，谁也没见过他。”哈姆丹的语

气和缓,想平息他的怒气。

"也许他每夜都出来,不让外人看见。"

"除了你,谁也没碰上过!"哈姆丹平静地说。

"我就碰上了。"

"杰巴勒,不要动气。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话,但幻想不能代替现实。以主的名义起誓,告诉我,祖父从家里出来,为什么要避开众人?他又为什么听任他们侵犯他的子孙们的权利?!"

"这是他的秘密,只有他知道。"

"关于他年迈体衰的传闻有些道理。"

"传说很多,我们也不知该信哪个。还是让杰巴勒把话讲完吧。"德阿白斯说。

"我对祖父说:'这辈子我从未奢望能见到你。'他说:'你这不见着了吗?'我凝神仰望他,想在黑暗中辨清他的面容。他说:'黑暗中你看不清楚。'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我的心思。

'可是,你能看清我。'

'这个街区还不存在时,我就常在深夜里出来散步,练就了一双夜光眼。'

'感谢天上的主,你依旧身强力壮。'

'杰巴勒,只有你信赖你的族人。为你被欺辱的家族,抛弃富贵。你的家族是我的子孙,他们有权享受我的家产,过上好日子,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的劲头一下子上来了,眼前出现一片光明。我激动地问他:

'怎么才能做到呢?'

'用武力打败暴君,取得应有的权利,过上好日子。'

我们会成强者。我的心在狂呼。

'你们会取胜的。'杰巴拉维说。"

杰巴勒的话像一个美梦令众人陶醉。大家思考着，互相交换着眼色，然后把目光集中在哈姆丹身上。哈姆丹打破沉默：

“让我们好好消化消化这个故事。”

“这不是醉鬼的梦幻，这是事实。”德阿白斯有力地说。

“只要权利不是虚幻的，它就是真的。”杜勒麦信服地说。

“他没讲自己为什么不主持公道？为什么他总是袖手旁观，不来保护子孙的权利？”哈姆丹仍旧有些疑惑。

“我没问，当时我也问不出来。你要是我也一样，何况又是在夜里，站在他面前战战兢兢，哪能想到和他讨论，甚至怀疑眼前发生的一切？”

哈姆丹点点头。

“那话倒像是杰巴拉维说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做呢？”

“你们就坐着等待吧！”德阿白斯叫了起来。

里都万也有些疑惑，谨慎地望着大家。

“他说得好极了，可是，大家想想结果会怎么样呢？”

“过去我们也为权利斗争过。不过，那已成为历史。”哈姆丹十分伤心。

“我们怕什么，总不会比现在更糟！”阿卜杜恩嚷起来。

“我不是为自己担心，而是为你们。”哈姆丹辩解说。

“我自己去找经管人。”杰巴勒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和你一起去。别忘了，杰巴拉维说你能成功！”德阿白斯向他的座位挪了挪。

“我决定单独去见他。但是，我想知道你们会不会做我的后盾。大家团结起来同甘共苦，一定能渡过难关！”

“跟着你直到死！”

阿卜杜恩的热情感染了德阿白斯、阿特里斯、杜勒麦及法瓦尼斯。

里都万颇有心计地问，杰巴勒的妻子是否知道丈夫此行的目的。杰巴勒又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讲了一遍。他怎么把心中的秘密告诉岳父贝莱基忒，老人怎么担心后果而进行劝阻，他执意返回，妻子又如何做出陪同丈夫的抉择。

听到这里，哈姆丹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去见经管人？"

"等我筹划好了。"

"我给你在这儿准备个住处。你是我最亲爱的孩子。这一夜非同寻常，也许诗人今后会把它续在艾德海姆的故事之后。我们大家要同舟共济！"说着，哈姆丹站起身来。

此时，外边传来头人哈穆达夜游归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哼唱，听起来他的舌头好似短了半截。

啊山谷，啊醉汉
喝得明白，进得街来
摇摇晃晃，踉踉跄跄
干吗，跑呀
喝酒吃虾

大家听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满怀信心热烈地握在一起。

38

整个街区都知道杰巴勒回来了，大家看见他本人背着皮囊在街上转悠，他的妻子到杰马利亚区去购买日用品。人们议论着杰巴勒新的行当。玩蛇对这儿的人来说非常新鲜。过去，杰巴勒总在附近的街区

卖艺，远远地离开这里。今天，他也不愿在这儿玩蛇，以免别人知道他是行家里手。他几次经过经管人的家门口，都装得像个陌生路人，而内心忍受着怀念母亲的煎熬。他碰到过头人哈穆达、雷希、艾卜·塞里阿。这些人没有像对待哈姆丹族人那样打他耳光，只是拦住他，嘲笑他的皮囊。他也遇见过宰格莱托一次，后者狠狠瞪着他，拦住他问：

“你逃到哪儿去了？”

“世界大着呐！”

“我是你的头人。我有权提问题，你必须回答。”

“我都告诉你了。”

“回来干什么？”

“是人都会回来。”

“我要是你就不回来！”

说罢，宰格莱托抬腿就走，不是杰巴勒躲得快，就会与他撞个满怀。杰巴勒强压怒火。

身后传来看门人的叫声。杰巴勒惊讶地转过身，朝他走去。门口，两人相遇，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看门人询问他的近况，并告诉他夫人想见见他。自从他回来，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相信这一天总会来到。从他这方面说，他绝不能再踏进这个家门。为此，他不主动去见母亲，以免引起经管人先生或头人的怀疑。

他还没走进这个门，消息已传遍全区。杰巴勒迅速瞥一眼大厅和花园，望了望高大的无花果树和桑树，以及遍地的鲜花。冬天的寒冷吞噬了花的芬芳。院子里阳光充足，柔和，像一片片白云撒向人间。他登上楼梯，努力排除过去遗留下的阴影。一进入大厅，他就望见夫人和先生正坐在厅的正中等着他。杰巴勒的目光一直盯着母亲，两人的目光相遇了。母亲激动地站起身来迎接他。他忙上前亲吻她的双手，母亲亲切地吻他的前额，他感受到深深的爱和幸福。然后，他转

向。先生身着长袍，冷眼看着他们母子。杰巴勒伸出手，老爷欠了欠身与他握手，很快又坐下。胡达太太目不转睛端详着儿子，又是喜又是忧。杰巴勒瘦削的身体裹着粗布条纹的袍子，腰间系着宽带，足下蹬着一双破鞋，浓密的头发上扣顶破帽子。见到儿子这副模样，胡达太太不由得一阵心酸，儿子身上的自信又使她有些伤心。她示意儿子在靠近她的凳子上坐下，自己才十分艰难地坐下来。杰巴勒懂得母亲的心思，毫不隐埋地讲述了在穆格托姆市场的新生活、职业与婚姻，表明生活虽然清苦，但他十分满足。

“过去的事就算了。你回到了区里，为什么不到家里来住?”

杰巴勒差点说出他的确是奔这个家而来的，可是，时机尚未成熟，眼下他还没有从相逢的喜悦中清醒过来。

“我想回家，但没勇气进来。”

先生冷不丁地问:

“既然你在外边混得挺好，回来干什么?”

太太嗔怪地瞪了先生一眼。杰巴勒微笑着说:“也许是想回来见你!”

“可你并没来，是我请你来的。”

杰巴勒低下了头。

“女主人，相信我吧，每当我想起被迫离家的原因，心里就不是滋味。”

先生疑惑地盯着他，正想问个究竟，太太抢在前边说:

“你肯定已经知道，为了你的缘故，我们已经宽恕了哈姆丹家族。”

杰巴勒明白，融和的家庭气氛应该结束了，他要像预计的那样开始斗争了。

“我的主人，实际上哈姆丹家族背负耻辱，惨遭不幸，不少人被杀害。”

先生紧紧抓住念珠，愤愤然说道：

“他们是罪人，罪有应得。”

胡达太太赶忙摆手制止他：

“让我们把过去忘个干净吧！”

“盖德拉不能白白死去。”先生十分固执。

“头人们才是罪犯。”杰巴勒也不相让。

先生激动地站起来，埋怨妻子道：

“瞧见了吗，这就是听从了你叫他回来的后果！”

“我的主人，我来的目的就是想见见你。也许正是心中的感激之情促使我等待着你们的召见。”杰巴勒的态度明确自信。

先生提心吊胆，疑神疑鬼地注视着他，问道：“见我有什么事？”

杰巴勒勇敢地站到他面前，意识到他已经打开缺口，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与祖父杰巴拉维的相见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我来要求哈姆丹家族的继承权，要求过安定生活的权利！”

先生的脸色变得阴森可怖。太太失望地张着嘴。先生气得眼睛冒火：

“你胆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你忘了谢赫为提出这一要求所受到的惩罚？你准是疯了，我不想和疯子在一起浪费时间。”

“杰巴勒，我本想让你和妻子住到家里来。”太太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所说的愿望，是你的祖父，我们的祖父杰巴拉维的愿望！”

先生专注的目光露出惊诧。太太不安地站起身，把手掌放在杰巴勒的额头上。

“杰巴勒，你怎么了？”

“女主人，我挺好。”杰巴勒脸上带着笑。

“真的，挺好？你的脑子出了问题吧？”

“听我把话说完再作判断好吗？”杰巴勒语气平静温和。

杰巴勒把对哈姆丹家族讲过的故事重复了一遍。先生一直十分认真地倾听。待杰巴勒讲完后，他迷惑不解地说：

“杰巴拉维自独居以后从不出门的。”

“我是在旷野中遇见他的。”

“他为什么不把愿望对我说？”

“这是他的秘密，只有他知道。”

先生哑然失笑：

“你真是地地道道的玩蛇人，不但玩蛇，还想玩玩财产！”

“我的要求并不过分。如果可能，我们去找杰巴拉维评理，看看那十项条件。”

先生恼羞成怒，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狡猾的强盗，你即便找到靠山，也难逃厄运！”

“太不像话了！杰巴勒，我没想到你会带来不幸。”

“我只不过要求哈姆丹家族合法的权益！”

“住口！阴谋家、烟鬼、狗崽子，滚出去！你要不老实，小心我宰了你！”先生咆哮起来。

“当心杰巴拉维发怒惩治你！”杰巴勒也火了。

先生冲过来，用尽全身力气猛击杰巴勒宽阔的胸膛。杰巴勒毫无惧色，纹丝不动。他转向太太说：

“我手下留情是出于对你的尊重。”

然后，他转身大踏步走了出去。

39

哈姆丹家族认为后果不堪设想。只有泰姆尔哈娜的想法与众不同。她认为只要杰巴勒领头，胡达太太绝不会允许消灭他。杰巴勒对

此也没有把握。因为，只要触及财产，他的地位便无足轻重了，谁也没有财产重要，即便是经管人先生的亲人也不例外。不过，杰巴勒提醒大家，祖父要他们坚强，他们必须毫不动摇。德阿白斯指出，杰巴勒为了大家放弃了富贵的生活，因此谁也不准动摇杰巴勒的决心。他认为，即使屈服于暴力也无济于事，那只会把他们推向比现在更悲惨的境地。

的确，哈姆丹家族感到恐惧，神经绷得紧紧的。不过，大家在绝望之中好像又找到了力量和信心，不断重复着那句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里都万悲伤地说：

"如果杰巴拉维真有这个愿望，他自己为什么不出来主持公道，拯救众人免遭残害呢？"

杰巴勒听到这话十分气愤。他紧锁眉头，气冲冲地走到里都万身边，抓住他的肩头狠命地摇晃，像要把他吞下去。

"里都万，这就是你这个说书人的立场？平日里，你说唱英雄故事慷慨激昂，一旦认真起来，你就像乌龟躲进壳里，坐以待毙。你这种胆小鬼真该诅咒？"

他转向在座的人说：

"杰巴拉维特别关照我们区，而不是其他区，还不是因为你们承继着他的血脉。否则，他不会见我，不会和我谈话，不会给我们指引道路，并答应支持我们。主啊，让我们战斗吧，哪怕是孤军奋战。"

看来，杰巴勒并不孤立。哈姆丹家族的男男女女都支持他，等待着最后的考验，而不计较后果。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杰巴勒的表现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了众人的领袖。哈姆丹心悦诚服地让位给他，由他带领大家去战斗。杰巴勒没有听从哈姆丹的劝告待在家里，照旧上街，到处走走。出乎他的意料，头人并没有找他的麻烦。他奇怪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先生不会向外人透露他们见面的事，希望彼此保持沉默，不要张扬提出过的要求，以便继续维持原状。杰巴勒也希

望能和平解决。从先生的态度,他感受到太太真挚的母爱,深深的悲哀。杰巴勒担心母亲的关怀会使他显得比主人更残忍。为此,他煞费苦心,希望找出一条不伤及恩人的万全之策。

不久之后,区里接二连三发生了一些怪事。一天,从一间屋子的地下室传出女人呼救的声音。原来,一条蛇在她脚下蠕动,她飞也似的逃到街上。男人们挺身而出,手持棍棒下到地下室,把蛇打死,扔到街上。孩子们抓住死蛇兴奋地玩了起来。没过一小时,与杰马利亚区毗邻的地方又传出呼叫声。入夜后,哈姆丹的院子里人声嘈杂,又有人发现了蛇,没等人们捉住就溜掉了。大伙费了好大劲,也没找到它。这时,杰巴勒挺身而出,用他从贝莱基忒师傅那儿学来的本领把蛇抓了出来。哈姆丹族人议论纷纷,到处传布杰巴勒如何赤手空拳在院子里捉蛇的故事,说他如何以神奇的语言与蛇对话,蛇又如何乖乖地爬出来。

清晨。一些大人物家中也发现了蛇。消息不胫而走,纷纷传说头人哈穆达穿过走廊时被蛇咬伤,他大呼小叫,引得全家人都赶来救他。类似事件不断发生,人们颇有兴致地把它当成故事到处传说。咖啡馆里,说书人里都万也讲起了蛇的故事。一时间,全区人谈蛇色变。蛇似乎有意和人过不去,人愈怕,它活动得愈频繁。头人贝拉卡特的房梁上出现了蛇,转眼又不见了,搞得举座惊骇。最后闹得经管人家里也发现了一条大蟒蛇。仆人们分散到各个角落寻找,但不见踪影。经管人先生和太太吓坏了,郑重其事地商量转移事宜,想躲过这场灾难,等安全了再返回来。正当先生家被蛇搅得天翻地覆时,头人宰格莱托家里也传出了喊叫声。先生派家人过去打探消息,家人回来报告说:一条蛇咬伤了宰格莱托的儿子后逃掉了,一家人心惊肉跳,街里呼救声此起彼伏。胡达太太决定离开这个区。这时,看门人侯斯内尼大叔告诉主人,杰巴勒会捉蛇,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曾为哈姆丹家捉出一条蛇,使那家得到安宁。经管人先生听了此话,脸色骤变。他一声不吭,

太太命令看门人去找杰巴勒。看门人望着主人，等他发话。先生嘟嘟囔囔不置可否。太太让先生在离家和召杰巴勒前来捕蛇之间作出选择，先生无奈，只得应允。

经管人与大头人住宅之间的空地上聚集着许多大人物，领头的是宰格莱托、哈穆达、贝拉卡特、雷希、艾卜·塞里阿。大家交头接耳，谈话的内容只有一个：蛇。

“一定是山里什么东西把蛇赶下了山，钻进咱们家。”艾卜·塞里阿说。

“我们一生以山为邻，从来没发生过这等事。”宰格莱托心疼儿子，为找不到报复的对象而暴跳如雷。哈穆达被蛇咬伤未愈，腿还瘸着。大家惊魂未定，纷纷表示此地已不适合居住。街里的居民也一群一伙地站在那看热闹。

杰巴勒背着皮囊走来。先与众头人打了招呼，然后恭恭敬敬走到先生和太太面前请安。先生不愿理他，太太发话说：

“杰巴勒，听说你会捉蛇？”

“恩人，我在外边学过捕蛇的本事。”

“那给我们家捉捉蛇吧。”

杰巴勒望着先生，问道：

“老爷，您准许吗？”

“去吧！”先生克制着心中的不快。

雷希在宰格莱托的暗示下，走上前来说：

“我们家，其他人的家里都有。”

“我愿为大家效劳。”杰巴勒说。

人们七嘴八舌地感谢他。杰巴勒的两只大眼扫视着众人，补充说：

“也许用不着我提醒，任何服务都有代价，街上都这么行事。”

头人们露出惊奇的神情。

“有什么可奇怪的？你们保护街区就抽税嘛。经管人先生管理家产，利息全归自己！”

气氛紧张，大家不便发表意见。宰格莱托打破僵局问道：

“想要什么样的报酬？”

“我不要钱！只要求尊重哈姆丹家族的地位，恢复他们的继承权。”

一片沉默。空气中充满了不便倾吐的仇恨。先生呆呆望着地面，太太愈发显得不安。

“不要以为我侵犯了你们的权利。我只要求得到应该享有的公正。你们现在感到的恐惧，与哈姆丹家族天天经受的痛苦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

愤怒像闪电在大家眼中掠过，但很快被克制住了。

“大家在外边住两三天，让我给你们找个高手来捉蛇！”艾布·塞里阿大叫道。

“全区的人怎么能都到外边住两三天呢？”太太问。

先生竭力压抑着胸中的怒火，思索着解决的办法。他终于说：

“我答应尊重哈姆丹家族。你开始干吧！”

头人们惊呆了。然而，局面不允许他们乱说乱动。杰巴勒命令大家离开屋子，退到花园的尽头，空出地盘。他脱光衣服，像太太把他从污水坑里抱出时那样赤身裸体。他从一处走到另一处，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一会儿轻轻吹口哨，一会儿含糊不清地说些什么。宰格莱托走近经管人，对他说：

“是他把蛇放到我们家里的。”

经管人示意他不要做声，轻声说：

“让他把蛇捉出来再说。”

一条藏在灯台下的蛇爬了出来，另一条从办公室里捉了出来。两

条蛇盘在杰巴勒的胳膊上，被带到大厅，装进皮囊。杰巴勒穿上衣服，等着众人。

“走吧，去你们家。”

杰巴勒转向太太，悄悄对她说：

“要不是我的族人十分可怜，我不会附加条件地为你效劳的。”

他走近先生，举手向他致意，大胆地说：

“自由的诺言像宗教一样神圣。”

众人默默地随他走远。

40

居民亲眼目睹杰巴勒为他们扫除了蛇患。每捉到一条蛇，他们就欢呼一次。从大房子到杰马利亚区，大街小巷无不议论此事。

捉完蛇，杰巴勒往自己住的院子走。孩子们围着他拍巴掌，又唱又叫：

杰巴勒，居民的帮手
杰巴勒，毒蛇的克星

杰巴勒离开后，歌声掌声还在继续。这一切在头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反响。哈穆达、雷希、艾卜·塞里阿、贝拉卡特走过去，对欢呼的人群拳打脚踢，吓得大家四处奔逃，躲回家中。街上只剩下猫狗和苍蝇。人们莫名其妙，不知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头人们把愤怒倾泻在欢呼的人们身上？经管人会不会食言，开始采取惯有的报复行动？杰巴勒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把族人召集到他的大院，共商大计。

此刻，宰格莱托也到了经管人那里。

“把它们统统杀光!”他怒气冲冲说。

先生脸上现出宽慰的笑意。太太问:

“你的诺言呢?”

宰格莱托板起脸,面目狰狞:

“人们屈服于武力,而不是荣誉。”

“乡亲们会说我们无情无义的。”太太面带不悦。

“让他们说吧!他们哪天停过嘴?每到夜里,他们都胆大包天地恶毒咒骂我们,白天一出家门来到街上,便畏畏缩缩。他们之所以老实,是因为害怕棍棒,而不是出于敬佩。”

先生愤怒地盯着太太说:

“杰巴勒一手策划了蛇患,目的是要挟我们,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什么时候答应过阴谋家强盗的要求!”

宰格莱托松了口气,颜面仍然狰狞可憎。

“太太,一旦杰巴勒为哈姆丹族人争得了继承权,区里的人就都会来索取权利。那样,财产会被他们分光,我们大家就蒙受损失了。”

先生把念珠捏得咯嘣咯嘣直响,大声对宰格莱托下命令:

“把他们斩尽杀绝!”

众头人及其爪牙被召到宰格莱托家。区里传出了要对哈姆丹家族下毒手的消息。女人们挤在窗口,男人们涌上街头。杰巴勒经过周密的考虑,把族人集合到中间的大院里,男人手持棍棒或砖头瓦块,女人分散在各家和屋顶上。每个人都担负着具体的任务,计划和实施的任何环节出现失误都会影响全盘,造成全军覆灭。大家在杰巴勒周围站住,心情极为紧张焦急。杰巴勒察觉到这一点,便以杰巴拉维对他的支持和预言鼓励大家。众人也向他敞开心扉,有的信心十足,有的心绪茫然。说书人里都万凑到哈姆丹的身边:

“我担心计划难以实现,是不是把大门关上,从屋顶和窗子里往外打。”

“那样只能是作茧自缚，最后被困死！”哈姆丹摇着头说道。

哈姆丹走到杰巴勒跟前，问道：

“大门开着？”

“平时怎样就怎样，不要引起怀疑。”

寒风夹着阵阵狗吠，乌云逃命般迅速移动。天似乎要下雨。远处传来人群的嘈杂声淹没了猫叫狗吠。泰姆尔哈娜喊了一声：

“魔鬼来了！”

宰格莱托确实在众头人及爪牙的簇拥下离开了家，经过大房子慢慢地朝哈姆丹区走来。他们人人手持棍棒。支持者们在街上为他们欢呼叫好。这伙人中有的嗜斗成性，以制造流血事件为快事；也有人仇恨哈姆丹家族，不愿承认他们的地位。但是，多数人讨厌头人和暴君，把仇恨埋在心里，他们表示支持完全是出于畏惧和无奈。宰格莱托对周围的一切不屑一顾，只顾继续向前走。最后，他在哈姆丹大院前停住脚步，喊道：

“里面的人听着，男人们要是没有死绝，就给我滚出来。”

泰姆尔哈娜在窗后发话说：

“你得向我们作出新的保证，免得落下背信弃义的骂名！”

宰格莱托一听提到诺言，顿时火冒三丈。

“除了这个婊子，你们难道就没人敢站出来说话了？”

“宰格莱托，主怜悯你的母亲！”泰姆尔哈娜又喊道。

宰格莱托怒不可遏，命令手下人攻打大院。一些人攻门，另一些人向窗户里扔砖头，迫使屋里人不敢开窗还击。喽啰们挤在门边，拼力撞击大门。大门被撞得吱嘎作响，攻击者更加卖力，先向后退几步，然后一齐用力撞向大门。院门一下子被撞开了。在长长的甬道尽头的栅栏门前，站着杰巴勒和哈姆丹家族的人，个个手持棍棒。宰格莱托做了个轻蔑的手势，带着他的人便朝里冲。待到他们冲到甬道中段

时，脚下的土地突然下陷，不少人跌进暗坑。瞬间，屋里的人迅速推开窗子，女人用水壶、锅、盆、皮囊向外泼水；男人扔出的砖头雨点般落到这伙人头上，街区里头一回响起头人们的惊叫声。宰格莱托的头部被击中，鲜血直流。哈穆达、贝拉卡特、雷希、艾卜·塞里阿在泥水中挣扎，棍棒在他的头上飞舞。爪牙们见主子们挨了打，哪顾他们的死活，纷纷抱头鼠窜。石头、砖瓦和水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头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狼狈，呼天叫地。说书人里都万高声喊道：

“打呀，别留下一个祸根！”

泥水被鲜血染红了。哈穆达头一个毙命。雷希和艾卜·塞里阿拼命呼救。宰格莱托紧紧抓住坑边想跳上来，他眼里冒火，但已精疲力竭，喘着粗气。棍棒朝他打下来，他向后一仰，抓着两把泥又落入水中。深坑里再没有了动静，没有了声息，只见水面上泛起了黄色和红色的泡沫。哈姆丹族人气喘吁吁地望着坑里，甬道尽头挤满了人，惊恐地望着水坑。

“这就是暴君的下场！”里都万大声说。

消息像火一样燃遍全区。人们兴奋地谈论着杰巴勒如何像消除蛇患一样消灭了头人。欢呼声响彻云霄，似雷鸣，似闪电。热情的居民忘记了刺骨的寒风，齐声拥戴杰巴勒为杰巴拉维区的头人。他们拖着头人们的尸体，尽情发泄满腔的仇恨，拍着手跳起舞来。杰巴勒按预定方案，对大家说：

“走啊，到经管人家里去！”

41

杰巴勒带领大家从大院出来时，居民们的积愤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女人们也都离开家，加入到男人们的行列，挨家挨户冲进头人们家里，见到他们的家属就拳打脚踢直至结果他们的性命，然后将屋里的家具、食品、衣物洗劫一空，把木器和玻璃器皿打得粉碎。到处一片狼藉。最后，愤怒的人群冲进经管人的家，把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一人带头，众人响应，响起雷鸣般的吼声：

"抓住经管人！抓住经管人！"

人群沸腾了……

吼声在嬉笑怒骂和胡乱起哄中停息。一些人跑向大房子，呼唤祖父杰巴拉维出来，制止腐败现象，解决区里的问题。另一些人前去敲经管人的大门。他们手推肩扛，吆喝着要强行闯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杰巴勒带着男女族人赶到。他们步伐有力，信心十足。大家闪开一条路。欢呼声再起，杰巴勒示意大家静下来，欢呼声终于渐渐平息。人们重又听到狂风的呼啸。杰巴勒望着乡亲们的脸说：

"乡亲们，我向你们致敬，谢谢你们！"

欢呼声又起，杰巴勒举手示意他们安静。

"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请大家快快散开。"

"我们要公正，街区的主人！"居民异口同声喊道。

"走吧，杰巴拉维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杰巴勒的声音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

人们高呼："杰巴拉维！杰巴拉维的孩子杰巴勒！"杰巴勒再三示意大家散去，但人们不想离去，在他的催促下，才不情愿地走开去。等到大门外没有人了，杰巴勒才走上前叫门：

"哈塞内尼大叔，开开门！"

门里传出哆哆嗦嗦的声音：

"人呢，人都走了吗？"

"除了我，没别人了。"

门开了，杰巴勒迈进去，他的族人也跟了进去。他们穿过大厅，看见太太垂头丧气站在门前，门后闪出先生苍白的面孔。他低着头，像是一具裹着白色尸衣的僵尸。看见杰巴勒，他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胡达太太呻吟道：

“杰巴勒，我身体很不好。”

杰巴勒轻蔑地指着先生说：

“如果他的阴谋得逞，我们早就陈尸街头了。”

太太深深叹了口气，没再说话。杰巴勒狠狠瞪着先生说道：

“瞧你现在的模样，威风扫地，没有头人保护，冷冷清清，无人怜悯。要不是我规劝大家散去，群众会把你撕成碎片，踩在脚下。”

先生浑身一颤，恨不得钻进地缝。这时，太太走上前，用期待的口吻说：

“我不想从你那听到违背诺言的话。我们已经遭难，你该同情怜悯我们。”

杰巴勒皱了皱眉头：

“如果不是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局面早就不是这样了。”

“我不怀疑这一点，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杰巴勒不无遗憾地说：

“不流血是很难实现公正的。”

先生吓得浑身发抖，缩头缩脑在一边，嗫嚅道：

“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只能俯首听命！”

他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不过声音十分微弱：

“我还有机会改正我的错误。”

人们听惯了经管人颐指气使的腔调，现在如此低声下气，着实让他们感到新鲜、得意。先生鼓了鼓勇气又说：

“你可以代替宰格莱托做头人。”

杰巴勒沉下脸，轻蔑地说：

“做头人不是我的要求，你找别人保护你吧。我只想得到哈姆丹家族的全部权利。”

“你们会得到的，一分不会少。如果你愿意，可以由你来经管财产。”

“杰巴勒，像过去一样。”太太满怀希望。

德阿白斯在人群中喊道：

“为什么财产不统统归我们所有？”

人群喧闹起来。先生和太太吓得脸色蜡黄。杰巴勒气愤地对众人说：

“杰巴拉维只要我夺回你们应有的权利，没有要我攫取别人的东西。”

“谁告诉你其他人要求自己的权利了？”德阿白斯说。

“这不关我的事。你不要只想到自己遭受的不公正！”杰巴勒提高了嗓门。

“好一个忠厚的杰巴勒！这让我更希望你回来了。”太太感动极了。

“我还住在哈姆丹大院。”

“住在那里不合你的身份。”

“等我们有了钱，就把大院变成大房子，那是祖父杰巴拉维的愿望。”

经管人抬起头，犹豫地说：

“今天发生的事威胁了我们的安全。”

“你和那些人的事与我无关。”杰巴勒鄙夷地说。

“你要是尊重诺言，哪个敢与你作对？”德阿白斯插嘴道。

“我要在证人面前把你们的权利记录在案。”先生来了精神。

“和我们一起吃顿团圆饭吧，这是母亲的请求。”胡达太太乞求着。

杰巴勒意识到此话所传递的和解信息，他无法拒绝：

“女主人，恭敬不如从命。”

42

以后的几天，哈姆丹家族，有人已经称它为杰巴勒家族，像过节一样。他们的咖啡馆重新开张，诗人里都万又坐在那张沙发上，拨动琴弦。人们痛饮啤酒，屋顶上飘着大麻叶的烟雾。泰姆尔哈娜不顾年迈狂热地跳起舞来，差点把骨头跳散了架。谁也无暇去关心谁杀死了盖德拉。皮影戏演出了杰巴拉维与杰巴勒相见的情景。

那几天对杰巴勒和舍菲戈来说是最幸福的日子。杰巴勒对妻子说：

“咱们把贝莱基忒师傅请来，和我们一起住吧。”

“对，让他来迎接外孙的出生。”舍菲戈抑制不住即将临盆的喜悦。

“舍菲戈，你是幸福的先兆。赛依达也会在哈姆丹族中找到称心的丈夫。”

“是杰巴勒家族，大家都这么说。你是区里最好的人。”

“艾德海姆比我们强。他们希望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再工作，尽情歌唱。他的梦想将由我们来实现。”

德阿白斯酒气熏天，手握棍棒，在人群中边走边舞，看见杰巴勒，也不停下来。

“你不愿当头人，我来当。”

说罢，他转过身对着众人：

“哈姆丹家族不需要头人。然而，真正的头人应该由渴望得到它的人当。”

德阿白斯醉得东倒西歪，众人尾随着他，来到了咖啡馆。杰巴勒望着众人，心情十分兴奋。

“你们是祖父最亲爱的孩子，是本区当然的主人。为此，大家要相互爱护，相互尊重，维护公正，决不允许出现犯罪。”

哈姆丹族人家家响起鼓声歌声，各处灯火通明，好不热闹。夜深人静时，孩子们还在哈姆丹区的边缘玩耍。街里其他家族的人沉着脸走进咖啡馆。杰巴勒略微客套之后请他们坐下，端上茶来。他似乎猜到他们不单单是来祝贺的。长者宰纳蒂的话证明他猜对了：

“杰巴勒，我们是同一区的人，都是祖父的后代。今天，你成了街区的主宰，铁腕人物，你应该让全区都得到公正，而不仅是哈姆丹族人。”

杰巴勒没说话，他的族人也显得冷淡。来人又说：

“你有能力使全区得到公正。”

确实，杰巴勒从来没有考虑过区里的其他族的人，本族人对此也不关心。当初他们困难的时候如此，如今高人一等了也是一样。

“我的祖父只要我保护本族人。”杰巴勒温和地说。

“这话值得考虑。”哈姆丹插了进来。

杰巴勒审视大家，观察反应。他见大家都板着面孔，就说：

“我们与祖父的关系，是在旷野里他和我见面时，由他肯定下来的。”

宰纳蒂本想说这话值得考虑，但是失望突然攫住了他的心，便问杰巴勒：

“我们穷困潦倒你高兴吗？”

“不。可这与我无关。”

“怎么与你无关？”

杰巴勒思忖着此人有什么权力用这种口吻和他说话。但是他并

不动气。他好像有些同情他们,但转念一想,何必为别人的事多费口舌,再找麻烦。他们是什么人?

“难道你们忘了在我们处于困难时期,你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德阿白斯的话算是回答。

来人避开他的目光说:

“头人统治时期,谁敢公开发表意见,表达真情实感?那时,谁不听他们的话就得挨整。”

“过去和现在你们都妒忌我们在区里的地位。也许在头人出现之前,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德阿白斯不服气地撇了撇嘴。

宰纳蒂绝望地低下头说道:

“主宽恕你,德阿白斯。”

“你该感谢我们没有报复!”德阿白斯不依不饶。

杰巴勒思绪万千,陷入沉默。他很想伸出友谊之手,不好意思加以拒绝。同族的其他人对德阿白斯的话也多有不满,对他投以冷漠的目光。杰巴勒下不了决心。他的沉默不语意味着毫无希望。来人悻悻地站起身,回去了。德阿白斯等他们走远后,迫不及待地挥舞拳头叫道:

“猪猡,滚回去吧!”

“幸灾乐祸不是君子所为!”杰巴勒大声说。

43

哈姆丹家族值得纪念的日子,是杰巴勒拿到家族份子钱的那天。

杰巴勒在胜利大院中的长椅上坐下,家族里的人都来了。清点完每家的人数,按人头平分,没有例外。哈姆丹对这种公平的分法颇不满意,非常隐晦地表达了他的意思:

“杰巴勒，公平不等于委屈你自己！”

“我拿到两份，我和舍菲戈的。”杰巴勒皱了皱眉头。

“可是，你是这里的领袖。”

“领袖不该侵占百姓的利益。”杰巴勒的声音大家都听到了。

德阿白斯不耐烦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插嘴说道：

“杰巴勒不是哈姆丹，哈姆丹不是德阿白斯，德阿白斯也不是卡阿白莱哈！”

“你这是想让一家人分成主人和仆人！”杰巴勒反驳道。

“我们当中有咖啡馆老板、串街的小贩和乞丐，对他们怎么能一视同仁呢？我过去第一个冲破包围，被盖德拉追赶，在旷野里找到你；后来，我又是第一个热情支持你，而他们那时还都犹豫不决呢！”

杰巴勒愈加恼火，大叫道：

“自卖自夸是骗子！像你这种人就该让别人欺负。”

德阿白斯还想争辩，见杰巴勒怒不可遏，便不再做声，退了出去。

晚上，德阿白斯到阿特里斯的大烟馆，坐在人堆里吞云吐雾，排遣不满。他想玩玩，便邀请卡阿白莱哈下跳棋，赌输赢。半个时辰不到，他把分到的钱输了个精光。阿特里斯哈哈大笑，一边换水烟筒的水，一边说：

“你的手太臭，是个穷命，杰巴拉维想救你也白搭！”

德阿白斯输急了眼，蛮不讲理地说：

“哪能这么轻易地把钱丢了！”

阿特里斯吸了口气，试试水是否添得合适。

“可是，钱已经没有了啊，兄弟！”

卡阿白莱哈小心翼翼把钱卷好，塞进怀里。德阿白斯一手拦住他，伸出另一只手要他还钱。卡阿白莱哈很不乐意：

“钱不是你的了，你没有权利索还。”

“穷小子，把钱还给我！”

“不许在我这里吵架！”阿特里斯担心地望着他们。

德阿白斯一把抓住对方的手：

“婊子养的，不许偷我的钱！”

“放开手，我没偷你的。”

“那是你赚的？”

“舍不得干吗要赌？”

德阿白斯蛮不讲理地给了对方一拳。

“那是我的钱。小心我打断你的骨头！”

卡阿白莱哈猛地推德阿白斯一下，德阿白斯气疯了，用食指狠抠他的右眼。

卡阿白莱哈尖叫一声站起来，双手捂着眼睛，钞票散落一地。他痛苦地呻吟，疼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家围了上来。德阿白斯捡起钞票，揣进衣兜。阿特里斯走到他面前，厉声说：

“赔他眼睛！”

德阿白斯怔怔地望了他一会儿，转头走了出去。

胜利大院里，杰巴勒身边围着一群本族人，他眼里冒着怒火。卡阿白莱哈蹲在地上，眼睛绑着绷带。德阿白斯站在一边，低着头一声不吭。哈姆丹想让杰巴勒先消消气，温和地说：

“德阿白斯答应还钱。”

“先让他赔眼睛。”杰巴勒吼道。

卡阿白莱哈哭了。诗人里都万惋惜地说：

“眼睛可怎么赔！”

杰巴勒脸色阴沉，犹如电闪雷鸣的天空。

“以眼还眼！”

德阿白斯瞪着杰巴勒，把钱给了哈姆丹。

“刚才我是失去了理智，并没想伤害他。”

杰巴勒愤怒地注视着德阿白斯，语调冷峻逼人。

“以眼还眼，先动手的不能饶恕。”

众人你望望我，我看看你，大家从来没见过杰巴勒发这么大火。杰巴勒每次发怒都非同小可，第一次发怒抛弃了富贵，第二次发怒杀了盖德拉。他真的动了怒，谁也解劝不了。哈姆丹想上前说情，被他抢在前面说道：

“杰巴拉维的爱没能感化你们，你们竟自相残杀起来。生活要有秩序，胡作非为会断送我们的前途。为此，德阿白斯必须赔眼睛。”

德阿白斯吓坏了，说：

“谁敢动我，我杀了他！”

杰巴勒像一头发狂的野牛朝他扑去，打了他一个嘴巴。德阿白斯倒在地上，被拉起来时竟已昏了过去。杰巴勒反剪他的双臂，转过头对卡阿白莱哈命令道：

“起来，行使你的权利。”

卡阿白莱哈站起来，犹豫不决。德阿白斯家里人发出尖叫。杰巴勒目光凶狠地对他说：

“过来，否则我先活埋了你！”

卡阿白莱哈只好走过来，用食指戳进德阿白斯的右眼，当众把它挖了出来。德阿白斯的家属又发出悲痛的惨叫。德阿白斯的朋友阿特里斯、阿里·法瓦尼斯都落下了泪。杰巴勒朝他们喊道：

“你们这些胆小鬼，坏蛋。你们仇恨头人，是因为他们欺负到你们头上。你们一旦得势，也去欺负别人。谁心里有鬼，我们就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绝不手软。没有纪律会垮台的。”

杰巴勒把德阿白斯丢给他的朋友们，径自走了。这件事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他是位亲切的领袖，不愿当头人，说话和蔼可

亲。如今,大家对他惧怕三分,敬而远之。居民们开始悄悄议论他的凶残无道。也有不少人批驳这种说法,历数他的优点和功绩:他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真诚地强调要建立秩序,以保证公正、友爱和纪律的实现。后一种舆论日渐为大家所接受。讨厌他的人喜欢他了,害怕他的人不再怕了,远离他的人重又亲近他了。人们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敢越轨。

从此,街区里太平多了。杰巴勒很快成为公正与秩序的象征。直到他离开人世时,大家仍然遵纪守法,并不把它视为负担。

这就是杰巴勒的故事。

他是第一位反抗暴虐的人,第一位有幸见到祖父杰巴拉维的人。他的地位巩固,无人与之匹敌。除此之外,他抑制了头人和歹徒,取缔了苛捐杂税和毒品买卖,在哈姆丹家族中树立了公正、力量、秩序的典范。对区里的其他人,杰巴勒并不关心,也许是他瞧不起他们。但是,杰巴勒绝不欺负他们,而是与他们和平共处。他为大家做出了榜样。

若不是区里人得了健忘症,好传统一定会保持下去。然而,区里人真的得了健忘症。

里法阿

44

天将破晓。区里人还在梦乡之中，头人与猫狗都在安歇。到处黑黢黢的，好像从未被照亮过一样。

杰巴勒家族居住的胜利大院，门悄悄地打开了，从里面溜出两个人影，蹑手蹑脚朝大房子走去，绕过高高的院墙走向旷野。他们不时朝后观望，害怕有人盯梢。星光下，他们走进旷野。杏德巨石像一个墨黑的庞然大物耸立在黑夜之中。两个人影一个是中年男子，一个是年轻的孕妇，每人背着一个包袱。在巨石旁，女人喘了口气，疲倦地说：

“沙斐依，我累了。”

男人停住脚步，有些不高兴，勉强地说：

“歇会吧，主让体弱的人感到困乏！”

女人放下包袱，叉开两腿坐在上面，抚摩着肚子。男人环顾四周，坐在另一个包袱上。微风带着清晨的潮气拂面而过。女人心事重重，问道：

“喂，我在哪儿生孩子？”

“阿卜黛，在哪儿生都比在这该死的区里生好。”沙斐依心情不佳。他仰望横亘在南北两边的山影。

“我们去穆格托姆市场。从那儿进山去躲些时候。我会手艺，可

以继续开木匠铺赚钱养家。现在手里还有点儿钱，将来也饿不着我们。”

女人拉紧披在肩头的面纱，心情沉重。

“像无家可归的孩子流落异乡，可我们是街区主人杰巴勒的后代！”

“街区的主人！”男人鄙夷地啐了一口。“阿卜黛，我们简直是卑贱的奴隶。杰巴勒死了，他的幸福日子也跟着结束了。来了赞法勒，主都不爱搭理他。这个人不保护我们，反而处处与我们作对，吸干我们的血汗，还不许叫苦！”

阿卜黛并不反驳。现在虽然已经逃了出来，但她仍像滞留在苦难的日子里。远离住惯了的家乡，心中不由得升起美好的回忆，感到阵阵心酸。

“要是没有那些恶人，我们街区是最称心的地方。到哪儿去找祖父那样的大房子，那么好的邻居？哪儿还能听到艾德海姆、杰巴勒、杏德巨石的故事？这群该死的恶人！”

“动不动就挨棍子，那些人盘剥我们像是天经地义！”男人心里难过极了。

沙斐依忘不了头人赞法勒怎么挥舞棍棒把他的肋骨险些打断，然后又当众羞辱他，只为他曾谈论过一次财产。他也记起了另一件事，恨得直跺脚。

“那个狗娘养的抢走了上街买肉的塞依德希姆的孩子。至今没有下落。他从落生就没得好。你问去哪儿生孩子？我看还是到没有人杀孩子的地方去生。”

阿卜黛叹了口气说：“但愿你能像别人一样知足。”她的语气变得柔和了，气氛也缓和多了。

男人又皱起了眉头。

“阿卜黛,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我曾经问过:杰巴勒在哪里?杰巴勒的时代哪儿去了?还存在公正的势力吗?为什么杰巴勒家族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我们的铺子被砸了,人被打了,要不是邻居劝阻,我们早没命了。我们不逃走,将出生的婴儿也难逃那个孩子一样的厄运。”

女人难过地点点头。

“咳!你要是忍耐一些就好了!难道你没听见人们讲,说不定哪天杰巴拉维会出来拯救他的后代,使他们免遭苦难?”

沙斐依有些激动,苦笑道:

“说说而已!我从小就听到这话。事实上,祖父一直与世隔绝,而经管人以权谋私,否则头人不会白白为他效力。杰巴勒区的头人赞法勒侵吞了家族的份额,好像杰巴勒从未出现过,以眼还眼的事件从未发生一样。”

女人沉默不语,望着黑夜遐思。太阳出来后,她将置身于陌生人之中。新邻居会来抱她的新生婴儿,孩子要在异乡长大,犹如一根折断的树枝。她再也不能住在自己的族人中,每天往丈夫铺子里送饭,夜里坐在窗子边听说书人杰瓦德的琴声和说唱。杰巴勒夜遇杰巴拉维的故事百听不厌,鼓舞人心。祖父要杰巴勒别害怕,在他的同情和支持下定能取得胜利。流落他乡的杰巴勒满怀信心返回故乡,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沙斐依仰望夜空。星光闪烁,山顶上已透出乳白色的曙光。他提醒道:

“该走了,我们要在天亮前赶到市场。”

“我想再歇会儿。”

“主使疲劳的人困倦!”男人无可奈何。

假如没有赞法勒这号人,生活会多么美好!生活中充满欢乐,人

们可以尽情享受清新的空气和令人神往的星空。然而,现实中有经管人伊哈卜,头人布尤米、迦必尔、韩杜塞、哈立德、毕忒赫和赞法勒。与大房子一般大小的院子里传出的呻吟声代替了悦耳的音乐。居民们变成了空怀梦想的艾德海姆。他们的脸被打肿,腿被踢伤,眼睛上爬满苍蝇,满头的虱子结成了团。

"杰巴拉维为什么忘记了我们?"

"主才知道他的事。"女人轻轻地说。

"杰巴拉维!"男人无可奈何愤然呼叫。

喊声在旷野里回响。沙斐依站起来,说了声:"只有靠托主啦!"

然后,他搀扶着女人向南走去。

45

阿卜黛眼睛里闪着幸福的泪花。

"啊! 我们的街区,终于回来了。感谢万能的主!"

沙斐依大叔脸上露出笑容,用袍袖擦了擦额头,不无骄傲地说:

"好啊,回家了,真高兴!"

里法阿在一旁听父母说话。他天真无邪,漂亮的脸上露出惊奇和悲哀的神色,他略带不满地说:

"忘了穆格托姆市场和邻居们啦!"

母亲笑了。她拉了拉斗篷,露出斑白的头发。她知道儿子忘不了出生之地,如同她思念街区一样。儿子生性温顺,重感情。

"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忘。这儿是我们的老家。这里的父老乡亲会喜欢你的,你也会爱上他们的。赞法勒死了,杰巴勒区的人有好日子过啦。"

沙斐依警告她说:

"汉法斯和赞法勒是一丘之貉。"

"可是汉法斯与你无仇。"

"头人的仇恨比雨后的泥水还来得快。"

"别这么想。我们是为过太平日子才回来的。你照旧开木匠铺养家。别忘了,在穆格托姆市场你也得服从头人的管辖。哪儿没有头人?"阿卜黛为丈夫宽心。

一家三口继续向街里走去。沙斐依背着粮袋走在前边,后面跟着阿卜黛和扛着大包袱的里法阿。

里法阿高高的个子,显得有些清瘦柔弱,但目光炯炯,是个温和的、引人注目的美男子。他不时东张西望,对一切都感到十分好奇。坐落在街区尽头,被参天树木环绕着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引起他的注意。他凝望良久,问道:

"那是祖父杰巴拉维的家?"

"是的。和我讲的一样吗?你的祖父,这片土地的主人就住在那里。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给的。如果他不与世隔绝,会让街区兴旺发达的。"阿卜黛喜形于色。

"就是以他的名义,财产经管人伊哈卜盘剥我们,头人欺压我们。"沙斐依讥讽地说。

他们沿着大房子的南墙向区里走去。里法阿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大门紧闭的房子。眼前出现了经管人伊哈卜的家,院门大敞,看门人坐在门前的长椅上,对面是大头人布尤米的家。伊哈卜的门前停着一辆运货马车,车上装着一袋袋米和一筐筐水果。仆人们一个接一个往院子里搬货物。

街道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场所,赤脚的孩子们跑来跑去。街两旁的人家门口,铺着席子晾晒豆子或切碎的姆鲁希耶菜。居民们边干活儿边打闹,笑语喊声此起彼伏。沙斐依一家转向杰巴勒区。谢赫·多里

尔走在街当中，用棍子摸索着。沙斐依立即放下米袋，喜笑颜开地走过去，停在他面前，说：

"杰瓦德大叔，你好呀！"

说书人停住脚步，仔细分辨着这声音，然后摇摇头说："你好。声音好熟呀！"

"还记得木匠沙斐依吗？"

说书人脸上笑开了花，大声说：

"老天爷，沙斐依木匠！"

说书人张开双臂。两人亲切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引来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两个小孩淘气地模仿他们拥抱在一起。说书人紧紧握着木匠的手：

"二十年了，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啊！你妻子好吗？"

"杰瓦德大叔，你老人家好！这是我的儿子里法阿。快亲亲大叔。"阿卜黛忙对儿子说。

里法阿高兴地走过来，亲吻说书人的手。说书人伸手摸摸他的头和面孔。

"漂亮极了，挺像你祖父！"

大叔的夸奖使母亲脸上放光。

"你要是看见他瘦弱的身体就不会这么说了。"沙斐依笑道。

"胖瘦没关系。杰巴拉维只有一个。这孩子干什么活？"

"我教他木工活。他是独子，娇惯坏了。在铺子里待不住，干一会儿就望着旷野和穆格托姆山发呆。"

"没结婚心是安定不下来的。这些年你们去哪儿了？"

"穆格托姆市场。"

"像杰巴勒一样。他回来时是个玩蛇的，你还和以前一样当木匠。你的对头死了，不过，新的老的一个样！"

“是啊，一个样。我们只求过太平日子。”阿卜黛赶紧接过话茬说。

认识沙斐依的人都跑过来，相互拥抱问候，场面十分热烈。里法阿兴致勃勃地望着周围的一切。他的目光停在第一个院落的一个窗子上，那里有一位姑娘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四目相遇，姑娘立即收回目光仰望天空。里法阿的举动被父亲的朋友发现，他对里法阿耳语道：

“她叫依涉，是汉法斯的女儿。看她一眼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里法阿脸红了。

“他可不是爱胡闹的孩子，只不过头一次回乡，什么都新鲜。”母亲为他辩解道。

从那个院子里走出一位身材很魁梧的汉子，身着宽大的衣袍，满脸坑坑洼洼，留着一撇小胡子。人们悄声说：“汉法斯，汉法斯！”杰瓦德大叔拉起沙斐依的手，朝他走去。

“杰巴勒的头人，您好！这是木匠沙斐依师傅。他离家二十年，刚刚回来。”

汉法斯冷冷地打量着沙斐依，神情淡漠，勉强伸出手轻轻一握，板着脸说了声：“你好。”

里法阿看不惯他那股傲慢劲。母亲在他耳边低声催促他上前施礼，他很不自然地伸出手。

“我的儿子里法阿。”父亲介绍说。

汉法斯轻蔑地斜了小伙子一眼，立刻转过头去。里法阿的文弱在这个区十分显眼。

“过去的日子没有忘记吧？”汉法斯对沙斐依说。

沙斐依明白他的意思，竭力掩饰内心的不安说道：

“师傅，我愿为你效劳。”

“你为什么逃走？”汉法斯狐疑地打量着对方。

沙斐依半天没找到合适的回答。

“离开赞法勒！”

“那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说书人抢着回答。

“惹急了我，你可没处逃！”头人威胁道。

“师傅，你会发现我们是顺民。”阿卜黛说。

沙斐依一家在朋友的簇拥下来到胜利大院，按杰瓦德大叔的指点找到了一间空房子。对面走廊上的窗户里出现了一位标致的美人，正对着走廊的窗玻璃梳头。她看见来了人，娇滴滴地问：

“这是谁呀，像新郎一样？”

大家笑了，一个人搭腔说：

“雅塞米娜，是新邻居，住你对面。”

“主啊，男人可真多！”美人笑嘻嘻地说。

她漫不经心地望着远方。突然发现了什么，眸子一亮，目光停在里法阿身上。里法阿觉得这位姑娘比汉法斯的女儿更具魅力，不免心中一动。他随着父母拐进走廊的另一头。那里正对着姑娘的屋子。姑娘唱了起来：

啊，好帅的小伙儿，我的妈！

46

沙斐依师傅在胜利大院进口处开了个木匠铺。每天早晨，阿卜黛去市场买东西，父子俩去铺子，坐在台阶上等顾客。沙斐依腰包里的钱还能过上个把月，所以心里并不着急。他望着有顶篷的甬道说：

“这就是杰巴勒打败对手的地方。”

里法阿面带微笑，睁大充满幻想的明亮眼睛。

“在这块地方，艾德海姆盖了间小屋。这里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杰巴拉维来这儿看望儿子，原谅了他。”

里法阿笑得很甜，他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之中。一切美好的回忆都源于这个地方，要不是时过境迁，地面上或许还留有杰巴拉维和杰巴勒的足迹，空气中还残留着他们的气息。当年从这些窗子里泼出的水浇在头人身上，把他们赶进了泥坑。雅塞米娜的那扇窗子也包括在内。而今天，从那扇窗子里投来的是灼人的目光。岁月无情。当年在这个院子里，杰巴勒与他那并不怎么强大的家族迎战敌人，终于取得了胜利。

“爸爸，杰巴勒胜利了，可有什么用呢?”

“我们说过不再提这件事的。你见到汉法斯了。”父亲叹了口气。

“大叔，木匠师傅。”

父子俩不情愿地相互望了一眼。父亲站起来，抬头看见雅塞米娜凭窗而立，两条大辫子甩来甩去。

“什么事?”

“我要修理桌子，请你儿子上来搬吧。”姑娘的语调极为调皮。

父亲走回来对儿子说：

“托主的福。”

雅塞米娜的房门开着。里法阿心想：“你可要当心。”姑娘请他进去。她身着带白色领圈的咖啡色袍子，乳房高耸，光着双腿。她久久地不说话，像是要检验一下自己的美貌在里法阿心中产生多大影响。她直视着里法阿清澈明亮的眼睛，无所顾忌地指着厅里一张三条腿的桌子说：

“那条腿在沙发底下。装上腿再油漆一遍。”

“好的，小姐。”里法阿的嗓音甜甜的。

“多少钱?”

“我得问父亲。”

“你呢,不知道吗?”

“由父亲定价。”

“谁来修?”姑娘的眼睛直盯着对方。

“我。父亲指点。”

“毕忒赫是最年轻的头人,年纪比你还小,但已经结婚,可是你连个桌子腿都装不好!”姑娘放肆地笑了。

“到时候给你送张新桌子来不就行了吗?”

里法阿从沙发底下取出桌子腿,扛起桌子就走,到了门口,听见身后传来姑娘的声音:

“请走好!”

里法阿把桌子放到父亲面前。老人一边查看桌子,一边愤慨地说:

“说实话,第一笔生意应该来得干净一点才好。”

“爸爸,她又不脏。她家里好像只有她一个人。”里法阿显得很天真。

“独身女人最危险!”

“也许她需要结婚礼品?”

“我们是木匠,管不了那些。拿胶来!”

晚上,父子俩一块去杰巴勒咖啡馆。说书人杰瓦德端坐在沙发上,品尝着咖啡。老板舍尔多姆照例坐在门口。头人汉法斯坐在正座,他的爪牙围坐在他身旁。父子俩一同走到头人面前,向他问好,然后在舍尔多姆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沙斐依吸着水烟,给儿子一小瓢瓜子。咖啡馆里空气沉闷,烟雾缭绕,飘散着蜂蜜、薄荷和石竹花的清香。满脸胡须的汉子们面色苍白,眼皮沉重,他们的咳嗽声、粗野的笑声、下流的玩笑混杂在一起。街上传来孩子们的歌唱:

街里的孩子像桑树
是朋友，不是敌人
吃什么，吃面饼
喝什么，喝咖啡

咖啡馆门口卧着一只猫，沙发底下发出吱吱声，猫扑了过去，叼着一只耗子退出来。里法阿恶心地把杯子拿开来，抬头望见汉法斯吐了口白痰，对说书人大声喊道：

"什么时候开始，祸根子！"

杰瓦德笑着点点头，拿起四弦琴，开始弹奏过门。他先向经管人伊哈卜，再向大头人布尤米，最后向本区的头人汉法斯致意，然后开讲：

话说艾德海姆坐在办公室，接待新的雇工。轮到最后一个人时，他头也没抬，只听那人报名说："伊德里斯·杰巴拉维。"

艾德海姆惊恐地抬起头，只见兄长站在他面前……

说书人继续讲下去，大家听得入神，里法阿也着了迷。说书人和他讲的故事多么亲切啊！从他幼年时代起，母亲不知给他说过多少次："我们街区是个故事王国。"的确，这些故事怎能不让人喜欢呢？他失去了穆格托姆市场的娱乐和旷野的幽静，现在这些故事给了他一种补偿，让那颗恍恍惚惚、很不安宁的心得到休息。那栋大房子毫无生气，只有高耸入云的参天树木和这些动人的故事证明杰巴拉维还活着。不过，除了说书人说他的长相与祖父相似之外，还有什么能证明他是杰巴拉维的后代呢？

夜深了，沙斐依大叔已抽上第三道烟。区里已听不见小贩的叫卖声和孩子们的喧闹，只有悠扬的琴声和远处踏歌舞的鼓点，还有女人

挨丈夫打时发出的尖叫，划破夜的寂静。故事已说到艾德海姆中了伊德里斯的计，被赶出了家门，身后跟着哭哭啼啼的乌梅玛。这与母亲怀着他逃离街区的情形一样。该死的头人，该死的捉耗子的花猫，该死的嘲讽目光和冷冰冰的笑！迎接游子归来的话竟是："惹怒了我，你可没处逃！"该诅咒恐怖的制造者和玩弄阴谋诡计的人。艾德海姆只能待在旷野。听，说书人正唱着伊德里斯的醉酒歌。里法阿凑到父亲耳边说：

"我想去其他咖啡馆看看。"

"我们的咖啡馆是最棒的。"父亲有些不解地说。

"其他咖啡馆的说书人讲什么？"

"同样的故事。到那边听就没滋没味了。"

舍尔多姆也凑过来和里法阿耳语：

"说书人是最会说谎的骗子，哪儿都一样。下面一个咖啡馆里你能听到说书人讲，杰巴勒说他是街区的子孙，这意味着他是哈姆丹的子孙。"

"说书人总要不惜代价地讨好听众。"

"不，是讨好头人！"舍尔多姆压低声音说。

半夜，父子俩离开咖啡馆。周围伸手不见五指。不知从哪儿传来男人的说话声。一支烟头上的红火像流星一样坠入地面。父亲问道：

"故事好听吗？"

"真好听。"

"杰瓦德大叔挺喜欢你的。休息时，他说什么啦？"父亲的语调中带着笑意。

"他请我到他家去。"

"这么快就让人喜欢你了，可你至今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一辈子长着呐。现在，我得把所有的咖啡馆逛上一遍。"

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门洞。从雅塞米娜房中传出行酒令的喧闹，一个人唱着：

格帽子，谁为你做？
我为你神魂颠倒，
你的心里可有我？

里法阿对父亲耳语道：

“她不像我想的是单身。”

“你痴呆呆地浪费了多少光阴！”

他们小心翼翼地迈步上楼，里法阿突然说：

“爸爸，我去看看杰瓦德大叔。”

47

杰瓦德大叔住在杰巴勒区3号院里。里法阿在他家的门前站住，敲了几下门。庭院里传出激烈的叫骂声。里法阿在小路边圆形的回廊上可以俯视到大院的天井。两位叫骂的主角，一个站在洗衣盆后面，挥舞着沾满肥皂泡的双手；另一个站在走廊入口处叉着腰以更加恶毒言语回敬她。其他人分成两派，各自帮护一方。里法阿感到恶心，赶紧移步到诗人的门前。他对这些女人，还有这里的猫、狗都十分反感。他觉得，这里似乎每个人的手上都带着利爪，每个人的嘴巴都在喷射毒汁，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着恐惧和仇恨，只有穆格托姆旷野洋溢着清新的空气，只有大房子的主人在寥寂中生活！

杰瓦德大叔打开门，一见是里法阿，脸上堆起了笑容：

“大侄子，欢迎你！”

里法阿首先感到沁人肺腑的熏香味，好似天使的气息。他随着主人走进一间正方形的小屋。房间四周铺着坐垫，中间是一块精心制作的草席，微风从吊窗的裂缝中透进来，屋顶挂着吊灯，它的周围绘着麻雀和鸽子。说书人坐在褥垫上，里法阿在他身旁坐下。

"我们煮好了咖啡。"

杰瓦德大叔叫妻子端咖啡来。

"乌姆·贝哈退莉哈，过来。这是沙斐依的儿子里法阿。"

女人坐到丈夫的另一侧，一边倒咖啡，一边说："欢迎你，孩子！"

女人看来有六十多岁，身体结实，目光敏锐，下巴布满皱纹。杰瓦德指着客人介绍道：

"他很听话，迷上了故事。说书人一见这样的人，讲起故事来就特别带劲。别的人都不好好听，不是吸大麻，就是睡大觉。"

"你的故事对他很新鲜，对其他人可不行了。"女人打趣道。

"这是你的精灵在说话。"说书人转向里法阿，"你大婶是神婆。"

里法阿仔细打量大婶，正好与她的目光相遇。大婶递过了杯子。穆格托姆市场跳神的鼓点曾经令里法阿神往，每当听到那鼓点声，他的心儿也随之起舞。他常常站在街上，隔窗欣赏屋里跳神的人家，熏香袅袅的烟柱和晃动的人头。那景象至今仍旧历历在目。

"在外面听说过家乡的事吗？"

"爹妈都讲过。那时我的心不在那儿，对财产等问题没有兴趣，对有人为此作出牺牲感到奇怪。母亲对爱和平安的执著常常使我厌烦。"

杰瓦德摇摇头，伤心地说：

"在贫穷和棍棒的重压下怎么会有爱与平安！"

里法阿默不作声。不是他不想搭腔，而是他被右边墙上一幅奇怪的画吸引住了。这幅油画与咖啡馆里的那一幅差不多，画着一位巨

人，他身边的院落显得像玩具一样矮小。

“画上的人是谁？”

“杰巴拉维。”女主人答道。

“谁见过他？”

“我们这一代的人谁都没有见过。杰巴勒在夜色中也没有辨认清楚。画家是根据故事所描述的形象画的。”

“他为什么总是紧闭大门，不认子孙后代？”里法阿叹了口气问道。

“有人说是由于高傲。谁知道他是怎么过日子的！他要是打开大门，街区的人就不至于像牲口一样生活啦。”

“你不该……”女主人打断丈夫的话，“别操心啦。街里的人一提起杰巴拉维，就谈论财产，然后各种灾难就接踵而来。”

“这样一个奇怪的祖父，怎么能不让大家想他？”里法阿困惑地摇摇头说。

“既然他不想我们，我们也学他的样吧。”

“可是他见了杰巴勒，并和他谈了话。”里法阿仰望着画中人说道：

“是啊。可是杰巴勒死后，来了赞法勒，然后是汉法斯，我们总是无依无靠。”

杰瓦德笑着对女人说：

“街区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从魔鬼手中解脱出来，像你帮助中魔的人驱鬼一样。”

“大婶，鬼真的和人一样吗？我想看看他们面对汉法斯会怎么样！”

“我跟他们没有关系。我的那些鬼听我的话，就像蛇听杰巴勒的话一样。我准备了他们喜欢的苏丹熏香、埃塞俄比亚的咒语和有魔力的歌曲。”

“你从哪里得到的力量？”里法阿很是认真。

“这是我的行当，和你父亲的木匠手艺一样，它来自造物主！”女人谨慎地看着他。

里法阿喝完咖啡，刚要说话，就听到街上响起了父亲沙斐依的喊声。

“里法阿，懒孩子！”

里法阿走到窗边打开窗户，探出身子，与父亲打了个照面：

“爸爸，再给我半小时！”

父亲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回到了店铺。里法阿刚要把窗子关上，瞥见依莎正站在对面窗前，像他第一次见到时那样。他感觉姑娘正面带微笑地注视着他，眉目传情。他犹疑了一下，关上窗子，走回座位。杰瓦德笑着说：

“你父亲想让你当木匠，你呢？”

里法阿认真地思考着。

“像父亲那样当个木匠。但我喜欢听故事和关于鬼的秘密。大婶，你给我讲讲。”

女人宽厚地笑道：

“每个人都有一个支配他的鬼，但鬼不一定是人，也不一定显现出来。”

“两者如何区分？”

“以人的品行加以区分。譬如你是个好孩子，你的主人一定很英俊。而布尤米、汉法斯、毕忒赫的鬼就不一样了。”

“雅塞米娜的鬼会显出来吗？”里法阿天真地问。

“你的邻居？杰巴勒族的人要她保持原状。”女主人笑着答道。

“这些事我都想知道，能统统告诉我吗？”

“她对好孩子不会吝惜的。”杰瓦德说。

“有空你来找我，我会很高兴的。但有个条件，不许惹你父亲生

气，因为人们会问这孩子与鬼有什么关系。你要知道，不是那些人有病，就是鬼在作祟。”

里法阿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地走到杰巴拉维的画像下面。

48

做木工是里法阿的职业，也是他的未来。他别无选择。就是不称心，可什么才能让他称心呢？做木工总比拉车或背筐提篮叫卖强多了。打手、头人的行当让人厌恶。乌姆·贝哈退莉哈讲的故事，使他脑子里常常浮现出杰巴拉维在壁画中的形象。他鼓动父亲在店铺或家里的墙上画这么一幅画，父亲说家里的开销先要糊口。那都是幻想，幻想有什么用？他表示，自己不过是想也许能见到他和他说句话而已。父亲听后笑了起来，责备他说：最好还是想想干活，他不能一辈子靠父亲，应该准备好挑起供养母亲和妻儿的担子。

其实，里法阿并没有在想乌姆·贝哈退莉哈所说的或她所做的事，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他觉得她有关精灵的谈话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在一家家咖啡馆里度过的快乐时光，乃至听到的故事都吸引不了他，只有乌姆的故事更令他神往。

每个人都有一个支配他的鬼，人实际上是鬼的奴隶。乌姆·贝哈退莉哈是这么说的。他在大婶家度过了许多夜晚，目睹她在疲惫不堪的病人面前随着鼓点跳神，给病人戴上避邪的项链，对不同的鬼燃起与之相应的熏香和敲起适当的鼓点，然后就会发生奇迹。他终于明白，对付精灵各有其药。那么，经管人和头人们是否有药可治呢？那些恶人无视鼓点，也许鼓不是为他们造出来的。摆脱他们只能求助武力。精灵屈从于清幽的熏香和舒适的环境。怎么能用善良抓住恶鬼呢？否则，学习鼓点和巫术又有何用！他告诉大婶，希望能深入领悟

巫术的秘密。大婶问他是否想以此赚钱。他说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驱尽恶鬼，净化街区。大婶高兴地说，他是第一个想干巫术的男人，是什么东西迷住了他的心？里法阿认定巫术能以美好善良打败邪恶。于是，大婶同意向他传授巫术。他心领神会，兴奋地爬上屋顶，欣赏黎明将至时的美景。

然而，大房子又吸引了他。星星、黎明的宁静、公鸡报晓的啼鸣，统统被他抛到一边。他默默望着大树环抱着的大房子，低声问道："祖父，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出来？你哪怕是出来一小会儿也好啊！为什么不出来说句话？你的一句话能改天换地，让街区变个模样。难道你满意街区的现状？你喜欢树木环绕的那座房子，我也喜欢，让我们的目光相遇吧！每当我向父亲敞开胸怀，他都责备我说，'懒鬼，干活吧！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已在街上谋事，养家糊口了，或者高举棍棒当了头人，威震全区呢！'"

一天，吃过午饭，阿卜黛笑着对丈夫说：

"告诉他吧，师傅。"

里法阿明白他们想说什么，他望着父亲。

"你说吧！"父亲让妻子说。

"好消息，里法阿。汉法斯的老婆宰基娅来了！以前我到他们家去过几次，她很热情，把女儿介绍给我。依莎有明月般的容貌。后来她娘又带着女儿也到咱们家里来过一次。"

沙斐依端起咖啡杯啜了一口，用眼角的余光扫了儿子一眼。果然不出所料，儿子面露难色。他鼓动说：

"这是咱家的骄傲。杰巴勒族人谁也没有这种福分。想想吧，汉法斯的老婆、女儿上咱们家来了！"

里法阿迷惑不解地看了看母亲。

"他们家好阔绰啊，家具讲究，地毯昂贵，连窗帘、门帘也那么漂

亮！"母亲兴致勃勃地说。

"那些东西都是用榨取杰巴勒族人的血汗换来的！"里法阿十分反感。

沙斐依面带笑容说：

"我们有君子协定，不谈这个话题。"

"汉法斯是杰巴勒区的主人。家族和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

"祝你们和睦相处！"里法阿有些不耐烦。

母亲煞有介事地看了丈夫一眼说：

"依莎和她妈到这里来是别有用意的。"

"有什么用意，母亲？"不祥之感掠过里法阿的心头。

沙斐依无可奈何地摇摇手，对妻子说：

"你该把我们怎么结的婚告诉他！"

"不，父亲，不要听！"里法阿大叫。

"怎么啦？你怎么像个羞答答的大姑娘？"

"里法阿，只要向前走一步，你就能得到荣华富贵。他们会欢迎你的，汉法斯也会欢迎你。那姑娘知道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否则不会找上门来。全区的人都会羡慕你、嫉妒你的。"母亲满心欢喜地说。

"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你会成为街区的财产经管人。我们看不见了，你的孩子会看见的。"

"父亲，这是你说的话吗？难道你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被迫流落他乡二十年？"

"现在我们和别人一样过日子。到手的机会为什么要错过？"父亲显得有些不自然。

"那样我怎么和精灵做伴呢！除了驱鬼，我什么也不关心。"里法阿自言自语地说，声音很低。

"原来只盼你当个木匠，现在有机会能成为全区最惹人注目的人，

可你却想当神汉。真丢人！你中了什么邪?”父亲动气了。

“说你愿意娶她，让我们放心。”

“父亲，我绝不娶她！”

“我去找汉法斯，给你定亲。”

“别去，父亲！”里法阿焦急地喊起来。

“孩子，告诉我你怎么啦?”父亲忧心忡忡地问。

“别逼他，你了解孩子。”母亲乞求父亲说。

“我们怎么养了这么个孩子？全区的人还夸他温顺听话呢。”

“别急，让他考虑考虑。”

“与汉法斯家结亲无上光荣，人家可是有权有势的呀。你怎么面无血色？你是个木头人！”父亲狠狠地瞪着儿子，气鼓鼓地说。

里法阿叹了口气，心里憋闷得直想哭。亲缘关系令他恼火。家庭有时让他感到像是一座监狱，父母犹如路人，他的志向在这里看来是无法实现了。

“你们不要折磨我！”他的声音嘶哑。

“是你在折磨我，像生你时那样。”母亲说。

里法阿低下头，不让父母看到他的脸。父亲放低声音，控制着自己的火气，问道：

“你怕结婚，难道你不想结婚？对我说实话！要不，去找找乌姆·贝哈退莉哈，也许她能解开你心中的疙瘩。”

“不！”里法阿怒不可遏，猛地站起身，冲出房门。

49

沙斐依师傅打开店铺的门，发现里法阿不在店里。他没有声张，心想：“不管他，让他去！”白天渐渐过去了，夕阳西下。一大堆锯末堆

在沙斐依脚下，里法阿仍不见踪影。天黑了，沙斐依关了店门，心里很烦闷，照例到舍尔多姆咖啡馆坐一会儿。他看见杰瓦德大叔一个人来了，感到奇怪，便问道：

"里法阿呢？"

"从昨天起就没有见过面。"大叔摸索着走到沙发前。

"午饭以后，他就不见了。"沙斐依不安地说。

杰瓦德抬起一双蒙着白翳的眼睛，坐在沙发上，把琴放在身边。

"出了什么事？"

沙斐依没有说话，站起身离开咖啡馆。舍尔多姆感到意外，挖苦地说：

"自从伊德里斯在旷野上盖了小屋以来，没见过这么疼爱儿子的人。我小时候离家几天也没人过问。回来了，父亲还大声喊：'臭小子，回来干什么！'"

"你准不是你父亲养的。"坐在正中的汉法斯评论道。

众人轰然大笑，不少人夸奖汉法斯的玩笑开得巧妙。

沙斐依回到家，问老伴儿子回来没有。女人脸上也露出不安。她还以为儿子在店里干活呢，当沙斐依告诉她儿子也不在杰瓦德那里时，她更加不知所措。

"他会去哪里？"

雅塞米娜呼唤小贩的声音传入他们的耳中。女人疑惑地望着丈夫。沙斐依厌恶地摇了摇头，干笑了一声，说：

"像她这种姑娘能解忧愁！"

沙斐依不得已向雅塞米娜家走去，敲开门。姑娘见是他，既惊讶又得意地说：

"是你？忙中出错了吧！"

瞧见她透明的衣衫，沙斐依赶忙低下头，沮丧地问：

“里法阿在这里吗?”

“里法阿！为什么?”

沙斐依脸色难看。姑娘指着房间说:

“你自己搜吧!”

沙斐依转身就走。

“他成人了吗?”姑娘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句。

沙斐依听见姑娘对房里的人说:“这年头,小伙子比姑娘还让人操心。”

阿卜黛在走廊边等着丈夫,见了他忙说:

“我们去穆格托姆市场!”

“干了一天重活还得去找他!”

他们坐上运货马车,赶到市场,问遍了老邻居和熟人,也没有探听到儿子的踪迹。以前,他曾在午饭之后或傍晚时分,在旷野山麓遛达一会儿,但是深更半夜里法阿绝不会上那儿去的。老夫妻循原路返回,心急如焚。几天过去了,在咖啡馆和雅塞米娜的家里,人们把这事当作谈笑的话题,只有杰瓦德大叔和乌姆·贝哈退莉哈与老夫妻共患难,为里法阿的失踪忧心忡忡。杰瓦德大叔说:

“这孩子哪儿去了？他可不是一般的孩子,否则我不会着急的。”

“机灵鬼迷路了,好人的孩子!”一天头人毕忒赫喝醉了酒,像是呼唤丢失的孩子似的喊道,逗引得人们哈哈大笑。一些淘气的孩子跟在他后面怪模怪样地学舌。阿卜黛急得病倒了。沙斐依坐在店铺里出神,两眼熬得通红。汉法斯的老婆宰基娅不再登门,路上碰见了也装得不认识阿卜黛似的。

一天,沙斐依在铺子里专心锯着木板,雅塞米娜朝他跑来:

“沙斐依大叔,瞧呀!”她手指着旷野那边的街道。沙斐依手里拿着锯子跑出店铺,朝她指着的方向望去。里法阿面带愧色,正朝大院

走来。大叔把锯子扔在门口，朝儿子跑过去。他惊讶地打量着儿子，抓住他的两臂，叫道：

“里法阿，你到哪里去了？你不知道你的出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妈急出了病，快要死了！”

小伙子一句话不说。父亲见儿子消瘦多了，问道：

“你病了？”

“没有。我去看母亲。”里法阿显得很不自然。

雅塞米娜走近爷儿俩，疑惑地问他：

“你到哪里去了？”

里法阿低头不语。孩子们围在四周。父亲陪他回家。杰瓦德大叔和妻子闻讯赶来。阿卜黛一见儿子，立即从床爬起来，把儿子抱在怀里，吃力地说：

“主宽恕你。你可把妈妈想坏了。”

里法阿捏住母亲的手，扶她坐到床上，自己也靠着她坐下。

“对不起，妈妈。”

遮住明月的乌云已经散去，父亲的眉头舒展了，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他带着责备的语气说：

“我们还不是为了你的幸福！”

“好像我们强迫你结婚似的！”阿卜黛含着热泪说。

“我累极了。”里法阿很伤心。

“你到哪儿去了？”众人异口同声问道。

“我活腻了，跑到旷野去，想一个人待着，偶尔离开那里，去买些食品。”里法阿说着叹了口气。

父亲指着他的额头说：

“理智的人干得出这种事吗？”

“让他去。这方面我在行，别想强迫他这号人干什么。”乌姆·贝

哈退莉哈对里法阿表示理解。

“我们希望你幸福。唉,怎么说呢。孩子,你瘦多了!”母亲紧紧拉着他的手。

“你说说,我们街区有谁像你这么干?”沙斐依的气还没有消尽。

“沙斐依大叔,他这样有什么新奇的！相信我吧,这孩子不是等闲之辈!”乌姆·贝哈退莉哈表示不满。

“我们成了大家的笑柄。”大叔很伤心。

“这区里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孩子。”乌姆反唇相讥。

“丢人现眼呀!”

“这是什么话！你不了解也不理解他。”

50

店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沙斐依大叔在桌子的一头锯着木头,里法阿在另一头皱着眉头钉钉子。桌下的胶罐里已经混入一半的锯末。墙边放着窗户框子和几扇门板,中间摞着几个还没刷漆的本色木箱。空气中飘着木头的芳香。锯木声、钉钉声、砂纸打磨声与吸水烟的咕噜声混杂在一起。四位顾客坐在店铺门口边吸烟边闲聊。黑贾兹对沙斐依师傅说:

“我请你做沙发,接下来是女儿的嫁妆,从中看看你的手艺。(他转向众人)我说,现在的世道就是杰巴勒回来也得气疯了。”

大家抽着烟,心情沉重地点点头。布尔胡姆·吐拉比对沙斐依说:

“你为什么不给我做一口棺材?我不是一样付钱吗?”

沙斐依停下手中的锯,笑着说:

“真主开眼,店里放一副棺材会把顾客吓跑的。”

“说得对，应该制止死亡的到来。”法尔哈特说。

“怕死怕到这分上，真丢人！难怪汉法斯能控制住你们，布尤米敢骑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伊哈卜能吸干你们的血汗！”黑贾兹说。

“你难道不怕死？”

“害怕是大家的通病。杰巴勒身强力壮，用武力夺回了懦夫们失去的权力。”黑贾兹说着用力啐了一口唾沫。

这时，里法阿停下手里的活儿，取下用嘴咬住的钉子，说：

“杰巴勒是想靠善心来收回权力，而不是靠武力。他只是用武力自卫。”

“孩子，你说不用力能把钉子钉进去吗？”黑贾兹笑了笑挖苦地说。

“可人不是木头。”里法阿十分认真。

父亲看了他一眼继续干活儿。黑贾兹接着又说：

“杰巴勒确实是我们区里一个最强悍的头人。他鼓励大家争当头人！”

“他要族人当整个街区而不是杰巴勒一族的首领。”法尔哈特纠正道。

“可现在他们成了耗子和兔子。”

沙斐依大叔用手背擦了擦鼻子上的汗，问道：

“黑贾兹大叔，你喜欢什么颜色？”

“要耐脏的颜色，能保持清洁。”

四位顾客又聊了起来。

“德阿白斯伤了卡阿白莱哈的眼。杰巴勒坚持以眼还眼，用铁腕建立了公正。”

里法阿重重地叹了口气。

铁腕救不了我们。不论白天黑夜，每小时都有人被打伤，被杀害。女人的长指甲能抓得别人皮肉出血，可是公正何在？这一切难道还不

够丑恶吗?”

片刻沉默。哈富拉头一次开口说道:

“这位小师傅妒恨我们街区。他温顺得过分了。沙斐依师傅,这可是你的过错,是你一手造成的。”

“我?”

“是的,你太娇惯他了。”

阿贾芝看一眼里法阿笑着说:

“这正好给自己找个新娘!”

众人大笑。沙斐依师傅皱起眉头,里法阿脸红了。

“武力,武力,非此不能实现公正!”黑贾兹重申。

“其实我们街区需要仁慈。”里法阿不顾父亲对他使眼色,执拗地说。

“你想摧毁我的家?”布尔胡姆·吐拉比笑了。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是一片咳嗽声。黑贾兹泪眼模糊地说:

“过去杰巴勒曾到先生家乞求公正和同情,他派宰格莱托带着打手去消灭他们。若没有棍棒(绝不是仁慈),杰巴勒家族就完蛋了。”

“当心隔墙有耳!他们要是听见了,我们就没命了。”沙斐依警告他们。

“说得对。你们都是些没用的烟鬼。汉法斯如果经过这里,你们早就下跪了。”哈努拉说完转向里法阿:“孩子,别在意!抽大麻也没什么,你尝过吗?”

“他不喜欢烟馆。到那儿一坐下他就发困。”沙斐依说。

“多么可爱的孩子。他接近乌姆·贝哈退莉哈。有人猜他是神汉,有人说他是爱听故事。”法拉哈特说。

“他既讨厌大麻,又讨厌结婚!”黑贾兹笑道。

布尔胡姆喊来咖啡馆伙计拿走水烟筒,然后大家告辞散去。沙斐

依大叔放下锯子，责备儿子说：

“以后你别和他们瞎聊。”

一群孩子跑到门前来玩。里法阿转过桌子站到父亲面前，拉起他的手，把他带到店铺远离门窗的一角。他激动不安，脸上显出坚定的神情，双眸放射出奇异的光芒。父亲用眼睛询问着。

“我再也憋不住了。”里法阿说。

父亲紧张起来。这孩子真让人劳神，整天泡在乌姆·贝哈退莉哈那里不算，现在又经常跑到杏德巨石那儿混日子，在店里待上一个钟头就要引起辩论。

“你累了？”

里法阿异常平静，不安已经消失。

“我不能再瞒你了。”

“什么事？”

里法阿又往父亲跟前靠了靠，说：

“昨天半夜从说书人家出来后，我想无拘无束地走走，就去了旷野。在夜色中我走累了，便在大房子面向旷野那面墙的墙根坐下……”

父亲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示意他讲下去。

“我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像是自言自语。我猛然意识到那是祖父杰巴拉维的声音。”

父亲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的脸，惊诧地咕哝道：

“杰巴拉维的声音？你怎么会想到是他的声音呢？”

“不是想的，我有证据父亲。我站起身寻声转向大门。我往后退了退，想看得清楚些。可是眼前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

“感谢真主。”

“别急，父亲。一会儿，我又听见那个声音说：‘杰巴勒完成了他的

任务，他没有让我失望。可是，事态发展得愈来愈糟。'"

沙斐依感到胸中一团烈火，头上沁出汗来，声音颤抖地说：

"坐在墙根下的人多得很，怎么他们都没有听见？"

"可是我听到了！"

"也许有人躲在暗处！"

"声音是从门缝里传出来的。"里法阿摇摇头执拗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当时喊道：'祖父，杰巴勒死了，后继无人，你帮帮我们吧！'"

"主啊，但愿没有人听到你的胡言乱语。"

里法阿两眼放光。

"祖父听见了我的话，他回答说：'年轻人要老父亲帮忙多丢人。好孩子要自己干！'我问：'我人小力薄，怎么能对付强大的头人？'他答道：'什么是弱者？弱者是不知道自己力量的傻瓜，我可不喜欢傻瓜。'"

"你以为这是你和祖父之间的对话？"沙斐依神情焦虑。

"是的，安拉在上！"

"幻想只能招致灾难！"父亲难过地叹口气。

"相信我吧，父亲！我不会说谎。"

"我会找到疑点的。"

"现在我知道祖父希望我做什么了。"里法阿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

父亲生气地拍一下他的脑门，大声问道：

"他还希望你什么？"

"我知道我是弱者，但我不傻。好孩子要自己干！"

沙斐依感到胸口被锯子拉了一下，喊道：

"你要倒霉了！完了，你要把我们统统断送掉的！"

“他们只杀那些贪图财产的人!”里法阿笑着说。

“你不想发财?”

里法阿充满自信地说:

“艾德海姆憧憬幸福和宁静的生活,杰巴勒也是如此。他们只要求应有的权利,无非是想过那样的生活。可是,人们误以为理想的生活必须要分得财产才行。一旦权利到手,就变得贪婪无比,好逸恶劳。幸福宁静的生活也就很快被断送。实际上,只要能实现理想的生活,财产算什么!? 谁爱要谁要,我们可以依靠自己富足起来!”

父亲叹了一口气,问:

“这是杰巴拉维告诉你的?”

“他说他不喜欢傻瓜。傻瓜不懂得自己的力量所在。他是在号召人们为另一种财富而奋斗。物质的财富不足挂齿,父亲。自足的幸福才是一切。深藏在我们心中的魔鬼阻碍着幸福的实现。我爱上巫医是有道理的。也许这是安拉的意志。”

沙斐依在一场虚惊后,这才感到一阵轻松,一屁股坐在锯末上,伸直双腿,背靠着墙边待修理的窗户。他揶揄地问道:

“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 我们中间早就有了乌姆·贝哈退莉哈,现在又有了你。”

“大婶需要时间,等待病家。她不能自己找病人。”里法阿的声音里充满自信。

沙斐依大叔望了望店铺,疑惑地问:

“你瞧我们是怎么养家糊口的? 在你脑子里的明天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得到一切好处,父亲。病人痊愈只会使魔鬼不安。”里法阿兴奋得很。

门边的镜子反射出落日的余晖,把店堂照得通亮。

51

晚上,沙斐依大叔把里法阿听到的话告诉阿卜黛。阿卜黛知道儿子决定到各家驱鬼,高兴了一阵。但是,她很快又为儿子担起心来。她思前想后,思忖着可能出现的后果。里法阿不在家,远处的街区传来喜庆的鼓乐声和欢呼声。女人想面对现实,又问丈夫:

“里法阿不会骗人吧?”

“也许幻想欺骗了他。将来,我们都会被卷进去的。”

“你听了觉得怎么样?”

“我说不好!”

“只要祖父还活着就有可能。”

“消息传出去,我们就该倒霉了。”

“什么也别说!感谢主让他专于治心,而不图谋财产。他不害人,别人也不会害他。”

“这个区发生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你不害人,人家可要害你。”沙斐依颓丧地说。

喜庆的乐曲刚停,甬道上又传来一阵喧哗。夫妻俩凭窗俯视,看到甬道上挤满了人。灯火下认出是黑贾兹、布尔胡姆、法尔哈特、哈富拉等一群人。每个人都在叫嚷,乱哄哄的不知说些什么。只听见一个声音嚷道:

“杰巴勒家族的荣誉高于一切,不许玷污!”

阿卜黛吓得浑身发抖,贴近丈夫耳边说:

“儿子的秘密被他们发现了。”

沙斐依离开窗口,唉声叹气地说: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不顾危险走出家门，妻子跟在他身后。沙斐依分开人群，大声喊着：

“里法阿，你在哪里？里法阿！”

他见儿子不在人群之中，也没有听见儿子的声音。黑贾兹凑上来问他，声音盖过了喧哗声：

“你儿子又丢了？”

“快过来，听听坏蛋们怎么糟蹋杰巴勒族人！”法尔哈特冲着他吼道。

“主让你们团结起来，宽容是高尚的。”阿卜黛焦急地喊叫着。

愤怒的声音四起，有的喊：“这个疯女人！”那个喊：“她不懂什么叫荣誉。”沙斐依心中一片恐慌：

“孩子呢？”

黑贾兹分开人群，走到门口，高声呼叫：

“里法阿，来呀！沙斐依大叔有话对你说。”

沙斐依以为儿子被他们绑在甬道的角落里。突然，里法阿出现在灯光之下。父亲一把抓住他，拉到阿卜黛身边。舍尔多姆举着灯笼，从远处走过来。汉法斯虎着脸。众人望着头人，安静下来。汉法斯粗声粗气地说：

“出了什么事？”

“雅塞米娜坏了我们的规矩！”

“让你们的证人说话？”

车把式宰彤站在头人面前，说：

“刚才我看见她从布尤米家的后门出来，就跟着她到了这里。我问她在头人家中干什么，她酒气熏天，推开我走进家里，把门关上。你们说一个醉女人会在头人家里干什么？”

沙斐依的精神一下子松弛下来。阿卜黛也长长舒了口气。汉法

斯的神经却紧张起来。他知道自己的头人地位正经受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处罚雅塞米娜不力,他在杰巴勒族人面前就会失去尊严;如果让愤怒的人群打了她,他在大头人那里就不好交账。怎么办?杰巴勒族人不断涌来,聚集在院子里。在胜利大院里,汉法斯进退两难。人们还在怒骂:

“把她赶出去!”

“先抽她一顿鞭子!”

“杀死她!”

窗子里传出来雅塞米娜的哭喊声。众人望着汉法斯。里法阿问父亲:

“父亲,他们为什么不先向布尤米发泄愤怒?”

周围的人愤怒了。宰彤答话说:

“是她去头人家的。”

“你要是没有荣誉感,就把嘴闭上!”另一个人冲他喊道。

父亲瞪了儿子一眼。儿子执拗地说:

“布尤米干的和你们干的没什么两样。”

“她是杰巴勒族人,不属于外族。”宰彤发狂地喊着。

“这孩子蠢得很,不懂得尊严。”

沙斐依踢了儿子一脚,让他安静下来。

“师傅,你说句话!”布尤胡姆冲着汉法斯叫道。

汉法斯怒不可遏。雅塞米娜不停地呼救。人们怒气冲冲,按捺不住地盯着她的家。姑娘的呼喊声使里法阿心碎。他忍受不住,挣脱父亲的手,走向她的家,喊道:

“可怜可怜这个弱女子吧,她吓坏了。”

“你又要干什么!”宰彤冲他大叫。沙斐依想制止儿子。儿子不理他,对着车把式说:

“主宽恕你!”然后转向众人:“你们要是还有点同情心,就处置我好了,你们难道不为她的呼救所动吗?”

“别理他!”宰彤说完又转向汉法斯:“说句话呀,师傅!”

“我和她结婚,你们能满意吗?”里法阿说。

愤怒声夹杂着嘲笑声,响成一片。宰彤说:

“别的无关紧要,你得替她受罚。”

“惩罚应和我有关系!”

“应和大家有关系。”

里法阿的建议使汉法斯化险为夷。他心里并不满意,但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皱着眉头,极力掩饰住内心的恐慌,说:

“这孩子当着我们的面要求与她成婚,满足他吧!”

宰彤气得口鼻歪斜,吼道:

“怯懦葬送了尊严!”

汉法斯一拳打得他鼻子开花。他吼叫着慌忙后退,血顺着鼻腔涌出来。众人知道,这是汉法斯为了保全面子,要耍耍威风,给反对者一点颜色看。灯火下,人们面带惧色,谁也不敢对宰彤表示同情。法尔哈特甚至还责备宰彤,说:

“你的嘴真臭!”

布尔胡姆向汉法斯讨好地说:

“没有你,这件事完不了!”

哈富拉补充说:

“师傅,你一发怒就把大家镇住了。”

众人散去,现场只留下了汉法斯、舍尔多姆、沙斐依、阿卜黛和里法阿。沙斐依向汉法斯问好,向他伸出手。后者佯作生气,用手背狠狠打了一下他伸出的手。沙斐依疼得呻吟着后退。里法阿、阿卜黛赶上前去。汉法斯离开大院,边走边骂杰巴勒族人和杰巴勒本人。沙斐

依痛得暂时忘记了儿子惹下的麻烦。他把手伸进热水里。阿卜黛给他搓着，说：

“瞧，宰基娅对我们还耿耿于怀呢。”

“这懦夫忘了是我们的傻儿子使他免遭皮肉之苦。”

52

里法阿原本是父母的全部希望。现在，两位老人完全失望了。与雅塞米娜结婚会使他变得一钱不值。结婚后，他们家族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阿卜黛时常偷偷地流泪，伤了身体。沙斐依也成天愁眉苦脸，像天要塌下来。而两个年轻人尽量单独待在一起，避免惹怒他人。也许是雅塞米娜的举动使这个婚约迅即成功。订婚后，她扑倒在老夫妻面前大哭一场，感恩不尽，并认真地作了忏悔。婚事已经当众宣布，无法更改，老夫妻只得顺其自然，接受了这个儿媳。他们有两个心愿，一是按传统风俗举办婚礼，二是婚礼不要铺张，避免闲言碎语。

“只要看见我的独生子结了婚，我死也瞑目了。”

“杰巴勒族人不会来参加婚礼的。”

“回穆格托姆市场去，避开不喜欢我们的人！”

里法阿伸着双腿在窗下晒太阳。他反对说：

“母亲，我们不离开街区。”

“当初不回来多好。回来那天你不是挺伤心的吗？”母亲对儿子说。

“今非昔比。我们走了，杰巴勒族人何时才能摆脱魔鬼的纠缠？”

“让他们魔鬼缠身吧！”

“你把她带过来？”父亲有些犹疑。

“不，不带任何人来家。我过去。”

“你父亲不是这个意思。”

“母亲，是我想这么做的。新家不远，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可以见面。”

尽管沙斐依不大乐意，婚期还是定了下来。甬道和大门装饰一新，还请来了歌手和厨师。向所有的熟人和朋友发出了邀请，可是只有杰瓦德大叔和乌姆·贝哈退莉哈夫妇、黑贾兹一家以及一些想趁机饱餐一顿的穷人参加了婚宴。里法阿是区里唯一没举行婚礼仪式的青年。新人从甬道转移到新房。歌手们因为来宾太少而唱得有气无力。宴席上，说书人杰瓦德赞美了新郎见义勇为的优良品德，称他是一个聪明、明智、心地纯洁的好青年。然而，在这个区里，居民们只认得歹徒和棍棒。孩子们聚在院子外面，唱着：

里法阿，捡烂货；
谁让你，冒傻气！

喜庆在一阵欢呼和喧闹声中结束。里法阿低着头，沙斐依脸色蜡黄。黑贾兹大叔气愤地说：

“畜生，一群狗娘养的！”

“我们区里垃圾太多。但是，好事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多少头人活着时都是不可一世，可是至今只有艾德海姆和杰巴勒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杰瓦德大叔说道。

为了盖过外面的起哄声，他催促歌手们放开嗓门，高声歌唱。众人慢慢散去，家里只剩下里法阿和雅塞米娜了。身穿礼服的新娘显得格外漂亮。她身旁的新郎穿着绸袍，头戴绣花缠头巾，足登深黄色皮鞋。两人坐在沙发上，对面是淡红色的新床。柜橱上的镜子里映照出床下的盆和水壶。新娘猜想新郎会扑将过来，她已为此做好准备。可

是，里法阿时而仰望天花板上的吊灯，时而盯着彩色的席子，毫无动静。良久，新娘主动打破沉默，说：

“我忘不了你的恩情，我要报答你一辈子。”

他友爱地望着新娘，似乎并不想开口，只是淡淡地说：

“我们在生活中都要对他人感恩。”

多好呀！事件发生时，他拒绝伸出双手让她亲吻，现在他也不想再提他做的好事。那不是什么他的仁慈，而是他的忍耐。嘿，他在想什么？说是他的善良娶了类似她这样的妻子会伤害他的自尊吗？

“我没有像众人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喜欢我，只为一件事瞧不起我。”

“我知道。我们街区的人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安慰道。

“他们一直为自己是艾德海姆的铁杆支持者而自豪，与此同时又去巴结大人物。”

“只要摆脱魔鬼，就容易与幸福沾边。”他清醒地说。

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却突然感到他们两人谈话的气氛非常滑稽，于是她笑着说：“新婚之夜谈论这些多怪呀！”

他略带傲气地抬起头，看到她已忘记自己感恩的状态，摘下双肩上的饰物，撒娇地望着丈夫。

“你将是第一个造福街区的人。”他满怀希望地说。

“真的。我这有饮料？”

“晚饭时喝了一点足够了。”

“我还有上好的大麻？”她犹豫一下说。

“我尝过了，实在消受不了。”

“你爸爸可是个大麻烟鬼。我又一次见他从舍尔多姆的烟馆出来，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了。”

里法阿笑了笑没说话。新娘伤心地转过身去，显得非常扫兴。然

后,她站起身走到门口,又转回来,站在灯下。透明的衣衫把她窈窕的身段暴露无遗。她望着里法阿深沉的眼睛,绝望地问道:

“你为什么救我?”

“我看不得别人受苦”

“就为这你和我结婚? 就为这?”

“别发火!”

她懊丧地咬着嘴唇,轻轻地说:

“我还以为你爱我。”

“雅塞米娜,我爱你。”里法阿说得真诚自然。

她眸子里露出惊异的神情,喃喃地问道:

“真的?”

“是的。在这个区里我只爱你一个。”

雅塞米娜叹了口气,疑惑不解地望着里法阿。

“我知道,你想在我身边待上几个月,玩够了再把我休了。”

“你还是旧脑筋。”里法阿眼睛睁得大大地说。

“你让我摸不准。你要我什么?”

“要你获得真正的幸福。”

“见到你以后,我稍微懂了点儿。”

“没有尊严,哪来的幸福?”

“可是幸福不能光是尊严呀!”雅塞米娜忍俊不禁。

“我们街区的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里法阿有些伤感。

她脚步沉重地走到床前,无精打采地坐在床沿上。他亲热地走近她说:

“你和其他人一样,只朝后看。”

“愿主赐给我智慧,解开你的谜。”

“等你驱走了魔鬼,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我对自己挺满意的。”她生气地叫起来。

“汉法斯和其他人也这样说。”

“我们是不是这样谈到天亮?”

“睡吧,主让你做个好梦!”

雅塞米娜往后退了退,仰面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她与里法阿之间的空当。

“休息吧,我睡到沙发上去。”

雅塞米娜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又很快控制住自己,说:

“我担心你妈明天过来会说你太过分了。”

她望着丈夫,发现他毫无羞涩之意,两只大眼睛格外清澈安详。

“我想让你摆脱魔鬼!”

“女人的活儿女人干。”雅塞米娜火冒三丈,气得把脸转过去对着墙,不安和怒火在胸中燃烧,里法阿站起来,拧灭灯火。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

53

婚后,里法阿的生活变化不大。他不再到店铺里去,父亲也不怪他。里法阿遇到杰巴勒族人就宣传自己的思想,要大家相信他,驱鬼能获得真正的幸福;那种纯净的幸福是他们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他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人们窃窃私语,说沙斐依的儿子神经不正常。有人解释说他脾气古怪,还有人说是因为与像雅塞米娜那样的女人结婚的缘故。人们在家里,在咖啡馆里,甚至在大街上,在手推车旁,不分场合,议论纷纷。连乌姆·贝哈退莉哈都感到不对头了。一天,里法阿在她耳边轻声说:

“你让我给你驱鬼吗?”

乌姆用手拍着胸脯说：

“怎么我身上也有恶鬼？你这么看待最疼爱你的人？”

“我只为我喜欢的、我尊重的人服务。你是我的恩人。可你总想借病人发财。如果驱走你身上的魔鬼，你就会免费为病人治病！”里法阿极为认真。

乌姆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想砸了我的饭碗？主宽恕你，里法阿！”

里法阿与乌姆的谈话在杰巴拉维族人中广泛流传。沙斐依听到后也忍俊不禁。里法阿却说：

“父亲你也需要我。出于孝心，我应该从你开始。”

父亲伤心地摇着头，用力敲打着手里的钉子，心烦意乱。

他竭力说服父亲。父亲痛苦地说：

“打住，你难道想让我们成为全区的笑柄?!”

里法阿面带愁容，躲到店铺的一角。父亲疑惑地问他：

“你真的也向你妻子这么宣传?”

“她像你们一样不要幸福。”

里法阿朝咖啡馆后边废墟上的大烟馆走去，发现老板舍尔多姆正和黑贾兹、布尔胡姆、哈努拉、宰彤等人围坐在桌前，好奇地望着他。

“欢迎你，沙斐依大叔的儿子。大烟对你的婚事有效吗?”舍尔多姆说：

里法阿把一包库那法①放在小圆桌上，然后坐下：

“这点甜食不成敬意。”

“谢谢。”舍尔多姆往下传着水烟筒。

“太客气了！”布尔胡姆突然大笑起来，尖刻地说：

---

① 一种用面粉、奶油、蜂蜜、白糖制成的丝状甜食，是节日的喜庆食品。

“接下去该举行驱鬼仪式了!”

宰彤厌恶地瞪里法阿一眼,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

“附在你妻子身上的鬼叫布尤米,你要是有能耐就把他赶走。”

众人大惊失色,显得十分尴尬。宰彤指着被打塌的鼻子说:

“我为此丢了鼻子!”

里法阿没有动气。法尔哈特同情地说:

“你父亲是个好人,一个有经验的木匠。可你的行为给他惹下不少麻烦,让他难堪。你还没有从婚姻中清醒过来,就离开店铺去驱鬼。愿主治好你的病,孩子!”

“我没病,我想使你们幸福。”

宰彤喘了一口粗气,狠狠盯着他,然后吐口烟雾,问道:

“谁说我们不幸福?!”

“祖父希望我们改变现状。”

“别提祖父了,谁知道他是不是记得我们!”法尔哈特笑着说。宰彤仍旧恶狠狠地瞪着里法阿。黑贾兹警告地踢了他一脚。

“对大家要有礼貌,不可放肆!”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黑贾兹向众人示意,于是大家唱了起来:

爱人的船来了,
她的心随水漂去。

里法阿走了,不少人同情地望着他的背影。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到家里。雅塞米娜面带微笑迎接丈夫。起初,她也责怪丈夫古怪的行为,后来,她不再说什么,以极大的耐心忍受着无休止的枯燥生活,对他温柔体贴。

敲门声。来人是杰巴勒族的头人汉法斯。他不经允许就闯进来。

里法阿站起来欢迎他。汉法斯二话不说就抓住里法阿的肩膀，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劈头盖脸地问：

"在烟馆里你说了有关财产的什么话？"

雅塞米娜十分害怕，面色苍白。尽管里法阿像只老鹰爪中的麻雀，却毫无惧色，镇静地说：

"我说祖父希望大家幸福！"

"谁告诉你的？"汉法斯凶猛地摇着里法阿。

"从祖父对杰巴勒说的话中知道的。"

"祖父和杰巴勒谈财产了？"汉法斯两只手抓得更紧。

"财产对我毫无意义。我所说的幸福不是用财富、酒、大麻所能实现的。这话我在杰巴勒区到处说，大家都有所闻。"里法阿被汉法斯抓得疼痛难忍。

汉法斯又摇晃他：

"你父亲过去就爱造反，后来悔过了。小心别学他的样，否则我要像碾臭虫一样地碾死你。"

汉法斯猛地一推，把里法阿推倒在沙发上，转身扬长而去。雅塞米娜慌忙上前安慰丈夫。里法阿疼得低下了头，快要昏过去，喃喃自语道：

"祖父的声音是那么说的。"

雅塞米娜心疼而又惊愕地望着丈夫，怀疑他是不是失去理智了。见他闭口不语，她感到从来未有的担心。

一天，里法阿从院子里往外走，一个陌生女人挡住他的去路。

"里法阿师傅，早上好！"

女人对他的尊敬态度，还有能叫出他的名字，使他吃了一惊：

"你有什么事？"

"我有个孩子中了魔，想请你驱鬼。"

里法阿像杰巴勒族所有人一样,瞧不起其他家族的人,不屑为这妇人服务,也怕族人会因此更加蔑视他。他问道:

"你们区没有巫婆?"

"有,可我太穷了。"女人带着哭腔说。

里法阿动了恻隐之心,坚定地望着她:

"我跟你去。"

54

雅塞米娜凭窗而立,望着新鲜的街景解闷。院墙下有一群孩子在玩耍。卖棕榈果的小贩高声叫卖。头人毕忒赫挥舞棍棒,打了行人一个嘴巴,另一个行人向前说情无效。里法阿坐在沙发上剪指甲,问雅塞米娜:

"你喜欢这个新家吗?"

"这里下面就是街道,那边只能看到破烂的甬道。"她转过身来答道。

"但愿甬道永远属于我们。那是一个光荣的地方,杰巴勒在那儿打败了敌人。我们不能与每走一步都要嘲笑我们的人做邻居。这里的穷人心好。善良的人做主人,不一定非得杰巴勒家族的人不可。"

"自从他们赶我,我就恨死他们!"雅塞米娜轻蔑地说。

"那你为什么对邻居说你是他们族的人!"

雅塞米娜嫣然一笑,露出珍珠般的牙齿,高傲地说:

"让邻居知道我比他们出身高贵。"

里法阿把剪刀放在沙发上,双腿伸到席子上。

"你要是战胜了傲慢,就会变得更加美丽动人。杰巴勒家族并非区里最好的。好人是最善良的人。过去,我也像你一样犯过错误,只

关心杰巴勒家族。其实，幸福只属于苦苦追求它的人。瞧瞧那些好人，他们怎么接待我，又怎么摆脱了魔鬼！”

“这儿的人都有收入，除了你！”雅塞米娜抗议道。

“没有我，谁去可怜穷人，为他们治病？他们应该得到治疗，但他们没有钱。我把他们当作朋友。”

雅塞米娜赌气地不再争辩。

“哎！你要是和他们一样听我的话，我能使你摆脱搅扰你平静生活的诱惑。”

“我这么让你厌烦？”雅塞米娜生气了。

“有的人喜爱自己的鬼，却毫不知晓。”

“总和我说这些真没劲！”

“你真是杰巴勒族的人。杰巴勒族的人都不肯接受我的药方。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里法阿笑着说。

有人敲门。里法阿知道又有顾客上门了，于是起身欢迎。

这几天里法阿的确非常高兴。在另一个区里，他能驱鬼，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幸福，被人们恭恭敬敬地称为里法阿师傅。他的义举前所未有，因此博得了穷人的喜爱。头人毕忒赫自然讨厌他，不喜欢他的善行。还有个原因是，里法阿不谋利，自然就不能对他征税，可又找不出理由整治他。里法阿治愈的人很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乌姆·达乌德过去犯起疯病来就咬孩子，现在她稳重安详，成了母亲的典范。塞那拉过去是个吵架大王，如今变得温顺谦和，喜好和平。扒手托莱白洗心革面，当了铜匠铺的学徒。阿维斯改邪归正后结了婚。宰基、侯赛因、阿里、克利姆也是里法阿的病人。他与这四位病人交往甚笃，情同手足。过去他们不懂得友谊和爱。宰基是百尔麦基人；侯赛因是个酒鬼，整天喝得昏天黑地；阿里舞刀弄枪，想当头人；克里姆是个人贩子。经过里法阿的治疗，他们个个脱胎换骨，成

了新人。五个朋友经常在杏德巨石旁聚会,在清新的空气中愉快地交谈,眸子里闪烁着友爱与忠诚的光芒。他们肩负着造福街区的使命。

一天,他们又相聚在巨石旁,望着殷红的落日。

"我们为什么感到幸福?"里法阿问。

"你是幸福的源泉!"侯赛因热情洋溢地说。

"因为我们摆脱了魔鬼,驱除了仇恨、贪婪、邪恶以及想置乡亲们于死地的歹心。"

"虽然我们没钱没势,既无继承权也当不了头人,但是我们是幸福的。"阿里十分自信。

"人们为了财产,盲目追求权势,不知道遭了多少罪!让我们大家一起诅咒财产和头人的地位吧!"

里法阿捡起一块砖头,用力朝群山的方向掷去,然后说:

"自从说书人讲了杰巴拉维敦促杰巴勒把街区大院建设得与大房子一样宏伟壮观以后,人们都期盼拥有祖父的权势,而忘记了祖父的美德。因此,杰巴勒争得继承权后不能改变人们的心灵。他一去世,相互仇恨、以强凌弱的局面再次出现,大家都吃了苦头。我要开辟一条幸福之路,不靠财产、武力和权势。"

克里姆侧过脸,激动地亲了里法阿一下。里法阿又接下去说:

"以后,当强者感受到弱者的幸福时,会发现他们的权势、金钱粪土不如。"

朋友们赞不绝口。远处传来牧人的歌声。当天上只剩下一颗星星时,里法阿望着朋友们说道:

"我一个人不够,你们也要行动起来,学会秘方,给病人驱鬼。"

众人脸上显出兴奋的神情。辛基喊道:

"我已经盼望了许久!"

"你们将是我们街区幸福的领路人。"里法阿由衷地感到高兴。

返回街里时，他们看到一个大院里彩灯高悬。喜庆的人们见到里法阿，忙上前与他握手。头人毕忒赫见了，妒火中烧。他从咖啡馆走出来，嘴里骂骂咧咧，见谁不顺眼就是一巴掌，然后转向里法阿，厚颜无耻地问：

“孩子，你怎么看待自己？”

“穷人的朋友，师傅！”里法阿态度温和。

“那就像穷人那样靠边待着，别像新郎似的那么神气。别忘了，你是被区里赶出来的神汉，雅塞米娜的丈夫！”毕忒赫吼着，挑衅般地啐着口水。人群散开，个个脸色难看。不一会儿，喜庆的欢呼重新盖过了一切。

55

布尤米站在通向旷野的后花园门边。刚入夜，他就静静地守候在那里。听见敲门声，他立即轻轻地把门打开。从门外闪进一个女人。她披着斗篷，戴着面纱，几乎与黑夜融为一体。布尤米拉着女人的手，绕过花园的甬道，躲开正房，拐进办公室。他点燃蜡烛，让女人站在窗下。屋里整齐地排着沙发，中间有一个大盘子，里面摆着水烟筒及其他必需品。女人脱下斗篷，摘去面纱。布尤米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骨头都被挤压得生疼，眼睛里露出乞求的目光，挣脱了他的怀抱，轻轻地笑了起来。布尤米坐到垫褥上，用手拨弄着炭灰，直到炭火死灰复燃。女人坐在他的身边，亲着他的耳朵，指着炭火说：

“我都快要忘记这个味了。”

布尤米在女人的脸上、脖子上印下雨点般的亲吻，然后扔给她一块东西：

“这种烟只有经管人才配抽。”

街上传来吵架和动武的声音。玻璃碎了,婢女的脚步声和女人的喊叫声此起彼伏,然后是一阵狗吠。女人焦虑不安地看了男人一眼,男人漫不经心地掰着烟块。

“来一趟真不容易。为了避人耳目,我先到杰马利亚区,经过达拉塞转到旷野,最后才来到你的后门。”

布尤米向女人弯下身子,贪婪地在她的腋下闻着。

“我不在乎到你家去。”

“你要去,没人敢阻拦,毕忒赫也不敢吭一声。不过,以后他们会把一切愤怒都发泄到我身上。”女人笑了笑,摆弄着布尤米的胡须,接着说:

“你躲到办公室来,还不是怕老婆。”

布尤米扔下烟块,用胳膊搂住她,拉到怀里。她呻吟起来,低声说:

“主保佑我与头人们的爱。”

布尤米松开手,抬起头,露出火鸡般的胸脯:

“区里只有我一个头人,其他的都是伙计。”

女人伸手抚弄他袍子敞口处露出的胸毛:

“你是大家的头人,不是我的。”

布尤米轻轻地吮着她的酥胸,说:

“你是我头上的王冠。”

他伸手取过瓷壶,对她说:

“上等啤酒!”

“味太浓了,我丈夫会闻出来的。”女人不无遗憾地说。

布尤米自斟自饮,摆弄着烟块,皱着眉头说:

“好一个古怪的丈夫!我见过他许多次,活像一个疯子在街头徘徊。他是这个区唯一的神汉!”

女人紧盯着他，说：

“他对我恩重如山，我要报答他就得忍耐。他不会伤害我，但骗他并不容易。”

布尤米把水烟筒递给女人。她贪婪地吸了一口，然后眯着眼慢慢地把烟吐出来。轮到他时，他边吸边说：

“别让他……对你……像孩子似的耍弄……。”

“我丈夫没有工作，在这个世界别无所求，一心为穷人驱鬼。”女人耸了耸肩。

“你另有所图?!”

“罪过呀！瞧他一眼就够了。”

“一个月也不玩一次?”

“一年也不玩一次。他忙于给老婆驱鬼!”

“中邪了！那你得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得到。”她失望地摇摇头。

“他没有收入，没有他父亲，我们得饿死。他自以为身负造福穷人，净化心灵的重任。”

“谁给他的?”

“他说是杰巴拉维对子孙的希望。”

女人的话引起布尤米的注意。他的小眼睛眨了眨，把烟筒放回架上，问：

“他说是杰巴拉维的希望?”

“是的。”

“谁能知道祖父想要什么?”

女人有些紧张，担心亲热的气氛被破坏，或引出什么麻烦来，忙解释道：

“从说书人的故事里悟出来的。”

布尤米重新装了一次烟。

“这狗崽子,是地道的杰巴勒种。杰巴勒族中专出骗子,散布关于财产的谣言,造出什么十项条件,好像杰巴拉维是他们嫡亲的祖先。昨天出了个杰巴勒,骗走了一部分财产。今天又来了个神汉说些呓语,没准他也会说是从杰巴拉维那儿听来的。”

“他只管为穷人驱鬼。”女人有点不安。

“谁知道呢?也许财产本身就着了魔。”布尤米轻蔑地哼一声。

忽然,他提高了嗓门,用与气氛极不协调的口气说:

“狗日的!祖父死了,差不多是死人了!”

雅塞米娜心惊肉跳,担心幽会被破坏,失去难得的机会。她伸手解开裙子,慢慢往下脱,布尤米阴沉的脸立刻云消雾散,带着淫荡下流的眼神,凑了上去。

56

经管人身着单薄的衣袍,白皙的圆脸上显露出十分关注的神色。他已开始衰老,两眼干涩,目光有些呆滞;由于纵欲无度,皱纹早早地爬上额头。主子的不安在布尤米胖胖的脸上也有所反映。看来他报告的情况涉及经管人的切身利益和财产,非同小可。他对主子说:“我打扰了您,不过事关财产,我必须禀告,请您作出决断。这个不安分的白痴是杰巴勒族人。我们有约在前,不经您的同意,谁也不准单独作出伤害他们的决定。”

伊哈布板着脸问:“他真的与杰巴拉维联系上了?”

“几方面的消息都证实这一点。他的病人都相信,尽管大家都闪烁其词。”

“他大概疯了,就像杰巴勒是骗子一样。不过这里的人喜欢疯子

和骗子。杰巴勒族骗走财产后还想干什么？杰巴拉维为什么只和他们联系，不和我联系？我是他的近亲。他待在大房子里，只有往里搬东西时才开门。开了门也只能见到他的女仆。怎么杰巴勒族人那么容易遇到他，听到他讲话？"

"他们不得到全部财产是不会罢休的。"布尤米愤恨地说。

经管人勃然大怒，跳起来准备发号施令。可是又停住了，问：

"他谈了财产还是只管驱鬼？"

"和杰巴勒一样只管抓蛇。"

"杰巴拉维和魔鬼有什么关系！"

经管人站起身愤愤地说：

"不过，我不想遭到先生那样的命运。"

布尤米把众头人召到他的烟馆，告诉他们要治治里法阿的疯病，毕忒赫焦急地问：

"叫我们来就为这个吗，师傅？"

布尤米点点头。毕忒赫两手一拍，嚷道：

"咳！头人们聚会就为那个不男不女的东西！"

布尤米向他投去谴责的目光，说：

"他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干活，你没有察觉到危险，也没听到他关于与杰巴拉维的胡扯！"

烟雾中，他们个个眼冒凶光。毕忒赫茫然地说：

"狗娘养的！财产与魔鬼有什么相干！难道我们的祖父也是神汉？"

众人哄然大笑，但是见到布尤米阴沉的脸又戛然而止。

"毕忒赫，你的鼻子不灵。头人喝酒吸毒对嗅觉不利。"

"师傅，我住在安塔拉胡同时，面对二十条汉子的棍棒，被打得满脸是血，我都没放下棍子。"毕忒赫为自己辩解道。

“让他自己想去吧，别丢了威风。也许还能找到别的办法。一帮头人对付那个白痴，还不是玩似的，不费吹灰之力。”汉杜塞说。

夜深了，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谁也不知道布尤米烟馆里发生的事。

清晨，里法阿走出院门，迎面遇到毕忒赫。

“早上好，毕忒赫师傅。”

“早上好，老疙瘩。回家去，别出来，否则拧下你的脑袋。”

“我怎么得罪你啦，师傅？”里法阿惊诧地问。

“你这是跟毕忒赫说话，不是和杰巴拉维。滚回去！听见了吗？”毕忒赫破口大骂。

里法阿刚想开口，毕忒赫一拳打了过来。里法阿猝不及防，一下子撞到墙上，疼得哇哇直叫。附近一个女人见后，大声呼叫起来。全区都听到了她的喊声，其他女人也跟着她为里法阿呼救。刹那间，众多的人朝这儿跑来，其中有宰基、阿里、侯赛因、克利姆。尔后，沙斐依大叔也到了。杰瓦德大叔用棍子探着路也慌忙赶来。热爱里法阿的男男女女全来了。

毕忒赫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抬手扇了里法阿一个嘴巴。里法阿毫不反抗，旁观者按捺不住，群情激奋。有的人求毕忒赫住手，另一些与里法柯秉性相投的好人忙问出了什么事。更多的人发出阵阵抗议声。毕忒赫怒不可遏，大叫：“你们忘了我是谁！”

的确，看热闹的人完全是出于对里法阿的热爱才聚拢而来的。里法阿示意他们警惕头人。一个站在前面的人说：

“头人是我们头上的王冠，我们来是想请你宽恕这个好人。”

人群中有人仗着人多势众，壮着胆子说：

“头人是尊贵的，可是里法阿干了什么坏事呢？”

另一个隐在人群中的人喊道：

“里法阿是无辜的，伤害他的人该死！”

毕忒赫二话不说，举起棍子朝那人打去。

“给你们点颜色看，免得你们健忘。”

女人的尖叫声响遍全区，街区顿时变为坟墓，愤怒的叫喊成了血腥的警报。砖头在毕忒赫头顶上乱飞，阻止他向前。毕忒赫头一次遇到这种场面。面对雨点般袭来的砖头，他必死无疑。其他头人不来救他，更使他暴跳如雷。人们奋力反抗，敢于如此对待一个头人，在这个区是绝无仅有的。

里法阿突然站到毕忒赫身前，挥手要大家停下，他声音洪亮地对众人道：

“头人没错，是我不好。”

人们脸上现出不满的神情，但没人说话。

“散开吧，别惹头人生气。”

大家明白了，里法阿保全头人的尊严是为了解除危难，于是纷纷散去。有人对此迷惑不解，也有人加快步伐离去，免得落在后边与毕忒赫单独对阵。

街区陷入死一样的寂静之中。

57

事件发生后的几天，气氛都很紧张。最让经管人担心的是，群众团结起来足以对抗头人。为此，他想杀了里法阿和那些谈论财产的人。但这样做需要与杰巴勒族的头人汉法斯协商好，以免酿成全区的斗争。他对布尤米说：

“里法阿不像预料的那么虚弱。他背后有一批人，能为他铤而走险，对抗头人。如果全区人都与里法阿联系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呢？那时他们会撇下魔鬼，把财产作为目标。”

布尤米的一腔怒火全发泄到本区头人毕忒赫身上，用力推着他的肩膀说：“丢人现眼的家伙，这事交给你了，你瞧着办吧！”

毕忒赫咬紧牙关，一边向外走去，一边说道：“大不了杀掉他，让你们安心！”

布尤米朝他吼道：“在这里再见不到你才好！”

他派人去叫杰巴勒区的头人汉法斯。路上，汉法斯遇到了焦虑不安的沙斐依大叔。沙斐依没能劝动儿子从此放弃驱鬼，返回木匠铺，心情沮丧。听说布尤米召见汉法斯，就拉住他说：

“师傅，你是我们的头人和保护人。他们找你去，是要除掉里法阿，可不能那么干啊。你可以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但这一件不行。你经过我那儿时，我就带他离开街区，哪怕用武力逼他走，但不能伤害他。”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懂得如何维护家族的利益。”汉法斯十分谨慎，说话时有所保留。自从发生毕忒赫事件后，他从里法阿那里悄悄打听到些情况。他感到不论对经管人，还是对布尤米都要多加提防。

汉法斯到经管人家时，众人已聚集在办公室里。大头人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是杰巴勒区的头人，召见他是为了同他在里法阿的事上取得一致看法。

“不要小看里法阿。那次事件留下了严重的后果。”

汉法斯同意大头人的说法，但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你们想当着我的面袭击他？”

“师傅，我们是男子汉，利益一致，绝不会在自己家里袭击任何人。里法阿立刻就到，我要当你的面问问他。”

里法阿满面春风地走进来，向两位主人问安。布尤米示意他在前

面的垫褥上坐下，仔细端详着他文静漂亮的面孔。他奇怪这个听话的孩子怎么成了不安定因素。他粗声粗气地说：

“你为什么离开你的街区和亲人？”

“他们不愿意理我！”

“你要他们干什么？”

“为他们驱赶破坏幸福的魔鬼！”

“你对他们的幸福负有责任？”布尤米声音里带着怒气。

“是的，我能使他们幸福。”

“听说你讨厌武力和权势？”布尤米皱起眉头。

“幸福并非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来自权势和武力。它来自我从事的工作。”

“难道那就该蔑视权贵？”汉法斯怒气冲冲地问。

“不，师傅！我只提醒大家，权势和武力并不等于幸福。”里法阿不在乎他们的态度。

布尤米以深邃的目光打量着他，问：

“听说你强调那是财产所有者的愿望？”

“他们这么说。”里法阿清澈的双眼露出关切的神情。

“你怎么说？”

里法阿犹豫一下，答道：

“根据我的理解说的。”

“麻烦在于错乱的神经。”

布尤米眯缝着眼说：

“但是他们说你复述了杰巴拉维的话！”

里法阿感到难于回答，迟疑一会儿说：

“我是这么理解杰巴拉维对艾德海姆和杰巴勒说过的话。”

“不准你解释他对杰巴勒说的话。”汉法斯愤怒地叫起来。

布尤米愈发感到无法忍受，气得咕哝道：

“全是骗子，杰巴勒是最大的骗子。”

“你说你听到杰巴拉维说这是他的愿望，可是这里只有经管人和他的继承人才能以杰巴拉维的名义讲话。杰巴拉维想要干什么会对他们说的。他们忠实地经营他的财产，执行他的十项条件。你这个白痴有什么资格以杰巴拉维的名义仇恨武力、权威和财富？这些不正是杰巴拉维的特征吗？”

里法阿英俊的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

“我只是对区里人讲话，不是对杰巴拉维讲。区里人都魔鬼附体，被欲望折磨苦了。”

“你无权无势，所以才诅咒他们。你这样做，是为了在众人面前抬高自己，压过主人。当他们俯首帖耳时，你就会利用他们壮大自己的权势！”布尤米高声说道。

里法阿惊得瞪大眼睛说：

“我只想造福乡亲，别无他求。”

“狡猾的家伙，你欺骗人们，让众人相信自己有病。我们大家都有病，只有你一个人是健康的？”

“幸福在你们手中，为什么厌恶它？”

“狡猾的狐狸，我诅咒你这种人带来的幸福。”

里法阿叹口气：

“大家为什么恨我？我并不恨任何人。”

“少来这一套，你骗不了我。我的命令不能违抗。感谢上天，你是在我家，否则我让你爬不出去。”

里法阿绝望地站起身告辞。汉法斯说：

“把他交给我吧。”

“他有许多拥护者，不要动武。”布尤米告诫说。

58

秋高气爽，和风习习。乡亲们忙于采摘柠檬。街区里像腌菜的季节一样热闹，欢声笑语不时夹杂着孩子们用土块打闹的声音。

里法阿从布尤米家出来往家走。一路上许多人与他打招呼。他身上也落了不少土屑，边走边掸。宰基、阿里、侯赛因、克利姆已在家等候他多时。大家见面照例要拥抱。随后，里法阿把刚才见头人的经过简要叙述了一遍。这时，他妻子也在场。大家听得很认真，平静舒展的脸上渐渐紧张起来，神色冷峻，显示出对里法阿命运的关切。

雅塞米娜心想：结果会怎么样呢？有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好人免遭伤害，同时又不影响她与头人布尤米的秘密关系？

里法阿非常疲倦，头无力地靠在墙上。

“不能小看布尤米的命令。”雅塞米娜道。

“里法阿有许多朋友，他们打败过毕忒赫，又没惹出麻烦。怕什么！”阿里态度强硬。

“布尤米不是毕忒赫！与布尤米对抗不会有好结果！”雅塞米娜皱了皱眉头说。

“先听听师傅的意见。”侯塞因转向里法阿。

“先别想着动武，虽然为众人造福，是不怕流血牺牲的。”里法阿半睁着眼说。

雅塞米娜脸上泛出笑意。她不想当寡妇，引人注目，可又想不出万全之策。

“最好避开是非，别惹麻烦。”

“我们绝不放弃工作，但可以离开街区。”宰基表示。

雅塞米娜心里一惊，她不愿离开情人所在的街区，不高兴地说：

“我们可别远离家乡，去当异乡客。”

众人把目光转向里法阿。他对大家说：

“我们不离开这个区。”

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雅塞米娜走出去开门。传来沙斐依和阿卜黛询问儿子时声音。里法阿起身迎上去拥抱双亲。

落座后，两位老人仍气喘吁吁，脸上显示出坏消息。父亲很快开口说：

“孩子，汉法斯要杀你，你的处境很危险，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头人纠集手下的人要包围你的家。”

阿卜黛擦拭着红肿的双眼说：

“不回到这乱杀人的街区哪会有这样的事。”

“大婶，别害怕！这个区的人都爱里法阿！”阿里热情地说。

“我们干什么了，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里法阿叹了口气。

“你来自他们痛恨的杰巴勒区。自从你提起杰巴拉维，我一直惶恐不安，心惊肉跳。”大叔惊恐地喊道。

“昨天，杰巴勒为取得继承权而战；今天，我蔑视财产，他们又要和我作对。”里法阿不解地说。

“随他们说去。说法不同，意思一样。不过你要明白，这里不安全，你非逃走不可。”

克利姆心里发虚，竭力克制着说：

“这些头人你是知道的，你已经被盯上了，待会儿他们就会来的，我们还是从屋顶上转移到我家，再从长计议。”

“夜里就从那里逃走。”沙斐依大声说。

“一切就这么完了？”

“按他们说的办吧，可怜可怜你的母亲！”阿卜黛带着哭腔说。

“到了外地，还可以重新开始。”父亲道。

"就这么办。大叔大婶先别离开，等会儿才走，像平时看完儿子那样回家。雅塞米娜装作买东西去杰马利亚区，回来时悄悄去我家。这样，里法阿从屋顶上逃走就容易多了。"

沙斐依大叔表示同意。

克利姆说："一分钟也不能再耽误了。我先上屋顶看看动静。"他说罢走了出去。

沙斐依拉着儿子的手。阿卜黛叫雅塞米娜收拾行装。

雅塞米娜心情沮丧，憋了一肚子气。阿卜黛亲吻儿子，恋恋不舍。里法阿百感交集，他不愿离开深深爱着他的群众。为了他们的幸福，他呕心沥血，忍受了头人们的憎恶。难道杰巴拉维给他指了一条失败之路？

克利姆回来了，对他说：

"快跟我走。"

"以后我们去找你。"母亲快要哭出来了。

"一路平安，孩子！"眼泪在父亲的眼里闪动。

里法阿与父母拥抱告别，然后转向妻子：

"披上斗篷，戴上面纱，免得被别人认出来。"

然后，他又附在她的耳边道："我不忍心把你丢下受人欺凌。"

59

华灯初上。孩子们借着货车上的灯光在玩耍，猫和狗围着一堆垃圾在争斗。

雅塞米娜穿着一件黑袍离开大院。耳边响起阿卜黛临别时亲切的话："孩子，再见。主会保佑你平安的。里法阿会照顾你，我们也会日夜为你祈祷。"

她朝杰马利亚区走去，渴望爱情的心中没有一丝怜悯。她并不疑惑，但有些害怕：怕别人认出她来。

从达拉塞区转向旷野，直到进了布尤米的办公室，她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她脱去面纱，布尤米盯着她的脸问：

"害怕了？"

"是的。"她仍喘着粗气。

"不，这不符合你的性格。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他们从屋顶上逃到克利姆家，黎明时离开这儿。"雅塞米娜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好小子！黎明时分？"

"他们劝他走的。你为什么不准？"

"杰巴勒走了又回来了。这些畜生不该活着。"

"他不该活着，可也不该死。"雅塞米娜有些心不在焉。

"街区里疯子够多的了。"布尤米轻蔑地撇了撇嘴。

女人乞求地看他一眼，又垂下眼帘，声音极低地咕哝着，像是自言自语：

"他救过我的命。"

"你却要送他的命。一对一，先下手为强嘛！"布尤米哈哈大笑。

雅塞米娜浑身不自在，埋怨地看他一眼：

"我照你说的办，你是我生活中最宝贵的。"

布尤米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脸蛋说：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障碍了。如果情况不好，你就搬到这儿来。"

"为了你在经管人面前好交账，我才来的。"雅塞米娜低落的情绪有所回升。

"这才是我的相好，忠诚的姑娘。"

"忠诚"二字刺激了雅塞米娜，惶恐重又袭上她的心头，像块石头

压得她透不过气。她自问:这人是不是在讥讽她?

没时间多说话,她起身告别,从后门溜了出去。

丈夫和他的朋友们都在等她。她在丈夫的身边坐下,说:“我们的家已被监视。聪明的办法是让母亲把灯放在窗下,不要熄灭,黎明时好逃走。”

宰基发现里法阿闷闷不乐,宽慰他道:

“不要伤心,病人到处都有,同样需要你去救治。”

“可病重的需要多关心。”里法阿说。

雅塞米娜很可怜他,心想杀死他是罪过。她真希望里法阿有缺点,那样,杀了也不可惜。她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里法阿真心对她,可他却要遭恶报。但一转念她又诅咒这个念头,对自己说:“让那些活得快活的人去行善吧。”

她看丈夫一眼,正好四目相遇。

“对于这个倒霉的街区,你的性命是最宝贵的。”

“你嘴里这么说,可眼里却露出悲伤。”

雅塞米娜不寒而栗,心想:“他要是像驱鬼那样能看透人的心就糟了。”

“我不是伤心,而是担心。”

克利姆站起身:“我去准备晚饭。”

他搬来一个圆桌,大家围上去。桌上摆着大饼、奶酪、干酪汁、黄瓜、萝卜和一瓶啤酒。克利姆斟上酒,递给大家:

“今晚需要御寒壮胆。”

大家一饮而尽。里法阿笑着说:

“酒能唤醒魔鬼,也能使摆脱了魔鬼的人振奋。”

他看一眼身边的雅塞米娜。她领会了他的意思。

“主如果能让我们活到明天,你就能把我的鬼驱走。”

里法阿喜形于色，与朋友互道珍重。大家撕开大饼，伸手取菜，似乎忘记了死亡在向他们逼近。

“杰巴拉维希望他的子孙生活得和他一样，但他的子孙拒绝做人，偏要当鬼。祖父说过：他不喜欢子孙的愚蠢！”

克利姆遗憾地摇摇头，咽下口中的食物，说：

“如果他还有最初的威力，事情就好办了。”

“如果，如果，如果对我们有什么用，我们应该干起来。”阿里愤愤地说。

“我们没有气馁，一直坚持不懈地驱鬼。用爱去填补魔鬼留下的空白。我们别无所求。”里法阿态度坚决。

“只要坚持下去，街区里一定会充满友爱、健康、和平。”宰基不无忧伤地说。

“我觉得奇怪，咱们有那么多朋友，为什么还要逃走？”阿里不服气地说。

“看来魔鬼的汗珠还留在你的心里。别忘了我们的目的是治病，而不是杀人。人最好是为了不杀而被杀。”里法阿突然转向雅塞米娜，问：

“你怎么不吃，光出神？”

雅塞米娜吓得心快跳出来了，她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很奇怪，你们像参加婚礼似的谈笑风生。”

“明天赶走你的鬼，你也会开心的。”里法阿说着转向兄弟们，补充道：

“有些人把和平地生活当耻辱。我们街区的人只尊敬头人，而头人又只能制造恐怖。驱鬼比欺侮弱者，竞争当头人要难上几十倍。”

阿里不无遗憾地摇着头：

“行善的结果，就是我们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

“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软弱，只是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场。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力量。”

他们边谈边吃。渐渐地，大家的目光变得坚定沉着，眼睛愈发显得明亮温和了。等到大家都安静下来时，传来了说书人讲故事的声音：

> 一天中午，艾德海姆坐在沃托维特区休息，渐渐入睡。突然，他被一个响动惊醒，发现一帮孩子在偷他的东西。他站起来驱赶他们，一个孩子看见了，一声口哨，其他孩手一哄而散。
>
> 车子倒了，黄瓜散落在地上，沾了许多泥土。艾德海姆气坏了，骂人的话脱口而出。他心疼地捡起沾满泥的黄瓜，一肚子气无处发泄，愤愤地自言自语：
>
> “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为什么你的尊严比生命还宝贵？享受荣华富贵时，你也知道我们如此被人作践？怜悯、温和、宽容与大房子不相干，你这暴君！”
>
> 他抓起车把，想离开这个该死的街区，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
> “大叔，黄瓜多少钱一斤？”
>
> 艾德海姆看到伊德里斯皮笑肉不笑地站在他的面前。
>
> ……

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盖过了说故事的声音：

“孩子，回来啊！”

60

大家尽情地交谈。雅塞米娜却如坐针毡。

侯赛因想再看街区一眼，克利姆担心他被人发现，引起怀疑，便

把拉住了他。宰基担心头人们会去攻击里法阿的家，里法阿则认定那些人早去听故事或哄孩子去了。街区里一切照常，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

雅塞米娜十分不安，害怕眼睛泄露了秘密。她盼望着快些解脱，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同时，她也盼望着能开怀畅饮，忘却眼前的一切。她知道，自己不是布尤米的第一个相好，也不是最后一个，垃圾堆旁野狗多。然而，她心甘情愿为他承受一切。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街区渐渐安静下来，只有琴声悠扬。对这些人的厌恶突然袭上雅塞米娜的心头，是他们使她备受煎熬。

"烧上火盆吗?"克利姆问。

"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

"烤着火，时间过得快点。"

"不要这么害怕。"

"跟害怕没关系。"克利姆反驳说。

什么意外也没发生，里法阿的家没有被围攻。琴声消失了，故事告一段落，街上传来了关门声、行人的谈话声、咳嗽声，然后万籁俱静。

朋友们耐心地等待着，直至听到第一声鸡鸣。宰基走向窗子，朝街上望去。

"一个人也没有，街区就像赶走伊德里斯那天一样静。"

"该走了。"

雅塞米娜顿时紧张起来。她想：如果布尤米不按时来，或改变主意会怎么样呢?

大家站起身，背上包袱。侯赛因说：

"再见了，地狱般的街区。"

他第一个走出去。里法阿让雅塞米娜走在自己前面，手轻轻地扶着她的肩头，好像怕她在黑暗中消失。克利姆、侯赛因、宰基紧跟其

后。他们溜出房门，上了楼梯，穿过黑黢黢的楼道，来到屋顶上。这儿显得更暗，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中没有一颗星星，云彩后面露出飞驰般的月亮。

“屋顶上女儿墙一堵接一堵，大家得互相拉一把。”阿里说。

最后一个人刚爬上屋顶，感到身后有动静，转头向门口望去，看见四个人影，急忙问：

“谁在那儿？”

大家一惊，转过头，听到布尤米的声音叫道：

“站住，婊子养的！”

迦必尔、哈立德、韩杜塞从布尤米身后闪出来，雅塞米娜“啊”了一声，从里法阿手中挣脱，朝门口跑去，没有人阻拦她。

阿里惊诧地对里法阿说：

“这女人背叛了你。”

他们立即被围住，布尤米一个个地查看，问道：

“谁是神汉？”

看过后，他双手抓住里法阿的肩膀：

“你往哪儿跑，魔鬼的朋友？”

“我们的存在令你们不安，所以我们准备离开。”

布尤米冷笑一声，转过头来对克利姆说：

“把他们藏在你家有什么用？”

克利姆咽着唾沫，抖作一团，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

布尤米一拳把他打翻在地。克利姆很快跳起来，没命地朝别家屋顶跑去。侯赛因、宰基立即跟上。韩杜塞蹿上去，一脚踢在克利姆的肚子上，疼得他倒在地上呻吟。迦必尔和哈立德同时抓住其他两个。

“跑不了。统统干掉！”

里法阿被布尤米牢牢抓住，没法抬头。

“我没干什么事，凭什么处罚我？”

布尤米给了他一记耳光，问道：

“说，你真听见杰巴拉维说话了吗？”

“我的秘密不能泄露。”

里法阿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他被推下楼梯，沉重的脚步紧跟其后。黑暗、突发的事件和眼前威胁他的邪恶，使里法阿顾不上考虑朋友中谁逃跑谁背叛了。强烈的悲痛攫住了他的心。他已不知道害怕，只感到周围的黑暗与这世道那么吻合。他们走进街区，区里已没有里法阿的病人。韩杜塞带着他走进杰巴勒区。经过胜利大院时，里法阿好像听到父母的呼吸声。但是，夜色、绝望和周围的邪恶，使他回到了现实之中。

杰巴勒区像沉浸在黑暗中的一个巨大身影。这夜太黑暗了，人们睡得太沉了。

头人们沉重的脚步像魔鬼的微笑。他们沿着大房子的围墙走向旷野。里法阿抬头望去，大房子和天空一样漆黑一团。

这时，围墙尽头闪出了一个人影。

“汉法斯师傅吗？”

“是的。”

来人没再说话，与他们同行。里法阿的眼睛始终没离开大房子，心想：“祖父知道我的处境吗？他说一句话就能把我从魔爪下救出去。但愿他当众把他对我说的话重复一遍。杰巴勒也曾陷入困境，得救后取得了胜利。”

现在，他们已经走近围墙，但里法阿没听见里面有任何声音，只有他们这几个人的脚步声和呼吸声。进入旷野后，众人的脚步在砂砾中放慢了。这时，里法阿记起妻子背叛了他，朋友们也逃跑了。他想转

过头再望望大房子，布尤米猛一推，他向前倒下了。布尤米举起棍棒，喊道：

“汉法斯师傅！”

汉法斯也举起棍棒说：“和你干到底。”

“为什么要杀死我？”里法阿绝望地问。

布尤米用力朝里法阿头上打去，里法阿惨叫一声，心里喊着：“杰巴拉维！”汉法斯的棍子落到他的脖子上，然后乱棍齐发。

里法阿再也喊不出来，喉咙里咯咯作响。

黑暗中，几双手匆匆地挖着坑。

61

凶手离开现场，走向街区，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

不远处站起四个影子，他们叹息着，抽泣着，有一个喊道：

“懦夫，你们为什么偏偏抓住我，不准我出声！里法阿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打死了。”

“顺从你大家都完了，谁也救不了他。”

“懦夫，懦夫，都是懦夫！”阿里愤怒了。

“别说了，浪费时间，艰巨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克利姆带着哭腔。

侯赛因抬头望着天空，两眼通红，喃喃地说：“天快亮了，快点吧！”

“一眨眼工夫，恍如梦中，我们已经失去最亲密的朋友！”辛基悲痛万分。

阿里朝里法阿被杀的地方走去。他咬着嘴唇，悲愤地骂道：“懦夫！”

他们四人围成个半圆坐下，用手向前摸索着。克利姆突然像是被

蜇了一下，惊叫道："在这儿！"他闻闻手指，"这是他的血。"

这时，宰基喊道："这儿是埋葬他的地方。"众人围上来，用手扒开沙土。在这世界上，他们是最不幸的人，失去了最亲近的人，目睹他被害却不能相救。

"但愿他还活着。"克利姆像是在说疯话。

"听听懦夫的谵语吧。"他轻蔑地说着，手仍在不停地扒土。

一股潮气和血腥气冲进鼻腔。从杰巴勒区传来了狗吠声。

"慢点，他的身子！"阿里激动地说。

他们心跳加快，手的动作变得缓慢轻柔。摸到了里法阿的衣服，有人哭出了声。他们慢慢地把尸体抬出来。听到远处街里的鸡叫声，动作的速度在加快。克利姆脱下袍子垫在尸体下面，侯赛因脱下袍子盖在上面。阿里提醒他们要填好坑，然后抬着里法阿的尸体朝胜利大院墓地走去。

黑暗渐渐从山上退去，现出曙光。露水打湿了他们的额头和衣衫，与眼泪合在一起。侯赛因在前面领路，到了墓地前，默默地打开大门。东方破晓，哭肿的眼睛已能清晰地分辨出眼前的尸体。几双磨破的、鲜血直流的手把尸体放进墓穴。

他们庄严肃穆地站在哪里。泪眼模糊，不停地用力眨眼，阻止泪水落下，被人看见。克利姆感到教训沉痛，呜咽地说：

"你的一生短暂而匆忙，却在我们心中留下了纯洁的爱。谁能料到你会这么快离开了我们，被我们街区一个你爱着并保护着的人出卖？与此同时，你人格所体现出来的仁爱、怜悯和满足也被扼杀。这个街区注定要被诅咒，直至末日。"

"为什么好人总是早死，坏人却活得自在？"宰基痛哭流涕。

"要不是你在我们心中播种了仁爱，我会永远憎恶一切人！"侯赛因深深地叹息。

"克服了胆怯,我们才能安心。"阿里说道。

他们离开墓地时,天已大亮。天边染上了玫瑰色。

62

四位朋友从此在街区里消失了。

人们猜想他们由于害怕头人的报复而远走他乡,其实他们并未走远。四个人以旷野为家,吞咽着痛苦与懊悔的苦果。里法阿的死像把尖刀插在他们的心上,伤口不断地滴着鲜血。对生活他们已没有什么企求,心里只有一个愿望:继承里法阿的遗志,惩罚罪犯。的确,他们已经无法返回街区,只盼望能在旷野上与亲爱的朋友见面。

一天清晨,阿卜黛的哭声把街区唤醒。邻居跑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她声音嘶哑地说:

"我儿子被害了!"

邻居们惊愕不已,沙斐依在旁擦着眼泪:

"头人们在旷野里把他杀死了。

"我儿子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阿卜黛悲痛地控诉。

"头人汉波斯知道吗?"有人问。

"汉法斯参与了谋杀。"沙斐依怒不可遏。

"雅塞米娜出卖了他,是他给布尤米报的信。"阿卜黛又哭了起来。

群情激奋,一个人说:"怪不得事后她住到布尤米家去了。"

消息在杰巴勒区不胫而走。汉法斯找到沙斐依,怒吼道:

"你疯了,说我什么?"

沙斐依满不在乎地站在头人面前,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他的头人、保护者,却参与了谋杀他!"

汉法斯佯装气愤,叫道:

“沙斐侬,你疯了!胡说些什么?别惹我教训你。”

他骂骂咧咧地离开大院。

消息也传到了里法阿后来居住的街区。人们大吃一惊,骂声、哭声四起。这时,头人们手握棍棒,眼冒凶光,在街上来回巡视。人们传说:杏德巨石旁发现了里法阿的血迹。沙斐侬和朋友们到那里寻找尸体,又刨又挖,却不见踪迹。

消息传开,又引起各种议论,许多人猜测其中还有隐情。里法阿区的人纷纷议论说:里法阿究竟做了什么事,竟酿成杀身之祸?从杰巴勒族人中传出消息:里法阿被杀,雅塞米娜住到布尤米家。头人们深夜到过出事地点,挑灯刨开土坑,也没有找到尸体。

布尤米问:“沙斐侬取走了?”

“不会,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也没找到。”

布尤米跺着地,发狠地说:

“是里法阿的朋友弄走了。我们不该放了这些人,让他们从背后攻击我们。”

在返回的路上,汉法斯俯在布尤米的耳边说:

“师傅,你留着雅塞米娜会惹麻烦的。”

“你是街区里最窝囊的头人!”布尤米很不痛快。

汉法斯悻悻然告辞而去。杰巴勒区、里法阿区的气氛愈来愈紧张。头人们不断袭击愤怒的人群,恐怖笼罩着全区,人们只在不得已时才走出家门。

一天深夜,布尤米还坐在舍尔多姆咖啡馆时,他妻子的家人悄悄潜入他的宅院,要对雅塞米娜下手。雅塞米娜感到情况不对头,穿上披风,逃向旷野。那些人穷追不舍,雅塞米娜像个疯子似的在黑暗中奔跑。追赶的人早已停住,她还在没命地跑。

最后,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得停下来。她向后仰着头,闭着

眼,待喘过气来,才朝后看了看。她发现后面已没有人,但仍不敢回家去。前方不远处有微弱的亮光,可能有人。她盼望能找到住处,睡上一夜,明天再想办法。

走了很远,果然有一座小屋。她来到门前,轻轻呼唤主人。门开了,她发现里法阿的四个亲密朋友站在她面前。

63

雅塞米娜像石头一样愣在那里,目光呆滞。四个人像一堵墙挡在她面前,厌恶地盯着她。阿里仇恨的目光像把利剑直刺她的心窝,她下意识地喊道:

"我是无辜的,老天可以作证,我和你们一起走的。他们包围我们时,我和你们一样跑了!"

朋友们的脸色铁青,阿里憎恶地问:

"谁告诉你我们跑了?"

"你们没跑怎么能活下来?我是无辜的,我没干什么,只是逃了。"雅塞米娜声音颤抖着。

"逃到了主人布尤米那儿!"阿里气得咬牙切齿。

"不,是他们叫我去的。我是无辜的。"

"去见鬼吧!"阿里大吼一声。

雅塞米娜拔腿就跑,但阿里早有防备,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她叫道:

"放开我,看在他的分上。他不喜欢动武杀人。"

阿里双手掐住她的喉咙。克利姆焦急地说:

"慢着,让我们想想。"

"懦夫,闭上嘴!"

阿里的双手凝聚着心中全部的仇恨、痛苦和懊悔。雅塞米娜拼命挣扎，踢他，抓他，摇晃着头，但她的努力无济于事。她精疲力竭，翻起白眼，鼻子里淌出鲜血，身体剧烈地抖动，然后再也不动了。阿里双手一松，尸体倒在他的脚下。

次日清晨，雅塞米娜的尸体被抛在布尤米家的门前。消息像五月风[①]一般席卷大地，男男女女蜂拥而至。头人的家门前，喧哗中间杂着各种评论，发泄着各自的真情实感。

大门开了，布尤米挥舞着棍棒旋风般冲出来，见人就打。众人一下子散开去，躲在咖啡馆或家里不敢再出声。布尤米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嬉笑怒骂，威胁恐吓，肆无忌惮地发着淫威。

当天，沙斐依夫妇逃离了街区。里法阿一家的踪迹彻底消失了。见物思人，胜利大院里沙斐依的住房、木匠铺、那被称为"康复之家"的里法阿的住处以及杏德巨石旁他的葬身之地，都不断提醒大家里法阿的存在。

决心追随他，完成他的使命的兄弟们，牢牢记住里法阿传授的驱鬼诀窍，坚信里法阿活在他们心中。阿里血气方刚，发誓不报此仇，绝不善罢甘休。侯赛因对他说：

"你一点也不像里法阿。"

"我比你们了解里法阿，他与魔鬼进行顽强的斗争，以此度过了短短的一生。"

"你想恢复头人的统治，可他最恨头人。"

"他就是个头人，只是不同于那帮家伙，他的柔韧蒙住了你们的眼睛。"

四个人都满怀信心按自己的理解行事。

---

① 指埃及自三月中旬到五月上旬来自南方的热季风。

里法阿一生的故事在街区流传。甚至有人传说，他那抛在旷野的尸体被杰巴拉维收走了，埋葬在花园里。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韩杜塞的突然失踪又掀起了风波。

一天早上，他那被毁坏的尸体出现在经管人伊哈布的门前。震惊了伊哈布和布尤米。区里再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与里法阿或他的弟子们有联系或发生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牵连。棍棒在头顶上飞舞，生命时时处于危险之中。人们把话埋在心里，小心谨慎，足不出户。逃的逃了，杀的杀了，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街里一片黑暗，不时传出悲切的哭声。

然而，这一切没有吓倒复仇者。头人哈立德被杀，尸体在黎明前又被抛在布尤米的院外。镇压愈加残酷了。半夜，当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时，又发现头人迦必尔的家燃烧着大火，全家葬身火海。

布尤米惊叫道："里法阿的人像虱子一样多，但愿老天杀死他们！"

传说夜里头人要洗劫街区，空气紧张得似乎要爆炸。人们愤怒地走出院子，手握棍棒，提着凳子、铺盖、拖鞋、砖头。布尤米想先下手，也在一群喽啰的簇拥下走出家门。

阿里第一次在街头露面，带领着愤怒的人们。一见布尤米走过来，阿里命令大家投掷砖头。砖头铺天盖地朝布尤米那帮人身上砸去，顿时脑袋开花，鲜血四溅。布尤米像头野兽，不顾一切地向前冲。一块砖打中他的头部，他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剩下的喽啰们一哄而散。

人们冲进布尤米的家，捣毁物品的声音传到了经管人的宅院。仇恨冲破禁忌，如决堤的洪水倾泻在其余活着的头人和他们的手下人身上。他们的家被砸烂，眼看事态要失去控制。仆人传达了经管人召见阿里的口信。阿里带领的人停止破坏，等待会见的结果。区里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会见导致了街区新时代的开始。经管人承认里法阿区享有与杰

巴勒区同样的权力。阿里被委任为里法阿区的财产代理人，也就是全区的头人。

在得到份子钱以后，阿里平分给大家。逃走的人们纷纷返回故里，为首的有沙斐依夫妇、宰基、侯赛因、克利姆等。里法阿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尊敬和热爱，他的事迹广为传颂。里法阿族人坚信杰巴拉维为其收尸掩埋，他们也备加照顾里法阿的双亲。

但是，人们对里法阿的想法各异。克利姆、侯赛因、宰基认为里法阿的使命局限在治病救人，厌恶权势和武力，并将它付诸行动。更有一些执著的追随者，甚至不肯结婚，心驰神往，步其后尘。

阿里则不然，他牢牢地抓住获得的权力，结了婚，并号召重建街区。他不讨厌财产，但为了证明真正的幸福并非来自财产，为了证明罪恶来自于贪欲，他平分了财产。并从事建设和慈善事业，使大家受益。

从此，百姓笑口常开，以春天般的微笑拥抱着生活，坚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为什么街区患了健忘症？

高西姆

64

街区的变化不大。人们仍旧赤着脚，在土地上留下深深的足迹；苍蝇照例在垃圾堆和人们的眼前飞来飞去；居民们依然是面色萎黄憔悴，衣衫褴褛，叫骂声和问候声一样不绝于耳，相处中两面三刀的事屡见不鲜。大房子在挺拔高大的树木掩映下，沉浸在寂静与回忆之中。街区布局也没有变化：大房子右边是经管人的家，左边是头人的家，接下来是杰巴勒区，里法阿区。在里法阿区与较远的杰马利亚区之间的地带，散居着一些无名无姓、无家无业的人，他们处于身世悲惨、孤立无援的境地。

现任财产经管人是里富阿特先生，他与前任没有什么差别。大头人拉希塔矮小精干，外表有些弱不禁风，但生就一副尖酸刻薄的嘴巴，一旦争斗起来那话似火舌迅猛刁钻。他经过反复的搏斗，血溅各区，终于得到了这个地位。

杰巴勒区的头人叫杰勒塔，他以自己的先人杰巴勒曾与杰巴拉维直接对话过，是杰巴拉维的最直系亲属而居高自傲。因此，很少有人喜欢他。

里法阿区的头人哈贾芝没有效仿阿里，相反却走上汉法斯和杰勒塔的道路。他巧取豪夺，惩罚不满者，却要求族人遵照里法阿的教导，蔑视财富和权势。

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有自己的头人,名叫塞瓦里斯。当然,这些人没有继承权也没有财产经管人。这样,整个街区状况稳定,街区居民共享着棍棒和说书人琴声的正常秩序,日子也还过得下去。

流浪汉区住着一位远近闻名的白薯贩子——宰克利亚大叔。他心地善良,与塞瓦里斯带点远亲。宰克利亚每天推着车沿街叫卖,还到附近的里法阿、杰巴勒、杰马利亚、欧突夫、达拉塞以及卡富尔·宰赫里、贝特·卡兑几个街区去。车上一炉烤白薯,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吸引了不少街区的孩子们和居民。大叔结婚很晚,女人不曾生育,他收养了亲兄弟的孤儿高西姆,以慰藉孤独的心。养育这个孩子对他来说负担并不重。流浪人的生活比在垃圾、废物中觅食的猫、狗、苍蝇好不了多少。宰克利亚像生父那样疼爱高西姆。几年后,妻子突然怀孕了,大叔乐不可支,但并不因此而慢待侄子高西姆,反而更加疼爱他。孩子出生后,大叔整天在外卖货,大婶则看孩子忙家务。小高西姆显得有些孤单。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到院外街上去玩,眼界大开,在本区以及里法阿和杰巴勒区交了不少朋友。他们结伙去旷野,围着杏德巨石玩耍,爬上山顶观看日出日落。朋友们指着大房子骄傲地谈起杰巴拉维以及他的崇高地位。有的讲杰巴勒,有的讲里法阿,而他却无话可说。孩子们说着说着就打起架来,他常常站在一边不知所措。

高西姆每每以惊讶羡慕的眼光望着经管人的家,贪婪地看着树上的果子。一天,高西姆趁看门人打盹之际,溜进了经管人的院子。院子里空无一人,他兴高采烈地穿过甬道,采摘树丛中的果实,吃得津津有味。院子正中有一座喷泉,白花花的水花吸引住了他的视线。他感到十分新鲜,便脱光衣服,跳进水里,用两手拍击池水,高兴地洗起澡来。玩得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奥斯曼,过来!狗娘养的,你这瞎子。”

一声吼叫惊醒了他。只见一个身穿红袍的人站在大厅里满脸怒气，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着他。高西姆赶紧抓住扶手爬出水池。看见守门人朝他跑来，立刻钻进墙边的茉莉花丛，匆忙中忘记了脱下的袍子，只顾朝门口逃去，一口气跑进街区。

孩子们见他赤身裸体，哈哈大笑，跟在他后面指指点点，惹得野狗也乱叫起来。看门人奥斯曼一直追到街里，气喘吁吁地捉住他的胳膊不放。高西姆吓得大喊大叫，惊动了区里的人。大婶抱着儿子跑来，头人塞瓦里斯也走出咖啡馆。

大婶一见高西姆的样子便惊呆了，忙拉住他的手对看门人说："行啦，奥斯曼大叔，你把孩子吓成这样，他干什么啦？袍子呢？"

"经管人先生发现他在喷泉中洗澡，真该抽他。他乘我打盹之机闯进院子，你怎么不把孩子管好！"看门人傲慢地说。

"原谅他吧，大叔。这孩子是孤儿，我们有责任。"女人拉过孩子，"回去我给你揍他，大人不记小人过，他唯一的那件袍子，您还得找来还他。"

看门人生气地挥挥手，一边说一边转身回去："为这畜生，我挨了顿臭骂，浑蛋孩子！"

大婶抱着儿子哈桑，拖着嚎啕大哭的高西姆回家去了。

65

宰克利亚大叔欣喜地望着高西姆，对他说：

"高西姆，你快满十岁了，不再是小孩，该干点活啦。"

"叔叔，我早就盼着跟你去干活啦。"高西姆黑黑的大眼睛闪着光。

"你的目的是玩不是干活。今天你已是有头脑的大孩子。可以帮我的忙了。"

高西姆冲到车旁，试着推车。大叔拉住他，婶婶插嘴说："当心翻了车，把我们饿死。"

宰克利亚扶住车把，告诉高西姆站在车前，然后教他怎么吆喝："白薯，烤白薯！"又嘱咐说，"仔细看着我怎么说怎么做。要从炉子上层给顾客拿烤好的白薯，你要多听多看，放机灵点！"

"我能推车。"高西姆对推不了车总有些遗憾。

大叔推起车，对他说：

"要你怎么干就怎么干，别逞强。你爸爸可挺随和。"

车子推向杰马利亚区。高西姆的嗓音很尖很嫩，像只哨子："白薯！烤白薯！"高西姆来到陌生的街区，学着大人的样子干活，开心极了。走到沃托瓦特区时，高西姆向四周张望一下，对叔叔说：

"这是伊德里斯拉住艾德海姆的地方。"

叔叔不经心地点点头。他又说：

"艾德海姆那时推车卖菜和你现在一样。"

小车照例从侯塞因区到贝特·卡兑，再从贝特·卡兑到达拉塞区。高西姆好奇地望着行人、店铺和清真寺。最后来到一个小广场，叔叔告诉他，那是穆格托姆市场。高西姆左右张望着，疑惑地说：

"这就是著名的穆格托姆市场？杰巴勒的逃亡之处，也是里法阿的出生地啊！"

"是的。但这些和我们没关系。"大叔对此毫无兴趣。

"我们都是杰巴拉维的子孙后代，为什么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起码我们都一样贫困。"大叔讥讽地说。

他们推车来到市场边缘临近旷野的地方，那里有一间铁皮房子，出售珠链、熏香和护身符。门前皮垫子上坐着一位白胡子老者。宰克利亚停下车，与老者亲切握手。

"今天我已卖够了，"他坐在老者身旁，又说，"跟你坐在一起，比赚

钱高兴。"

老者好奇地望着孩子，宰克利亚喊道：

"过来，高西姆。见见叶海亚师傅，亲他的手。"高西姆走近老者，拿起他青筋暴露的手，有礼貌地吻了一下。老人抚摩着他的头发，端详着他英俊的小脸说："这孩子是谁？"

"我的侄子。"宰克利亚面向太阳，伸出两腿。

老人让孩子坐在皮垫上："你还记得你爸爸吗？"

"不记得。"高西姆摇摇头。

"你爸爸也是我的朋友，他脾气很好。"

高西姆抬头望了望房子里的货物，叶海亚伸手取出一个护身符，挂在孩子的脖子上。

"挂上它，保佑你平安。"

"叶海亚师傅也是我们那儿的人，来自里法阿区。"

"大叔，那你为什么离开那儿？"

"很久以前，他惹怒了头人，只好逃出来。"

"你跟里法阿的父亲沙斐依大叔一样。"

老者咧开没牙的嘴笑出了声：

"你什么都知道？这儿的孩子就不知道这些故事，认为一切与他们无关。"

咖啡店伙计端来了茶，放在老者面前，然后走开。叶海亚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卷，打开来，满意地说：

"这东西很值钱，作用能维持到早晨。"

"我尝尝。"

"从没听你说过'不'字。"

"来者不拒嘛！"

他们平分那一小块，放进嘴里咀嚼。高西姆兴致勃勃地瞪着他

们，把大叔看得发笑。老人啜了口茶，问他：

“你想当头人吗?”

“是的。”高西姆笑着说。

宰克利亚哈哈大笑，不好意思地说：

“请不要介意，叶海亚师傅。你知道在我们区不当头人，就要作靶子。”

“里法阿，安拉怜悯你！你怎么会在地狱里降生?”叶海亚感慨万分。

“所以他才落得悲惨的结局。”

“那时里法阿虽死犹生。当他的后人成为头人时，他真的死去了。”

“他埋在哪儿？有人说杰巴拉维把他埋在花园里，杰巴勒族人说尸体在旷野里不见了。”

“这群浑蛋，至今还嫉恨他！”老人发怒了。

“告诉我，高西姆，你喜欢里法阿吗?”

高西姆谨慎地望了叔叔一眼，从容地说：

“是的，大叔，我非常喜欢他。”

“你愿意像他一样做个头人?”

孩子的目光里流露出困惑和微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

“还是说服他卖白薯吧！”宰克利亚说。

沉默片刻，市场里出现一阵骚乱。拉车的驴子躺倒在一边，把车拽向一边，乘客惊叫起来。车把式朝驴子狠狠抽了一鞭。宰克利亚站起身，说：“路还远着呢，再见吧，师傅。”

“常带孩子到这里来吧。”叶海亚握着高西姆的手，摸了摸他的头，“真乖！”

66

旷野上只有杏德巨石能遮挡灼人的阳光。高西姆独自坐在那里以羊群为伴。对牧人来说，他的蓝色袍子过于整洁，头上厚重的缠头巾足以遮住阳光，足下一双破旧的鞋露出脚趾。他经常一个人坐在旷野观察山羊和绵羊混杂的羊群，羊鞭扔在身边。穆格托姆山近在眼前，雄伟高大，像是天穹下唯一的生物，与炽热的太阳顽强对抗。

旷野上一片寂静，热风拂面。高西姆每当心烦意乱，不愿冥思苦想时，他就放眼羊群，看羊儿玩要嬉戏，斗架奔跑。有些羊十分活泼，有些羊懒懒散散。对怀孕的母羊，他格外经心，备加照顾。他喜欢母羊的眼睛，它们饱含深情，似乎想与他对话，使他大为感动。

高西姆确实能与母羊交谈，常把羊与街区的人相比较，发现自己对羊与头人对孩子们的态度截然不同。羊对他的温顺友好与人对他的傲慢粗暴形成强烈的对比。虽然牧羊人地位低贱，他还是选择了这个行当。因为，放羊总比当流氓、地痞、乞丐要强上百倍。除此之外，还因为他喜爱旷野的清新空气，眷恋着穆格托姆山、杏德巨石以及变化莫测的天空。放牧常引导他走到叶海亚大叔那儿。大叔第一次见他放牧时，问道：

"怎么从卖白薯的变成了羊倌?"

"为什么不呢，师傅？我们区的穷人都羡慕我呢!"高西姆理直气壮。

"叔叔怎么把你丢下不管了?"

"哈桑长大了，应该由他去帮助父亲卖货啦。放羊比乞讨强多了。"

高西姆天天往叶海亚处跑，他爱这位老人，愿意和他交谈。交往

中,他渐渐了解了街区的过去与现在。比从咖啡馆的说书人那里听到的多多了。他对老人说:

“我放牧的羊有杰巴勒区和里法阿区的,也有我们区富裕人家的。这些羊在一起相安无事,不像区里的人互相残杀。”高西姆还说,“胡麻姆也是羊倌,歧视羊倌的是那些乞丐和游手好闲的可怜虫。可是,他们对头人却毕恭毕敬,而头人不过是强盗、刽子手!主可怜街区的人吧!”

有一次高西姆顽皮地说:“我安于贫困,绝不伤害别人,对羊群也不伤害!你不觉得我像里法阿吗?”

“里法阿?你像里法阿?里法阿一生为别人驱鬼,为别人创造幸福!”大叔的口气中带着责备。

老人笑了笑,接着说:

“你喜欢女人。黄昏时。你常常盯着过往的姑娘!”

“师傅,这是缺点吗?”高西姆笑着问。

“我不管你,不过别说你像里法阿!”

高西姆思索着老人的话,然后问:

“杰巴勒与里法阿不也有共同之处吗?都是好人。杰巴勒恋爱结婚,收回被剥夺的继承权,公平地分给大家。”

“他把财产作为目的。”叶海亚有些不悦。

“他的目的还有互谅互让、公正和纪律。”

“这么说,你更喜欢杰巴勒?”

高西姆眼里现出不知所措的神情,犹豫再三,说道:

“两人都好。街里好人太少,艾德海姆、胡麻姆、杰巴勒、里法阿各有各的长处。这个区里头人太多了。”

“艾德海姆忧伤而死,而胡麻姆和里法阿都被害死了。”叶海亚十分伤感。

高西姆坐在巨石旁暗自思量：他们的确都是好人，一生清白，但结局都太悲惨了。于是，他心中萌动着要效仿他们的强烈愿望。至于那些头人，其行为丑恶，令他心中隐隐作痛，烦躁不安。他与自己对话为的是使心情平静下来：这块巨石是多少事件和人物的见证啊，像盖德里与杏德之恋、胡麻姆之死、杰巴勒与杰巴拉维的见面、里法阿与祖父的谈话等等。然而，岁月无情，一切均已成为历史，只留下珍贵的回忆。祖父杰巴拉维常独自在旷野间散步，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让受苦人望而生畏。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却怎会长期隐居，对子孙后代漠不关心呢？

傍晚，高西姆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拿起棍子，吹起悦耳的口哨。他挥动棍子，集合分散的羊群，踏上回家的路。他感到腹中空空，这才记起早上只吃了一张饼和一条小咸鱼，整整一天再没有吃过东西。不过，一顿丰盛的晚餐正等着他，他加快脚步。远方已出现树木环抱、门窗紧闭的大房子。他触景生情，想起说书人不断吟唱，艾德海姆梦寐以求的花园，想着花园的模样。

走近街区时，传来一阵喧哗，他沿着围墙往街区走。黄昏已经给街道抹上一层暗色。穿过当街玩耍掷土块的孩子们时，耳边响起叫卖声、女人的谈话声、打骂声、呼救声、经管人家里的车铃声。从窗口飘出的诱人的饭菜香味与垃圾堆的腐臭味同时钻进鼻孔。

高西姆分别把羊群赶进它们在杰巴勒区和里法阿区的主人家，最后只剩下一只母绵羊属于流浪汉区的唯一富人盖玛尔太太。她的院子中间有一棵椰枣树，角落里还有一棵番石榴。高西姆把羊赶进院里时，遇到年近半百的女仆塞基娜，双方互道问候。女仆以浑厚的女中音问：

“羊怎么样？”

高西姆夸了一番绵羊，然后把羊交给她，转身回家。在门口恰巧

遇到女主人从街上回来。盖玛尔太太丰满的身体裹在袍子里，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从面纱的开口处亲切地望着他；她闪开身，高西姆慌忙低下头。

"晚上好！"盖玛尔太太彬彬有礼，声音柔和。

"太太，晚上好。"

她慢慢地走过去，看看她的羊，转过身说：

"羊一天天肥起来啦，你的功劳不小。"

亲切的话语、富有同情的目光着实让高西姆感动。

"多亏主人的关心。"

女主人对女仆说：

"给他端晚饭。"

高西姆把手举过头顶表示谢意。

"太太，您功德无量。"

女主人又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开。每次见到她都会得到实惠，高西姆是个孤儿，从未体验过母爱。盖玛尔太太的温柔体贴，让他感到一些人们常说的母爱之情，使他激动万分。他想，如果母亲活着，大概有四十岁了，与女主人相仿。盖玛尔太太不但人漂亮，还颇具同情心。在这个崇尚武力的街区显得很特别。她那明月般的美貌，开朗的性格都使高西姆体内的青春活力躁动起来。

他扛着棍子喜滋滋地返回家里。一家人在内庭的阳台上等着他。他们围坐在圆桌旁，晚饭有炸丸子、韭菜和西瓜。弟弟哈桑已十六岁，身高体壮，宰克利亚大叔认为他总有一天会成为头人。

晚饭后，婶婶收拾好桌子，宰克利亚大叔出去了，两兄弟坐在阳台上。听到有人喊高西姆，两人同时站起身，高西姆答道：

"来了，萨迪戈。"

萨迪戈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他与高西姆同岁，高矮也差不多，只

是显得单薄些。他在与杰马利亚区交界的钢铁铺做帮工。他们三人一起去丹吉勒咖啡馆。一进门,就看见说书人已端坐在正中的沙发上。店主丹吉勒坐在门口,头人塞瓦里斯离他很近。高西姆与哈桑虽说是头人的远亲,但也毕恭毕敬地与之握手,然后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店伙计很快把他们常点的东西端上来。高西姆喜欢抽水烟,喝薄荷茶。塞瓦里斯轻蔑地打量着高西姆,粗暴地问:

"孩子,怎么文雅得像个大姑娘?"

高西姆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

"整洁总不是缺点吧,师傅。"

"在你这岁数就要显得不规矩!"

咖啡馆里鸦雀无声,好像顾客、用具、墙壁都在倾听头人的训话。萨迪戈知道高西姆生性温和,向他投去同情的一瞥,哈桑则把头藏在盛姜茶的玻璃杯后,避开头人的目光。说书人托宰哈拿起四弦琴,弹奏起来。他先后向经管人里富阿特、大头人拉希托和区头人塞瓦里斯致敬,然后开讲:

艾德海姆仿佛听到脚步声。沉重缓慢的脚步声引起含糊不清的记忆,犹如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难以捕捉。他把脸转向门口,门开着,一个庞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他惊诧地张望,精神专注又带着近乎绝望的希望。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轻轻地问:

"父亲?"

"晚上好,艾德海姆!"多么熟悉的声音!

艾德海姆老泪纵横,想起身,但他虚弱得爬不起来。他心中洋溢着二十年来不曾有过的欢畅。

67

“高西姆，你等等，我有话说。”女仆塞基娜叫道。

高西姆在拴羊的椰枣树下站住，等着进屋去的塞基娜。他的心激烈地跳动，女仆说话的声音预示今天女主人又会赏赐他。他期待着女主人温和的目光和柔情的话语，以冷却白天被火热的阳光灼烫的身体。塞基娜把一个装着馅饼的小包递给他说：“祝你好胃口！”

“替我谢谢女主人。”高西姆双手接过小包。

“感谢主吧，好人的孩子！”窗内传来女主人温和的声音。

高西姆连忙把手举过头顶表示感谢，不无陶醉地重复道：“好人的孩子！”牧羊人从未听过这样的赞誉，何况它是出自于尊贵的女主人之口。他向暮色笼罩的街区投去欢乐的一瞥，心想：这个区尽管贫困潦倒，仍旧不乏能给疲惫的心灵注入快乐的因素。

“我的钱……我的钱被偷了！”一声呼喊把高西姆从梦幻般的陶醉中带回现实。只见一个身着宽大白袍的人从街口跑进来。整条街被惊动了，孩子们向他跑去，小贩和坐在门口的人伸长了脖子，各个窗口探出一些脑袋，住在地下室的人们也从小窗里仰起头，咖啡馆的老板快步走出来，人们把来人围在了当中。高西姆见身边有个人，正用木棍搔着脊背，一双无神的眼睛盯着前方，他便上前打听道：

“这人是谁？”

“给经管人家干活的木匠。”那人继续抓着脊背。

流浪汉区的塞瓦里斯、里法阿区的哈贾芝、杰巴勒区的杰勒塔都闻讯赶来。他们命令人群散开。大家赶紧向后退了几步。站在里法阿区一扇窗口的妇女说：

“这人真倒霉！”

"可不么。大家都眼红他钱赚得多。主啊,别让人造孽了!"另一个站在杰巴勒区街头前的妇女接过话茬说道。

"他从经管人那儿出来的时候眉开眼笑,不知怎么就哭叫起来,刚到手的钱被偷了。"一个站在门口给孩子抓虱子的女人也插话说。

木匠又大声叫喊起来:

"把我所有的钱都偷走了。一个礼拜的工钱和口袋里剩的钱,家里、店里和孩子的钱一共几十镑多! 主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杰巴勒区的头人杰勒塔不耐烦地喝道:

"别出声,安静点! 街区的荣誉至关重要,出了什么问题都会给头人脸上抹黑。"

里法阿区的头人哈贾芝说:

"主不会降灾于你。谁知道你的钱是在哪儿丢的?"

"我就是在你们区丢的钱。看门人把钱给我之后,我刚走到街区尽头,钱就没了。"木匠声嘶力竭地嚷道。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哈贾芝制止道:

"畜生! 闭上嘴。听着,你什么时候发现钱没了?"

木匠指着流浪汉区的尽头说:

"在铜铁铺前面。说真的,没有人靠近过我。"

"那么,你是在进我们区之前就丢了。"塞瓦里斯说。

"他经过时,我在咖啡馆里,没看见有人在他左右。"哈贾芝说。

"杰巴勒区没有小偷。大家都是街区的主人。"杰勒塔极傲慢地说。

"杰勒塔师傅,当心你的舌头,'街区的主人'说这种话不害臊!"哈贾芝发火了。

"只有顽固派才否认事实!"

"识相点,别把我惹火了。"哈贾芝吼起来。

“我们一千遍、一万遍诅咒不识相的人!”

“男子汉们,我的钱的确丢在你们区了。你们都是主子,可我的钱哪儿去了? 天打五雷轰的! 白白地都丢了!”木匠心疼地大哭起来。

“搜! 统统地搜,别放过任何人、任何角落!”哈贾芝提出挑战。

“搜吧! 看谁丢脸。”杰勒塔满不在乎。

“木匠是从经管人家出来的,首先经过杰巴勒区,从那儿开始搜。”哈贾芝又打出一张牌。

“只要我杰勒塔活着,你就休想! 哈贾芝,你算老几,认识我是谁吗?”

“杰勒塔,我身上的伤疤比你身上的毛还多哩!”

“我身上没有一根毫毛。”

“活见鬼!”

“地上的鬼都跟我是朋友。”

“住嘴吧。我的钱! 说我的钱丢在你们区,就伤害你们了?”

“猫头鹰脸,走开! 为你又要有一场好斗了!”一个女人愤怒地叫道。

“流浪汉区的人都是乞丐、盗贼,钱就不能丢在那儿?”有人问道。

“我们区的贼不会在本区偷。”塞瓦里斯说。

“谁知道呢?”

“少无礼! 搜吧,否则就让我们安生。”塞瓦里斯瞪着发怒的红眼睛。

“从流浪汉区开始搜!”几个声音同时嚷道,

“不按顺序,小心我的棍子!”塞瓦里斯举起棍子。他手下的人都做好了准备。哈贾芝也举起棍子。杰勒塔退回自己的区,同样举起棍子。木匠站在小院门前大哭起来。天就要黑了,一场血战迫在眉睫。此时,高西姆拨开人群走出来,大声喊道:

“等等,别为丢失钱流血。杰马利亚区、达拉塞区和欧突夫区有句俗话说:杰巴拉维区内发生偷盗案件,由经管人和头人评判。”

“牧羊人,你想说什么?”杰巴勒区人问道。

“我有个办法能使钱失而复得,又不伤各街区的荣誉。”

木匠朝他奔过来,高兴地喊道:“我信得过你!”

高西姆又对大家说:

“钱归还失主,又不暴露小偷的真面目。”

人们鸦雀无声,目光集中到高西姆身上。

“待一会儿天全黑下来时,谁也不要点灯。我们从街区头上一直走到街区尾一路过来,谁也看不见谁。给小偷一个机会,悄悄把钱送出来。这样钱能找回来,又能避免一场恶斗。”

木匠紧紧抓住高西姆的胳膊,连声说:“好主意！看在我的面子上就这么办吧。”“好小子！这主意不错。”“给小偷个机会,大家也就解脱了。”大家七嘴八舌表示赞同。一个女人兴奋得声音发抖。众人望着三个头人,目光中流露出期待与恐惧。头人谁也不肯第一个点头,人们担心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又议论纷纷。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安静!”

大家的目光一齐转向说话人,只见是总头人拉希塔站在家门口不远处。人们立刻安静下来,心里猜想他会说什么。拉希塔轻蔑地说:

“就这么办,小丑们！要不是你们刁钻,问题也不至于让一个牧羊人来解决。”

大家松了口气,又欢快地嚷嚷起来。

高西姆兴奋得心跳加快。他望着盖玛尔太太的住宅,相信她那双乌黑的眼睛一定在窗户后面注视着他。幸福的满足感涌上心头,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

众人耐心等待着夜幕的降临，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旷野。眼前的景物渐渐模糊，周围的人变得影影绰绰。大房子西头通向旷野的路已淹没在夜色之中。人群朝大房子方向蠕动，然后从街区的一头向另一头跑去，散落到各个小区。此时，拉希塔一声令下：

“点灯！”

第一个亮灯的是盖玛尔太太家，然后是小贩的货车和咖啡馆。街区又显现在人们眼前。大家手提汽灯搜索着每一寸土地，直到有人喊道：

“嘿，钱包在这儿！”

木匠立即跑到那里，接过钱包数起来，然后径直朝杰马利亚区跑去，身后留下一片笑声。人们一下子围住高西姆，纷纷向他祝贺。各种赞扬像玫瑰花一样向他投来。等三个年轻的朋友回到流浪汉咖啡馆时，头人塞瓦里斯笑脸相迎，说道：

“多亏了高西姆！”

68

清晨，高西姆满面春风，收拾得利利索索，轻松愉快地走进盖玛尔太太的家，解开拴羊的绳子，听到了太太房门的响动。

“早上好！”太太向他打招呼。

“太太，您早上好。”

“你昨天为街区办了件好事。”

“多亏主的指点。”高西姆心里乐开了花。

“你让我懂得了智慧高于强权。”太太的话中流露出对他的赞赏。

高西姆心想：“你的怜爱比智慧更加闪光。”嘴上却说：

“主赐您慷慨！”

“我看你管理街区的人会和放羊一样自如。早上如意。”盖玛尔太太笑嘻嘻的。

太太的温情伴随高西姆去放牧。每当他走过一个区，就有一批羊加入进来。他与众人打招呼，连头人也回答他的问候，不再置之不理。他赶着一大群羊，穿过大房子前面的道路，向旷野走去。

山顶上的太阳以灼热的光芒迎接他。清晨的空气里已充满热浪。山脚下已有不少牧人。高西姆解开袍子，吹起短笛。悠扬的乐曲冲上万里晴空，微风中送来阵阵清香。雄伟的穆格托姆山蕴涵着多少美好的梦想啊！高西姆整个身心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感到无比欢畅，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曲：

啊！美丽辉煌的上埃及，
你的名字铭刻在我心里。

他望着杏德巨石，望着胡麻姆与里法阿被害的地方，望着杰巴拉维与杰巴勒相遇的地方。太阳与高山、砂砾与爱情、荣誉与死亡共存。高西姆喜欢这个地方，但又弄不清为什么这里经历了那么多事件。现在又有许多新事件不断发生。街区里争斗不已，头人们各不相让，各区按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同一个故事。

中午以前，高西姆把羊群赶到穆格托姆市场，来到叶海亚大叔的小屋前坐下。老人问道：

“大家都在谈论昨天的事，能讲讲吗？”

高西姆羞涩地低下头，只顾喝茶。老人又说：“最好让他们自相残杀。”

“只有你这么说。”高西姆连头也没抬。

“躲开那些吹捧者，免得头人妒忌。”老人告诫道。

“头人会妒忌我这样的人?”

“谁能想到他们会对里法阿下毒手呢?”老人叹了口气。

“我和里法阿有什么相似之处?”

当高西姆告辞时,老人嘱咐他说:

“把我给你的护身符带好!”

黄昏时分,高西姆坐在杏德巨石旁那片不大的阴影中,忽然听到女仆塞基娜浑厚的声音:“喂,高西姆!”高西姆一跃而起,绕过巨石,看见女仆站在领头羊旁边,抚摸着它。她朝高西姆笑了笑:

“我去达拉斯区转了一圈,走近路经过这儿。”

“这条道一点阴凉都没有。”

“所以我来巨石旁歇一会儿。”

他们在赶羊鞭旁坐下。

“昨天看到你的举动,就知道你母亲临死前为你祈祷过。”

“你为我祈祷吗?”高西姆笑着问。

“姑娘们都会为你祈祷的。”塞基娜狡黠地望着他。

“谁也不会喜欢一个牧羊人。”高西姆笑道。

“运气会创造奇迹。你现在不用比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比得上头人啦。”

“我敢发誓,你这张嘴比蜜还甜!”

“要我给你指条路吗?”女仆盯住高西姆问道。

高西姆突然激动起来,说:“请讲。”

“去试试运气,向我们区的阔太太求婚吧!”

“你指谁,塞基娜?”事情有些反常,他忙问道。

“别装蒜,我们区只有一位阔太太。除了盖玛尔太太还有谁?”

“她原来的丈夫是个大人物,我只不过是个牧羊人。”高西姆的声音有些发抖。

“运气好，穷也不怕。”

“会不会惹她生气呢？”高西姆几乎是在问自己。

“女人变化莫测，喜怒无常，那托主的福了。”塞基娜站起身说，“祝你好运。”

高西姆仰望天空，两眼眯缝，像是在打瞌睡。

69

宰克利亚夫妇惊诧地望着高西姆，哈桑也呆呆地看着他。晚饭后，一家人坐在门前走廊里乘凉。大叔说：

“别说傻话了。我们知道你虽然穷，但一向很理智。这回怎么啦？”

大婶一脸的好奇。高西姆说：

“是女仆塞基娜提出来的。她鼓励我试试。”

“她的女仆！”大婶脱口而出，那眼神明明是觉得不可想象。大叔也感到意外，笑出了声：

“你是不是弄错了？”

“不，没有错。”高西姆竭力克制自己，语气缓和地说。

“我懂了！女仆肯定是在女主人的授意下行事的！”大婶突然喊起来。

“高西姆是独一无二的男子汉！”哈桑的话里充满了对哥哥的感情。

宰克利亚大叔摇摇头，咕哝着：“白薯，烤白薯……”

“你一个钱也没有。”大叔对高西姆说。

“他给太太放羊，她还能不知道？”大婶笑了，又说，“高西姆，以后不准杀母绵羊，以示对它的感恩！”

“杂货店的阿维斯大叔是盖玛尔太太的叔父,在这个区最有钱,我们可以沾点光。此外,还有塞瓦里斯这门远亲。太好啦!”哈桑若有所思地说。

“盖玛尔太太与经管人的夫人艾米娜有亲戚关系:她原来的丈夫是艾米娜的近亲。”

“这倒使事情难办了。”高西姆担心地说。

宰克利亚大叔这时也来了兴致,他已想清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你胆大心细,像那天那么对付不会有问题。我和你一起去找太太谈,然后再找阿维斯。如果直接找阿维斯,他准得把我们送进疯人院。”

一切按计划进行。

阿维斯坐在盖玛尔家的客厅里等侄女出来。他捻着八字胡子,竭力掩饰内心的不快。盖玛尔太太衣着得体,头上包块咖啡色的帕子,先恭恭敬敬地与叔叔握手,然后坐下来,那么贤淑大方。

“侄女,你让我为难了。昨天我刚刚以不般配的理由拒绝了我的代理人,今天你竟然同意嫁给牧羊人!”

“叔叔,他的确是个穷人,但众所周知,他们一家都是好人。”盖玛尔太太已羞红了脸。

“是的。作为仆人,他忠实、整洁、称职,可是与他结婚,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我们区,你能找出一个比他更有教养,不偷不抢又不野蛮的男人吗?”盖玛尔极有节制。

阿维斯火冒三丈,要不是考虑到侄女在他店里的大笔投资,他真要大发雷霆了。他和缓地说:

“盖玛尔,你如果愿意,可以嫁给任何一个头人。拉希塔也看中了你,只要你肯屈就与他的妻妾共处。”

“我不喜欢头人,不喜欢那号人。我父亲同你一样好脾气,忍受了

多少头人的欺压。我从小就痛恨他们。高西姆有教养,唯一的不足之处是贫穷,这一点我可以弥补。”

阿维斯叹了口气,久久地望着侄女,然后又劝道:

“我转达艾米娜夫人的话,她要你理智一些,嫁给高西姆会招致全区人的耻笑。”

“艾米娜的命令与我无关。她根本不懂什么样的行为会招致全区的耻笑。”盖玛尔显出不悦。

“侄女,她希望你保持尊严。”

“叔叔,我不认为她会关心我们或记得我们。我父亲死了十年啦,她连问也没问过一句。”

阿维斯显得十分尴尬,烦躁地说:

“艾米娜还说,与一个经常出入你家门的男人结婚,更不够理智。”

盖玛尔气得面色发白,猛地站起来:

“割掉她的舌头!我在这个区出生、长大、结婚、守寡,人人了解我,对我的品行赞不绝口。”

“当然,孩子,当然!她只不过说说老话。”

“叔叔,我们不管她,她让我头痛。你是我的叔叔,我通知你我要和高西姆结婚。这会使你满意的。”

阿维斯思忖良久,他无力阻拦这门亲事,不想激怒侄女,惹得她抽回股金。他局促不安地望着地面,想再说几句话,无奈喉咙里只发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声音。盖玛尔沉着、坚定地望着他。

70

宰克利亚大叔给侄儿几镑钱,其中大部分是借来的,以便筹办婚事。

“我如果有能力，会用钱把你盖起来，孩子。你父亲为人豪爽、慷慨，我忘不了我结婚时他给我的帮助。”

高西姆买了一件袍子、几件内衣、一块金银刺绣的缠头巾、一双深黄色的鞋子以及一根竹棍和鼻烟壶。清晨过后，他来到澡堂，先在蒸汽中享受一番，再去按摩，冲澡，熏香，最后躺在单间喝茶，稍事休息。

盖玛尔对这桩婚事十分满意。她把屋顶收拾好接待客人。请来当地著名的女歌手和厨师，在内庭搭起凉棚摆酒席。高西姆的亲戚朋友都来了，以塞瓦里斯为首的邻居们也来了。宾客举杯把盏。还为客人们预备了二十支水烟筒。满场弥漫着汽灯的烟雾和上等烟草的香味。说笑声、欢呼声、交谈声汇成一片。

宰克利亚大叔多喝了几杯，自吹自擂起来：

“我们都是一家人，出身高贵。”

阿维斯坐在宰克利亚和塞瓦里斯之间，竭力抑制心头的不快，皱着眉头说：

“你和塞瓦里斯是远亲就足够了。”

“塞瓦里斯万岁！”宰克利亚喊道。

乐队立即向塞瓦里斯致敬。塞瓦里斯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过去，头人不准宰克利亚提起他们的亲戚关系。自从知道高西姆要娶盖玛尔之后，头人们的态度有所转变，后来又决定不向高西姆征税。

“高西姆是个好小伙子，区里谁不夸他！”宰克利亚发觉头人的眼神里流露出不快，但还是继续说，“若不是他机灵，里法阿区和杰巴勒区的人早就尝到头人塞瓦里斯棍子的滋味了。”

塞瓦里斯眉开眼笑。阿维斯也点头称是：

“说得对！”

歌手高唱起来：时辰到了，婚礼即将开始。

萨迪戈发现高西姆有些紧张，给他端来一杯酒，高西姆接过一饮而尽，已显醉意，水烟筒还握在手里。哈桑也喝多了，在众人面前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阿维斯发现了，对宰克利亚说：

“哈桑喝得太多了。”

宰克利亚握着酒杯，走到儿子身边，喊道：

“哈桑，别再喝了。”他说着自己端起酒一口灌了下去，引起一阵哄笑。阿维斯有些恼火，心中暗暗骂道：“要不是侄女犯傻，我要你倾家荡产还酒钱！”

夜半，正式举行婚礼。来宾转移到丹吉勒咖啡馆。由塞瓦里斯领队。他既是主婚人也是保卫者。街上到处都是孩子和乞丐。饭菜的香味引来了一群群野猫。高西姆坐在哈桑和萨迪戈中间。丹吉勒和他们商议几句，对伙计说：

“喜庆之夜，备烟，孩子！”

家境富裕的人都是请客人抽水烟的。

贺喜的人群由吹笛子的和鼓手引导而来。塞瓦里斯一声令下，迎亲开始。主持人身着彩袍，赤脚，把棍子高举在头上走在最前面。后面是贺喜的人群、塞瓦里斯以及朋友们簇拥着的新郎的队伍。周围是一圈手持火炬的人。一位歌手高唱道：

第一次他看见我的眼睛
第二次摸到我的手
第三次触着我的脚
我用眼睛与他传情
伸手向他致意
信步来到幽会的山谷……

醉醺醺的人群发出欢呼声。队伍穿过杰马利亚、贝特·卡兑、侯赛因、达拉塞等区，又原路返回。这时，夜已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欢乐的人们。这是街区唯一没有争斗流血的婚礼。宰克利亚高兴极了，手持棍子跳着舞。他身体的各个部位有节奏地扭动着，一会儿是头，一会儿是胸，一会儿是腰，以灵活的动作表现战斗前的准备和联络，而后原地旋转，在一片掌声和喝彩声中，以优美的动作结束。

此时，高西姆进入女宾客厅。盖玛尔坐在两行女宾中间。他在妇女欢快的颤音伴随下，向新娘走去，拉住新娘的手，两人肩并肩，由一名舞女带路步入新房。

门随即关上，他们与外部世界隔开了。外面的喧哗声也渐渐平息下来。高西姆很快地环视一眼新房：玫瑰色的新床、豪华的沙发、装饰的壁毯，还有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东西。接着，他的目光落在新娘身上：她雍容华贵，丰满秀丽，光彩照人，映得满壁生辉。她摘下头上的饰物，低头不语。高西姆绸袍裹着的身体一阵燥热，走到她面前，打量一眼她低着的头，伸手捧起她的脸，想说点什么，但立即改变了主意，弯下腰，闻一闻新娘头发中散发的清香，开始轻轻地吻她的额头和面颊。他闻到从门后飘进来的香炉幽香，耳边响起女仆塞基娜含糊不清的祝福声。

71

新人柔情蜜意，悠然自得，不觉间已过去几天。多么甜美的生活！高西姆婚后一直足不出户，深深地陶醉在幸福之中。他喜爱整洁，如今更显得英俊，一表人才。熏炉里飘出阵阵幽香。妻子总在梳妆打扮后以清新、充满朝气的面容迎接他。

一天，高西姆与妻子并肩坐在起居室里。

"我看你像匹驯服的骆驼，既不要求什么，也不发号施令或训斥别人。现在，家里的一切都归你所有。"

高西姆抚弄着妻子用草药染过的额发，说：

"我已经一步登天，别无所求！"

盖玛尔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我的直觉不会欺骗我，第一次见面，我就认定你是区里最好的人。可是，你过于拘谨，在这家里像个外人。你知道吗，这让我心疼。"

"命运把我从一个牧羊人变成你的丈夫，这等于从沙漠进入了天堂，你知道吗？"

盖玛尔神情严肃，但脸上绽开满意的微笑：

"别以为在这里可以高枕无忧，今后你要取代叔叔经营我的产业。这对你是不是个负担？"

"与牧羊相比，小事一桩。"高西姆笑道。

高西姆开始经管妻子在本区和杰马利亚区的产业。他为人处事机智灵活，多么刁钻的人也能对付，每月只用几天的时间便可把事务处理完毕，空闲时间很多。新生活中最大的收获是取得了阿维斯叔叔的信任。他从一开始就极为尊敬和关心阿维斯，自愿帮他干活，消除了老人的疑虑。两人逐渐亲近融洽。有一天，阿维斯开诚布公地对他说：

"对你抱怀疑态度真是罪过。你知道，过去我以为你也是区里的恶棍，想玩弄我侄女的感情，挥霍完她的财产，再去找别的女人！你的行为证明你忠实可靠，而且是个有头脑的人。我侄女没有选错人。"

萨迪戈在丹吉勒咖啡馆高兴地对高西姆说：

"像有地位的人那样请我们抽烟吧！"

"为什么不带我们到店里去？"哈桑问。

"我没钱请客，我只拿我的劳动所得，其中一笔是为我妻子经营产

业的报酬，一笔是为阿维斯帮忙的酬金。”高西姆说话时神情严肃。

萨迪戈对他的话有些惊讶，忙劝告他：

“可爱的女人只不过是男人手中的玩物。”

“男人也应当像她一样可爱！”高西姆有些动气，以责备的目光看着朋友，补充说：

“萨迪戈，你和区里的人一样，把婚姻当成一笔交易。”

萨迪戈不好意思地笑笑，抱歉地说：

“这是弱者的逻辑。我不像哈桑那样强壮，也不如你身体好，没有希望去竞争当头人。在这里，当不上头人就得甘于挨打。”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萨迪戈你说得对，街区的状况让人寒心。”高西姆语气缓和，似乎接受了朋友的歉意。

“外界的看法与我们的感受有所不同，像外面所说的那样就好了。”哈桑笑着说。

“杰巴拉维区！单单这个名字就令人羡慕不已，还有足智多谋的头人！”萨迪戈的口气，显然话中有话。

高西姆脸上现出密布的阴云。他偷偷瞥了一眼坐在前面的塞瓦里斯，见他们正专心地听故事，便放下心来。

“他们不关心我们的痛苦。”

“人们崇拜实力，连实力的牺牲品也如此。”

“教训让我懂得，实力不是流氓犯罪分子使用的暴力，而是杰巴勒和里法阿的实力，就是为大家造福的。”

这时，说书人托吉哈正讲道：

艾德海姆对儿子喊道：“把你弟弟扛起来！”

“我不敢。”盖德里的声音像蚊子叫。

“可你敢杀他！”

“我不，父亲。”

“别叫我父亲！杀死弟弟的人没有父母兄弟。”

“我不。”

“杀人犯应敢于扛着被杀者！”艾德海姆伸出一只大手紧紧地抓住盖德里……

说书人拿起四弦琴唱了起来。

萨迪戈对高西姆说：

“今天，你已把艾德海姆的梦想变为现实。”

高西姆有些反感，说：

“其实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常感失意。艾德海姆憧憬的悠闲和富裕，那只是实现真正的幸福的必由之路。”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真正的幸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哈桑说出心里话。

“除非大家都具备了必要的条件！”高西姆仍在思考。

他一直在思考。在得到了金钱、空间和时间以后，街区的不幸令他食不甘味。至今，他仍得低三下四地给塞瓦里斯交税。为此，他不愿意闲着，工作可以占住他的心，少想或不想烦人的问题。也许艾德海姆实现自己的愿望之后，也会像他一样感到不自在，渴望工作。

盖玛尔身体有些不适，塞基娜说是怀孕的反应。盖玛尔不敢相信。年轻时的梦想现在居然化为现实。她喜在心头，高西姆也乐不可支，逢人便讲。于是，宰克利亚、萨迪戈、阿维斯、叶海亚都知道了。

盖玛尔格外当心身子，她对高西姆说：

“我不能太累了。”

高西姆明白她话中的意思，忙说：

“塞基娜把家务包下来，我要像骆驼一样承担一切。”

"我真想亲吻土地向你表示谢意。"盖玛尔高兴得像个孩子。

高西姆穿过旷野去看叶海亚大叔。经过杏德巨石处停住脚步，在阴影处坐下来，望着远处的牧人，心里无比兴奋。他渴望牧人能对他说，不做头人一样幸福，头人的地位不会给人带来运气。不过，这些话能对拉希托和塞瓦里斯说吗？他们绝不会同情那些渴望幸福但无法实现，只能在垃圾堆旁做梦的人。他为什么不能安享得来的幸福呢？也许杰巴勒和里法阿都曾产生过这种疑问，因为他们当时本来也可以安享太平过清静的日子的。为什么我们也忍受着感情的煎熬呢？高西姆望着碧蓝的天上点缀着的几朵白云，有些疲倦地低下头，看见一只蜈蚣很快地爬向石头，他忙举起棍子把它打死，厌恶地看了一眼，走了。

72

高西姆的女儿出世了，街区的穷人都与之同庆。小女儿伊哈桑娜长得很像高西姆没见过面的母亲。她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哭闹、忙碌和夜不安眠。然而，大家却非常高兴和满足。可是，做了父亲的高西姆却有些神不守舍，好像有什么心事。盖玛尔发觉丈夫有些异常，便关切地问：

"哪儿不舒服吗？"

"挺好。"

"有点不对头。"

"天知道怎么回事。"高西姆低垂着眼睛说。

"我们惹你不高兴了？"盖玛尔犹豫一会儿问道。

"你和女儿都那么可爱！"高西姆加重语气说。

"但愿你视她为掌上明珠。"她叹了口气。

“当然！”他笑了。

妻子怜爱地望着丈夫，给他熏香，并默默地为他祈祷。

一夜，伊哈桑娜的哭声惊醒了盖玛尔。她见丈夫不在身边，以为他消夜未归。女儿止住了哭，她听到外面寂静无声。以往，丈夫都在咖啡馆关门之前回来。她有些疑惑，今天怎么啦？她起身走到窗前，看见街上一片漆黑，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孩子又哭起来，她把奶头塞进她嘴里，心想，结婚以来丈夫从未这么晚还不回家，什么事耽搁他到这么晚呢？孩子睡着了，她又走到窗前，仍听不到任何声响。于是，她走到大厅里，叫醒女仆，塞基娜霍地坐起来。女主人告诉她心中的不安，塞基娜决定立刻去宰克利亚大叔那儿问问。盖玛尔考虑着可能的情况和原因，也许很难找到丈夫，但应该试试，起码可以让大叔帮着找。塞基娜走了。盖玛尔又陷入沉思，想到丈夫近日的异常表现，今天的迟迟不归是否与他经常在黄昏或夜间去旷野有联系？

宰克利亚和哈桑被叫醒。哈桑说高西姆并未和他们一起消夜。大叔问高西姆何时离开家的，女仆说是黄昏之前。尔后三个人离开院子，哈桑到邻近的小区找来萨迪戈。

“天都快亮了，他会去哪儿呢？”萨迪戈有些焦躁。

“也许在巨石那儿睡着了？”

宰克利亚让女仆回去报告盖玛尔，便与其他两个人去旷野找人。秋风带着阵阵凉意向他们袭来，三人束好缠头巾。弯弯的下弦月清澈如水，辉映着满天的星斗。哈桑的喊声像流星划破夜空。“高——西——姆！”山那边传来回声。他们加快脚步，来到巨石旁，绕了几圈，也没发现人影。宰克利亚放开粗嗓门说道：

“他去哪儿了？他不疯也不傻，又没有仇人！”

“也没必要逃跑。”哈桑也茫然。

萨迪戈想到旷野里常有强盗出没，心立时一沉，但没敢说出来。

“会不会在叶海亚大叔那儿?”宰克利亚像突然醒悟,脱口而出。

年轻人立刻像抓到根救命稻草:“对!准在叶海亚大叔那儿。”

“什么事让他待在那儿呢?”大叔有些疑惑。

他们默不作声地朝旷野的另一头走去,不祥的预感不时袭上心头。远处响起公鸡的啼鸣。雾很大,天还没亮。萨迪戈深深地吐了口气:

“高西姆,高西姆,你在哪儿?”

大家心情沉重,一路无话。到了叶海亚家门前,宰克利亚上前用拳头砸门,里面传出老人的声音:“谁呀?”随着,门开了,出现一个拄着拐杖的身影。

宰克利亚抱歉地说:

“对不起,打扰了,我们来找高西姆。”

“我猜到你们会来。”老人十分镇静。

他的话鼓舞了大家:

“你知道他的消息?”

“就睡在里面。”

“他好吗?”

“安拉保佑!”老人简单地讲了经过,“现在挺好。我的邻居从欧突夫区回来,在杏德巨石旁发现了昏倒的高西姆,就抬到我这来。我给他脸上喷了香水。他醒来后,显得十分疲乏,我就让他睡,现在睡得很沉。”

“你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大叔责怪道。

“半夜抬来的,找不到人去报信!”老人不急不慌。

“他准是病了。”萨迪戈很不放心。

“醒来后会好的。”

“叫醒他看看,也好放心。”哈桑急不可待。

“不行,等他自己醒。”老人口气强硬。

73

高西姆坐在床上，背倚着枕头，被子拉到肩膀上，目光专注，现出一副沉思的神情。盖玛尔抱着孩子坐在他身边，女儿的两只小手不停地舞动，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房间正中的熏炉里冒出缕缕青烟，袅袅升腾，像是飘逸着动人心魄的秘密。

高西姆伸手取过床头桌上的茶杯，慢慢啜几口，然后缓缓放回去，像是酒醉未醒。盖玛尔亲切地哄着孩子，脸上却带着明显的不安。看来哄孩子完全是为了掩饰她翻滚的心潮。终于，她按捺不住，启口发问：

"现在怎么样?"

高西姆无意识地朝门口望望，然后转向妻子，平静地说："我没病。"

"这话真让人高兴！但你心里有事，说出来吧。"

高西姆犹豫一下说：

"我不知道。不，我不能说。我什么都清楚，但是……我担心平静的生活将被打破。"

伊哈桑娜突然大哭起来，盖玛尔赶紧将奶头放进她嘴里，然后不安而好奇地望着丈夫，问道：

"为什么?"

他叹了口气，指着胸口说：

"这里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我一个人快要承受不住了。"

妻子愈发心慌，急切地说：

"那快告诉我吧！"

高西姆转动身子坐好，眸子里现出严肃坚定的神情：

"我这是头一次泄密，而你是第一个知道秘密的人。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是事实。昨晚，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杳德石旁。当时，我独自一人坐在那儿。"

高西姆换了口气，妻子锐利的目光催促着他。

"我坐在巨石旁，追寻着即将隐藏在云中的月亮，周围一片黑暗。我站起身时，不远处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晚上好，高西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浑身一哆嗦，小心翼翼地抬头望去，只见几步之外站着一个人，但看不清面孔，只能分辨出白色的缠头巾和条纹的袍子。我掩饰着不快，答道：'晚上好。你是谁？'"

盖玛尔焦躁地晃一晃头："快说，我受不了啦！"

"那人说：'我是金迪勒。'我不解地问：'对不起，我……'他打断我：'我是金迪勒，杰巴拉维的仆人。'"

"他说什么？"

"他说：'我是金迪勒，杰巴拉维的仆人。'"

盖玛尔身子一抖，奶头从女儿嘴里滑了出来，伊哈桑娜立即要哭，她赶忙又塞回去，脸色煞白地问：

"金迪勒，杰巴拉维的仆人？我们对杰巴拉维的仆人一无所知。经管人先生负责大房子的一切用品，派仆人把东西送去，再由杰巴拉维的仆人从花园搬进屋里。"

"是的，我们只知道这些。他也是这么说的。"

"你信吗？"

"当时，我立刻站起身，一方面出于礼貌，一方面以防不测。我表示很难相信他的话。他毫不含糊地说：'你如果愿意，可以跟我走，看我是不是进大房子。'我放心了，对自己说，相信他，看他有什么事。能见到祖父的仆人是件高兴的事。我问他祖父的情况，他在干什么。"

盖玛尔打断丈夫的话："只有你们两人？"

“对，你听着。他只告诉我祖父身体很好。我又问他是否知道街区里发生的事。他告诉我，祖父住在大房子里，但外边发生的大事小事一件也瞒不过他。为此，他才派人来找我。”

“找你?”

高西姆不高兴地皱起眉头。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惊诧不已，但是他并不在意，他说：‘也许是你处理偷盗事件中显露出的聪明才智和经营家产时的忠诚打动了他。’他要我转告，杰巴拉维认为全街区的人都是他的子孙，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应该铲除头人这个邪恶，让街区变成大房子的延伸。说完他不再开口，像失去了语言能力似的。我抬头望见他头顶上那片白云已经从弯月前飘去。我认真地问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他答道：‘为了让你去实现他的愿望。’”

“你?”盖玛尔叫起来。

高西姆声音颤抖着又说：

“他是这么说的。我想让他解释清楚，但他打了个招呼转身就走了。我尾随着他，依稀看到他爬上面对旷野的围墙边竖立着的高高的梯子上端，我惊呆了。我回到原来的地方，想到叶海亚大叔家去，可不知怎的，就昏了过去。在叶海亚大叔的小屋里才恢复了知觉。”

屋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盖玛尔失神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丈夫的脸。伊哈桑娜叼着奶头已昏昏欲睡，头紧贴着母亲的臂弯。盖玛尔把她轻轻地放在床上，然后又不安地望着高西姆。街上传来塞瓦里斯的叫骂声，紧接着传来被骂人的喊叫和挨打后的呻吟以及塞瓦里斯不依不饶的辱骂和威胁声。被打的人绝望哀怨地喊道：“杰巴拉维啊!”

高西姆被妻子看得很不自在，心想：她会怎么想? 与此同时，盖玛尔也在琢磨：他是个老实人，从不骗人。他一向忠实可靠，从不贪图信

手拈来的家产，怎么会垂涎杰巴拉维那十分烫手的财产呢？看来好日子真的过去了。她说：

“我是第一个听到这个秘密的人？”

高西姆点点头。盖玛尔接着说：

“高西姆，我们俩要同甘共苦。你在我心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位置。你的秘密非同小可，后果不堪设想。我是你的证人，告诉我那是真事还是梦？”

“那是真的，绝不是梦。”高西姆语气坚决，并带着一些不悦。

“可是他们发现你昏了过去。”

“那是在见面之后。”

“也许你记错了。”

高西姆痛苦地叹了口气，说：

“不可能错。会面的情况像白天的太阳一样清楚无误。”

盖玛尔犹豫片刻，又问：

“谁知道他真是杰巴拉维的仆人还是假的？会不会是区里的一个酒鬼装的！”

“我看见他爬上墙了。”高西姆的语气中不乏责备。

“在我们街区没有梯子也可以达到围墙一半的高度。”盖玛尔叹了口气。

“可我看见他爬梯子上去的。”

盖玛尔像个被逮着的老鼠，就是不肯就范。她说：

“我只是担心你，你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担心这个家，担心我们的女儿和家庭的幸福。我也想为什么要找到你，而不找别人。他是财产的所有者，街区的真正主人，为什么不亲自实现自己的愿望？”

“那么，他为什么找杰巴勒和里法阿呢？”这回轮到他提问了。

盖玛尔睁大眼睛，嘴角抽动，像孩子般地抽泣起来。高西姆靠近

她，握住她的手，把她拉到怀里，亲切地问：

“哭什么？”

盖玛尔泪眼模糊地望着丈夫，哽咽地说：

“因为我相信你，非常信任你，害怕幸福的生活就这么被葬送掉。你打算怎么办呢？”妻子的声音又轻又饱含同情。

74

屋子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宰克利亚皱着眉头在思考，阿维斯捻着胡须，哈桑自言自语，而萨迪戈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高西姆。盖玛尔缩在屋子的角落里，祈祷上天指引一条正路。咖啡已经喝完，两只苍蝇围着咖啡杯飞来飞去，盖玛尔叫女仆把它端走。塞基娜随手关好门。

阿维斯吐了口气：

“真是个伤脑筋的秘密！”

街上的狗像是挨了一砖头，狂吠起来。推车的小贩一声高过一声地叫卖椰枣。一位老妇人仰天长叹：“主啊，救救我们吧！”

宰克利亚转向阿维斯说：

“阿维斯大叔，你比我们年长，又有钱有势，你怎么看呢？”

阿维斯扫视着高西姆和宰克利亚，说道：

“说实话，高西姆是个男子汉，不同一般人。不过，他的话让我晕头转向。”

萨迪戈憋了许久，终于说道：

“高西姆是个诚实的人，他说的话，我绝对相信，愿意为此上刀山下火海。我以我母亲坟上的土发誓。”

“我也一样，永远站在高西姆一边。”哈桑的话充满激情。

几天来，高西姆第一次笑出声。他欣赏着哈桑健壮的体魄。然而，宰克利亚的目光带有批评儿子的意思。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想想后果吧！”

阿维斯随声附和说：

“是啊！高西姆说的事从来没听说过。”

“杰巴勒和里法阿听到过类似的话。”高西姆反驳道。

阿维斯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有些不满地问：

“你以为你和杰巴勒、里法阿一个样吗？”

高西姆痛苦地垂下眼帘。盖玛尔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说：

“叔叔，谁能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阿维斯手捻胡子，宰克利亚又说：

“担当杰巴勒和里法阿那样的角色有什么好处？里法阿惨遭杀害；要不是乡亲们相助，杰巴勒也难逃厄运。高西姆，你想干什么？你忘了这是流浪汉区，绝大多数是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

“别忘了杰巴拉维选择了他，而没有选择别人或头人。关键时刻他绝不会退缩。”

“里法阿在世时也这么讲，可他就在离大房子不远的地方被杀了。”宰克利亚悻悻然。

“声音低一些。”盖玛尔警告大家。

阿维斯悄悄瞥了眼沉思的高西姆。他的故事太离奇了。侄女让他当了家，他的行为证明了他的忠实和能力。这足以使他成为杰巴勒或里法阿那样的人吗？难道大人物的产生如此轻而易举？我相信他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高西姆，看来你听不进我们的劝告，你打算干什么？你是不是因为只有我们区不享有继承权而苦恼？高西姆，你想当我们区的头人或财产经管人吗？”

高西姆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他说：

“杰巴拉维没这么说。他只是说，街区所有人都是他的子孙，他们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头人是邪恶的。”

萨迪戈和哈桑眼睛一亮。阿维斯惊得目瞪口呆，宰克利亚问他：

“你懂他的意思吗？”

“问你儿子去！”阿维斯厉声厉色道。

“你要与经管人的势力，与拉希托、杰勒塔、哈贾芝和塞瓦里斯等人的棍棒较量！”

盖玛尔大惊失色，高西姆则镇静得像是过于悲哀。他说：

“就是这么回事。”

阿维斯被高西姆、萨迪戈、哈桑脸上的激愤神情逗笑了，宰克利亚没有理会他们的笑，说道：

“我们都会受到惩罚，像蚂蚁一样被踩死。谁也不会相信你的话，因为谁也不相信杰巴拉维会和谁见面并谈话，更不要说派他的仆人了！”

阿维斯改换了口气说：

“我们别提那个故事了。不论是杰巴拉维见杰巴勒，还是见里法阿，都没有人见证，只不过是传闻而已。这传闻倒有助于提高家庭的地位。我们区也应该如此，为什么不？我们都是杰巴拉维的子孙。然而，我们必须深谋远虑，谨慎从事。高西姆，你只关心所在的街区，别去管什么继承权、平等、善与恶等等。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远亲塞瓦里斯拉进我们家，与之达成协议，从他的税收里分成。”

高西姆立刻不高兴地皱起眉头，说：

“阿维斯师傅，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对讨价还价，税收分成并不反感，不过，我已下定决心实现祖父期望我做的事。”

“主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宰克利亚痛苦万分。

高西姆舒展眉头，想起他的挚友和兄弟们说过叶海亚与里法阿的

谈话,还有杰巴拉维仆人怎么给他带来的活路以及他的困惑和可能出现的灾难。他觉得宰克利亚大叔只想到安全,而阿维斯脑子里只有钱。然而,生活中必须面对可能出现的灾难。最后,他叹了口气说:

“叔叔,出了事,我应该向你们通报,和你们商量,但是我并不向你们要求什么。”

“我和你在一起。”萨迪戈紧握高西姆手。

“我和你同甘苦共患难。”哈桑握紧拳头。

“别胡说!”宰克利亚显得十分烦躁,“头人发怒时,你们都会吓得无处躲藏。街区里的人都是些畜生、小爬虫,值得为他们去掉脑袋吗?高西姆,你已经过上好日子,去享受生活吧!”

高西姆不满意叔叔的话。这些事他都反复想过,他有妻子、女儿,有一个温暖富裕的家,但他已选择了杰巴勒和里法阿的事业,决心以他们为榜样。

“叔叔,我想了很久,主意已定。”

阿维斯双手一拍,说:

“没有办法,没有力量,只有靠主啦!”然后,他又警告道,“强者要杀你,弱者会笑话你,你要做好准备。”

盖玛尔的目光一直在阿维斯和宰克利亚的脸上来回扫视。她同情丈夫,同时又担心他的命运。她对叔叔说:

“叔叔,你是此地的名流之首,可以施加影响。”

“盖玛尔,你期望什么?你有钱,有丈夫和女儿,为大家的遗产继承权,不惜因此触怒头人,这与你何干?我认为窥视头人地位的人是疯子,对奢望统管全区的人,你抱什么态度?”

高西姆痛苦万分地站起来说:

“我没有野心,只想实现祖父期望大家得到的幸福。”

阿维斯为安慰他强装笑容说:

"祖父在哪儿？让仆人背他出来让大家见见，然后随他怎么实施十项继承条件都行！只要祖父出来说话，任何人不论力量大小，不就都能得到大家的尊重了吗？"

辛克利亚补充道：

"如果头人要杀我们，祖父会来关心我们的命运吗？"

"我并不要求你们相信和支持我。"高西姆脸色阴沉。

辛克利亚走到他面前，亲切地抚摩着他的肩头：

"高西姆，你中邪了。人过于理智或走得太远，都会遭人忌恨的，求主保佑你！你已经是此地的显贵，可以用你妻子的钱经商赚大钱。快把这怪念头丢掉，安心享受主赐给你的荣华吧！"

高西姆伤心地低下头。然后，他抬起头以异常坚定的口吻对叔叔说：

"我绝不会放弃信念，即使我拥有全部祖产。"

75

怎么办？思考到何时？还等什么？

连亲戚都不相信你，还有谁会信你？然而，悲伤又有何益，独自一人待在巨石旁又能想出什么办法？夜色不会回答你，月亮星星也不会回答你，还想再见一次杰巴拉维的仆人，盼望再出现什么奇迹？

黑暗中，高西姆望着传说中祖父会见杰巴勒的地方，又在祖父和里法阿谈过话的高墙后面伫立多时。没见到一个人影，没听见一点动静，连仆人的影子也没出现。怎么办？这个问题像太阳追逐牧人一样萦绕在他的脑际，令他坐卧不宁。杰巴勒曾经历过孤独寂寞的时候，最后终于取胜。里法阿明白自己要走的路，坚定地走下去，虽然被害了，但也胜利了。那么，你呢？

“你不关心漂亮的小女儿。她哭了，你也不去哄她，逗她。”盖玛尔责备他说。

高西姆朝女儿笑一笑，为缓解紧张的情绪，夸奖她说：“多乖的孩子！”

“你人和我坐在一起，心可远远地离去了，神不守舍，像我们娘儿俩根本不存在似的。”

高西姆向妻子靠了靠，亲吻她的脸，然后又在女儿的小脸蛋上印下无数的吻。

“你不觉得我需要你的温情？”

“你拥有我全部的爱和亲情，但你们也要爱护爱护自己呀。”

他抱过孩子，轻轻拍着，倾听她发自天国的声音。忽然，他抬起头说：

“我要是掌了权，分财产时绝不会忘记妇女。”

“男人有继承权，女人哪有？”盖玛尔略带惊奇。

高西姆将黑亮的眼睛贴近孩子的小脸蛋。

“祖父通过仆人告诉我们，大家都有继承权，女人是街区的半边天嘛。人们为什么不尊重妇女？我想，当大家懂得了什么是公正和怜悯时，一定会尊重她们的。”

盖玛尔的眸子里充满了爱与同情。她对自己说：“他又提到胜利。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呢？”她真想提醒丈夫要注意安全，但又不敢说。她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像杰巴勒的妻子舍菲戈还是里法阿的母亲阿卜黛？想到此，盖玛尔有些不寒而栗。她把目光投向远处，不让丈夫看出她丝毫的不安。

萨迪戈、哈桑来到咖啡馆。高西姆建议去叶海亚大叔那儿，给他们引见一下。叶海亚大叔正在抽水烟，屋里散发着浓浓的大麻烟味。高西姆把萨迪戈和哈桑介绍给老人，大家坐在走廊里，屋顶上的圆月

预示着美满。

老人异样地望着三位年轻人,似乎在问他们能把街区变个样吗?他又重复起嘱咐过多次的话:

“当心,事成之前不要泄密!”

小伙子们轮流吸水烟。月光透过小窗倾泻在高西姆、萨迪戈的头上肩上。火盆里的炭火在黑暗中闪着红光。

“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高西姆问。

“杰巴拉维选择的人不该靠我老头子出主意!”

水烟筒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老人最终打破了沉默:

“你有两个叔叔:亲叔叔无用也无害,另一个,如委以重任可以拉到你这边来。”

“什么重任?”

“这个区的财产经管人!”

“谁也弄不清一个大院有多少财产,大院的人皆有继承权。正如杰巴拉维认为的那样,人人都有份。”萨迪戈十分认真。

“杰巴拉维真不可思议,他有杰巴勒的力量,里法阿的怜悯,现在又该具有新的特点了!”叶海亚大叔说。

“他是财产的拥有者,有权更改继承的十项条件!”高西姆道。

“孩子,任务艰巨呀! 它关系到整个街区的每个小区。”

“祖父希望如此。”

老人不停地咳嗽起来。哈桑自动接替他为大家服务。老人伸直腿,深深地喘着气。

“你想动用武力还是施展爱心?”

“需要时用武力,爱心自始至终不可缺少。”高西姆扶了扶缠头巾。

老人点点头,笑着说:

“除了关心财产,你无可挑剔。财产会给你带来无穷的麻烦。”

“离开财产又怎么活呢?”

“里法阿怎么活的?”老人反问他。

“他靠父亲和朋友的资助。他的朋友没人效法他,我们这个穷区需要纯净和尊严。”

“只能通过继承财产的方法实现?”

“是的。靠继承财产,消灭头人。杰巴勒曾给族人带来了尊严,而里法阿始终传播爱的福音,宣传艾德海姆憧憬的幸福。”

“你将来能给后人留下什么?”老人笑着问。

高西姆思忖片刻说:

“我要是掌了权,一定要一劳永逸。”

水烟筒俨然是梦幻中的天使,轮流出现在大家面前,清水在瓶中和谐地翻滚鸣唱。

“如果公平地分资产,你们每个人都想干什么?”

“要财产是为了用它把街区变成大房子的延伸!”萨迪戈的话热情洋溢。

“准备怎么干?”

月亮躲进飘来的浮云之中,走廊里一片漆黑,转瞬间,又被月光照亮。叶海亚望着哈桑强健的筋骨,问道:

“你的堂弟能不能敌得过头人?”

“我正琢磨请一位法律顾问。”

“哪个律师敢向经管人里富阿特及其头人挑战?”

怎么干的困惑与想法的难言使得三个人愁眉苦脸,又有些沮丧。高西姆心中很不是滋味,愈发忧郁沉默。

直到有一天,盖玛尔对他说:

“不该为大家的幸福苦着我们自己!”

“我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

怎么办,不能总是犹豫不决,陷于束手无策的绝境。梦想为灰尘所遮盖,美好的回忆、欢快的乐曲戛然而止,明天被扔进昨天的裹尸布里。

终于下定了决心。高西姆招来萨迪戈和哈桑,对他们说:“我们该干了!”

两个朋友立即喜形于色。

“快说说!”哈桑已按捺不住。

“我想出一个办法:创建一个体育俱乐部,怎么样?”高西姆兴高采烈。

两位朋友听了惊得目瞪口呆。高西姆笑了笑,说:

“俱乐部就设在我们家院子里。现在,体育在不少区里已成为群众爱好的东西。”

“体育和我们的使命有什么关系?”

“譬如办个举重俱乐部,它与财产有什么关系呢?”萨迪戈迷惑不解。

“小伙子喜欢力量型的运动。我们可以从会员中挑选信得过的人。”高西姆眸子里闪着兴奋的光芒。

大家眼睛一亮。哈桑叫道:

“把俱乐部变成一种组织形式,对吧?”

“是的。杰巴勒族和里法阿族的青年也会来参加的。”

小伙子们欣喜若狂,高西姆解决了难题也高兴得手舞足蹈。

76

过节了,高西姆坐在窗前望着街上,欢乐的景象映入眼帘。

清道夫用清水喷洒街道。驴子的脖子和尾巴上系上了彩绸和纸花。孩子们穿上深色的衣服,手执气球,翩翩起舞。手推车上彩色的

纸旗飘舞。笛声、喊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男男女女围着大车跳舞。一般的店铺早已关门，人们把咖啡馆、茶馆、烟馆挤得水泄不通，每个角落都传出欢歌笑语，“新年好”的问候声不绝于耳。

高西姆穿着新衣，女儿伊哈桑娜站在他身旁，用两只小手在他脸上摸来摸去，指甲划着他的皮肤。窗外又响起一阵歌声：

我和亲爱的四目相对……

歌声立即勾起高西姆洞房之夜的回忆，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是个喜爱歌曲的人。艾德海姆生前一直企盼工余之后能在花园里歌唱。他在节日中唱什么呢，也唱“我和亲爱的四目相对”这首歌吗？肯定是的。自从院子里挂起了灯笼，为增强体质，净化心灵成立了会社，高西姆就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事业之中，身体力行，与年轻人一道练习举重、劈柴。萨迪戈胳膊上的肌肉常年干活已经很结实，现在腿部肌肉也练得十分发达。哈桑变成了一个巨人，其他成员也愈练兴致愈浓。萨迪戈提出让一些无业游民与乞丐参加俱乐部是明智的。这些人很快对体育和他们的宣传发生兴趣。俱乐部会员人数虽然还不算多，但看趋势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从而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

伊哈桑娜喊着：“爸爸，爸爸……”高西姆疼爱地亲吻她。这时，他才发现新袍子的下摆已被女儿尿湿。厨房里传来在研钵里捣物的叮当声，盖玛尔和女仆塞基娜在聊天，猫咪围着她们叫个不停。马车经过窗下，车上的人击节而歌：

军汉结亲，
摘下礼帽，干完便走。

高西姆想起那夜叶海亚老人酒醉后唱起这首歌，不禁笑出了声。他想如果事情顺利，街区里的歌声会不断。明天，俱乐部会有更多强壮而忠诚的支持者。他将向经管人、头人以及一切拦路虎发起挑战，让街区里只留下慈祥的祖父和孝顺的子孙，消灭贫困、肮脏、乞讨和压迫。街里不再飞着苍蝇，爬着虫子，棍棒永远不再在头顶上飞舞，街区建设得像花园一般，到处响起歌声。

突然，耳边传来盖玛尔的喊声，打破了高西姆的美梦，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妻子怒气冲冲训斥塞基娜，着实让高西姆感到惊讶。他呼唤妻子，门开了，妻子把女仆推到他的面前。

"瞧这女人，她和她母亲都在我们家长大，可她却监视偷听我们！"

高西姆不满地望着塞基娜。女仆用浑厚的女中音说：

"我没背叛你们，主人。太太真凶呀！"

盖玛尔急切地向丈夫表白说：

"你知道她对我说什么：'下一个节日快到了，高西姆要做街区的主人了，与杰巴勒在哈姆丹区的地位相等。'这话是什么意思？"

高西姆皱了皱眉头，关切地问女仆：

"塞基娜，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女仆仍像平日那样大胆，"我不是一般的女仆，东家做做，西家做做。我是这儿的管家，是这家的人，你们有事不该瞒着我。"

丈夫与妻子迅速对视了一下。高西姆向女儿招了招手，孩子跑了过来，投入他的怀抱。高西姆让女仆坐下。女仆就近坐在他脚前。

"外人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向我隐瞒，这合适吗？"

"你指什么？"

"杰巴拉维的仆人在巨石旁讲的话。"

盖玛尔惊叫了一声。高西姆示意女仆说下去。

“发生在杰巴勒和里法阿身上的事也让你遇到了。你牧羊时就长着一副福相,我曾为你和夫人牵线搭桥,还记得吗?因此,我应该比外人先知道家里的事。为什么你们相信外人而不相信我?主宽恕你们。我将为你们的胜利祈祷,为你们打败经管人和头人祈祷。谁能不为你们祝福呢?”

盖玛尔抱过孩子机械地拍着。

“你怎么可以监视我们,并且到处乱说?”

“我没有监视你们,真主作证。你们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钻进我的耳朵,我听见了,总不能让我堵住耳朵不听吧!主人,你不信任我,真让我伤心。我不是叛徒,也不会当叛徒。我出于什么目的要背叛呢?主宽恕你们。”塞基娜的话发自肺腑,表达了一片真情。

高西姆认真地打量着她,平静地说:

“塞基娜,你是好人,不应该怀疑你的忠诚。”

女仆望着高西姆,目光中充满了希冀与渴望。她喃喃地说:

“祝你长寿,主人!”

“我识别得出谁是忠诚的,我们家不会像里法阿家出叛徒。盖玛尔,这个女人和你一样忠诚,不要误解她。她是我们的人,不要忘记她是我们幸福的使者。”高西姆的声音很轻。

“可是她偷听!”盖玛尔的态度比刚才缓和多了。

“为什么叫偷听?声音从门里传出来,正像里法阿当年毫无准备地听到门里的声音一样。祝贺你,塞基娜!”高西姆面带笑容。

女仆抓住他的手,又亲又吻。

“为了主人你,死我也心甘。主保佑你们打败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塞基娜,掌权不是我的目的!”

她摆开双手,祈祷着:“主啊,帮助他们实现愿望吧。”

“愿主准我所求。”

高西姆笑嘻嘻望着塞基娜。

“需要时,你就是使者,以此加入我们的行列。”

女仆脸上绽开了笑容,眸子里闪出得意的神情。

“如果真主助我,按我的意思分配财产,我绝不会忘记女人,仆人和主人都一个样!”

女仆感到十分意外。高西姆继续说:

“杰巴拉维说过,财产属于大家。塞基娜,你也是他的子孙,和盖玛尔一样有分。”

塞基娜容光焕发,感激地向主人身边靠了靠。

街上响起悠扬的笛声,一个人喊道:“拉希托万岁!”高西姆朝窗子走去,见头人们骑在装饰着彩带的高头大马上,向旷野进发,参加一年一度的赛马、砍柴比赛。马队刚过,阿吉里麦醉醺醺地出现在街上。高西姆一见俱乐部里最亲近的年轻人,面露喜色。他的目光跟随着年轻人。阿吉里麦站在街当中,喊道:

“我智勇双全……”

街那边,里法阿族第一个院子里传出一声喝倒彩。

“好呀,流浪汉区的骄傲!”

阿吉里麦抬起红红的眼睛,朝着那边含糊不清地喊道:

“该轮到我们了!”

孩子们立刻围拢过来。一群醉汉摇摇晃晃,又唱又跳,欢呼声、鼓声、笛声乱成一团。阿吉里麦被夹在中间,他高声叫喊。

“听到了吗,轮到我们了,你们听见了吗?”

他喘着粗气,歇一会又接着喊:

“祖父是大家的祖父,财产也属于大家,头人再见了!”

说罢,他踉踉跄跄消失在人群中。高西姆立即跳起来,抓住斗篷,

飞快地离开房间,一边往外走,一边狠狠地骂道:

“真主诅咒黄汤,诅咒胡闹的时代!”

77

“喝醉了不准上街!”

高西姆阴沉着脸,严肃地对着俱乐部成员们说。他们围坐在杏德巨石旁,其中有萨迪戈、哈桑、阿吉里麦、舍阿班、艾卜·法萨达、哈姆鲁斯。暮霭中,穆格托姆山在他们身后显得雄伟壮观。旷野里,只有最南端有个牧人倚棍而立。

“醉死了就不会惹祸了。”阿吉里麦羞愧地低下头。

高西姆冷冷地看着他。

“不吸取教训有什么用!你要好好认识胡闹带来的严重后果!”

“敌人肯定都知道了。”萨迪戈说。

“杰巴勒区的朋友请我到他们的咖啡馆,在那儿我感到有些不妙。一个人大声谈论阿吉里麦的事,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当然也有人持怀疑态度。我担心一传十,十传百,头人知道了可怎么办?”哈桑皱着眉头。

“别夸大,哈桑!”阿吉里麦叹了口气。

“夸大比不在乎要好,否则会功亏一篑的。”萨迪戈说。

“我发誓绝不怕死!”

“我们曾发誓要保守秘密!”

“今天要出了差错,理想便很难实现。”高西姆说。

忧虑随着夜色愈加浓重。

“得想个办法。”高西姆又说。

“做最坏的打算吧。”哈桑说。

“这意味着一场恶仗。”高西姆心情颇为沉重。

众人交换着目光。天空中星斗渐渐显现出来。微风四起，但仍吹不散白天残留下的令人窒息的热气。这热气像邪恶一样继续扩散。

“我们拼了吧！”哈姆鲁斯说。

“一切照旧！”高西姆发狠地说。

“他们很快会杀死我们的。”

“幸亏你和塞瓦里斯是远亲，你夫人和经管人的夫人也有亲戚关系。此外，拉希托还是你父亲年轻时的朋友。”艾卜·法萨达对高西姆说。

“也许由于这几层关系能推迟惩罚，但那只是时间问题。”高西姆十分懊丧。

“记得你曾提出请律师的事吗？”萨迪戈抱着一线希望。

“不是没有律师敢与经管人、头人对抗嘛！”

阿吉里麦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过，建议道：

“在贝特·卡兑区有一位胆识过人的律师。”

“我担心通过法律途径会泄漏天机。”

“和律师商量一下，争取保留上诉的权利。这样，在外区也能有人继承我们的事业。”

高西姆和其他人同意把阿吉里麦的建议作为后备方案，大家立即着手准备。他们一起去坐落在贝特·卡兑区的舍那费里律师事务所。律师接待了他们。高西姆说明了要求以及推迟上诉的理由，并请律师仔细研究一下材料，提出可采取的必要措施。出乎意料，舍那费里律师没有推辞，欣然接受了请求，并拿了定金。大家喜出望外。分手后，其他人回家，高西姆到叶海亚师傅那儿去。两人边抽烟边交谈。大叔对发生的意外表示遗憾，嘱咐高西姆多加小心，时时防范。

高西姆径直返家。盖玛尔一脸愁容为他开了门。询问缘由，

她说：

"经管人派人来找你！"

高西姆心里一惊，忙问：

"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在十分钟前。"

"最后一次？"

"一个钟头来了三次。"盖玛尔眼睛里闪着泪花。

"完全出乎意料。"

"不要去！"盖玛尔已哭了出来。

"去比不去好。别忘了，这帮强盗不会在家里动手的。"高西姆故作镇静地说。

响起伊哈桑娜的哭声，塞基娜朝房里跑去。

"你先别去，让我去见艾米娜夫人。"

"这不合适。我去了再说，不必害怕，他们对我的事还不清楚。"

"为什么叫你而不叫阿吉里麦？我担心有人走漏了风声。"盖玛尔死死抓住丈夫不放。

高西姆轻轻挣脱她的手，说：

"一开始我就说过，好日子过去了。我们迟早要面对邪恶。别急成这副模样，耐心在家等我回来。"

78

看门人通报后转回来，面无表情地说：

"请进！"

高西姆跟着他，竭力让自己保持镇静，花园里飘逸的阵阵幽香也吸引不了他。大厅门口，看门人让出路，高西姆异常镇定地走了进去。

见经管人坐在大厅深处的办公室桌后面,左右两边的凳子上各坐着一个人。高西姆顾不上看看究竟是谁,只顾上前在离经管人一米左右的地方停住,向他致意,恭敬地问候说:

“晚安,经管人老爷。”

高西姆不经意间瞥见右首坐着的是拉希托。当他的目光落在左首的座位上时,他险些没昏过去:那里坐着舍那费里律师!一切都明白了。看来,这回是凶多吉少了。无耻的叛徒!高西姆在绝望中变得义愤填膺,明白玩弄花招已无济于事,他必须对抗挑战,寸步不移。他没有了退路,只能前进,起码要站稳脚跟。不过,对此他早有思想准备,决一死战的时刻到了,他要一改往日的面目。经管人干涩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

“你是高西姆?”

“是的。”他面不改色,心不跳。

“这位先生在座,让你吃惊了吧?”经管人没有丝毫让座的意思。

“是的,老爷。”

“是个牧羊的?”经管人不怀好意。

“两年前就不干了。”

“现在干什么?”

“经管妻子的家产。”

经管人先生鄙夷地摇了摇头,然后示意律师讲话。

“作为你的律师,你会对我的态度感到惊奇。然而,经管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会给你忏悔的机会,避免你卷入反对他的漩涡之中,断送了性命。先生已准许我通知你,只要你肯忏悔,我将出于一片好心,为你说情。这是定金,请你收回。”

高西姆瞪了律师一眼。

“你为什么不在事务所劝我?”

"经管人先生有言在先。"律师胆大包天。

"你来是作证,不是问案。"

律师起身告辞,手扶住额头以掩饰他的尴尬。这时,经管人目光严厉,训斥高西姆说:

"你怎么敢控告我?"

高西姆感到他已陷入重重包围,不战即死。可是,他还不知如何回答。

"说话! 把你的阴谋讲出来:你真的疯了吗?"

"我很正常,感谢真主。"高西姆心情抑郁。

"不一定。你怎么敢做出这等事? 自从那女疯子找你作了丈夫,钱你有的是。你还想要什么?"

"我不为自己。"高西姆不顾一切地大声说。

经管人朝拉希托望了望,像是让他为听到的疯话作证,然后,转过头,恶狠狠地望着高西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求个公正。"

"别以为你妻子与夫人有亲戚关系就可以保护你!"经管人恨得眯起眼睛。

"不,老爷。"高西姆垂下眼帘。

"你是头人,能与众头人相抗衡?"

"不,先生。"

"说你是疯子,让我好歇心!"经管人近乎歇斯底里了。

"我很正常,感谢主。"

"为什么控告我?"

"求个公正。"

"为谁?"

高西姆若有所思地说:“为大家。”

经管人满腹狐疑望着他,问:

“与你何干?”

“以此实现杰巴拉维的继承条件。”

“流浪汉,你也配谈继承条件?”

“杰巴拉维是大家的祖父。高西姆泰然自若。

经管人气得站起身来,把拂尘用力朝高西姆甩去,高喊道:

“我们的祖父!你们这群窃贼、流浪汉、下流坯,连生父都不知道是谁,还厚颜无耻地谈祖父!谁是你们的祖父?想沾光,得到大房子的保护?敢控告恩人的人是丧家之犬!”

拉希托站起来想让主人消消气,说:

“您安心坐下吧,一只苍蝇掀不起大浪!”

里富阿特老爷坐了下来,嘴唇气得直哆嗦。

“连流浪汉也对我的财产垂涎三尺,厚着脸皮谈论起我们的祖父。”

拉希托也重新坐下。

“看来,街上有关流浪汉区的谣传是真的。不幸的是,街区要再次遭毁灭。”

拉希托转向高西姆,继续说:

“你父亲最初也是我的人,你不要逼我动武!”

“应该用最严厉的办法惩罚他的所作所为。不是看在夫人面上,现在就把你杀了。”

拉希托继续审问高西姆:

“听着,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清楚。”

高西姆挨了一拂尘,脸上火辣辣的。

“先生,你指什么?”

“谁指使你提出控告的?”

“我自己。”

“你原来不过是个放羊的,时来运转,当了主人,还期望什么?”

“公正,公正,师傅。”

“公正! 畜生,下流坯! 这个神秘的字眼意味着你要抢劫,偷盗。”里富阿特咬牙切齿。

“让他坦白,承认错误!”

“说,谁指使的?”拉希托的口气咄咄逼人。

“我们的祖父。”高西姆不紧不慢。

“我们的祖父!”

里富阿特又站了起来,吼叫着:

“从我眼前滚开,把他赶出去!”

拉希托站起来,一只铁手紧紧抓住高西姆的臂膀,朝门口拉他,并在他耳旁小声说:

“识相点,保住自己。别逼我喝你的血!”

79

高西姆走进家门,发现辛克利亚、阿维斯、哈桑、阿吉里麦、舍阿班、艾卜·法萨达、哈姆鲁斯都在等他。他们不言不语,用充满深情的目光望着他。高西姆在妻子身旁坐下。

“我提醒过你!”阿维斯说。

“大叔,慢着,让他歇口气。”

“麻烦不在惹事的人身上。”高西姆说。

辛克利亚仔细端详着高西姆。

“他们侮辱了你,大侄子! 我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你,你有些

反常。”

“要不是艾米娜夫人，你今天就回不来了。”阿维斯说。

高西姆环视一眼众人说：

“该死的律师背叛了我们！”

众人面无表情，不安地相互望着。阿维斯抢着说：

“你们脱了干系。感谢主保佑你们脱险。”

“你怎么说的？”哈桑问高西姆。

高西姆想了想说道：

“不瞒你们说，我有生命危险。我保护了愿意支持我的人！”

“好样的！”宰克利亚说。

“不管结局如何，我绝不后退。我要像杰巴勒和里法阿那样忠于祖父和乡亲们。”高西姆态度镇定坚决。

阿维斯生气地离开他们，说：

“这人疯了，大侄女，愿主帮助你！”

萨迪戈跳到高西姆跟前，亲吻他的额头：

“你的话，我终生不忘。”

“街上的人为一分钱，甚至无事生非打架斗殴。我们堂堂正正，没有理由怕死！”哈桑激情满怀。

院子里响起塞瓦里斯叫宰克利亚的声音。宰克利亚从窗子里探出头，招呼他进来。塞瓦里斯皱着眉头，虎着脸匆匆走进来，坐下。他望着高西姆说：

“我真不知道这区里除了我还有一位头人！”

“不是这么回事。”宰克科亚忙上前解释。

“议论我的话难听极了！”

“都中邪了！”宰克利亚感叹道。

“拉希托为你侄子训斥了我。我原以为他是个有头脑的人。没想

到他比谁都狂。你们听好：如果我不出面，拉希托会亲自教训你们。但是，我不会让任何人损害我的威信，别太出格了，顽固到底没有好下场。”

塞瓦里斯监视高西姆的住宅，不准他与同伴们接近。为此，萨迪戈吃尽了苦头，艾卜·法萨达挨了拳头。头人要辛克利亚劝说侄子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躲过风头。高西姆被软禁在家，只有哈桑能来看他。

头人管得住人，却无法完全封锁消息。里法阿和杰巴勒区已有人悄悄议论流浪汉区发生的骚动，传出高西姆对经管人提出控告的事以及他与杰巴拉维仆人金迪勒的接触，决心实现继承的十项条件等等，引起了各种反响，指责，谩骂满天飞。

一天，哈桑对高西姆说：

“街区里议论纷纷，你成了每个烟馆里的头号新闻人物。”

高西姆抬起头，心事重重的像前一些时日里那样。

“我们成了囚犯，让光阴白白地流去。”

“不要强求力所不能及的事。”盖玛尔同情地说。

“伙伴们情绪激昂。”

“杰巴勒族人和里法阿族人骂我们是疯子、骗子，真是岂有此理！”

“胆怯腐蚀了男子汉。”哈桑痛苦地低下头。

高西姆迷惑不解地摇着头说：

“杰巴勒、里法阿家族不该欺骗我。他们的先人见过杰巴拉维，与他谈过话。他们是最早相信我，支持我的，为什么要骗我？”

“街区得了恐惧症。为此，我们只得讨好头人！”

街上响起塞瓦里斯的吼叫声，他谩骂诅咒个不停。全家人趴在窗口向外张望，见塞瓦里斯一手握着棍棒，一手抓着舍阿班：

“婊子养的，谁让你上这来的？”

舍阿班挣扎着想摆脱他的铁拳。塞瓦里斯猛地朝他头部、脸部打

去。高西姆气坏了，离开窗子，不顾盖玛尔的恳求跑出房门，冲到塞瓦里斯面前，态度强硬地说：

“放了他，塞瓦里斯师傅！”

塞瓦里斯不肯停手，对高西姆喊着：

“放聪明点，当心你的对手要了你的小命！”

高西姆抓住他的手，使劲一拧，气愤地大叫：“不许你杀害他，你不能为所欲为！”

塞瓦里斯松开手，舍阿班瘫倒在地。塞瓦里斯抓起过路女人头上顶着的土筐，整个儿扣在高西姆头上。哈桑想跳过去帮他，宰克利亚及时赶到，死死抓住儿子不放。高西姆拿下土筐，脸已憋得通红，满头满身的土，呛得猛烈地咳嗽起来。盖玛尔、塞基娜冲过去，阿维斯也赶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奔向街头，顿时人声嘈杂，乱成一团。宰克利亚拼命抓住儿子，眼中闪着乞求的目光。阿维斯走近塞瓦里斯说：

“看在我的面子上，塞瓦里斯师傅！”

“做做好事吧，师傅！”众人七嘴八舌地求情。

“这边亲戚劝，那边乡亲求，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还算个头人嘛！”塞瓦里斯嘀咕道。

“师傅，开开恩吧。你是我们的主宰，头上的王冠。”

塞瓦里斯走向咖啡馆。人们扶起舍阿班，哈桑为高西姆掸去脸上身上的土。头人一走，聚拢来的群众纷纷对此表示遗憾。

80

当天晚上，尖厉的哭丧声惊动了整个街区，撕裂人心。很快又有许多妇女加入到哭丧之中。高西姆凭窗望去，询问卖杏仁的小贩出了什么事，小贩说：

“死的死了，愿活着的人长寿。舍阿班去了！”

高西姆急急忙忙离家去相隔两个院子的舍阿班家。天井里一片漆黑，下层的住户正向家属表示慰问和哀悼。高西姆走上楼，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塞瓦里斯不害他，是不会死的。”

“我的主，捣毁塞瓦里斯的家！”

第三个女人反驳道：

“是高西姆害了他。是他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害死了我们的男人。”

高西姆的心痛苦地收紧。他走完黑暗的楼梯，来到舍阿班的家。走廊的灯光下，站着哈桑、萨迪戈、阿吉里麦、艾卜·法萨达和哈姆鲁斯等人。萨迪戈流着眼泪走过来与他拥抱，两人相对无言。哈桑的脸色苍白得吓人。

“他的血不能白流。”

阿吉里麦走近高西姆，凑在他耳边说：

“他妻子的情况很糟，指责我们害了他。”

“主帮助她吧！”高西姆低声说。

“凶手不得好死。”哈桑报仇心切。

“谁告发了他？”艾卜·法萨达气愤已极。

“我们可以像别人那样动武。”

高西姆踢他一脚，让他住口，低声说：

“你们最好不要参加葬礼，我们在墓地会面。”

高西姆向死者的家走去。萨迪戈拦住他，他推开朋友的手，进去了。高西姆呼唤舍阿班的妻子，两眼红肿的女人惊奇地望着他，目光呆滞。

“干什么？”

“我来吊丧。”他悲痛万分。

“你害了他，我不需要财产，我需要的是他！”

“主给你力量，惩罚凶手。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他的血不会白流。”

女人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进去，号啕大哭。高西姆心情沉重地退了出来。

早晨，塞瓦里斯坐在丹吉勒咖啡馆门口，虎视眈眈望着过往的行人。人们加倍小心与他打招呼，避免惹他。大家不敢去参加吊唁，都待在店铺里、小车旁或蹲在地上。上午，送葬的人只有亲戚。高西姆不顾头人凶狠的目光参加了送葬。死者的岳父愤愤地骂道：

“害了别人又来送葬！”

高西姆默默地忍受着。旁边的人又粗暴地问：

“你来干什么？”

“像死者一样勇敢战斗。你们不像他，明知谁是凶手，却把愤怒发泄在我身上。”

多数人愁眉不展，默不作声。女人们赤着脚，身着黑袍，不停地哭嚎，把土扬在头上，拍打着面颊。队伍穿过杰马利亚区，向胜利门走去。

安葬仪式结束后，人渐渐散去。高西姆抄着手缓缓走在后边。见人们远去，他又返回墓地。朋友们已等在那里。他满含热泪，大家禁不住痛哭起来。高西姆用手掌揩了揩眼泪，说：

“谁怕死就走开。”

“怕死，我们就不会来了。”

他把手放在墓碑上，说：

“失去舍阿班我痛心疾首。他勇敢热情，却在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了我们。”

“没有信义的头人杀死了他，我们绝饶不了他。活下来的人会看

到最后一个头人的死期的!”

“可是,我们白白浪费着时间,像舍阿班白白送命一样。想想明天,怎么才能取得胜利呢?”

“我们怎能聚在一起讨论问题?”

“我被关在家里,心中只想这一件事。有个办法,可十分艰难,不过也别无选择了。”

大家望着高西姆等待下文。他又接下去说:

“离开这儿,再做打算。过去杰巴勒逃走过,叶海亚逃出去了。我们把俱乐部搬到旷野安全地带,重整旗鼓积蓄力量。”

“好主意!”萨迪戈兴奋起来。

“只能用武力消灭头人,用武力实现继承的十项条件,用武力争取公正、怜悯、和平。我们的武装力量将是第一支正义之师。”

大家听得若有所悟,望着高西姆以及身后的坟墓,好像舍阿班与他们同在,一块倾听并为之欣喜。

“是的。用武力解决问题,组织一支正义的队伍。舍阿班去你家时被塞瓦里斯拦住,如果我们与他在一起,头人是不好对付我们的。主诅咒懦弱与涣散。”阿吉里麦十分激动。

高西姆脸上现出久已不见的微笑:

“祖父信任我们。他心里明白:子孙中总有人会担起重任的。”

81

半夜,高西姆回到家,盖玛尔正等待着他。这些日子,她愈发对丈夫体贴入微,关心备至。高西姆不忍心让妻子等到深更半夜。他发觉妻子十分憔悴,眼睛像夕阳一样发红,是哭过了。他心里十分难过,便问:

“你哭过了？”

妻子忙着给丈夫倒热牛奶，避而不答。

“大家都为舍阿班的死伤心，主怜悯他吧！”

妻子没容他说下去：

“先是为舍阿班哭，后来想到大家都反对你，我又为你伤起心来。你最不该受到侮辱。”

“比起死去的人，这点苦算什么！”

她坐在丈夫身边，把牛奶递过去，低声说：

“关于你的传言让人坐卧不宁。”

高西姆勉强一笑，显得很不在乎，端起杯子。妻子又说：

“杰勒塔在杰巴勒族人面前一口咬定你贪心不足，要把遗产攫为己有。哈贾芝也这么对里法阿族的人说。他们甚至污蔑你对先人杰巴勒、里法阿多有不敬。”

“我知道，我都知道，多亏了你，否则他们早对我下毒手了。”高西姆没有掩饰心中的不安。

盖玛尔亲热地拍了拍丈夫的肩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们共同度过的甜蜜时光，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以及女儿出生时的欢乐场面。如今，一切都过去了。他的心已不在她身上。以至使她对丈夫隐瞒了不时袭来的病痛。他都顾不上自己，她怎么好意思用自己的病痛打扰他，分散他的精力，她甚至不让他有所察觉。丈夫才是她的主心骨。岁月不再，安心的日子不在。愿主保佑你，我们的街区。

高西姆又接着说：

“我没有失去信心，尽管局势严峻，我们牺牲了一个好兄弟。我还有那么多好朋友，他们敢于独自向塞瓦里斯挑战，其他人现在也能做到。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我们街区需要勇气，以便挺起腰杆做人。你不要老和我说注意安全，舍阿班死在来我们家的路上。说你丈夫贪

生怕死,你不会高兴的。"

盖玛尔笑了。她拿起空杯子,说。

"头人的老婆在战斗中打着颤音欢呼助阵,那是邪恶! 为了善,我怎么能拉在后面呢!"

高西姆清楚,妻子的悲哀远比流露出来的强烈。他爱怜地抚摩着她的脸,亲热地说:

"你是我的一切,最温柔、最善良的妻子。"

盖玛尔笑了。她唤来塞基娜,吩咐她先去睡。

铜铁铺师傅善托哈奇怪徒弟萨迪戈不在铺子里,找到家里没有,周围的人都说没看见。法塔赫·法斯汉尼师傅也发现他的伙计阿吉里麦不知去向。艾卜·法萨达也没提前打招呼就从他工作的咖啡馆消失了。面包房的哈素奈师傅见炉膛里生着火,徒弟哈姆鲁斯踪影全无。

一批人突然失踪,不知去向。这件事在流浪汉区立即传开。其他区的人也耳有所闻。杰巴勒区和里法阿区的人开玩笑说:流浪汉区的人要跑光,塞瓦里斯的税向谁去收。塞瓦里斯把宰克利亚找到丹吉勒咖啡馆,警告他说:

"你侄子准知道这些人的下落。"

"塞瓦里斯师傅,别委屈他。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高西姆从未走出过家门。"

"小孩子的把戏。我叫你来是警告你们,懂吗?"塞瓦里斯吼着。

"高西姆与你同宗,怎么能让别人看笑话!"

"他与自己为敌,是我的对头。自认为是当代的杰巴勒,单这一条就足以治他的罪。"

"塞瓦里斯师傅,别捕风捉影了。我们不都在你的大树之下!"

宰克利亚回到家,萨迪戈与哈桑已从高西姆家回来。大叔把在塞

瓦里斯那儿受的气都发泄出来。哈桑打断他说：

“父亲，忍耐些吧！盖玛尔病了，病得挺厉害。”

盖玛尔生病的消息，连经管人先生也听说了。

高西姆守在妻子的床前，焦虑万分。他茫然地摇着头。

“怎么说病就病成这样！”

“我早就有病了，不愿给你添麻烦，没告诉你。”妻子的声音十分微弱。

“你该让我分担你的痛苦。”

盖玛尔苍白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像树枝上一朵凋谢的鲜花。

“会好起来的。”她说。

高西姆为她祈祷，可是心里直犯嘀咕：她的眼睛为何黯淡无光，脸上也失去了光泽。为了他，妻子独自忍受了巨大的病痛。啊！我的主，你发发慈悲，保佑她平安无事，把她留给我！可怜可怜那哭哭啼啼的孩子吧！

“你宽恕我，可我不能宽恕自己。”

盖玛尔嫣然一笑，笑中似乎包含着责怪。高西姆请乌姆·萨利姆为她熏香，请乌姆·阿忒耶给她做止痛糖浆，又请来理发师伊卜拉辛为她拔罐子。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能减轻盖玛尔的病痛。

“我真想替你生病。”高西姆心疼地说。

“你什么病也不要得，我最亲爱的人。”盖玛尔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出来。

高西姆实在不忍心看妻子疲惫憔悴的可怜样子。

“你是理智的人，不需要旁人安慰。”妻子似乎在宽慰他，又像宽慰自己。

探望的人愈来愈多。高西姆心乱如麻，便独自躲到屋顶上去。女人们问候的声音充斥整个天井，与街上的叫骂声、小贩的吆喝声混杂

在一起。小孩的哭声？高西姆以为是伊哈桑娜哭了，后来发现是隔壁的小男孩正躺在地上撒泼。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鸽子飞回窝里。天空中只有一颗星在闪耀。高西姆想到盖玛尔奇怪的眼神，眼睛似乎视而不见，嘴角下意识地抽动，嘴唇青紫。他不懂这些迹象预示着什么，他感到胸中憋闷，呼吸不畅。

几个钟头过去了。高西姆走下屋顶，见塞基娜抱着女儿在大厅里。塞基娜悄悄对他说：

“慢慢进去，别惊醒她。”

高西姆倒在床对面的沙发里，窗台上的灯发出幽暗的光。街上寂静无声，只有说书人的琴声划破夜空。接着，传来说书人的说唱：

祖父平静地说：

“我给住在外面的你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你住在家里，在这娶亲，开始新的生活。”

胡麻姆激动得心跳加快：

“谢谢您的恩典。”

“你配得到它。”

胡麻姆把低着的头偷偷抬起来，期望地问：

“我们家呢？”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祖父语气中带着责备。

“他们也该得到同情和宽恕。”

床上的人猛地抖了一下。高西姆从沙发上跳起来，见盖玛尔眼里闪着光，没有一丝忧愁，便问她好些没有。

“伊哈桑娜，她在哪儿？”盖玛尔的声音清楚急切。

高西姆飞快跑出房间。折回来时，后面跟着塞基娜，怀里抱着睡

着的孩子。盖玛尔指着女儿,塞基娜把孩子抱了过去,她亲吻女儿的面颊。高西姆坐在床边,她转过脸对丈夫小声说:

“我多伟大!”

“什么意思?”高西姆弯下腰凑近她。

“我让你吃苦了,真伟大!”

高西姆咬着嘴唇。

“盖玛尔,不能减轻你的痛苦我很伤心。”

“我死后,你怎么办?”盖玛尔依恋地说。

“不要谈我。”高西姆万箭穿心。

“高西姆,你走吧,到你的朋友们那儿去。你留下会被他们杀害的。”

“我们一起走。”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盖玛尔呼吸急促。

“别太狠心,像过去那样温柔地对待我。”

“过去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盖玛尔竭力挣扎,摇了摇手。他更贴近她,感受到她的呼吸。她扭动身体,伸长脖子像在呼救,使劲向上挺胸,艰难地喘着气。塞基娜喊道:

“扶她坐起来!”

高西姆抱着盖玛尔,扶她坐起来。可她吐出最后一口气,像是无声的告别,头歪向一边,与世长辞了。塞基娜抱起孩子跑了出去。响起撕心裂肺的号啕声。

82

清晨。

高西姆家的院子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们。那时,街区里人际关

系不是出于骨肉之情，便是出自由衷的敬意，其中并不掺杂更多的私利。塞瓦里斯不能不来，于是流浪汉区的人尾随而至。经管人里富阿特也碍于情面亲自来吊唁。拉希托、杰勒塔、哈贾芝自然跟随其后。这样一来，全区的老老小小都来了。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气派非凡，不亚于头人的葬礼。

高西姆全部的感官和肢体都在哭泣。唯独在下葬时，强忍住了眼泪，把它咽进肚里。葬礼结束，人渐渐散去。高西姆、宰克利亚、阿维斯、哈桑留了下来。宰克利亚扶着高西姆，悲痛地说：

“要挺住，侄子！主会帮助你的。”

高西姆弯下腰，深深地叹了口气：

“叔叔，我的心已随她而去。”

哈桑皱着眉头。墓地静得怕人。宰克利亚挪了一步，说：

“该走了。”

高西姆一动不动，不高兴地说：

“谁让他们来的？”

宰克利亚明白他的意思，答道：

“总之，得感谢他们。”

阿维斯鼓了鼓勇气说：

“与他们的关系重新开始。他们迈一步，你也要往前迈。幸运的是，外区的传言没引起他们的注意！”

高西姆悲痛得无心与他争辩，没有说什么。远处走来一群人，为首的是萨迪戈。他们好像看准送葬的人都走光，才走了出来。人数真不少，其中没有生人。他们与高西姆拥抱致意，萨迪戈眼圈红红的。阿维斯见到他们心里不快，但是谁也没有留意。

“这回你没什么牵挂了。”萨迪戈对高西姆说。

“孩子、家和财产呢？”宰克利亚问。

“我需要留在区里。这样，你们就有条件壮大队伍。”高西姆话中有话。

高西姆迎着众人渴望的目光，大家希望他多说几句以消除疑虑。这些人中多数由他在夜深人静之时潜入家门作了动员工作，才逃走的。

“我们还要等待很久吗？”阿吉里麦问。

“等到人数凑足时。”

阿吉里麦把高西姆叫到一边亲吻他，低声说：

“我真为你难过。我知道人心难测，对你放心不下，赶来看你。”

高西姆十分感动，悄声说：

“是呀，我伤心透了。”

“现在剩你一个人了，什么时候来？”阿吉里麦眼里充满同情。

“时候没到。”

“我们还会再来的。”阿吉里麦提高嗓门。

两人拥抱作别。大家各自回去。

几天过去了。高西姆一个人待在家里闷闷不乐。塞基娜担心他会悲痛过度，生出病来。其实，他每到夜深人静时，就溜出家门，一天也没间断过。逃跑的人数还在增加，外界不解地议论，并嘲笑流浪汉区及其头人，预言塞瓦里斯迟早会进行镇压。为此，宰克利亚忧心忡忡地对高西姆说：

“现在的状况愈发令人不安，后果不堪设想。”

高西姆明白等待是必须的，处境的确危险，但工作不能停顿。

生活中，伊哈桑娜的笑脸成了高西姆唯一的安慰。小姑娘开始扶着椅子站起来，仰起小脸望着他，发出麻雀或夜莺般动听的话语。高西姆疼爱地看着孩子，心想她一定会出落成一个漂亮姑娘，不过最要紧的是要像她母亲一样善良温柔。他喜欢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月亮

般稚嫩的小脸上那一双水汪汪乌黑的大眼睛，从中找到盖玛尔的影子。他能活到女儿出嫁吗？但愿她生活得幸福，不留下痛苦的回忆。

一天，塞基娜听到敲门声，打开门见门外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带着面纱，严严实实地裹在袍子里。她吃了一惊，问她是谁。姑娘不请自入，径直向高西姆的房间去。

“叔叔，晚上好。”姑娘一口方言。

她摘下面纱，露出栗色端庄的面庞，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高西姆十分惊讶，忙给她让座。她坐在沙发边。

“我叫贝塔莉娅，我哥哥萨迪戈叫我来的。”

“萨迪戈！”高西姆精神一振。

“是的。”

“他怎么让你冒这么大的危险？”

“我裹在袍子里，没人能认出我来。”姑娘认真的神情使她更加妩媚动人。

高西姆发觉姑娘发育得很好，看上去超出了实际的年龄。他放心地点点头。姑娘更加严肃地说：

“哥哥说，你必须立即离开这里。拉希托、杰勒塔、哈贾芝和塞瓦里斯正在策划谋害你。”

高西姆皱起眉头。塞基娜立即抽泣起来。

“他怎么知道的？”

“叶海亚师傅告诉他的。”

“叶海亚师傅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在他朋友的店里，一个酒鬼吐露了真情。那朋友立即通知了他。”

高西姆默默地望着姑娘。姑娘站起身，裹紧衣袍，高西姆也跟着站起来。

“谢谢你，贝塔莉娅。小心点，向你哥哥问好。路上当心！”

姑娘放下面纱，问道：

“对他说什么？”

“告诉他，明早见面。”

83

塞基娜一副惊恐的样子，脸色吓得蜡黄。她大声说：

“我们立刻就走。”

说罢，她跳起来就要收拾东西。高西姆说：

“给伊哈桑娜穿戴好，裹在你的斗篷里，像平时那样抱她出去，转到墓地去等着。”

“你呢，主人？”

“我到时候会去的。”

塞基娜有些心慌意乱，高西姆宽慰她说：

“哈桑先送你们到营地。”

塞基娜几分钟就已准备停当。高西姆不停地亲吻伊哈桑娜。塞基娜朝门外走去，心里念叨着：再见了，不死的街区。

高西姆在草棚后面监视着街里。女仆向杰马利亚区走去，消失在转弯处。想到她怀里抱的孩子，他内心极不平静。他朝街里望去，头人的爪牙已遍布街巷。一些人坐在丹吉勒咖啡馆，另一些人在各处游荡。夜色几乎要把他们吞没。难道他们正等待他夜里出去，或深夜时再动手？这说明秘密已经暴露。种种迹象表明，对方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打算瓮中捉鳖。他会不会落得杰巴勒或里法阿的命运呢？里法阿那夜也是这样，怀着对未来的信心准备出逃，但魔爪已经向他伸去，最后置他于死地。不幸的街区，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屠杀流血？

高西姆回到屋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敲门声,传来哈桑的呼唤。魁梧的哈桑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

“街上有些异样?”

“我叔叔回来了吗?”

“还没有。街上不太平,你注意到了吗? 从窗缝里可以看见。”

“我已经看见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萨迪戈派她妹妹来送信。如果消息确凿,头人今夜要开杀戒。塞基娜已带着孩子到墓地等你。你去吧,带他们去营地。”

“你呢?”

“我会去的。”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下。”

“按我说的去做,别耽搁。我要耍个花招再逃走,不用武力。真打起来时,你的力气才有用。你去保护我的女儿,再派一些人到杰马利亚和杰巴勒区街口,紧急时能接应我,助我一臂之力。”高西姆的语气柔中有刚。

哈桑只得按他的话去做。两人紧紧握着手,像是诀别。

“事情并非你想象的那样,但愿你已做好一切准备。”

高西姆笑了笑,让他放心。哈桑心情沉重地走了。

不一会儿,宰克利亚气喘吁吁地来了。高西姆知道他从叶海亚大叔那儿来,抢先开口说:

“萨迪戈已得到消息。”

叔叔显得十分惊慌。

“我刚从叶海亚那儿知道的,担心没通知到你。”

高西姆扶叔叔坐下,抱歉地说:

“原谅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我早就料到了。塞瓦里斯态度变了,我一直不愿承认。今天,那

些人像蝗虫一样遍布大街小巷。你独自一人怎么逃得出去?”

高西姆异常坚定地说:

“我试试看。即使不成,山那边还有一批不可战胜的人。”

“对你和孩子来说,那有什么意义?”宰克利亚忧心忡忡。

“怪了,你不是我的支持者吗!”高西姆的语气中带着不满,像是对这建议的无声嘲讽。

“跟我到塞瓦里斯那儿商量一下,向他作个保证吧。”

高西姆笑了笑。宰克利亚从窗缝往外张望,外面已伸手不见五指。他听见高西姆问道:

“他们为什么选择今夜?”

“昨天,一位杰巴勒族人说,你的事业造福大家,里法阿区的人也这么说。也许这些话促使他们提前行动。”

“叔叔,你看,我成了经管人和众头人的敌人,但却是整个街区的朋友。大家都会明白的。”高西姆喜形于色地说。

“想想你目前的处境吧!”

“告诉你我的计划吧:我准备从屋顶逃到你家,把灯留在那迷惑敌人。”

“会被发现的。”

“等到屋顶上聊天的人都去睡了以后再行动。”

“他们要是提前袭击你呢?”

“不会,夜深人静时他们才会动手。”

“这些刽子手,心狠手辣,杀人不见血的。”

“那只好死了,人总有一死的。”

宰克利亚抬起头,恳求地望着侄子。迎着他的是一张镇静自若的笑脸。

“可能会搜查我的家。”

“幸运的是，这帮人还不知秘密已泄露。我得赶在他们前面。”

叔侄俩对视良久，眼里都滚动着泪花。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只剩高西姆一个人时，他冷静地待了一会儿，靠在窗户旁边，监视着街道。街上一切照旧。孩子们在车灯旁玩耍，咖啡馆挤满了说笑聊天的人，屋顶上传来女人的谈话声，抽烟者的咳嗽声中夹杂着粗鲁的骂人话，说书人的琴声也时隐时现。塞瓦里斯坐在咖啡馆的台阶上。死神占据着每个角落。啊，这些败类，这些背叛者的子孙！自从伊德里斯发出狞笑之日起，罪恶就世代相传，世界便陷于黑暗之中。

关在笼中呻吟的鸟儿不该飞走吗？

时间拖着沉重的步伐，一分一秒地走着。夜深了，人们兴致已尽，屋顶上街上慢慢安静下来。孩子和小贩回家去了，咖啡馆关了门。不时传来回家人的说话声。酒鬼们也离开杰马利亚区，踉踉跄跄地回来，烟馆熄了灯。黑暗中万籁俱寂。

高西姆对自己说：时辰到了。他迅速走上扶梯，来到屋顶，毫不费力地穿过隔墙。正向前跑时，一个人影挡住他的去路：“站住！”他明白屋顶已被包围。那是他们下毒手的地方。他转身往回跑，另一个人影扑上来，一双铁臂紧紧将他抱住。高西姆照准对方的小腹猛踢一脚，对方手臂一松，他紧接又是一脚，那人跌倒在地。再没起来。第三家第四家的屋顶上亮起了火把。高西姆知道前进无望，立即退回到自家屋顶，贴在楼梯边听动静。他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停在他的屋门口，撞开门后一哄而入。他乘机冲下楼，来到天井，闪进门洞，见院外有一个人影走动，扑上去卡住那人的脖子，朝他猛击一拳，又向小腹踢去。那人朝天躺倒，一动不动。高西姆向杰马利亚区的方向飞奔，心都快跳出喉咙口。那帮人一定已发现他家里没有人，一些人或许已经在屋顶发现被打倒的同伙，另一些人也许正追赶而来。高西姆经过叔叔家来不及进去，撒腿继续向前跑，来到与杰马利亚区交界的地方。

"站住，下流坯！"高西姆遇到阻拦，来人提棍便打。那个人的吼叫惊动了潜伏在暗处的哈桑。他从另一拐角处出其不意地蹿出来，说时迟那时快，来人棍子还未落下，头部已被打开了花，嚎叫一声倒下了。

"快，使劲跑！"

哈桑拉着高西姆没命地在黑暗中迅跑，顾不得脚下的石子和坑洼。

84

沃托瓦特区口，萨迪戈在接应他们。区的尽头，阿吉里麦、艾卜·法萨达、哈姆鲁斯围着一辆四轮马车，待他们上车后，扬鞭策马，四轮车在黑夜里飞跑，只听见啪啪啪不停的鞭子响。车上的人不时向后面张望。

"那帮人准是朝胜利门去了，以为你会躲在墓地里哩！"此话令众人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们本来知道你们不在墓地。"高西姆还有点不放心。

马车的速度飞快，追上他们已经不可能。于是，脱离危险后的轻松感占据心头。高西姆无限感激地说：

"你们组织安排得周密极了。萨迪戈，谢谢你。没有你的警告，我早已落入他们手中。"

萨迪戈紧紧握住高西姆的手，一语不发，马车继续奔驰，星光下已出现穆格托姆市场的轮廓。周围暗得出奇，静得怕人，只有叶海亚的小屋透出灯光。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车停在广场，走向小屋，屋里传出老人的问话。高西姆答了腔，立刻响起感谢真主的声音。两人亲切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纯属巧合！不过，巧合救了一个最该活着的人。快到山里去吧，山里才是最坚固的堡垒。”

高西姆握着老人的手，望着灯光下他那慈祥亲切的面容，老人又说：

“今天，你像是里法阿或杰巴勒。等到胜利之时，我就搬回老家去。”

他们离开小屋，向东深入旷野，奔山边而去。萨迪戈在前头带路。夜色的温柔预示着黎明的到来。淡淡的薄雾发散着凉意。远处的雄鸡啼鸣像一声声催促新生的呼唤。到达山脚下，再向南，沿小径向上，朝山上的驻地走去，人们自然排成一列长队。

萨迪戈对高西姆说：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家。伊哈桑娜在那儿睡得正香哩。”

“房子是用铁皮和帆布搭的。”阿吉里麦说。

“没法和街里的房子比。”哈桑笑着打趣。

“我们中间可不要头人或经管人。”高西姆说。

山上响起一阵喧哗。萨迪戈说：

“我们的街区醒来了，正在迎接你。”

人们抬起头。晨曦正驱赶着黑暗步步后退。

萨迪戈高声喊：“喂——喂——！”山上的男男女女探出头来，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和喜庆的颤音。一个人放开歌喉唱道：

啊，我的苦难！把乾坤扭转……

高西姆兴高采烈，自豪地说：

“人真多呀！”

“山上的新街区不断扩大，居民与日俱增。在叶海亚大叔的介绍下，逃出来的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为了避开头人的耳目，他们还需要到远处谋生。”哈姆鲁斯说。

山头上，人们拥过来迎接高西姆，男人与他拥抱，女人和他握手，一片欢声笑语。塞基娜也在欢迎的人群中，她告诉高西姆爱女伊哈桑娜正在家里熟睡。人们簇拥着他来到山顶上的新街区。街区呈四边形，周围是一圈小屋。欢呼声冲破黑暗，天边现出耀眼的白玫瑰色的海洋。

“欢迎我们的头人高西姆！”不知谁喊了一句。

高西姆立刻沉下脸，生气地说：

“头人制度还不该废除？只要有头人就没有和平与安全！”

众人好奇地望着他。

“我们要像杰巴勒一样高举棍棒，为了里法阿的仁慈而战。我们要利用财产造福大家，直到实现艾德海姆的梦想。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建立头人制度不是我们的理想。”

哈桑亲切地把高西姆推进为他准备的小屋，对众人说：

“他一夜未合眼，让他睡上一会儿。”

高西姆躺在女儿身旁，很快就睡着了，醒来时已近黄昏。他觉得头发涨，身体十分困倦。塞基娜抱来伊哈桑娜，放在他膝上。他一下又一下地吻着女儿。一个女人为他送来一壶水。

“这是机井水。杰巴勒的妻子挑过这种水。”

高西姆笑了。他喜欢听到一切有关杰巴勒或里法阿的故事。他环视了小屋，墙上遮着帆布，屋里一无所有。他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起床后，他把女儿交给塞基娜，走出屋。哈桑和萨迪戈正等着他。高西姆见街里只有女人和孩子，十分奇怪，萨迪戈解释说：

“男人都到山下去谋生，我们留守。”

女人在门前洗洗刷刷，烧水做饭。孩子们在一边玩耍。

“妇女们满意吗？”高西姆问道。

“她们梦想着能分到财产，过上像经管人太太艾米娜那样的

生活。”

高西姆笑得很开心，安详地注视着两位朋友。

“下一步该怎么办？说说你们的意见。”

哈桑抬起头：

“那不是明摆着吗。”

“怎么讲？”

“攻其不备。”

“这还得等等，人数再多些才能进攻。既要取胜，又不能损失太大。”萨迪戈表示异议。

“说得好！”高西姆兴奋得眉飞色舞。

他们正谈得高兴，一个声音怯生生地喊道：

“开饭了！”

高西姆抬眼望去，只见贝塔莉娅面带微笑，端着托盘走来，托盘上放着蚕豆泥和薄饼。高西姆打趣道：

“欢迎救命的使者。”

姑娘把托盘放在高西姆手里。

“主保佑你长寿！”

然后，她走进旁边一间小屋。高西姆心中漾起一股柔情。他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需要时可以拿出来。”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们应该召集一切愿意和我们一起干的乡亲们。被压迫的人都盼望我们能取得胜利，就是胆子小点儿。”

两位朋友也离开他去找活儿干。高西姆独自在街上散步，像是在视察。孩子们只管玩，顾不得注意他。妇女们为他祈祷。一个老婆婆引起了他的注意。她满头白发，眼睛里有一层白翳，不断摇晃的下巴

像是长着胡须。他走近老婆婆，与她打招呼，问道：

“老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乌姆·哈姆鲁斯。”老婆婆的声音沙哑得像枯叶作响。

“欢迎众人之母。你怎么从区里逃出来的？”

“见不到儿子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老婆婆说罢又补充一句：“远离头人就是幸福。”

高西姆的笑声鼓励了老人。

“你知道，我年轻时见过里法阿！”

“真的？”

“没错，我敢发誓。他英俊和善。当时，我没料到他是个人物，成了故事的主人公。”

“你找过他吗？”高西姆十分认真。

“没有。那时，杰巴拉维区的人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自己。没有你，谁能把流浪汉区挂在嘴上？”

高西姆惊讶地望着老婆婆。心想，祖父杰巴拉维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他呆呆地望着老人发笑。老人长时间为他祝福。过了好一会儿，高西姆才离开。走到山路尽头，他俯视旷野，然后又眺望远方。视野之中，圆形屋顶和水平屋顶同时存在，只是形态各异。这些形态应是在同一个整体之中。从山上看去，那些房屋是那样渺小，连经管人里富阿特和头人拉希托的房子也一样。从在这里望去，人人都一样分不出里富阿特和宰克利亚叔叔的房子，甚至很难找到那个充满不幸的街区。要不是祖父那座为大树环抱的大房子十分显眼，很难辨别出哪儿是哪儿。祖父早已过耄耋之年，和眼前的落日一样快走完他的路程。祖父，你在哪儿，身体可好？为什么不露面，好像你不存在一样？那些骗子手就住在你眼皮底下，而远在山上的妇女、儿童，难道不是你的亲人！每当排除了经管人的狡诈，头人的压迫，实施继承的十项条

件时，就恢复了你的威望，像太阳又回到当空。没有你，哪来的父辈、街区、财产和希望？

一个悦耳的声音打断了高西姆的沉思：

"高西姆师傅，请喝咖啡。"

他转过身，见贝塔莉娅端着杯子站在他面前。他接过咖啡，说：

"何必如此费心。"

"先生，你为大家操心得够多啦。"

高西姆想到已故的妻子盖玛尔，心里为她祈祷。喝咖啡的间歇，他们相视而笑。在山顶上喝咖啡，多么惬意！

"你多大了，贝塔莉娅？"

"不知道。"姑娘张口结舌，声音很低。

"你怎么知道我们上山的目的？"

她害羞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只是蠕动一下嘴唇：

"你……"

"我？"

"你和经管人、头人对抗，要使财产归大家所有。父亲这么说的。"

高西姆笑了笑，发觉自己只顾说话，杯子还在手中，忙递过去并向姑娘道谢。

"我做的一切不值得谢。"

姑娘脸一红，转身跑了。高西姆低声说：

"祝你晚安！"

85

晚间是练武的时刻。

男人在外边干活，累了一天赚回几个钱，简单吃点东西，便开始练

武。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高西姆来到练兵场，见人人舞棍弄棒，热情很高，为了盼望已久的一天到来而认真操演，心里十分高兴。这些人中不乏虎背熊腰的壮汉，但都对高西姆怀着无限的崇敬与爱戴。这种真挚的情感在充满仇恨的街区里十分难得。人人挥、劈、对打，一招一式练得非常认真。孩子们围在一旁观看、模仿。

这时候，妇女们可以稍事休息，然后准备晚饭。

新盖的小屋一字儿排开，住户不断增加。哈桑、萨迪戈、艾卜·法萨达的动员工作干得很出色。被他们看准的对象，经过几次说服便同意参加，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悄悄告别街区，来到山上。对此，萨迪戈也有一些担心，他对高西姆说：

“我不敢保证敌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驻地。”

“没关系。他们只能走上山的这条小路，这儿上得来回不去。”

空闲时间，伊哈桑娜仍是高西姆唯一的慰藉。他逗她，抱她，哄她，与她说笑。但是，每当想起亡人，他心头不免一阵酸楚，感到格外孤单。这样，愈发怀念亡妻。有时他会感到愧疚，觉得不该对贝塔莉娅那姑娘抱有好感，在送咖啡那天与之眉目传情。

一天夜里，高西姆毫无睡意，黑暗中，浑身燥热，实在忍受不住失眠和孤独，便起身走出小屋，来到星空下屋前的土坪。夏日山上的清凉的夜风扑面而来，身后有人喊他：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

他转头见萨迪戈朝他走来。

“你也没睡？”

“我躺在屋前，见你出来就跟了来。你比睡眠珍贵多了。”

他们并肩而行，来到山边，停住脚步。

“有时，孤独真令人难以忍受。”

“任何时候都是这样。”萨迪戈笑了笑。

他们望着天边，一片星光灿烂，而地面上是黢黑一片。

“男人娶了妻，或与家人同住就不会感到孤独。”

“什么意思？”

“像你这样的男人怎么能没有女人。”萨迪戈的口气中带着责备，然而十分真诚。

“在盖玛尔之后再娶？”

“如果你能听到她的声音，她也会这么说的。”

高西姆有些发慌，心潮澎湃。他喃喃自语：“再婚是一种背叛。”

“死人不需要你的忠诚。”

萨迪戈的话是什么意思？是真心话，还是为自己开脱？现实常常是苦涩的。至今，高西姆不敢像面对街区现状那样大胆地面对自己。事实上，他的心不是像初恋时那样怦怦直跳吗？高西姆深深吸了口气。

“你需要一个伴侣。”

他们回到住地。塞基娜站在门口，不安地问道：

“我以为你睡熟了，怎么出去了？”

“萨迪戈在劝我再婚！”高西姆思虑过多，难于承受，便直抒胸臆。

“我真想抢在他前面说这话。”塞基娜终于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

“对了。你孤单一人呆坐着真让我难过。”

“大家都和我在一起。”高西姆指着整排小屋。

“你屋里没人呀。我老了，半截身子入土啦，可你还年轻啊！”

高西姆觉得塞基娜不会妨碍他。他还不想进屋去，可怜巴巴地说：

“再也找不到像盖玛尔那样的好妻子啦。”

“不错。但是，总有姑娘能给你幸福。”

黑暗中，他们俩相互看了一眼。沉默片刻，塞基娜小声说：

“贝塔莉娅那姑娘多招人爱。”

“她还是个孩子。”惊慌代替了心跳。

“她挺有心计，给你又端饭又送咖啡！”塞基娜脸上现出狡黠的笑。

“真狡猾！主诅咒你这样伶牙俐齿！”

喜讯使杰巴勒区的人十分高兴。萨迪戈更是欣喜若狂。他母亲高兴地打着颤音，声音能传至旷野。大家纷纷向高西姆贺喜，热热闹闹地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妇女们跳起舞，新娘的母亲也情不自禁地跳起来。艾卜·法萨达亮出他的歌喉：

我当过渔夫，捕鱼是我的爱好……

星光下，送亲的队伍绕着小屋转了一周。塞基娜搬到哈桑的小屋，腾出原来的屋子当新房。

86

屋前，高西姆坐在皮垫子上望着贝塔莉娅和面，心情十分舒畅。贝塔莉娅的确还小，但是论精力和治家的本事，谁也比不上她。她用力和面，不时把掉下来的头发撩上去。贝塔莉娅楚楚动人的模样撩拨着他忧郁的心。年轻的妻子感到丈夫的眼睛正盯着她，赶忙装得若无其事。高西姆笑出了声，朝她靠了靠，抓起她的发辫吻了几下，又坐正身体。不远处，伊哈桑娜在塞基娜的照看下，正跑来跑去。朋友们暂时避开了，让他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小路那边一阵喧哗。哈桑、萨迪戈带着一个人走过来。高西姆认得来人是里法阿区的赫尔达·祖巴勒，立即起身迎接。女人发出喜庆

的颤音，迎接新来的朋友。高西姆与他拥抱。

“我来了，带着我的棍棒。”

“欢迎你，赫尔达！不论来自哪个区，大家都是一家人，财产归大家所有。”

这个里法阿族人笑着说：

“大家都嘀咕你们在哪儿呢。从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有人觉得是坏事，可是，人心又都向着你们能取胜。”

赫尔达看了看周围的小屋和人群，惊讶地问：

“都是你的人？”

“是的。”

“赫尔达带来了重要情报。”萨迪戈说。

高西姆以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今天，塞瓦里斯娶第五个老婆，晚上迎亲。”

“好机会来了！”哈桑的话令群情激奋。

“我们出击吧，杀掉一个头人减轻一份负担，胜利的保证就愈大。”萨迪戈率先表态。

高西姆思忖片刻说：

“好吧，我们像头人干过的那样，去袭击迎亲的队伍。记住，出击是为了消灭头人制度。”

半夜之前，人们在山顶上集合，一个个手执棍棒，尾随高西姆下山。晴空万里，皓月当头。月光把大地照得如同梦境。沿山脚往北，朝穆格托姆市场的方向进发。接近杏德巨石时，闪出一个人影，是派出侦察的人。

“迎亲队伍走胜利门。”

“一般都走杰马利亚区的。”高西姆感到意外。

“也许他们想绕过可能有埋伏的地段。”

“萨迪戈带一些人绕到富突哈门后面，阿吉里麦带人到通向胜利门的旷野，我和哈桑带其余人守在胜利门后面。等发出进攻信号时再动手。”高西姆迅速作出部署。

兵分几路。出发前，高西姆又命令道：

“集中力量打塞瓦里斯和他的部下。其他人明天会变成我们的人。”

各路兵马分头行动。高西姆、哈桑带着人沿山脚向北，再向南，从古拉发道至胜利门后隐蔽。他们封锁了道路，萨迪戈在右翼，阿吉里麦在左翼。

“迎亲的队伍在法勒基咖啡馆集中。”哈桑说。

“我们要在集中前发动进攻，以免伤害无辜的百姓。”

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静静地等待着，心情格外紧张。哈桑突然冒出一句：

“我想起了舍阿班的死。”

“头人手下的冤魂数不胜数！”

响起萨迪戈，然后是阿吉里麦的口哨声。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塞瓦里斯一完蛋，区里人就会站在我们一边。”哈桑又说。

“假若其他人来进攻我们，就把他们消灭在山路上。”

梦想像月光一样清澈明亮。还有一个时辰便见分晓，或大获全胜，或希望随灵魂一起蒸发。高西姆眼前似乎又见到金迪勒的影子，听见盖玛尔的声音，仿佛自从他放牧以来已过了一个世纪。他紧紧抓住手中的棍子，对自己说：绝不能失败！

哈桑耳朵尖，听到了动静。

“你听到了吗？”他问。

高西姆屏息静听，听到隐隐约约的乐曲声。

"准备，迎亲的队伍来了。"

声音愈来愈近，逐渐清晰。他们已听到了笛声、鼓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气氛立时活跃起来。灯火下，迎亲的队伍已进入视线，塞瓦里斯被舞着棍棒的男人们簇拥着。

"给阿吉里麦发信号吗？"

"等队伍前头到达蒜店再发。"

队伍继续向前，跳舞逗乐闹得正欢。一个男人的舞蹈正跳在兴头上。他高高跳起，在队伍前面迅速旋转，画出一个大圆圈，手中的棍子在头顶上风扇般地抡来抡去。他每转一圈，便向前迈一步，队伍与他保持着距离，移动缓慢。他已超过蒜店，队伍刚刚到达。

响起二声口哨。阿吉里麦带着他的人应声从转弯处冲出来，截住队伍，棍子早已落在人群中，迎亲的队伍顿时大乱。愤怒、恐惧的尖叫声四起。哈桑的口哨又响了三声，萨迪戈带着人从另一边冲到队伍中间。迎亲的人们还未从刚才的袭击中醒转，高西姆的人又从正面向塞瓦里斯扑去。塞瓦里斯和手下人立即迎战，双方展开了一场肉搏。许多无辜者纷纷逃窜到街巷胡同里躲藏。只见棍子上下挥舞，头上脸上淌下鲜血。提灯被打烂，鲜花散落在地上被踏碎。临街的住户关上了窗子，咖啡馆上了门闩。塞瓦里斯气急败坏，打红了眼。他敏捷地左推右挡，把一腔愤怒都倾注在棍棒之上。突然，他发现萨迪戈就在面前，大吼一声："混账东西！"

随即，他举起棍子劈头盖脸向萨迪戈打去。萨迪戈身体一晃，踉跄一下。塞瓦里斯举棍再打，萨迪戈挥棍挡住，但用力过猛，跌倒在地。塞瓦里斯紧接着又抡起棍子，欲置萨迪戈于死地。恰在这时，他瞥见哈桑像一头猛兽扑将过来营救朋友，他只好转身迎战。

"是你，宰克利亚的儿子，婊子养的！"

哈桑机灵地躲过塞瓦里斯猛击过来的一棍，否则已一命呜呼。塞

瓦里斯顺势一跳，棍子又向哈桑的脖子扫来。这一棍子还是没有打中，哈桑站稳脚跟，举棍用尽全身力气朝塞瓦里斯打去，正好迎面击中他的头部，顿时鲜血四溅。塞瓦里斯手一松，棍子落地，人朝后退几步，仰面朝天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战事正酣。一个人喊道：

“塞瓦里斯死了！”

阿吉里麦的棍子正好打在那个家伙的鼻子上，只见他大叫一声，摇摇晃晃退几步倒下了。高西姆的人士气大振，战得更加勇猛。塞瓦里斯的人招架不住，纷纷倒下，节节败退，各自逃命去了。

大家气喘吁吁聚拢过来。有的人身上流着血，有的人忙着抬伤员。咖啡馆灯光照射的地方，横七竖八躺着许多人，死的死，伤的伤。哈姆鲁斯踏在塞瓦里斯的尸体上，喊道：

“舍阿班，你的灵魂安息吧！”

高西姆把他拉到身边，对他说：

“胜利就在眼前。头人逃脱不了应有的下场。我们做街区的主人，拥有财产，做祖父忠实儿女的日子到了。”

回到山上，妇女们以喜庆的颤音欢迎他们。凯旋的消息传遍大地。

高西姆躺在自己的小屋里。贝塔莉娅忙前忙后地说：

“你身上又是土又是血，睡觉前先洗个澡吧！”

浴后，高西姆感到浑身酸痛。贝塔莉娅端来食物正等他进餐。高西姆已昏昏欲睡，心里却十分高兴，同时又觉得有几分伤感和不安。

“吃饭吧。”

高西姆疲倦得不想睁眼。

“盖玛尔，胜利就在眼前！”他脱口而出。

他发现贝塔莉娅脸上有些不自然，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坐起

来,讨好地说:

“饭真香呀!”

贝塔莉娅皱着眉头没理他。他夹起小丸子说:

“轮到我请你吃饭了!”

贝塔莉娅扭过头,咕哝道。

“她上了岁数,一点也不漂亮!”

高西姆脸一沉,心里很难过,略带责备地说:

“不许你说她的坏话,像她那样的人不该被人嫉妒。”

贝塔莉娅猛地抬起头,看见高西姆那张忧伤的脸,犹豫片刻,终于没有再开口。

87

被打散的人们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们避开塞瓦里斯家的灯光和欢歌笑语,直奔各自家中。坏消息像火一样传开,关窗声此起彼伏,迎亲的灯火熄灭了,响起一片哀嚎,哭悼塞瓦里斯和死去的弟兄。受伤的人遍及杰巴勒区和里法阿区。

谁是凶手?高西姆,那个羊倌。要不是盖玛尔,他会终生乞讨!区里一个人趁混乱之机,尾随高西姆的队伍到了山上,发现他已在山上安营扎寨了。人们脑子里闪出疑问:高西姆会不会凭借高居山上的优势,攻打街区的人?

清晨,居民一觉醒来,知道事情的真相,愤怒地高喊:“杀死流浪汉区的人。”

杰勒塔制止住大家:

“流浪汉区的居民是无辜的,要杀,就得杀他们的头人和追随者。”

“放火烧山吧!”

“把高西姆的尸体弄来喂狗!”

“喝他们的血!”

“这群贪生怕死的穷鬼。”

“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过去给他们一个小钱就乐得亲吻土地。”

“看来,我们过于心慈手软了,让他们得寸进尺,杀起我们的人来了。”

次日,街里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第三天,头人们在经管人家中开会。里富阿特又气又恨,挖苦他们说:

“咱们就待在家里守着死人吧!”

这些人中,拉希托显得格外尴尬。他极力轻描淡写,以减轻罪责。

“只不过是头人与街里人的一场搏斗。”

“我们区死了一个,伤了三个。”杰勒塔反驳道。

“我们死了一个。”哈贾芝报告说。

“大头人,这回可影响到了你的名声!”里富阿特使用激将法。

果然,拉希托被激怒了,说:

“一个羊倌,敢藐视我!”

经管人不安地说:

“羊倌!他现在可是个人物了!我们太轻视他啦。看在他妻子的面上对他睁一眼闭一眼,助长了他的气焰。他悄悄发展队伍,要和头人们较量,现在又依仗山上的有利地形,要与我们决一胜负。”

头人们愤愤地互相看了看。经管人继续说:

“高西姆不断蛊惑群众,造成大祸。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他们诱导群众把目光盯着财产。尽管财产不够他们分配的,但没人相信,它只属于一个人,不属于大家,连为数众多的乞丐也不信。我们区快变成乞丐区了。他们想消灭头人,以便为所欲为。人总是和胜利者站

在一起。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

“高西姆周围有一群人，消灭他们也不容易。”拉希托说。

“还依靠着山上的有利地形！”

“我们封锁山区，想办法打进去。”杰勒塔说。

“干吧，不能等死！”

拉希托被激得火冒三丈，意味深长地说：

“还记得吗，他结婚之后，我曾计划杀死他，结果被夫人阻拦？”

经管人避开众人的目光，略带歉意道：

“重提错误，有什么用。”

他停了停又说：

“自古以来，我们这里就重视亲戚关系。”

街上异乎寻常地乱起来，预示着又出事了。大家神经绷得很紧。经管人传唤看门人，询问情况。

“听说一个牧羊人投奔了高西姆，把全区的羊都赶走了。”

拉希托一跃而起，骂道：

“畜生！一群畜生！挨刀子的！”

“他是哪个区的？”

“流浪汉区的，叫宰格莱。”

88

“欢迎你，宰格莱！”

高西姆与宰格莱拥抱。羊倌热情地说：

“我从未与你作对。我的心一直向着你，要不是胆小，准会第一批参加队伍。听说塞瓦里斯死了，我就赶着他们的羊来了！”

高西姆看着散落在各个屋前的羊群以及围着羊议论纷纷的妇女，

笑道：

“好！用羊来抵偿他们敲诈的钱财。”

这一天，又有不少人加入高西姆的队伍，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大家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了。

翌日清晨，高西姆醒来，听到外边乱哄哄的，立即走出屋子，见手下人慌慌张张朝这边跑来。

“街区的人前来复仇，聚集在小路下面。”萨迪戈首先报告敌情。

“早上我去干活，在距旷野几步远的地方发现了他们，我赶紧转回来，他们拼命追我，我背上挨了一石头。我在下面呼喊萨迪戈和哈桑。咱们的人在山上也发现了敌情，用石头把他们打退了。”赫尔达补充说。

哈桑和伙伴们手握石头站在路边，他对高西姆说：

“在那里我们十个人就能挡住他们。”

“上来就是送死，让他们上吧！”哈姆鲁斯说。

太阳在碧空中放射出第一道金光。营地上的男男女女全都走出小屋，聚拢在高西姆身旁，男人紧握棍棒，女人拿起石头准备战斗。

“有没有另外一条通向城里的路？”高西姆问。

“南边有一条山路，要走两小时。”萨迪戈心里沉甸甸的。

“我想山上的水只能维持两天了。”

阿吉里麦的话引起妇女们的不安。

“他们是来报仇，不是围困。如果是包围，可以从另一条路突围。”

高西姆的脑子一刻不停地转动着，脸上却显得十分镇静，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惊慌混乱。他想，一旦受到包围，从另一条路送水十分困难。如果敌人发动进攻，他们能打败头人吗？什么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他回到屋里，拿起自己的棍子，走到路口，对哈桑说：

“没有人敢接近这里！”

高西姆走到山边，向下望去，见敌人在旷野摆开扇形阵势，与他们保持射程以外的距离。他们人数很多，头人在人群中很不起眼。高西姆极目远眺，目光落在大房子上。杰巴拉维的那座大房子寂静无声，他似对子孙们的战斗漠不关心。此时，他的子孙们多么需要街区创建人的支持啊。里法阿死在大房子附近，祖父很可能从来没有担心他的命运。高西姆感到内心有一股力量促使他同许多人那样呼唤："杰巴拉维！"

近处妇女的叫声使高西姆转过头。他见男人已分散在山头上，女人也选好了各自的位置。高西姆吩咐妇女退出来，她们不听。他于是命令女人去准备食物，干她们平常该干的活计。经他再三催促，女人只得听命，撤了下来。萨迪戈走过来，表示支持高西姆这样做。

"做得对，不能让拉希托的名字把大家镇住。"

"我们必须决一死战！"哈桑挥舞棍棒，补充道，"他们知道我们的驻地后，外出谋生已不可能，只好拼命了。"

高西姆转过脸，朝向大房子，说道：

"说得对。萨迪戈，你看怎么样？"

"等到天黑！"

"时间对我们不利，夜里不好打仗。"哈桑说。

"你知道他们的打算吗？"

"逼我们下山。"

"打死拉希托，我们就胜了。"

高西姆扫视着两位朋友，说：

"拉希托一死，另外两位头人就会争他的空缺。"

一轮红日升上天空，光线灼热。高西姆一直思考着哈桑提出的问题："怎么办？"他正沉思之时，土坪上传来女人的呼叫，接着又是一阵尖叫。高西姆凝神静听，喊道："敌人从另一边进攻了！"

男人立即掉头往南边的土坪跑。高西姆嘱咐路口的人要多加小心,并命令赫尔达动员身强力壮的妇女前来支援。他自己赶到土坪,见拉希托带着爪牙已从南边上来。

“他们佯装正面进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乘机转到后面偷袭。”高西姆怒不可遏。

“让他们有来无回!”哈桑宽厚的胸膛上下起伏着。

“我们应该取胜,也一定能取胜!”

人们在高西姆两旁自动排成两列,形成他的左右两翼。敌人渐渐靠近,手中的棍棒像是树丛中的尖刺。他们已进入视线。萨迪戈发现杰勒塔和哈贾芝不在其中。高西姆明白他们俩是负责山下的接应,必要时会不惜一切代价从小路上往上攻,形成夹击的阵势。但他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向前走了几步,大家也紧握了手中的武器。

拉希托扯着嗓子喊道:

“死到临头啦,婊子养的!”

高西姆率先扑了上去,其他人也像离弦的箭,飞也似的跟上。双方的棍棒打在一起,愤怒的吼叫与厮杀声响成一片。与此同时,小路上的守卫者也开始向进攻者投掷石头。

高西姆与丹吉尔对阵,两人打得难解难分。拉希托照着哈姆鲁斯就是一棍,打碎了他的锁骨,然后又朝萨迪戈他们频频发起进攻。他打断了哈桑的棍子,击中了宰格莱的脖子,把他打翻在地。高西姆击中丹吉尔的耳朵,后者大叫一声向后退去。丹吉尔带着人又去围攻萨迪戈。萨迪戈眼疾手快,抢先出击,击中丹吉尔的腹部,后者两手一张,又挨了一棍摔倒在地。赫尔达击中哈富那维,在即将取胜时,被拉希托打中手臂,动弹不得。哈桑朝拉希托打去,但力量不够,拉希托乘机朝他猛抽,高西姆蹿过来用棍子一挡救了急。艾卜·法萨达旋风般

冲过来，朝拉希托连击三次，没有伤着他，反被他撞得鼻子冒血。拉希托活像个无敌的勇士愈战愈猛，口里不停地漫骂诅咒。火辣辣的阳光下，棍棒相撞，红光闪闪，双方都有死伤。拉希托愤怒已极，他没料到会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他加紧进攻，手愈来愈狠。高西姆命令哈桑和阿吉里麦和他一起对付拉希托，攻破堡垒。

此时，山门那边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敌人在盾牌的掩护下上来了！"

男人们一惊。拉希托乘机喊道：

"婊子养的，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啦！"

高西姆大喊一声：

"挺住！在那边上来以前结束战斗。"

他带着左膀右臂朝拉希托冲去。对方用棍子挡住进攻。阿吉里麦用劲过猛，棍子飞起的碎片扎中自己的喉头，仰面摔倒。哈桑跳到阿吉里麦前面，与拉希托对阵。他一头扑过去，两人扭打在一起。路口那边的女人又喊叫起来，有的已往回逃。高西姆命令萨迪戈带几个人去增援。然后，朝拉希托打去，被宰哈拉发挡住，两人苦战在一处。哈桑使出浑身的力气向拉希托撞去，把对方撞得踉跄几步，他又朝对方啐了一口，猛踢他的膝盖，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像头愤怒的公牛扑向拉希托，击中了他的腹部。拉希托失去平衡，仰面倒下。哈桑立即跳上去，用棍子抵住他的咽喉，拼命猛戳。喽啰们冲上来救头人，都被高西姆挡住。拉希托双脚用力蹬踢，眼球凸起，脸憋得通红。一会儿，哈桑直起腰，踏在无力反抗的头人身上，朝他头部猛击几下。拉希托头骨破裂，一命呜呼。

"拉希托死了！你们的头人完蛋啦！瞧瞧他的尸体！"

哈桑的声音像炸雷在人们头顶上爆开，引起不曾预料的强烈反响。山上的人士气高昂，对方士气一泄不可收拾。希望与绝望激烈交

锋。哈桑与高西姆在一起信心十足,棍子落处也愈发准确。战场上,这个跳过来,那个冲过去,棍子上下翻飞,尘土飞扬,弥漫在战士们的头上,像一个红色的花冠。人们喘气急促。喊叫、咒骂、呻吟、怒吼连成一片。每一分钟都有人倒下或后退逃跑。倒下的人横七竖八,鲜血在阳光下闪着红光。

高西姆闪在一旁,向路口那边张望。萨迪戈和他的人正紧张地往下扔石头,看样子危险正步步逼近。女人喊叫着,其中有他的妻子。还有一些人手握棍棒,准备对付冲破石雨蹿上来的敌人,高西姆估计那里的形势严峻,便走到拉希托的尸体旁,喊来萨迪戈,两人一同将尸体拖到路口,用力将它抛下去。尸体滚下山崖,落在用盾牌掩护向上进攻的敌群中。敌群顿时大乱。哈贾芝怒不可遏地吼叫:

“挺住,继续向前,凶手不得好死!”

“前进? 上来吧! 这是你们头人的尸体,上面还有更多尸体哩。来吧! 我们等着呐!”高西姆用同样的腔调回敬敌人。

他指挥群众不停地往下扔石头。进攻被阻止。尽管哈贾芝和杰勒塔在下面督战,他们手下人还是不断后退,惹得他们两个人骂声不绝。

“杰勒塔、哈贾芝,上来啊! 别跑!”高西姆喊道。

“是男人就下来啊! 臭婆娘、婊子养的!”杰勒塔不甘示弱。

“不喝你的血誓不为人,臭放羊的!”哈贾芝也在人群中发着淫威。

高西姆拿起一块石头,用力掷下去,紧接着是雨点般的石头倾泻而下。下面的人群迅速后撤,犹如退潮一般。

哈桑擦着额头上的血,跑了过来:

“战斗结束啦,活着的人向南逃跑了!”

“给我追!”高西姆命令道。

“你的牙和下巴出血了。”萨迪戈提醒高西姆。高西姆用手掌一

揩，掌心殷红一片。

“我们死了八个人，活着的大都伤势很重，无力追赶了。”哈桑报告说。

高西姆向下边看了看，敌人已跑到山脚下。

“不跑他们就死在这里了。”萨迪戈说完，吮了吮高西姆淌血的下巴，动情地说，“你的明智救了大家！”

高西姆吩咐两个人守在路口监视敌人，派出探子尾随逃走的敌人侦察消息，然后和哈桑、萨迪戈拖着疲乏的身体朝土坪走去。那里的尸体已经搬开。一场恶斗，一场屠杀。高西姆的人死了八个，敌人死了十个，拉希托不包括在内，剩下的人个个带伤。伤号已抬进屋里，由妇女们给他们包扎。死者的家属恸哭哀号。

贝塔莉娅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她也被叫去护理伤员。塞基娜也抱着哇哇大哭的伊哈桑娜回来了。太阳在当空喷吐着烈焰。鹞鹰与乌鸦在天空上下翻飞。空气里带着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和泥土味。伊哈桑娜啼哭不止，没有人顾得上她。强壮的哈桑也累得步履蹒跚。

“主怜悯死者。”萨迪戈心里一阵悲哀。

“也怜悯活着的人！”

“我们已经胜利在望。街区就要告别流血和恐怖的时代？”哈桑脸上现出一丝微笑。

“流血和恐怖的时代一定会被消灭。”

高西姆信心十足。

89

杰巴拉维区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灾难。男人们张皇失措，有气无力地，灰溜溜地逃回来，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像地下有磁铁吸引，抬不起

来。失败的消息已先于他们传回街区。各个院落里响起哀哭声和清脆的拍打面颊的声音。

消息传遍大街小巷。街区的荣誉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流浪汉区的人害怕报复，统统跑光了。没人再怀疑他们的去向，自然都是投奔了胜利者，壮大他们的力量去了。街区里为死去的人戴孝，悲哀、仇恨笼罩全区，孕育着复仇的种子。

杰巴勒区的人思考着下一任头人的人选，里法阿区的人也思考着同一问题。误解如狂风席卷整个街区。经管人里富阿特了解到大家的心思，把哈贾芝和杰勒塔召了去。两位头人带着各自的强手来到经管人的家，把大厅塞得满满的。双方各占一边，势不两立。经管人明白其中的奥妙，愈发忧心忡忡。

"我知道灾难临头了。但我们大难不死，没被消灭掉。看来靠我们的双臂可以取得胜利，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就啥也不怕。"

杰巴勒族人说：

"最后一仗由我们来打，苦尽甘来。"

"他们得益于高山的优势，否则早完了。"哈贾芝说。

"拉希托历尽艰辛，最后倒了下去。"

"说说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经管人面带不悦。

"我们都是兄弟，以后也是如此。"杰勒塔首先表态。

"这不过说说而已。你们兴师动众，来了这么多人，足以说明各怀鬼胎！"

"大家都想表达复仇的决心嘛！"哈贾芝说。

经管人神情紧张地站起来，望着眼前这些阴森森的面孔。

"痛快点！你们个个虎视眈眈，都想当头人，争夺拉希托的空缺。这样，区里怎么能安定！我担心你们双方兵戎相见，两败俱伤，让高西姆一口吃掉！"

“求主保佑！”

“我宣布：从此以后只存在杰巴勒、里法阿两个区，各设一名头人，不再有大头人。让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致对外。”经管人的声音响亮清楚。

死一样的寂静。几分钟后，才听到言不由衷的话语：

“对啊，对！”

“尽管我们早就是街区的主人，我们还是同意这个决定。”杰勒塔表态道。

“不要以恩赐的态度接受决定。这里没有主人与仆人之别，特别是取消了流浪汉区以后。谁能否认里法阿不是区里最崇高的人！”哈贾芝发言。

“哈贾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杰勒塔十分反感，反唇相讥。

里法阿族的人也按捺不住。经管人非常恼火：

“告诉我，你们还算条汉子吗？内讧的消息一传出，流浪汉们就会像饿狼一样从山上扑下来。你们愿不愿意团结一致，说吧！要不然我另作打算。”

“别说了，男子汉们，太丢人啦！我们这个区就要损失殆尽！”

人们七嘴八舌。

“你们在人数和力量上仍旧占据上风。不过，不要再向山上发动进攻。”大家的目光集中到经管人身上，对他的话有些迷惑不解。于是，他解释道：

“我们要把他们困在山上，封锁进山的道路，饿死他们，或迫使他们下山，再一举全歼。”

“好主意！”杰勒塔立即表态，“我曾给已故的拉希托——啊，主保佑他！——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是，他只同意半包围，坚持立即进攻。”

“就这么办。不过，要等下面的人休整之后执行。”哈贾芝说。

经管人要求大家作出团结合作的许诺。于是双方互相握手，起誓。

几天以后，人们发现杰勒塔、哈贾芝对部下管理很严格，以图挽回失败造成的影响。他们在街里传言，若不是拉希托愚蠢，高西姆早就被消灭了。拉希托坚持要上山，把人马累垮，士气低落，与敌人交锋时已筋疲力尽。此种说法一传十，十传百，谁表示怀疑，立即遭谩骂、毒打。头人之事成了不可议论的话题，起码不许公开触及。尽管如此，烟馆里仍有西区的一些人悄悄议论胜利后谁接替拉希托的位子。的确，两位头人已做出保证，但是一种不信任的空气仍在悄悄蔓延。两位头人相互间也时时提防，处处小心。外出时，他们成帮成伙，不敢单独成行。

复仇的准备在加紧进行。按协议，杰勒塔在穆格托姆市场通往山里的道路边扎营，哈贾芝在城堡的路上驻扎。驻扎多长时间谁也说不清楚。

出发前一天，妇女们忙于购物，准备食品。晚上，男子聚在各个烟馆，痛饮啤酒和葡萄酒，吸大麻直至深夜。消夜之后，哈贾芝在里法阿区的门前与朋友告别。他兴高采烈，得意洋洋推开家门，走上甬道，嘴里哼着：

呀，头一个……

一句还没哼完，就被一个身影从后面抱住，捂着他的嘴，一把匕首刺入心脏，他的身体在那人臂中剧烈抖动，来不及呼救，便软软地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

90

凌晨，令人胆寒的惊叫声惊醒全区。窗子打开，探出人头。目光很快转向里法阿族头人哈贾芝家的院子。那里已聚集不少人，一片鬼哭狼嚎，乱成一团。甬道上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询问着，评论着。一双双红肿的眼睛预示着恶性事件的发生。里法阿族人纷纷离开家门。杰勒塔和他的人很快赶到，人们让出一条路。杰勒塔喊道：

"灾难啊，灾难！我真想能代替你啊，哈贾芝！"

大家停止啼哭和说话，但没人向他致意或客套。

"卑鄙的阴谋！背叛不是头人的品质。高西姆算什么东西，这臭羊倌、乞丐！他不是头人，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既然他不识好歹！就不能怨我手辣了！"

一个妇人恐惧之极，喊道：

"杰勒塔，祝福你成为街区的头人！"

杰勒塔脸色一变，周围人也皱起眉头。

"在倒霉的日子里，女人把嘴闭起来！"杰勒塔大吼一声。

"有理智的人想想吧！"那女人又补了一句。

哄闹声再起。杰勒塔等大家安静下来，说：

"夜里发生的阴谋旨在陷害我们。"

"的确是阴谋！高西姆和流浪汉们远在山上。哈贾芝渴望大头人的地位，就在同胞和邻居之中被杀了。"另一个妇女嚷道。

"疯了！谁相信这种鬼话就是疯子。你们要怀疑，正中高西姆的诡计，他巴不得我们自相残杀。"

一只皮囊扔过来，落在杰勒塔脚下。他和手下人往后退了退，说：

"婊子养的，他知道怎么离间我们。"

杰勒塔立即去找经管人。他走后喧闹声又起，杰巴勒族的一个人与里法阿族的一个人争吵起来，扭作一团。有两个女人也打了起来，连孩子们也被卷进争斗之中。窗子里，两族的妇女对骂，男人们把棍子时时抓在手中。街里被闹得人仰马翻。经管人在仆人的簇拥下来到两区交界处，大喊道：

"理智些！愤怒蒙蔽了你们的眼睛，分不出真正的敌人和杀死哈贾芝的元凶！"

"谁告诉你的？哪个看见流浪汉冒死进了我们街区？"

"去问凶手，不要问我们！"

"里法阿族人决不向杰巴勒族的头人低头！"

"要加倍偿还血债！"

"不要中了奸计。高西姆会像瘟疫一样侵犯你们！"经管人提高嗓门叫道。

"让他来吧。不许杰勒塔当我们的头人！"

经管人两手一拍，说道：

"瞧吧，这样下去大家会同归于尽的。"

里法阿族人往杰巴勒区扔砖头。杰巴勒族人则对着干。经管人仓皇离去。双方的砖头如倾盆大雨，很快酿成一场血战。众人打红了眼，战斗蔓延到屋顶，两区妇女在上面用砖头、石块、木头、泥块作武器。激烈的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里法阿族人并非为争夺头人地位而战斗，在杰勒塔的木棍下，已有不少伤亡。妇女们从窗子里发出的喊叫声，很快消失在下面冲突的嘈杂声中。可是，她们不知疲倦，忽而惊慌地指向东面，忽而又指向西面。终于，引起下面人的注意，目光跟着她们指的方向转动。他们看见高西姆已出现在大房子前面，带领他的部下手持棍棒步步逼近。另一头，哈桑领着弟兄也朝这边开来。人群中立即响起报警般的呼叫。

事情于转瞬间发生了变化，打得正欢的双方惊呆了，下意识地聚拢在一起，分成两队抗击来犯者。杰勒塔喊道：

"我说是阴谋嘛，你们不信！"

经过一场恶战，区里人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高西姆突然停止前进，哈桑也站住，像是听到同一道命令。高西姆扯着嗓子喊道：

"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不论胜利者、失败者，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同一个祖父的子孙，应该共享他的财产。"

"不要耍新花招！"杰勒塔大叫道。

"不要挑动大家动武！你要想保住你的地位，就自己上来。"高西姆愤怒地说。

"进攻！"杰勒塔下令。

他扑向高西姆及其部下。他的人也一拥而上，还有一部分人朝哈桑那边冲去。大多数人犹豫不决，伤号都溜进院子，疲劳的人也跟了进去，另一批人犹豫不决，不进不退。街上只剩下杰勒塔和他的爪牙。他们拼命抵抗，作背水一战。双方交手，混战起来。高西姆敏捷小心地挡住杰勒塔的棍子。他仗着人多势众，一下子把杰勒塔的人团团围住，消灭在几十条棍子底下。哈桑和萨迪戈冲向杰勒塔，与高西姆会合。哈桑打出第一棒，萨迪戈第二棒，高西姆第三棒，打飞了杰勒塔的棍子。杰勒塔像受伤的野牛拼命逃窜。但他的脑门被一棒劈开，像门板一样倒下。

战斗结束。棍棒的碰撞声，喊叫声全部停止。胜利者大口大口喘着气，揩着头上、脸上、腕子上的鲜血，嘴角浮现出胜利的微笑。哀哭声从窗子后面传出来。杰勒塔手下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倒在地上。

太阳高照，阳光明媚。

萨迪戈信心十足地说：

"胜利啦，主保佑我们胜利了！祖父杰巴拉维没有选错人，从今以

后区里再也听不到哀哭声。”

高西姆笑得那样恬静，他把目光投向大房子，众人也把头转过去。

91

高西姆带着他的人到经管人家里。那里门窗紧闭，死一样的寂静。他用力敲门，没有人回答。人们用劲把门撞开，他走了进去，众人跟着他。院子里找不见看门人和仆人的踪影。他们急匆匆进入大厅和各个房间，楼上楼下找了个遍。看来经管人已带着家眷、仆人逃之夭夭。对此，高西姆并不遗憾，为了已故的妻子——他的救命恩人，他不愿与经管人发生纠葛。哈桑和其他人对没抓到制造贫困、饥饿的罪魁而耿耿于怀，愤怒已极。

高西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毫无争议地成为街区的主宰。财产需要有人经管，他责无旁贷。

流浪汉们回到了自己家。过去逃避头人的居民纷纷返回，为首的便是叶海亚老人。经过四十天平静的生活，大家的伤口痊愈，精神恢复，情绪稳定。

一天，高西姆站在大房子前，街里的男女老少都被召了来。几个区的人混杂在一起，好奇并渴望地围着他，心里猜测着。

高西姆谦和而威严，指着大房子说：

“这儿住着杰巴拉维，我们的祖父。我们不论来自哪个区，哪个家族，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他的子孙。”

众人脸上现出惊奇的微笑。那些期望听到胜利者、财产拥有者声音的人笑得格外开心。高西姆继续说下去：

“大房子周围的财产，将属于大家所有。正像杰巴拉维向杰巴勒许诺的那样：财产属于他的子孙后代。我们应该善于利用这笔财富，

满足大家的需要，并有所剩余，过上艾德海姆所憧憬的有吃有穿、安定和平、悠然自得的生活。”

众人互相望着，似乎进入了梦境。

高西姆接着说：

“经管人一去不复返，头人也销声匿迹。从今以后整个街区不再有头人，不再给强权者纳税，不再屈从于野蛮的暴力。你们要过上太平、友爱、充满温馨的生活！”

他的目光在众人欣喜的脸上移动。

“你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俯首帖耳，要做主人，要监督经管人，一旦发现他不忠就要罢免他。谁诉诸武力就受到惩罚。哪个人或哪个区想称王称霸，大家就教训他。这样，才能保证不会重蹈覆辙。我们的主与大家同在！”

那天，居民们给亡故的人上坟，也有人借机哀悼他们的失败。

人人向往明天，如同在春之夜盼望圆月一般。高西姆向每个人分发分子钱，留下一部分用于更新和建设。的确，每个人所得的份额很微薄，但都感受到了平等和尊严。

高西姆致力于更新建设和维护和平安定。在他的时代里，人们享受到统一、亲密和幸福。当然，也有那么一小撮包藏祸心的人悄悄议论着：我们杰巴勒族人难道该让流浪汉管着？这种人在里法阿族中也有。何况，流浪汉区的某些人也滋长了骄傲和不可一世的情绪。但是，这些声音还很微弱，形不成气候。流浪汉们发现高西姆成了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人物：他把力量、仁慈结合，刚柔相济，同时又把明智与简朴、威严与仁爱、权威与谦虚、洞察与稳健连在一起。他显得幽默，文雅，和颜悦色，易于接近，而且兴趣广泛、高雅，爱说爱唱。

高西姆和过去的他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像不断更新财富那样扩大婚姻的范围。他爱贝塔莉娅，又和杰巴勒和里法阿区的两位美女结

婚。流浪汉区一个女人钟情于他,最后也与他成了婚。有人说,高西姆是在补偿失去盖玛尔的损失。宰克利亚则认为,这是为了加强与各个区的联系。其实,这一点在整个街区是不需要说明和解释的。事实上,人们在钦佩高西姆高尚品德的同时,更钦佩他的活力:爱女人在整个街区被视为男人力量的象征。能力强的人,其地位不亚于头人,甚至更高。

总之,居民头一次享受到主人的地位,不再屈服于经管人和头人。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友爱、和睦、团结。

不少人说,如果过去街区得了健忘症,那么现在它已经痊愈,永远不会再患。

他们是这样说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街区!

阿拉法特

92

思考街区现状的人，怎么也无法相信咖啡馆说书人演唱的故事是曾发生过的事情。谁是杰巴勒、里法阿和高西姆？咖啡馆外面哪有他们的痕迹？眼前的街区陷于一片黑暗之中。四弦琴唱出的故事完全是梦境。

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高西姆、统一的街区以及造福众人的财产在哪儿？蛮横的经管人、疯狂的头人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烟馆里，轮流吸着掺有毒品的水烟的人们发出叹息和笑声，从中可以听到高西姆以后的故事。萨迪戈在高西姆之后当了经管人，执行了高西姆制定的政策。可是，有些人认为哈桑是高西姆的近亲，又有杀死几个头人的功劳，最有资格当家主事。他们挑唆哈桑拿起不可抵挡的棍棒索回权力，遭哈桑拒绝。哈桑不愿恢复头人制度。然而，那时的街区已经开始分裂。杰巴勒族人、里法阿族人把憋在心中的仇恨释放出来。萨迪戈去世后，压抑的愿望公开化，沉睡的棍棒苏醒了。区与区之间，或一个区之内，屡屡发生流血事件。经管人在一次恶战中丧生，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安全与和平再也没有保证。人们只好辅佐原经管人里富阿特的后裔盖德里执掌大权，但遭到一些野心家的反对。经管人盖得里复位了。各族区又恢复由一个头人负责，然后再竞争大头人。塞阿德拉获胜，进驻头

人府，成为第一任大头人。尤素福霸占了杰巴勒区，阿伽芝占据了里法阿区，善突里盘踞在高西姆区。

起初，经管人老老实实分红利，建设更新继续进行。不出一些人所料，没过多久经管人和众头人利欲熏心，搬出了老一套。经管人独占一半红利，另一半分给不该得到的四位头人。欲望没有止境，这些人又恬不知耻、变本加厉地向本区居民征税。建设停止了，盖了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房子搁置在那儿。一切恢复成老样子。唯一的变化是流浪汉区变成了高西姆区，和其他区一样有了头人。过去的小棚子和废墟上已经盖起了整齐的大院，曾当家做主过的居民失去了尊严和权利。贫穷压弯了腰，棍棒随时在头顶上挥舞，还要提防冷不丁打来的耳光。

垃圾遍地，成群的苍蝇到处乱飞，虱子在人身上繁殖。到处是乞丐、无家可归者和妓女。杰巴勒、里法阿和高西姆只剩下一个空名，被醉醺醺的说书人在咖啡馆里演唱。各族人争相夸耀自己仅剩空名的先人，甚至还为此打架斗殴，先人的故事广为流传。

烟馆里，闲言碎语道出真情：

“这世道有什么意思！”

“唯一的归宿是死，但愿死也死在真主手里，决不要死在头人手下。还是一醉方休，吸大麻过瘾！”

人们哼着忧郁的小调，抒发失意、贫困、屈辱和痛苦，或者唱下流歌曲，挑逗妇女，要不就拿别人取乐，寻求刺激。人们苦闷之极，常说：

“过去是过去。杰巴勒也好，里法阿、高西姆也好，远水不解近渴。一个人一条命，活着与苍蝇为伍，死了黄土一堆。”

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整个街区对外区仍然具有吸引力。相邻街区的居民们指着我们的街区，颇为赞叹地说：“杰巴拉维区。”

我们茫然蛰居在街区里，靠着美好的回忆过活，内心深处总有一

个声音回荡:“昨天发生的事,明天不一定就不再出现。歌中的梦境如能再次实现,黑暗将从这世界上退去,光明将永存。”

93

一天下午。

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从旷野来到街区,身后跟着一个矮个子同伴。年轻人身上只穿着一件土黄色的袍子,腰间系着一个包袱,里面鼓鼓囊囊高高耸起;他脚下的鞋子破烂不堪,光着头,现出浓密卷曲的头发;栗色的脸膛上,两只圆眼睛炯炯有神,略微有点紧张,动作快捷自信。

他在大房子前稍稍停留了一会儿,又慢慢向前走,引得众人把目光投向他,似乎在问:“这家伙哪儿来的?真讨厌!”那人从小贩、店主、咖啡馆里的顾客以及凭窗张望的人的眼神中,觉察出了这层意思。甚至连猫狗也在排斥他!他想,苍蝇是不是也会避开他,对他的闯入表示不满呢?他望了望当街玩耍的孩子。一些孩子围拢过来,有的傲视他,有的在地上找砖头来砸他。这年轻人对他们友好地笑笑,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些薄荷分给大家。孩子们高兴地凑过去,嚼起薄荷来,好奇地打量着他。而他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有没有地下室出租?谁带我去,我给他一包薄荷。”

一位在院门口席地而坐的女人问他:

“喂!倒霉鬼,你是谁?想住到我们区?”

“你驯服的仆人叫阿拉法特,也是这个区的人。离家很久了。”年轻人笑着说。

女人仔细打量着他,问道:

“你是谁家的孩子。哪位母亲的宝贝?”

“杰哈莎的儿子。你认识她吗?”他故作亲热地笑笑。

“杰哈莎，那个漂亮的神婆？”

“对，正是她。”

一个靠在墙上给孩子抓虱子的女人说：

“我小时候常跟在她后边。我还记得你，你人变了，一双眼睛没变。”

“真主啊，你母亲呢？死了？主怜悯她。我以前常坐在她的篮子跟前占卜凶吉。她口中念念有词地抛扔贝壳，然后说出结果。杰哈莎，主怜悯你！”第一个女人这样说。

“主让你长寿。你能帮我找一间没人住的地下室吗？”

女人用那眼泪模糊的眼睛打量他一会儿，问：

“你回来干什么？”

“游子总要还乡的。”

女人指着里法阿区的一个院子说：

“那有一间地下室。房客被烧死后一直空着，主怜悯她！你不怕吧！”

从窗子里探出一个女人头，笑着说：

“鬼怕这个人！”

阿拉法特昂起头，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我们的街区，多亲切！这里的人真有意思。现在我懂了为什么母亲临死前嘱咐我一定要回来。”

他转向坐在地上的女人：

“家母的这位顾客，我们都会死的，不论是火烧、水淹、鬼吓或棒打。”

年轻人告别两个女人，向她们指点的院子走去。众人的目光尾随着他，一个人挖苦道：

“我们认识你母亲，可是谁是你父亲？”

“主要他保守秘密！”一个老妇人说。

“这样他就可以随便说他是哪族的人。哪个有利就说那个。主怜悯你的母亲。”另一个女人说。

那青年的伙伴按捺不住，气愤地对他耳语道：

“我们回来干什么？”

“在哪儿都能听见这种话。这儿是我们唯一能安身的地方。流浪的生活过够了。不能总是白天在市场里混，夜晚在旷野或废墟中度过。这里的人虽然挨打受骂，愚昧无知，口吐脏话，但他们人好，何况这里赚钱容易，你要记住，汉什！”他脸上仍带着微笑。

汉什晃了晃瘦削的肩膀，像是说：“靠主开恩吧！”这时，一个醉鬼拦住青年，问道：

“你叫什么？”

“阿拉法特。”

“姓呢？”

“伊本·杰哈莎！”

看到醉鬼的滑稽相，周围人都笑了。醉鬼又问：

“我们常回想起过去的时代。母亲怀孕了，可父亲是谁？你母亲告诉过你吗？”

“她也不知道就死了。”一阵大笑掩饰着青年内心的痛苦。

醉鬼走了，身后还有人在笑。消息迅速在街上传开。阿拉法特房子还没租到手，里法阿咖啡馆的伙计已跑来找他：

“头人阿伽芝师傅请你。”

咖啡馆离大院不远。正中墙上的浮雕首先映入阿拉法特的眼帘。浮雕下方是骑在战马上的头人阿伽芝，中间是留着浓密的小胡子，身着典雅衣袍的经管人盖得里的雕像。上面是杰巴拉维从坑里抱起里法阿的尸体，准备带回家去。阿拉法特只扫了一眼，浮雕便给他留下

了难忘的印象。走进咖啡馆，只见头人坐在右边的沙发上，其手下人和朋友排列在一旁。

头人阿伽芝傲慢地望着走过来的阿拉法特，像是要把他看透。阿拉法特手举过头，向他施礼：

“祝我们的头人，当然的保护人吉祥如意。来到你身旁我感到十分荣幸。”

“嘴巴倒挺甜。我不光爱听好话！”阿伽芝一副轻蔑的表情。

“很快就会给您送来钞票的。”青年笑着说。

“这里的乞丐太多了！”

“师傅，我不是乞丐，我是魔法师。成千上万的人知道魔法的效应！”

在座的人互相看了看。阿伽芝沉下脸：

“什么意思？疯子！”

阿拉法特伸手从怀里取出一只精巧的小盒，有酸枣般大小，毕恭毕敬地献上去。阿伽芝漫不经心地接过来，打开它。里面装着深色的粉末。头人抬眼不解地望着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毫不含糊地解释说：

“在上厕所前两个小时，你弄麦粒大小的一点放在茶杯里冲服。会产生你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如果有假，你就把我臭骂一顿，赶出此地。”

众人伸长脖子听得入神。阿伽芝也无法掩饰好奇心，却故意贬低面前的小伙子：

“这就是你的魔法？”

“还有罕见的熏香、稀奇的药方、药品、符咒，包治各种疾病，包括不育症和性功能不健全。”

“噢，不错啊。我可要收税的！”阿伽芝语气中带着威胁。

阿拉法特心头一紧，脸上仍带着笑：

“师傅,我所有的一切都由你支配。”

头人笑了笑,又问。

“你还没告诉我,你父亲是谁?”

“也许您最清楚!”小伙子半开玩笑地说。

咖啡馆里爆发出一阵哄笑,又引起尖刻的评论。

阿拉法特离开那里时,心里觉得十分憋闷,他想:哪个人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你阿伽芝也未必知道你的父亲是谁!唉,一群猫狗不如的孩子!

阿拉法特和汉什对租下的地下室十分满意。

“比预料的宽敞,挺合适的。外间可以接待病人,里间睡觉,最里面的一间当工作室。”

“那女人是在哪间屋里被烧死的?”汉什犯起嘀咕。

阿拉法特放声大笑,空屋里响起回声。

“汉什,你怕鬼?我们可是对付魔鬼的,和杰巴勒玩蛇一样。”

他高兴地东瞧瞧,西看看。

“临街只有一个窗户。我们透过铁制防护栏的空隙观看街道。这座坟墓的最大特点是没人来偷。”

“但会有人来抢的!”

“也许吧。”阿拉法特叹了气,又说:

“我手里的东西样样对人类有用。可是,我却得不到好报。”

“胜利会补偿你所受到的伤害,也会补偿已故老母的辛酸。”

94

闲下来时,阿拉法特喜欢坐在旧沙发上观看窗外的街景。他的额头抵着铁栏杆,视线与地面在一条水平线上,只能看到脚、车轮、狗猫、

虫子和孩子,只有蹲下来,抬起头才能看见行人的脸和上身。

一个光身子的孩子站在窗前津津有味地玩着死老鼠,一个老人右手拄着根粗棍子,左手托着个木盘,上面摆着爬满苍蝇的桃仁、豆子和糖果。一阵呻吟声透过窗子传进地下室,两个男人扭打起来,血从脸上淌下来。光屁股的孩子发现阿拉法特,他朝孩子笑了笑并温和地问他:

“调皮鬼,叫什么名字?”

“乌那。”

“你是说哈苏那吧,这只死老鼠好玩吗?”

孩子把老鼠扔给他,要不是铁栏挡住,就扔到了他脸上。小孩摇摇摆摆地跑了。阿拉法特转过身,对正在脚下打盹的汉什说:

“这个区,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头人的存在,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像杰巴勒、里法阿或高西姆那样的人!”

“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塞阿德拉、尤素福等头人的行径,耳朵里听到的却是杰巴勒、里法阿和高西姆的故事。”汉什打着哈欠说。

“他们存在过,不是吗?”

汉什指着屋子的地面说:

“这个院子是里法阿族人的,区里居民全是里法阿族人。咖啡馆里,说书人赞颂的是为仁爱和幸福而生而死的里法阿。尽管如此,我们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就置身于谩骂与争吵之中。对此,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可是那几位先人曾在这儿生活过,不是吗?”

“骂街是这儿的家常便饭,”汉什又说,“打架斗殴是拿手好戏。昨天,一个居民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阿拉法特站起身,说:

“此处真让人捉摸不透!母亲啊,愿主怜悯你。请看看我们吧,大

家都从我们这里得到好处,可是就是没人尊重我们!"

"他们根本不懂得尊重人。"

"除了尊重头人。"

"你是这区里唯一可以与三个家族交往的人,还不满足?"

"我诅咒所有的人!"

阿拉法特沉默良久,他的双眼在地下室微弱的灯火下闪着光。

"这里的人盲目地崇拜自己的先人,为先人的虚名沾沾自喜,傲视他人,抓住虚荣不放,不想超越一步,真是一群懦夫!"

阿拉法特住进新居的第一周,来的第一位顾客是里法阿族的女人。她悄声问道:

"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一个女人?"

阿拉法特吃了一惊,怔怔地望着她:

"小姐,我不是干那一行的。你若需要医治身体和灵魂的药物,我愿随时效劳。"

"你不是魔法师吗?"

"魔法有益人类,谋杀与它无干!"

"你害怕?没关系,我们共同保守秘密。"

"里法阿不干伤天害理的事!"

"里法阿?主怜悯你!这里不讲究仁慈,若讲究仁慈怜悯,里法阿本人就不会死!"

拒绝了那女人的要求,阿拉法特并不后悔。里法阿能在这里行善,他怎么能容忍有人在这里以罪恶开张呢?他母亲一生饱经风霜,不曾伤害过别人,他也要和区里的人和睦相处,即使对方是老奸巨滑的商人。

阿拉法特出入街区中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和那里的人混得很熟,醉心于各咖啡馆里说书人演唱的故事,听多了,故事便在脑子里混淆

起来。

高西姆区的第一位顾客是位耄耋之人，老者面带微笑，低声问阿拉法特：

“听说你送给里法阿区的头人阿伽芝礼物了？”

阿拉法特审视着眼前这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对方又说：

“给我们送礼吧，我会照顾你的！”

两人心照不宣地笑了。老人高兴地说：

“你是高西姆的人，对不对？好，你就是我们的人。”

“你们认识我父亲吗？”

“高西姆族人认得自己的记号！你是高西姆族人，是我们把街区带到了公正和幸福的顶点。很遗憾，现在我们倒霉了！”

“给些礼物吧！”老人提醒阿拉法特。

老人青筋暴突的手捧着小盒，凑到迎风流泪的老眼边瞧了又瞧，干枯瘦弱的身体显出一点活力。

那周来的最后一个顾客完全出乎阿拉法特的意料。当时，他正坐在接待室的垫褥上，望着眼前的熏香炉和冉冉升起的缕缕青烟出神，汉什扶着一位努比亚[1]老人走进来。

“经管人家的看门人尤努斯大叔。”

阿拉法特跳起来，伸出手：

“欢迎，欢迎。先知驾到，请坐！”

他们并肩坐下。大叔开门见山地说：

“娜吉拉太太做了噩梦，失眠少觉。”

阿拉法特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想到未来，他心里怦怦直跳，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

---

① 居住在埃及南部和苏丹境内的黑人种族。公元前信奉基督教，后伊斯兰化。

“偶感小恙，很快会过去的。”

“太太很着急，派我来拿些药。”

阿拉法特自从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从没有感到过如此兴奋得意。

“最好让我和太太谈谈。”

“不行，她不能来，你也不能去。”

阿拉法特失望了，但仍不肯放弃难得的机会。

“给我一块她的手绢或一点她的物品。”

守门人点点头，站起身，阿拉法特送他到地下室门口。守门人倚着门框，凑在他耳边说：

“听说你送头人阿伽芝礼物了？”

老人拿着礼物走了。阿拉法特和汉什笑得前仰后合。汉什问他：

“礼物给谁的？给他的、经管人的还是给太太的？”

“这里是个要礼物、挥舞棍棒的街区！”

入夜，阿拉法特站在窗前望着外边。街对面楼墙被月光涂上一层银色，秋虫啁啾。从咖啡馆传来说书人的声音：

艾德海姆问：

“到什么时候，你才不再纠缠？”

“安拉保佑！你是我兄弟，手足之情不能割断。”

“伊德里斯，你干的那些事还不够吗？”

“生气可不好。我们俩都很不幸，你失去了胡麻姆和盖德里，我失去了杏德。杰巴拉维的孙子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妓女。”

“天下少了你这种人就太平了！”

阿拉法特郁郁寡欢，离开窗口。街区什么时候不再讲故事？天下又何时能太平？母亲常说："如果没有暴力，世道就太平了。"可怜的母亲一生住在荒郊野外！

街区啊，你从故事里得到了什么？

95

阿拉法特和汉什在地下室里间干得正欢，墙壁上的汽灯把房间照得通明，里间阴暗潮湿，不适合住人，阿拉法特便把它辟成工作室。地上堆着符咒用纸、土、石灰、木棍、调料、风干的老鼠、青蛙、蝎子、一堆玻璃片、布头、装在桶里的水和呛人的液体、煤和火炉。壁架上摆满了各种器皿和口袋。阿拉法特专心致志地搅拌着陶钵里的材料。汗水从额头淌下来，他不时用袖子擦一擦。汉什守在他身旁充当助手，准备随时听从命令，以安慰讨好他。

"你辛辛苦苦地干，对这不幸的街区有什么好处？你想得到什么？我看能得到几分钱或一毛钱就了不得啦！"

"安拉保佑我母亲！只有我知道她老人家的恩典。是她介绍我认识一个能洞察人心的魔法师，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没有母亲，今天我好说也不过是个乞丐或扒手。"

"钱呢？"汉什遗憾极了。

"钱慢慢会有的，别着急。当头人不是唯一致富的道路。我现在的地位不低，找我的人都信赖我，他们把健康、幸福寄托在我身上。除此之外，魔法的威力也令人着迷。从一种污浊的物质中提取有用的成分是一种享受，能驾驭未知力量治愈病人也是一种乐趣。"

汉什望着火炉，打断他的话：

"我还是到过道上生炉子，免得呛人。"

“到地狱里去生吧,不要打断我的思路！街区里那些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忽略了这间肮脏难闻的小屋子,殊不知这里正干着一项惊天动地的事业呢！那些人只知道‘礼物’的用法,可那只是雕虫小技。难以想象的奇迹将在这儿出现。疯子们不会懂得阿拉法特的真正价值。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明白。到那时,人们会感谢我的母亲,而不会像平时那样蔑视、讥笑她。”

汉什抬起身子,又蹲了下去。

“在头人的乱棍下,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要完蛋。”

“我们不伤害一个人,按时交纳税金,为什么还要受到伤害?”

“里法阿有什么罪过?”

“为什么你总是和我拧着?”阿拉法特生气地盯着汉什问道。

“你想发财,这里只有头人才能发财;你想得到权势,这里头人才能有权有势。老兄,好好想想吧!”

阿拉法特不再开口。当他确信混合材料的比例恰当时,才抬起头。看见汉什的脸上仍带着警告的神情,他大笑起来。

“我母亲早就警告过我。谢谢你的好心,汉什！从回到街区的那天起,我就打算好了。”

“看来除了魔法,你对什么都没兴趣。”

“魔法的确很神奇,它力量无边,神秘莫测。与之相比,棍棒纯属小玩意儿。你知道吗,汉什,人不能太调皮捣蛋。你想想,如果全区人都成了魔法师,会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都得挨饿!”

阿拉法特笑了,露出尖尖的牙齿:

“汉什,不许捣乱！扪心自问,你会干什么？在谩骂声中,街区里出现了多少奇迹!”

“是啊,奇迹出现之前千万别饿死。”

“不会饿死的，只要……”

阿拉法特的话没说完，人已陷入沉思之中，两只手也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接着才又说下去：

“高西姆区的说书人讲，高西姆想利用遗产获得必需品，不再想干活，要尽情享受艾德海姆所憧憬的富裕和幸福！”

“这是高西姆的话。”

“可是富足不是最终目的！汉什，你想想，富足悠闲的日子该怎么过？那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梦。最好是不去卖苦力而去创造奇迹。”阿拉法特的眸子里闪着光。

汉什晃动着他那几乎要缩进脖子里的大脑袋，不愿进行他认为无意义的谈话。他认真地说：

“还是到光线充足的地方去点炉子吧。”

“去吧，把自己也放在火上。该烧死你！”

一小时以后，阿拉法特离开工作室，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街上的喧哗声充斥双耳，有小贩的叫卖声，女人的谈笑以及断断续续的骂街声。过路行人身上的气息也扑面而来。街对面的楼房下，出现了一个可移动的咖啡摊：大筐上铺着件旧袍子，上面摆着咖啡豆、茶叶、肉桂、茶碗、杯子、小勺儿。一位老汉坐在地上扇火烧开水，筐后站着一个风华正茂的姑娘，用甜甜的嗓音喊着：

“纯正的咖啡！清香的咖啡！”

摊子正好摆在高西姆区与杰法阿区的交界处。顾客多半是车夫和附近的居民。阿拉法特的目光停留在姑娘的脸上。黑色的面纱后面是一张栗色的脸，深咖啡色的袍子从颈部一直盖到脚踝。干活时，袍子一角拖在地上。这是极规矩的装束。姑娘身材苗条，两只蜂蜜色的大眼睛若不是左眼边发红有眼屎，简直漂亮极了。从面孔上看，她无疑是老汉的女儿，养她的时候，老汉岁数不小了。这在区里是很寻

常的事。

“姑娘，端杯茶来！”阿拉法特朝那姑娘喊道。

姑娘朝这边望望，迅速从地上拿起那把一半在土里的水壶，倒了一杯茶，穿过街道，递给阿拉法特。

“谢谢你这双勤劳的手，多少钱？”

“一分！”

“太贵了！不过，别再涨了。”

“在大咖啡馆，一杯茶要五分，一分钱对你不算什么。”姑娘急忙分辩。

姑娘转身走了。阿拉法特趁热喝着茶，眼睛一直没离开那姑娘。好一位妙龄女郎！除了烂眼边，简直完美无缺。治好烂眼边不难，只是需要些钱，她肯定没有。

地下室已经完全收拾好，只是汉什的睡觉地点还没安排妥当。他一般睡在走廊里，本来可以在接待室睡，无奈臭虫太多，无法安眠。

阿拉法特注意到街上的人忽然个个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朝街里望去。“善突里……善突里来了！”听到这个名字，阿拉法特赶快离开窗口，靠墙往外张望，只见头人善突里在手下人的簇拥下朝这边走来。经过咖啡摊时，他的目光停留在姑娘身上，问：

“她是谁？”

“舒克鲁师傅的女儿艾娃娣夫。”

头人眼里露出喜色，然后朝街里走去。阿拉法特感到说不出的厌烦。他拿起空杯子朝姑娘晃了晃。姑娘快步走过来，取了杯子和钱。阿拉法特抬了抬下巴，问她：

“他让你心烦了吧？”

“必要时还得麻烦你，肯帮忙吗？”姑娘边说边转过身走了。

她的话刺痛了阿拉法特的心。那并非挑衅的话，却令人伤心。阿拉法特愈发闷闷不乐，听到汉什呼唤他，便起身到里间屋去。

96

主顾一天天多起来，阿拉法特心里却高兴不起来。艾娃娣夫走进接待室时，一切不快顿时消失。他顾不上考虑老汉的威严，站起来迎接她，请她坐在自己面前的垫褥上，心里乐开了花，全部身心都在欢迎心爱的姑娘。姑娘不安地站起来，左眼红肿得成了一条缝。

“姑娘，你太大意了。那天头次见你，你的眼睛就已经出了毛病。”

“我用开水洗了洗，忙得忘记了。”姑娘歉疚地说。

“不能忘了健康，特别是人身上重要的器官，比如说你那双漂亮迷人的眼睛。”

听到夸奖的话，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阿拉法特从身后木架上取下一个杯子，从中取出一个小纸包，递给她。

“把药放在手绢上，搁在水蒸气上熏，夜里敷在眼睛上，敷两次便好。这只眼睛会和那一只一样漂亮。”

艾娃娣夫接过药，从口袋里掏出钱包，那只好眼，流露出询问的神色。

“不要钱，咱们是邻居，有交情！”

“可是你付茶钱。”

“我是付给你父亲的。他挺威风，真想认识认识他。这么大岁数还干活儿，太难为他了！”

“父亲身体结实，不愿待在家里。岁数大了也让他难过，他经历了高西姆时代。”

艾娃娣夫的话引起阿拉法特的注意，他问道：

“真的？你父亲是高西姆的部下？”

“不是。不过享受过那个时代的幸福，所以常常怀旧，发感慨。”

“我想认识他，听他讲讲。”

“别跟他谈这个话题。我希望他永远忘掉过去，以保平安。有一次，他跟朋友喝酒喝醉了，站起来大喊要求恢复高西姆开创的时代。回家的路上，头人善突里拦住了他，把他打昏过去。”

“头人在，就不会有太平日子！”阿拉法特愤愤然。

“说得对。有他们就没好日子过。”姑娘迅速瞥了他一眼，像是征询说此话的含义。

阿拉法特咬着嘴唇，犹豫再三，最后说：

“我看善突里对你不怀好意。”

姑娘身子一扭，笑着说：“主惩罚他！”

“头人看中一个姑娘还不容易！”

“他已有四个妻子！”

“还可以再娶。”阿拉法特的心一沉。

“自打他欺负了我父亲，我就恨死他了。头人都没心肝，抽税时就像理所应当似的。”

“说得好，艾娃娣夫！高西姆消灭头人做得很对。不过，头人像暗疮一样除不净。”

“所以我父亲怀念高西姆时代。”

阿拉法特下意识地摇摇头，说：

“还有人怀念杰巴勒和里法阿的时代。然而，过去已一去不复返了。”

“你没经历过，所以才这么说。”姑娘有些不悦。

“你见过？”

“我父亲说过。”

“我母亲也说过，有什么用！怀旧不能帮我们摆脱头人。我母亲是受害者、牺牲品，死后仍被人嘲笑。”

“真的?”

阿拉法特的脸变得阴沉,好似一杯摇晃后沉渣泛起的水。

“所以我很为你担心,艾娃娣夫。头人威胁着生命、贞操、爱情和安全。打开窗子说亮话吧,看见头人打量你的眼神,坚定了我消灭头人的决心。”

“有人说头人是祖父委派的?”

“祖父在哪里?”

“在大房子里。”

“高西姆谈论祖父,你父亲谈论高西姆,我们听了又接着谈。可是,这有何益?眼前还不是盖德里、塞阿德拉、阿伽芝、善突里、尤素福之流在作威作福。我们需要武力帮助解脱。回忆有什么用!”

阿拉法特注意到这个话题破坏了见面时的气氛,便把话锋一转:

“街区需要武力,而我需要你。”

艾娃娣夫嗔怪地望着阿拉法特大胆的笑容。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减弱了她眸子里的愤怒。

“一个漂亮、勤劳、善良的姑娘百忙之中忘记了眼疾来到我这里。她以为需要我,其实是我需要她。”

姑娘站起来,说:

“我该走了。”

“请你别生气,我的话并没有出格,你恐怕已觉察到我对你的好感。我的眼睛总在你的窗户和摊位上转。像我这样的单身汉不会打一辈子光棍的。家里需要有人照顾,心儿需要爱情,总要有人与他为伴的。”

姑娘走了。阿拉法特送她到走廊尽头才和她告别,似乎不送她会不高兴。

“请多保重!”

他停住脚，叹息一声。哼唱道：

我的月亮，胖乎乎的脸蛋，
赏给我一个吻吧！
啊，我心中的美人！

他脚步轻快地回到工作室，汉什正专心地干活。

“怎么样？”

汉什举起瓶子，说。

“已经密封妥帖，该到旷野去实验了。”

阿拉法特接过来，察看密封是否严。

“对，到旷野去实验，否则会泄露机密。”

“财源打开，生活将露出笑脸。但是，我们不会过分享受安拉赐予的幸福。”

汉什自降生以来，始终没过上舒心的日子。想到此，阿拉法特笑了，看着对方说：

“你的母亲和我母亲一样吃了许多苦。”

“是的，不过你母亲要求你不要报复。”

“你过去可不是这么想的。”

“来不及报复就会被害死的。”

“不瞒你说，我早就不想报复了。”

汉什脸上露出喜色，说：

“老兄，把瓶子里的东西倒出来吧！”

阿拉法特抓住瓶子。

“不，先实验，成功了再说。”

汉什拉长了脸，对阿拉法特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阿拉法特急忙解释道：

“汉什，没别的意思。我不想报复不完全是遵从母命，而是认为应该消灭头人。”

“为了那个姑娘？”汉什没好气地问。

“爱姑娘，爱生活，随你怎么想。高西姆很有远见。”阿拉法特说罢，哈哈大笑。

“你和高西姆有什么关系！高西姆可是奉命实现祖父的愿望。”

阿拉法特一脸不高兴。

“谁知道呢？故事里是这么说的。我们在这间屋子里干惊天动地的事业，为着什么？的确，生活没有安全感，阿伽芝兴许明天就会来砸饭碗。我如果向艾娃娣夫求婚，善突里会抡起棍子打我。街区里的人就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乞丐也不例外。我的忧愁就是街区的忧愁；我相信什么，他们也会相信，即使我不是头人，不是杰巴拉维的子孙。然而，我拥有奇迹，它的力量超过杰巴勒、里法阿、高西姆的总和。”

阿拉法特抓起瓶子，作了一个投掷的姿态，然后又还给汉什。

“我们夜里去实验。舒展开眉头，振奋起来吧！”

阿拉法特离开工作室，走到窗前，蹲在沙发上，目光盯着咖啡馆。夜幕渐渐垂下，姑娘的叫声，一声高过一声。阿拉法特一见她，心中就涌起甜蜜的感觉，脸上笑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恬静。他发誓，每天早晨要梳梳头，保持外表整洁。突然，从杰巴勒区那边响起追赶小偷的喧闹声。咖啡馆里传出琴声，说书人的演唱宣布消夜的开始，他说：

“首先，向我们的经管人盖德里致意！

向我们的头人塞阿德拉致意！

向我们区的头人阿伽芝致意！”

这声音残酷地惊醒了阿拉法特的梦，他厌恶反感。故事又开始

了，要讲到什么时候才完？整夜的听有什么意思？说书人边唱边犯烟瘾。真是个令人伤心的街区！

97

舒克鲁大叔显得有些烦躁不安。他常常大声地自言自语："老啦，太老啦！"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无缘无故地发脾气。街坊们也说他太老了。他说的话在街里是犯禁的，人们非但不指责他，反而同情地说："人老啦，主保佑他吧。"

阿拉法特透过窗外的铁护栏不断以同情和关怀的目光观察着他。老人一边东瞧西看，一边独自唠叨。他虽然衣服破烂肮脏，人却挺威严。干瘦的脸上带着高西姆时代后饱经风霜的痕迹。和高西姆同时代使他变得很不幸。他享受过平等、安宁，得到过应得的财产，目睹了用公共财产兴建的各种房屋设施，可是盖德里一句话那一切就统统完了。他的确是活得太久了，很是可怜！

艾娃娣夫满面春风走了过来。她的眼睛已经复原，使她愈发妩媚动人。阿拉法特不再望着老人，忙对姑娘喊道！"茶，美人儿！"

茶端过来。他伸手接茶时，问候的话又脱口而出。

"祝贺你已痊愈，街区的玫瑰！"

"感谢主，也感谢你，师傅。"艾娃娣夫笑着回答。

阿拉法特接杯子时，有意触摸一下她的手。姑娘赶忙把手抽回去，高高兴兴地走了，暗示出她的心思。阿拉法特心想，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了。他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有勇气，但对善突里还需多加小心。舒克鲁把女儿带到街上，在善突里眼皮底下做买卖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已无力沿街叫卖，只好设个摊。

远处，传来一阵骚动。街上人的目光都朝杰马利亚区的方向望

去。一辆马车飞跑过来，载着一群边歌边舞的姑娘围着沐浴归来的新娘。孩子们在马车两边欢呼跳跃，望着马车向杰巴勒区奔去。喜庆的颤音、祝贺声和七嘴八舌的议论打破了街区的宁静。舒克鲁大叔站起来，愤怒地骂着：

“该打，真该打！”

艾娃娣夫跑上前，扶他坐下，爱抚而同情地拍着他的后背。阿拉法特心想，他是在做梦还是说梦话？人太老了！那么，我们的祖父何尝不老，他又是怎样生活的呢？阿拉法特见老人渐渐平静下来。

“舒克鲁大叔，你见过杰巴拉维吗？”他温和地问道。

“粗心的小伙子，你不知道从杰巴勒时代起他就不出门了？”老人看也没看他一眼。

“主保佑你长命百岁。”

“生命值钱时，祈祷才有意义。”老人的声音很大。

艾娃娣夫来取杯子，轻声对阿拉法特说：

“别管他。夜里一小时也不睡！”

“我的心系在你身上，艾娃娣夫。”阿拉法特热情洋溢地说。在艾娃娣夫转身离开时，他又说：“我想和他谈谈我们的事！”

姑娘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警告阿拉法特。她走了以后，阿拉法特探着头看孩子们玩跳房子游戏，以使心宽。忽然，他看见善突里从高西姆区走过来，便下意识地把头缩了回来，身子也离开了窗口。

善突里来干什么？

谢天谢地，他住在里法阿区，给头人阿伽芝上了不少贡，处于他的保护之下。

善突里走到咖啡摊前，上下打量着艾娃娣夫，说：

“来一杯淡咖啡。”

临街的窗子里响起女人的笑声：

“什么事让高西姆的头人到穷摊子上喝咖啡?”

善突里装聋作哑。艾娃娣夫把咖啡端给他。阿拉法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头人对着姑娘傻笑,露出满口金牙,等咖啡凉了才喝。阿拉法特恨不得搬来穆格托姆山压死他。头人一口一口地喝着咖啡,故意拖延时间。

“委屈了这双漂亮的小手。”

姑娘害怕他笑,也害怕他皱眉头。舒克鲁大叔惊恐地望着他们。善突里掏出一张五毛的票子,姑娘在口袋里给他找零钱,头人等也不等,朝高西姆咖啡馆走去。艾娃娣夫茫然不知所措。阿拉法特低声对她喊道:

“别去!”

“零钱呢?”

老人艰难地站起来,抓起钱朝咖啡馆走去,一会儿返回来坐下,一个人大笑不止,女儿走过去,恳求他说:

“好了,别笑了!”

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街区顶头的大房子喊道:

“杰巴拉维,杰巴拉维……”

他的喊声惊动了窗子里、院子里、咖啡馆里和地下室里的人。所有目光一齐转向他。孩子们奔过来,连狗也望着他。老人又喊道:

“杰巴拉维,你沉默、隐居到什么时候?十项条件被遗忘,财产被浪费。实际上,你和子孙一样遭人抢劫。”

孩子们在一旁起哄,多数人望着老人发笑。老人不管不顾,继续叫着:

“杰巴拉维,你听见没有?你知道我们受的苦吗?为什么要惩罚伊德里斯,他比街区的头人强上百倍!杰巴拉维!”

这时,善突里从咖啡馆走出来,呵斥道:

“老不死的，给我放规矩点！”

“下流东西，我诅咒你！”老人转过身骂道。

周围的人担心地说：“他要没命了！”

善突里火冒三丈，冲到老人面前，一拳打在他头上，老人身子一晃，艾娃娣夫及时赶上来扶住他，总算没跌倒。善突里看见艾娃娣夫，二话没说，退回到咖啡馆。

姑娘哭着对父亲说：

“父亲，我们回去吧！”

阿拉法特奔出地下室，帮助她扶着老汉。老人挣脱他们的手臂昂然挺立，艰难地喘着气。众人的脸色十分难看。一个女人从窗子里探出头来说：

“艾娃娣夫，做得对，扶他回去吧！”

“我怎么办？”姑娘泪流满面。

舒克鲁大叔以微弱的声音喊着：

“杰巴拉维……杰巴拉维……”

98

黎明之前，哀嚎声划破夜的寂静。人们知道是舒克鲁死了。这种事在区里并不新鲜。善突里的亲信说：

“安拉要他下地狱，因为他不懂规矩，死了活该！”

阿拉法特对汉什说：

“舒克鲁大叔像其他人一样被杀了。头人并不掩饰自己的罪行。没有人敢去告状，充当证人！”

“灾难呀！我们为什么要回来？”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的母亲心碎了，被迫离开了这里。该死的街区，该死的人！”

“可是，这儿是我们的家乡。”阿拉法特固执地说。

“我们像是为不曾犯过的错误赎罪。”

“屈服是最大的犯罪！”

“山里的实验失败了。”汉什丧气极了。

“下一次会成功的。”

棺材后面，只有艾娃娣夫和阿拉法特，院子里没有别人。大家奇怪，怎么魔法师跑来送葬，便毫无顾忌地说东道西。

经过高西姆区时，善突里意外地加入送葬行列。多么厚颜无耻！他居然敢来参加送葬，脸不变色心不跳，还对姑娘说：

“请活着的人保重！”

阿拉法特认为，这是求婚的前兆。善突里的参加使冷冷清清的葬礼顿时热闹起来。人们纷纷加入送葬的队伍，挤满了大街小巷。善突里再次向姑娘表示：

“请活着的人保重，艾娃娣夫。”

姑娘横了他一眼：

“杀完人又来送葬！”

“高西姆过去是这么做的。”善突里的声音足以让众人听见。

“生死由天啊！”众人说。

“你一拳打死了我父亲。”姑娘厉声喊道。

“主原谅你，艾娃娣夫。我要是真想打他，他当场就死了。我的确没打他，只想吓吓他，大家都可以作证。”

“对，头人没动他。主啊，没动他。我们要是说谎，蛆虫吃掉眼睛。”

“主会报应的！”姑娘气极了。

“主原谅你，艾娃娣夫！”善突里做着美梦。

“让葬礼平安结束吧。”阿拉法特对艾娃娣夫耳语道。

善突里的一个爪牙给了阿拉法特一记耳光，喊道：

“臭小子，你夹在中间干什么？”

阿拉法特目瞪口呆，脸上又重重地挨了另一个人的一记耳光，第三个人啐了他一口，第四个人举起棍子，第五个人用力一推，把阿拉法特推个仰面朝天，第六个人踢了他一脚，说：

“你敢到她那儿去，小心活埋了你！”

阿拉法特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咬牙挣扎着爬起来，掸掸袍子上和脸上的土。小孩子围在他身旁凑热闹，喊叫着：

“小牛躺倒了，快拿刀！”

阿拉法特一瘸一拐回到地下室，气得快要发狂。汉什爱怜地望着他：

“我说你别去嘛！”

“住口！这群混蛋！”阿拉法特狂暴地吼叫。

“躲开那个姑娘，不要再惹事了。”汉什的语气柔和，态度很坚决。

阿拉法特一句话不说，望着地板发愣。过了一会儿，他抬起那张被痛苦扭曲的脸。脸上还带着一股执拗。

“瞧着吧，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和她结婚！”

“你疯了！”

“由阿伽芝当主婚人。”

“这叫引火烧身，自投罗网。”

“今夜在旷野做试验。”

阿拉法特几天足不出户，透过窗户与艾娃娣夫联络，一天也不中断。居丧期满，阿拉法特秘密地与姑娘在她的院子里见面，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最好立即成婚。”

他的话并不使姑娘感到意外，她伤心地说：

“答应你会引起一系列难以承受的麻烦。”

“阿伽芝答应出席婚礼，你明白其中的意思。”

他们极其秘密地做好一切准备，居民对舒克鲁的女儿与魔法师结婚毫无精神准备。阿拉法特把姑娘迎娶到他的住处，头人阿伽芝真的当了主婚人。突如其来的婚事把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不知这一切是怎么安排好的。惊叹之余不得不佩服阿拉法特的胆量，还居然请动阿伽芝为其证婚。人们只得说：“好狡猾，好精细！”

99

善突里在咖啡馆集合了他的爪牙。阿伽芝知道后，也集合了自己的部下。两伙人摩拳擦掌，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在高西姆区和里法阿区做生意的小贩、乞丐都逃之夭夭。小孩子躲进家门。咖啡馆、店铺统统关上了门窗。善突里一伙人来到空荡荡的大街上，阿伽芝也带上人走出来。双方摆开阵势，火并即将开始。好心人站在屋顶上喊道：

“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流血前好好想想吧！”

阿伽芝异常平静，对善突里说：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什么事让我发火。”

“师傅，你不够朋友，头人不该这么干！”

“我干什么了？”

“你凭什么保护与我作对的人？”怒火从善突里眼里、嘴里喷射出来。

“那个人和刚刚死去父亲的姑娘结了婚，仅此而已。我为里法阿族每个人证婚。”

“他不是里法阿族人，而是一个不知亲爹是谁的野小子。谁是他的父亲？有谁知道吗？是你，是我，还是哪个乞丐？”

“不过，他现在住在我区里。”

“因为那儿有空房子。”

“那也行嘛！”

“你太过分了，你知道吗？”善突里怒吼了。

“别吼，师傅。这事情不值得我们兵戎相见！”

“也许值得。”

“好了，你说得太多了！”阿伽芝以近乎命令的口吻说。

“阿伽芝，当心！”

“你这混蛋！”

“男子汉，太丢人了！”

一个声音似牛吼使双方举起来的棍子停在空中。

人们寻声而去，只见大头人塞阿德拉分开众人走过来，站在两军之间。

“放下棍子！”

棍子像祈祷人的头刷的一下低下来。塞阿德拉望望善突里，又望望阿伽芝。

“现在，谁的话我也不听，快快散开。为个女人大动干戈，你们还算是男子汉！”

众人默默地散去，塞阿德拉也回家了。

阿拉法特和艾娃娣夫谁也不相信这一夜能平安过去。他们愁眉不展，紧张地注视着外边事态的发展，心快要跳出来。塞阿德拉的一声命令，一场火并就这样偃旗息鼓了。艾娃娣夫深深地叹了口气。

“日子真难过呀！”

阿拉法特想安慰安慰妻子，指着自己的头说：

“别担心。我的脑子很灵，靠它干活。杰巴勒和高西姆不是都靠聪明的头脑吗？”

艾娃娣夫使劲咽口唾沫，说：

“你看能太平吗？”

阿拉法特装作若无其事地把妻子搂在怀里，笑着说：“但愿所有夫妻都像我们一样幸福。”

妻子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舒了口气，小声说：

“这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头人谁也不会服谁。”他坦率地说。

“我知道。只有看到他死，我的伤口才能愈合。”她抬起头。

阿拉法特明白她的意思，望着妻子的眼睛出神。

“对你来说，报仇是一种责任，但最后不一定奏效。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不仅仅是因为盖突里欺压成性，而是因为整个街区的安全都被头人所威胁。谁能保证打倒了善突里，明天不会出阿伽芝，后天不会有尤素福？大家得到安全后，个人的安全才有保证。”

“你是不是想当杰巴勒，或是里法阿、高西姆那种人？”艾娃娣夫的心情略微放松下来。

阿拉法特没答话，亲了亲妻子的头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紫丁香的芳香。

“几位先人都是受祖父的委托。”

“我们的祖父！每一个受欺压的人，包括你父亲在内，都喊着杰巴拉维的名字！祖父听见了吗？谁也没见过他走出门窗紧闭的大房子。难道他不知道经管人怎样挥霍他的财产？为什么他无动于衷？”

“他上了年纪！”

“从来没有人能活到他这岁数。”

“听说穆格托姆市场有个人活了一百零五岁，主无所不能。”

阿拉法特沉默良久，然后小声咕哝道：

“魔法也无所不能。”

艾娃娣夫嘲笑丈夫自高自大，用手拍一下他的胸膛说：

“魔法能治眼疾。”

“能治一切疾病。”

“我们都喝醉了！命都保不住，还有兴致耍贫嘴！”

阿拉法特没理会妻子的话，继续说：

“总有一天会消灭头人，恢复建设，子孙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

“我们死前能见到吗？”

阿拉法特的眸子里闪出梦幻般的光芒。

“如果大家都成为魔法师的话。”

“如果！”

“高西姆在短时间里，没用魔法也实现了公正！”她又接着说：

“公正很快消失了。魔法的力量会长久。别小瞧魔法，蜂蜜色的眼睛！魔法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的爱情。它同爱情一样能创造新生活。当大家都变成魔法师，魔法才会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功效。”

“怎么才能实现呢？”艾娃娣夫撒娇地问道。

阿拉法特沉吟多时，答道：

“实现了公正，执行了十项继承条件，使大多数人不再为生活奔忙，魔法得到了普及。”

“你真想让区里人都成为魔法师？”

艾娃娣夫嫣然一笑，又补充道：

“怎么实施十项条件？祖父老得足不出户，没有能力委托儿孙去办了。”

“我们为什么不到祖父那里去？”阿拉法特的眼神令人捉摸不透。

“你进得去大房子？”妻子笑起来。

“为什么进不去？也许我能进去。”

“好啦，别开玩笑了，还是保住性命要紧。”她轻轻拍了拍丈夫的手背。

“要是开玩笑，我就不回来了。”阿拉法特诡秘地一笑。

丈夫的语气令艾娃娣夫不安。她惊诧地瞪着他，说：

“你心里就这么想的？”

阿拉法特默默地望着妻子。

“进大房子被抓住可怎么了！”

“子孙后代到祖父的房子里去看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告诉我你这是开玩笑。天哪！你如此认真，太奇怪了。为什么你想进去？”

“不能想吗？”

“说得轻巧，能成现实吗？”

艾娃娣夫张开双手，乞求安拉的指引。

“回到街区后，我脑子里出现过许多别人不敢想的事。”

“为什么不安于现状？”

“为什么？他们不让。人总要对生活充满信心才成。”

“那么，咱们离开这儿吧。”

“我懂魔法，不能离开！”

阿拉法特把妻子拉进怀里，紧紧搂着她，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对她耳语道：

“还有说话的机会，现在轻松轻松吧！”

100

他准是疯了，而且自信得听不进任何人的话。艾娃娣夫一边看着丈夫干活，一边想着心事。她没有让复仇的念头搅乱新婚的幸福生

活。复仇是这里神圣的传统。因为新婚燕尔，她暂且不去管那古老的传统。然而，阿拉法特认为，向善突里复仇只是他从事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对此，她还不甚明白。难道丈夫把自己视为说书人所吟诵的那一类人物？不过，杰巴拉维并没有委托他做什么。他不大相信杰巴拉维，也不大相信传说中的故事。他这么拼命干，绝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他的思考早已超出了个人、家庭的一般问题，而是涉及街区、头人、经管人、遗产、利息和魔法等大事，并对魔法和未来寄予极大的希望。街区里，他是唯一不吸大麻的男人，因为工作需要他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思想专注。他的一切愿望都比潜入大房子的狂想来得容易。为什么，我的男人，这是何苦呢？去问他街区该走什么路，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清楚。有必要自取灭亡吗？想知道十项条件，前车之鉴不在于知道不知道，而在于行动。你该怎么办呢？的确，我想证实艾德海姆被驱逐的证书是否真的存在，是否真像传说的那样。可是，那本书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认定那是一本魔法书，杰巴拉维在旷野间的所作所为只能用魔法来解释，而不能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用臂力和棍棒。你赚的钱不少，不愁吃喝，还想这些干什么？不要以为善突里把我们忘记了，我每天外出都能遇到那伙人火辣辣的目光。你玩魔法就足够了，把大房子的事情抛到脑后去吧。大房子里有一本书，那是本源的魔法书，包含着杰巴拉维力量的秘密，甚至于我们儿子的秘密。也许事实符合我们的猜测，也许这件事值得你去动脑筋，如果只这样那就光明正大地干吧！

阿拉法特决定坦率地向妻子敞开心扉。

“艾娃梯夫，我就是这么个人。怎么办呢？我是不幸的母亲与什么人结合生下来的野种，很少有人不知道我的身世。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桩心事，那就是解开杰巴拉维大房子里的谜。一个不知亲生父亲是谁的孩子渴望见一见自己的祖父，并不让人费解。里间屋里进

行的实验教会我只相信眼睛和双手证实了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进到大房子里去。也许我能找到人们所颂扬的力量，也许什么也找不到。找不到总比疑疑惑惑的踏实多了。在这个区我不是第一个自找苦吃的人。杰巴勒本来可以在经管人家里享受富贵；里法阿能成为街里第一个木匠；高西姆可以陪着美貌、富有的妻子过一辈子。然而，他们都选择了另一条路。”

“这个区自取灭亡的人真多！”汉什的话带着几分悲凉。

“人数并不多，但促使他们作出选择的原因很重要。”

阿拉法特与汉什的意见不一致。但这并不影响汉什竭尽全力帮助阿拉法特进行实验。下半夜汉什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去了旷野。艾娃娣夫说服不了丈夫，只好举起双手为他祈祷。

那天，月亮露了一下头，便躲了起来。天空没有一点星光，黑得怕人。阿拉法特与汉什贴着墙壁，溜到大房子临近旷野的一面。

“里法阿听到杰巴拉维的声音时，就站在这里。”汉什轻声说。

阿拉法特仔细地向四周看了看。

“说书人是这么说，我将亲自弄清真相。”

“在那片旷野间，杰巴拉维与杰巴勒谈了话，后来又派仆人找到高西姆。”汉什胆战心惊地指着前方。

“在那儿，里法阿被害，我母亲遭凌辱被打。祖父对此却毫无反应！”阿拉法特满怀愤慨地说。

汉什放下手中的篮子，里面装着挖墙的工具。然后，两人在墙下打洞，用篮子装土运土，干得很起劲。鼻子已经闻到一股潮湿的泥土味。汉什的劲头并不比阿拉法特低，像是怀着同样强烈的愿望，克服了恐惧。阿拉法特的头差一寸就低于地面了。

“今晚就干到这儿吧！”

两人用力一撑，跳了上来。

“我们用木板把坑盖上，表面再铺一层土，别让外人发现。”

黎明前，两个人急匆匆赶回家。阿拉法特脑子里盘算着明天的事情。明天，他就能在大房子里走动了。谁知道呢？也许会碰上杰巴拉维，没准还能和他说话哩！他得向祖父报告过去发生的一切，介绍眼前的情况，并且询问证书和十项条件的秘密。

这简直是吞云吐雾中产生的奇想！

地下室里，艾娃娣夫眼巴巴地等待丈夫的归来。见他回来了，她困倦的眼睛里现出责备的神情，咕哝道：

“像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一样！”

“你真好！”阿拉法特顽皮的语气掩饰着内心的不安，在妻子身旁躺下。

“心里有话照直说，别小看了我的见识。”

“知道明天会发生的事情，你会改变主意的。”他故意吊妻子的胃口。

“我一辈子只能享一次福，却要死上一千次！”

“如果看见那些仇恨的目光，你肯定会明白，现在，享受的安宁不过是虚幻的。”

一声尖叫划破黎明的寂静，接下去是号哭声。艾娃娣夫皱起眉头，轻声说：

“不是好兆头。”

阿拉法特满不在乎地晃了晃肩头，说：

“艾娃娣夫，别责备我。你也该对我的事担一份责任才对。”

“我！”

“我当初返回街区时，只想到要为母亲报仇。后来发生了欺侮你父亲的事，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向头人复仇的决心。对你的爱使我萌生了新的愿望，不光要消灭头人，还要让大家得到幸福。我去大房子

就是为了探寻祖父力量的奥秘。”

艾娃娣夫深情地注视丈夫很长时间。微弱的光线下，阿拉法特清晰地看出妻子害怕失去他的悲哀，他冲妻子笑了笑。那笑带着鼓励和安慰。

街上哀号声再起。

101

汉什紧紧握住阿拉法特的手与他说再见。阿拉法特松开他的手，转过脸，向坑道里爬去。他爬着爬着，头已露出在大房子的花园里。他闻到阵阵奇异的幽香，像是玫瑰、郁金香、指甲花的精华浸泡在晨露中，沁人心脾。虽然身处险境，但他仍陶醉了。这就是艾德海姆念念不忘的花园。

星光下，花丛和树木影影绰绰，微风吹动树叶发出阵阵沙沙声。土地潮湿柔软，阿拉法特想到在潜入屋子时要脱掉鞋子，以免发出声响。看门人、园丁和其他仆人住在什么地方？他小心翼翼地向着那个黑暗中的庞然大物前进，尽量不弄出响动。以前他在旷野和废墟中过夜时，也有过此刻这种恐惧的心理。他贴近墙壁，摸到通向花厅的台阶。但愿说书人讲的是对的。就是在这里，杰巴拉维把伊德里斯推出门外，惩罚他不服从父亲的教训。今天，他阿拉法特潜入大房子，想了解杰巴拉维的力量的秘密，杰巴拉维会如何处置他呢？杰巴拉维的威严足以使人望而生畏，谁敢想象会有人钻入大房子！

阿拉法特慢慢穿过走廊，匍匐着爬上楼梯，来到客厅，脱下鞋子夹在腋下，又穿过侧门。说书人说侧门通向卧室。突然，他听到了咳嗽声，这声音来自花园。他立在门边，隔窗子向花园望去，见一个身影向大厅走来。他屏住呼吸，生怕惊动来人。影子愈来愈近，登上了楼梯。

也许是杰巴拉维本人察觉到了发生的情况，就像发现艾德海姆接近存放证书的小房子一样。影子距他隐藏的地方只有两尺远了。幸好，影子朝大厅的另一侧走去，在一张床上躺下。

阿拉法特紧张得快要背过气去，浑身瘫软。那影子可能是个仆人，出去方便一下，回来后接着睡下，又发出了鼾声。阿拉法特壮了壮胆，抬手摸到门的把手，用力转动，轻轻推开门，再开大一些，闪身进去，随手把门关上。眼前一片漆黑，他伸手向前摸索，摸到第一级台阶，便轻手轻脚向上爬，来到一间亮着灯的长长的过厅，右首处有一个向里的转弯，左边是卧室的外墙。卧室门关着。乌梅玛曾站在转弯处望风，现在阿拉法特正好站在艾德海姆曾站过的地方，干着同一件事。他害怕极了，竭力呼唤自己的勇气和意志力。这时抽身返回，会令人耻笑；不回去吧，仆人随时可能进来，用发狂的手抓住他的肩头。

必须加快动作，他摸到门旁边，转动亮锃锃的把手，轻轻推开门，钻进去，又关上门。黑暗中，他背靠着门站住，不敢喘大气，又什么都看不见。片刻，他闻到熏炉中发出的幽香。一时间，悲哀和不安莫名其妙地充满他的胸间，他肯定自己已来到杰巴拉维的卧室。眼睛还不适应，狂跳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以前谁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不振作，不拿出决心和勇气，他准会瘫倒在那儿。若不把每一步计算好，肯定也要完蛋。他脑海中浮现出移动的云彩和无意间描绘的各种图形，其中有高山也有坟墓。

阿拉法特用手摸着墙壁，以此辨别着方向，他弯着腰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脚步。肩膀碰到一条凳子，远处的角落似乎有动静，他的血液都要凝固了，人停在凳子后面一动也不敢动，睁大眼睛盯着门口。他听到脚步声和衣服的窸窣声。他期待着光明的到来，希望杰巴拉维出现在他面前。他会立刻跪在祖父的脚下，请求他宽恕，对他说：我是

你的子孙，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来此绝无恶意，任你处置。脚步声来到门口，门轻轻打开，走廊上的灯照射进来。来人没有把门关紧，阿拉法特借着门缝的亮光，看见来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高高的个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人是仆人吗？这个房间仍是下房？阿拉法特乘机环视整个房间，看到凳子、沙发、一张挂着蚊帐的大床，床脚边还有一张小床。小床像是为仆人准备的，而大床自然是杰巴拉维的了。祖父睡在那床上，没有察觉他的罪行。阿拉法特多想看祖父一眼，哪怕是远远的一瞥。

幸亏门微微敞开了，透进一丝亮光，阿拉法特瞥见左边有一道关得很严实的小门。哦，那就是艾德海姆向往的地方！阿拉法特立刻丢开祖父，从凳子后面向那里溜去。到了小门前，他无法抗拒诱惑，把手指伸进锁孔，用力向外一拉，小门竟打开了！他又赶紧关上。他激动不已，心跳加快。微弱的光亮突然消失，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他又听到脚步声和床铺吱吱的响声，尔后又恢复了寂静。阿拉法特耐心地等待着老妇人睡着，两眼盯住大床，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觉得自己想见祖父的念头太离奇了。在他见到祖父之前，仆人就会醒来发现他，并大喊大叫，那样就完了。弄到那本写着继承权十项条件、包含着杰巴拉维及其子孙的秘密的证书，对他来讲就足够了。以前没有人玩魔法，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揣度那本书。

想到这里，阿拉法特又打开门，迅速钻了进去，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深深地吸了口气。他想，杰巴拉维为什么要向儿女隐瞒这本书的秘密，甚至对他最喜欢的艾德海姆也如此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这个秘密点燃蜡烛几分钟后即可揭晓。过去，艾德海姆曾点燃蜡烛。今天，他这个私生子要在同一地点重新点燃蜡烛。这件事说书人会一代代永远传唱。

他点燃火柴，一转身发现有一双眼睛盯着他。慌乱之中，他还是

意识到那是躺在小床上那个黑女人的眼睛。老妇人正努力从沉睡中醒过来,大概划火柴的声音惊醒了她。阿拉法特本能地冲过去,两手使劲掐住她的脖子。老人拼命挣扎,抓他的手,踢他的腹部。阿拉法特更加用力,蜡烛掉在左边的地上,房间里又是漆黑一片。老妇人垂死挣扎一阵,就一动不动了,但阿拉法特的手还在用力,手指都麻木了。最后,他撒开手,喘着粗气倒退好几步,背靠在门上。他陷入了地狱般无声的折磨之中,浑身瘫软无力。时间变得比罪恶更沉重,他感到必须战胜软弱,否则会和眼前的尸体一样倒下。逃跑的念头呼唤着他,他不敢跨过尸体去看那本倒霉的大书,也无力再划火柴点亮蜡烛。还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好。他觉得手腕子生疼,可能是黑女人在挣扎时掐的。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艾德海姆犯了反抗罪,而他犯了杀人罪,杀了他不曾相识的祖父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直到死也不知为何死于他的手下。

阿拉法特一心要抗拒犯罪的念头。他朝存书的角落望了望,推开小门出了房间,又把门关好,然后沿着墙壁摸到卧室门口,在最后一条凳子后面停留了一会儿。看来,这个家里只有仆人没有主人。主人哪里去了呢?阿拉法特所犯的罪不会有人知晓。他感到极度失望,失败感攫住了他的心。他轻轻打开卧室的门,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仿佛有人抓住了他,冲他喊叫一声,他赶紧掩上门,踮着脚尖,一步步挪下楼梯,经过大厅到了花园里。此时,疲倦减轻了,伤感油然而生。睡在大厅里的那个人似乎被惊醒,问了一声:“谁?”阿拉法特紧贴着大厅的墙壁,惊恐给了他力量。那人又问了几声,几声猫叫回答了他。阿拉法特呆立不动,害怕再次犯罪。待一切安静下来,他穿过花园,奔向后花园墙边,找到出口,钻了进去。快爬到尽头时,摸到一只脚。那只脚立即朝他的头踢过来,踢得他一阵晕旋。

102

两人扭打在一起。不一会儿，一个愤怒的声音使阿拉法特知道了对方是谁，惊诧地叫道：

“汉什！”

两人相帮着爬上地面。

“怎么去那么久？我不放心。下去想看个究竟。”

“你又犯了错误。快走吧！”阿拉法特还是气喘吁吁。

回到沉睡的街区，艾娃娣夫见到他说：

“天哪！快洗洗。手上、脖子上都是血！”

阿拉法特浑身一哆嗦，没说话，洗着洗着就昏了过去。苏醒过来后，汉什和艾娃娣夫扶他坐在沙发上。阿拉法特不再感到困倦，只觉得心中憋闷，沉甸甸地像坠着块石头。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已无法单独承受。倾吐出来之后，艾娃娣夫和汉什望着他，眸子里露出惊慌、绝望的神情。

“我一开始就反对。”艾娃娣夫的声音很轻。

汉什想减轻事件的压力，说：

“犯罪也很难避免。”

“这可比善突里和其他头人的罪行更丑恶。”

“不会怀疑到你的。”

“我杀了一个无辜者，也许她就是给高西姆送信的那个仆人，谁知道呢？”

大家都默不作声。沉默像失眠一样沉重难熬。

“我们还是睡觉吧！”艾娃娣夫提议。

“你们睡吧！我今晚无法再睡。”

沉默再次压在三个人头上，汉什问：

“杰巴拉维没发觉或听见吗？”

“没有。”阿拉法特摇摇头。

“你在黑暗中看见了他的床？”

“和那栋房子一样不像有人。”

“你去了那么久，我还以为准是和他谈上了呢。”

“在外边想象太轻巧啦。

“你好像在发高烧，快去睡吧。”艾娃娣夫有些不安。

“怎么能睡得着？”

不过，阿拉法特觉得妻子说得对。一阵阵的发热和颤抖迫使他上床躺下了。

“你已经走到放那本大书的地方，硬是没看见？”汉什十分遗憾。

痛苦扭曲了阿拉法特的脸。汉什又说：

“一次多艰难、多可惜的冒险。”

“是啊。”

“不过，”阿拉法特接着说，“这次冒险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能靠自己手中的魔法。促使我进行冒险的念头，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想象。”

“是呀，谁也没把天书当成魔法书。”

“瓶子里的实验要在近期内做成功。我们用它来保护自己。”阿拉法特的话显露出身心所忍受的激烈震动。

大家又沉默不语。

“你的魔法要是能使你进入大房子，而不必像刚才那样去冒险该多好！”

“魔法无边。目前我只掌握了一些药方。瓶子的实验做成功，就可以用于进攻或防御。以后还能发明什么，难以想象。”

“你就不该想去冒险。祖父生活在一个世界，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你要是被抓住了怎么办？与祖父谈话又有何益？也许祖父已经忘了财产、经管人、头人、子孙后代和街区！”艾娃娣夫愤愤然。

阿拉法特感到说不出来的憋闷。固然可以以情况紧急为自己开脱，但仍抹不掉心头的惆怅。

“这个街区又高傲又愚昧，什么也不懂，就知道听弹琴讲故事，但从来没有谁按听到的故事行事，还都以为自己的街区就是世界的中心。其实，这里不过是乞丐、流氓的栖身之所，而最初只是爬虫的孳生地，后来祖父才在此落脚。”

汉什的思绪已飞向远方。艾娃娣夫想把一块打湿的布敷在阿拉法特的头上，但他反感地推开她的手。

“我拥有别人乃至杰巴拉维也不曾有过的东西。我有魔法，它可以实现杰巴勒、里法阿和高西姆无法实现的愿望。”

“你快睡吧！”妻子带着恳求的口吻说。

“等我头脑中的火焰熄灭了再说！”

“天快亮了。”汉什咕哝道。

“快亮吧！要等到魔法消灭了头人，驱逐了人们心中魔鬼后，天才会亮！艾德海姆所憧憬的善将给人们带来财产不可能带来的东西。”

阿拉法特深深地叹了口气，疲倦地把头倚在墙上。艾娃娣夫一会儿就睡着了。突然，一个声音划破寂静，强烈地震撼着人心，紧接传来哭丧哀号之声。阿拉法特立即跳起来，惊恐地说：

“女仆的尸体被发现了！”

“谁告诉你这声音是从大房子里传出来的？”妻子的喉咙干涩。

阿拉法特冲到屋外，妻子与汉什紧随其后。他们站在院子当中，朝大房子那边望去。

黎明前残留的黑暗正渐渐退去。街上的窗户打开，探出人头，都

朝大房子望去。街区头上，一个人朝杰马利亚区跑去。等他跑近时，阿拉法特问道：

“出了什么事，大叔？”

“主啊，杰巴拉维活了这么大岁数。死了！”

103

三个人返回地下室，阿拉法特简直站立不稳了，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说：

“我杀死的那个人是个面目丑陋的黑妇人，杰巴拉维睡在他自己床上。”

谁也没说话，眼睛都盯住地面，避开阿拉法特的目光。

“你们不相信？我发誓：我没接近过他。”

汉什沉吟片刻，觉得该说几句话，不能不吭声。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说：

“也许慌乱之中，你没看清楚？”

“不可能！你不相信我？”阿拉法特的心撕裂般疼痛。

“小声点儿！”艾娃娣夫警告他。

他跑到后面的工作室，坐在黑暗里浑身发抖。真是鬼迷心窍，怎么去冒这份险。祖父死亡的消息犹如一瓢冰水泼了过来，冰透了他的心，工作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太阳出来了，消息传遍了街区。居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聚在大房子周围。经管人匆匆进大房子里一趟之后，传出：小偷从后墙地道钻进大房子，杀死了忠实的仆人，古稀之年的杰巴拉维听到消息，经受不住意外的打击，猝然离世。人们义愤填膺，怒火烧干了眼泪和喊叫。阿拉法特得知后，对妻子和汉什说：

“这回你们该信了吧！”

不过他又认为，尽管如此，祖父的亡故还是由他造成的。他为此悔恨交加。妻子艾娃娣夫不知该对他说点什么。

“主怜悯他！”

“他不该死啊！”

“我害了他。他的子孙，包括那些坏人在内，谁也不敢伤害他。我罪大恶极！”

“一个不曾被玷污的灵魂去了！”艾娃娣夫痛哭失声。

“我们会被发现吗？”汉什心神不安。

“逃走吧。”女人喊道。

“逃走就把自己完全暴露了。”阿拉法特恼火地说。

外面传来群众的喊叫声：“杀死凶手！先不要举行葬礼！”

“可恶的一代人。过去，最恶的人也不敢对祖父不敬，连伊德里斯也不敢啊！不孝的子孙！”

“凶手不会是我们区的人，真不可想象。”

“慢慢会清楚的。”

“凶手不得好死。”

人们悲痛地捶打着自己，懊悔无比。汉什的精神垮了。

“今后我们怎能在这待下去？”

杰巴勒族人建议就近把祖父葬在杰巴勒墓地，而不愿意将祖父葬在伊德里斯及其整个家族的墓地上。里法阿族人提议把祖父埋在他亲手埋葬的子孙里法阿旁边。高西姆族人则认为高西姆是杰巴拉维最好的子孙，他的墓地最适合安葬祖父的遗体。这件事牵动了全街区的人，为此而争执不下。

最后，经管人盖德里宣布：杰巴拉维的遗体将置放在大房子保存财产的清真寺里。对此，各方都没有异议。遗憾的是，街区的人未能亲眼观看祖父的葬礼，如同他活着的时候见不到一样。里法阿族人暗

自高兴，认为祖父总算与他亲手埋葬的里法阿同葬在大房子里。于是，又有人出来更正，说过去那个传说并不可靠，甚至有人讥笑、挖苦里法阿族人。眼看头人阿伽芝就要和善突里冲突起来，总头人塞阿德拉警告大家说：

"谁敢在这悲痛的日子里闹事，我扭断他的脖子！"

只有杰巴拉维的贴身仆人为死者净身、入殓，他的棺材被抬到他召见儿子们议事的大厅，也是艾德海姆被委任经管财产，伊德里斯发怒被赶出家门的地方。经管人和各族头人一同为死者祈祷。太阳偏西的时候，棺木抬进墓穴。当晚，全街区人都住在帐篷里。阿拉法特和汉什同里法阿族人住在一起。阿拉法特脸色苍白，如同死人一样。自从犯罪以后，他始终不能合眼。

大家谈论着杰巴拉维的伟大业绩：征服荒野，成为一家之主、众人之父，成为巨大财富和土地的所有者，也变成力量与勇敢的象征。阿拉法特显得十分伤心，谁也猜不透他想些什么。这个不顾祖父的威严闯进了大房子的人在想：祖父在去世时才证明了他的存在。自己和别人不同，手已被玷污，永远也洗不净。怎样才能不想这桩罪行呢？不能满足于杰巴勒、里法阿、高西姆的功绩；消灭经管人、头人，拯救大家不受邪恶的侵害，这些并不是最终目的。那么，让大家避免无谓的牺牲，教会大家魔法并从中受益，是否就可以了呢？不，只有当魔法能使杰巴拉维复活，才算达到目的。杀死杰巴拉维比看到他更容易。只有让杰巴拉维重新站起来，他阿拉法特心灵上的创伤才会愈合。看吧，那些头人流下了鳄鱼般的眼泪。但是，头人再坏也抵不上他的罪行。头人们正在犯愁，个个垂头丧气。杰巴拉维在家里被害，而头人们毫无警觉，在附近吸大麻。祖父的死使头人脸上无光，他们无比愤怒，眼里闪着复仇的怒火。

后半夜，阿拉法特回到地下室。他拉住妻子的手，急切地问：

“艾娃娣夫，对我说真话，你也认为我是凶手吗？”

“你是个好人，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只是命运不济。”妻子温柔地说。

“谁也体会不到我内心的痛苦有多么深。”阿拉法特说着闭上眼睛。

“是的，我懂！”妻子用冰冷的嘴唇吻他一下，又低声说：“我担心会遭报应。”

阿拉法特转过脸去。汉什说：

“我也担心，事情迟早会暴露。凡是有关杰巴拉维的事，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例如他的出身、财产、子嗣，以及他与杰巴勒、里法阿和高西姆的联系。难道他的死能瞒得住？”

“除了逃跑，你还有主意吗？”阿拉法特感到呼吸困难。

汉什沉默不语。阿拉法特又说：

“我倒有个主意。不过在执行之前，得对自己有信心。不能背着凶手的罪名去工作。”

“你是无辜的。”汉什脱口而出。

“汉什，我要干下去，不要担心我。整个街区里，人人在议论这桩罪行。奇迹迟早会发生，而最大的奇迹是杰巴拉维复活。”

艾娃娣夫惊叫一声。汉什皱着眉头说：

“你疯了！”

“祖父的存在曾鼓励儿孙们去奋斗，不惧怕死亡。死亡胜似语言，好孩子应该自己干，要代替他去干，变成他，你懂吗？”

104

街上安静下来后，阿拉法特离开了地下室。艾娃娣夫红肿着眼睛送他到过道，说：

“自己多保重。”

汉什固执地说：

“让我陪你去吧。”

“不。一个人比两个人容易跑。”

“走投无路时才用瓶子。”汉什拍拍他的肩膀嘱咐着。

阿拉法特点头答应，然后看了一眼黑暗的街区，朝杰马利亚区走去。他绕了一大圈，从沃托瓦特、达拉塞区经大房子后面的旷野，走到北边大头人塞阿德拉的院墙外。他在院墙的中部找到预定的地点，在地上摸了摸，挪动一块石头，钻进地道。这地道是他和汉什干了几夜的结果。他爬行到地道尽头，移开堵墙的薄席，潜入头人的花园，贴着墙，环顾四周。一扇关着的窗子里透出微弱的灯光，看来下人都已入睡，花园一片黑暗，只有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不时传出几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和男人的狂笑。阿拉法特从腰间拔出匕首，静静地等待，心里怦怦乱跳。半个小时以后，消夜结束，一群人陆陆续续出来，朝街门走去。看门人提着灯笼送客。关好大门，看门人在前，塞阿德拉在后，返回大厅。阿拉法特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右手握着匕首，哈着腰向前移动，藏在一颗椰枣树下。待塞阿德拉登上第一级台阶时，他猛扑上去，把匕首从背部刺入他的心脏。大头人大叫一声，身体倒了下去。看门人一惊，忙回头。阿拉法特左手的石头打中提灯，灯碎火熄。阿拉法特立即退回墙边。

看门人的呼救声划破夜空。顿时，宅院和花园里响起奔跑的脚步声和一片嘈杂声。慌乱中，阿拉法特被一个树桩绊倒，趴在地上，腿和肘受了伤。他咬紧牙硬是爬到地道口。此时，园内已乱成一团，大呼小叫。阿拉法特跳进地道，迅速爬到旷野，站起身时，伤处疼得他叫出声来。此刻他再也不敢停留，立即向东而去，还没绕到大房子的院墙边，就发现后面有个影子，喊着“谁”，“谁”。他不顾伤痛拼命奔到围

墙的尽头。经过大房子与经管人住宅间的空地时，看见了火把的亮光，同时听到了喊叫声。他朝穆格托姆市场的方向跑去，疼痛使他几乎昏了过去，追赶的人愈来愈近，"抓住他……围上来"喊叫声已听得很清楚。于是，他掏出试验了几个月的瓶子，停在那儿，等追赶的人。当追赶者进入他的视线时，他将瓶子朝他们扔过去。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响起一片哭号。

阿拉法特继续奔跑，没有人再追赶他。在旷野的尽头，他躺倒在地，喘息呻吟。他已筋疲力尽，疼痛难忍。星光下，他身后是一片黑暗、寂静。他用手擦了擦腿上的血，用沙子抹干。他明白，无论如何必须赶快离开。他手撑着地面，咬牙站起身，朝达拉塞区一拐一拐地走去。在达拉塞街口，有一个人影走过来。他警惕地望着，但来人看也没看他便走了过去。他放心地舒了口气，然后按原路回家。

接近杰巴拉维区时已是后半夜。街区里异乎寻常地纷乱，吼声、哭声、叫骂声、诅咒声不绝于耳。他踌躇片刻，贴着墙，眯缝一只眼，朝街角望去，见人群聚集在经管人和塞阿德拉家之间的空地上。高西姆区里没有灯火。阿拉法特从街角潜入院中，出现在艾娃娣夫和汉什的面前。他拉起衣袍，露出腿上的伤。妻子一惊，奔出去提来一罐水，轻轻地为他洗伤口。他咬紧牙关，免得叫出声来。汉什在一旁帮忙。

"外边的人都义愤填膺。"

"爆炸引起了什么反应？"阿拉法特脸色阴沉。

"活着的人形容当时的情景可怕极了，都觉得不可思议。看到那些人脸上，颈上的伤口，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爆炸事件压倒了塞阿德拉的被害事件。"

"大头人死了，留下空缺，明天还有好戏看哩！"阿拉法特望着细心为他包扎的妻子说。

"头人的时代即将结束，下一个该轮到杀害你父亲的凶手了。"

妻子没搭腔。汉什惊魂未定。阿拉法特的伤口疼得他把头枕在手臂上。

105

清晨。响起敲门声，艾娃娣夫打开门，见看门人尤努斯站在门口。她温和地向老人问好，请他进来，尤努斯站着一动不动地说：

"经管人先生请阿拉法特师傅立即去见他，有急事相商。"

女人回房里告诉丈夫，对突然的邀请她并不感到高兴。

一会儿，阿拉法特身穿白袍，头戴有斑点的缠头巾，足蹬干净的靴子，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走出来，抬起手向尤努斯问过好，说：

"愿意效劳。"

看门人和阿拉法特一前一后走出家门。整个街区笼罩在悲痛中。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大头人的爪牙们聚集在咖啡馆里议论纷纷。塞阿德拉家中的哀悼哭号声一阵高过一阵。阿拉法特跟着看门人进入经管人的家，穿过两边摆着茉莉花的甬道，来到大厅。大厅里有许多熟悉的面孔，阿拉法特来不及细看，只感到等级的森严。他愤愤然想道："保持等级对你们有益，对民众无益！"看门人请他稍候，自己进去通报后，出来带他进去。在小客厅的深处，经管人坐在那儿等候。阿拉法特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站住，躬身行礼。他瞥了一眼经管人，见他高高的个子，膀大腰圆，满面红光。经管人笑了笑算是还礼，露出满口与他的风度极不相称的黄牙。他示意阿拉法特坐在身边。阿拉法特就近坐在凳子上。

"不客气了，经管人先生。"

然而，经管人指着沙发软中带硬地说：

"来，坐这儿。"

阿拉法特无奈，只好向前坐到他身旁，心想看来这是一次秘密的会见。看门人把门关上，更证实了他的猜想。他毕恭毕敬地坐着，一言不发。经管人静静地望着他，声音很低，像窃窃私语：

“阿拉法特，你为什么杀塞阿德拉?”

阿拉法特在经管人的目光的逼视下一动不动，但四肢发抖，只觉得天旋地转。经管人自信的目光说明他已洞察一切。他略带不悦地说：

“抖什么！既然敢杀人还怕什么？克制些，回答我的问题。痛痛快快告诉我你为什么杀他?”

阿拉法特不愿再沉默，可又不知该说什么。

“先生……我……”

“可恶的东西！你以为我只在吓唬你，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吗？回答我为什么杀他!”

阿拉法特自知情况不妙，无计可施，左右为难，下意识地环顾室内。

“阿拉法特，你无路可逃，外面的人一旦知道你是凶手，也许会把你撕成碎片，喝你的血!”经管人的语气冰冷可怖。

头人家的狗狂吠。阿拉法特的希望全部成了泡影。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沉默也是一种逃避。那么，我还是把你交给外边愤怒的群众，告诉他们：‘瞧！这就是凶手。’如果你愿意，我还会告诉他们：‘他也是杀害杰巴拉维的凶手。’”

“杰巴拉维?”阿拉法特声音嘶哑。

“在后墙找到地洞。第一次你逃过去了，这一次可跑不了啦。你为什么起杀心，阿拉法特?”

“我是无辜的，经管人先生，我是无辜的。”阿拉法特毫无目的地胡

乱咕哝着。

“如果我指控你，没有人要证据。在区里，传言就是事实，有事实即可判决，判决你就必死无疑。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闯进大房子，之后又杀死塞阿德拉？”经管人的语气咄咄逼人。

“这个人什么都知道，这怎么可能呢？可是，他为什么又不当众揭穿呢？”

“你想偷东西？”

阿拉法特丧气地低下头，一言不发，经管人火了：

“混蛋，说话呀！”

“先生！”

“为什么要偷？你的生活比别人富裕得多嘛。”

“心术不正。”阿拉法特不得不承认。

经管人浮现出胜利的微笑。阿拉法特感到困惑。“他为什么至今不动我一根毫毛，也不把秘密泄露给头人，反而召见我。”经管人沉默不语，让阿拉法特忍受煎熬。

“你是个危险人物！”

“我是个可怜虫！”

“哪有你这样的可怜虫，掌握着远远胜过棍棒的武器？”

死人不怕失去视力，穷人不怕虱子多。这个穷鬼确实是个魔法师。经管人在一边欣赏着他，然后说：

“我的仆人也在追赶你的人群中，他比其他人落后一些，没有挨炸。他悄悄地跟着你，在达拉塞街认出了你，为了安全起见没有惊动你，而是立刻跑回来报告。”

“他会告诉别人吗？”阿拉法特脱口而出。

“他是我忠实的仆人。”经管人露出笑容，然后诡秘地说：“谈谈你的武器吧。”

阿拉法特明白了对方的意图。经管人是想获得比他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然而,他一时想不出对策。怎么办?

“那东西比想象的简单多了。”阿拉法特声音很低。

经管人又皱起眉头,严厉地说:

“我可以搜你的家。不过,那你就暴露了,懂吗?”他沉吟片刻,又说:“只要你听我的话,命就保得住。”

经管人的态度变得和缓一些了,但眼神是冷酷的。阿拉法特不得已,只好说:

“你想干什么,打声招呼就行。”

“好!魔法师,你总算开窍了。我要是想开杀戒,你早进狗肚子了。”经管人嘿嘿一笑,继续说下去:“别管杰巴拉维和塞阿德拉,说说你的武器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魔瓶。”阿拉法特狡猾地说。

“讲清楚点儿!”经管人的眼神显得有些疑惑。

阿拉法特恢复了些许平静。

“魔法只能对自己人讲。”

“保证你的安全还不肯说出来?”

阿拉法特心里发笑,但表面极为严肃:

“我说的是实话。”

经管人低头不语,一会儿又抬起头来问:

“你有许多吗?”

“用的时候才有。”

经管人气得咬牙切齿,骂道:

“混蛋!”

“你去搜,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你能再造吗?”

"当然！"阿拉法特信心十足。

经管人激动地把两臂抱在胸前，说：

"我要很多。"

"要多少都行。"

两人会心地对望一下。阿拉法特壮着胆子问：

"经管人先生想除掉可恶的头人？"

经管人眸子里闪出诡秘的目光，又问：

"爽快地告诉我，为什么闯进大房子？"

"不为什么，只是好奇。我并不想杀那仆人。她的死把我吓坏了！"阿拉法特说得很轻松。

经管人满腹狐疑：

"你造成了祖父的死亡！"

"为此我伤心至极！"

"但愿我们能像他那样活着！"

阿拉法特心想："多么言不由衷，你心里只关心财产！"但他嘴上说：

"主祝你长寿！"

"你难道只是好奇？"经管人仍然怀疑。

"是的。"

"为什么要杀塞阿德拉？"

"和你一样想消灭所有的头人！"阿拉法特很直率。

"他们都该死！"经管人笑了。

阿拉法特心想："其实，你是讨厌他们分去了你的财产。而不是因为他们作恶多端。"

"先生，你说得对！"

"你会比想象的阔得多。"经管人许诺道。

“除此，我别无所求。”阿拉法特机警地答道。

“你不必为生活奔忙，在我的保护下钻研你的魔法吧。”

106

三个人坐在沙发上。阿拉法特把经过说了一遍。艾娃娣夫与汉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激动而又不安。阿拉法特最后说：

“我别无选择。塞阿德拉还未下葬，不接受就得死。”

“逃跑呢？”女人问。

“在他的监视下，往哪儿逃？”

“在他眼皮底下能安全吗？”

阿拉法特不同意妻子的想法，也不愿意继续谈这个问题，他转过身对汉什说：

“想什么呢，说说看。”

“我们回来时仅抱着有限的目的。你要为目前的变化负责，为远大的抱负承担责任。我从一开始就反对你的打算，但毫不犹豫地支持你，渐渐被你说服了，街区的解放和幸福也成了我唯一的希望。今天你又出新花样，把我们当成可怕的工具对抗整个街区。还是一件不能反抗的工具，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

“从今往后，我们再也没好日子过啦。经管人达到目的之后会摆脱你。用现在对付头人的办法对付你。”

汉什和妻子的话句句在理，阿拉法特也是这么想的。他自言自语：

“得让他离不开我。”

“你成了他最称心的头人。”

“对。武器由瓶子取代了棍棒，想想你对头人的感情吧，以后人们

也不会饶了你。”

阿拉法特有些恼火地说：

“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是野心家，你们是虔诚的修士！我的信仰已变成你们的信仰。我在工作室里秉烛夜作，两次冒险，还不是为了全区？如果你们认为这条道路不可选择，那就另外指出条路吧。”

阿拉法特望着妻子和汉什，他们都不开口。他十分痛心，感到憋气，脑子里涌出个怪念头：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是他攻击祖父的报应。于是，他心中更加苦涩。艾娃娣夫恳求他：

“逃走吧！”

“怎么逃？”他反问一句。

“不知道。不过，总不至于比你潜入大房子难吧。”

阿拉法特嘘了口气，平静地说：

“经管人正等着我们。他的人就在周围，我们逃得了吗？”

屋里像杰巴拉维的墓地一样寂静得怕人。

“我不愿意独自承受失败。”

汉什叹了口气：“别无选择。”然后又不无希望地说：“也许将来会有机会。”

“谁知道呢？”阿拉法特心不在焉。

他朝工作室走去，汉什跟着他。他们朝钵子里放了些玻璃、沙子和其他东西。

“我们应该确定一些符号，把工作的步骤记录在一个秘密的本子上，不能让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我一死实验就很难继续下去，所以我希望你也学习魔法。我们很有潜力。”

他们干得十分起劲。阿拉法特看到伙伴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他心中明白，便解嘲地说：

“咱们用这些瓶子杀头人!”

“不为我们,也不是为了全街区!”汉什的声音近乎自言自语。

“说书人所讲的故事教了你什么? 过去出了杰巴勒、里法阿和高西姆,今后就不会再出别人吗?”

“有时我觉得你就是其中之一。”

阿拉法特苦笑道:

“你还是认为我失败了吗?”

汉什没回答。阿拉法特又说:

“起码在一个方面我和他们不同,他们在区里有许多支持者,而我孤军奋战,没人理解我。”他说罢,大笑不止。

“高西姆用甜言蜜语拉拢了许多人,而我用许多年只培养出一个助手,成为我的追随者。”

阿拉法特准备完瓶子,塞好瓶塞,举起来对着灯光欣赏着。

“今天,魔瓶威力有限,只能伤及面部,但已令人震惊。以后,它的威力能杀死人。我说过魔法无边。”

107

谁是新头人? 自从塞阿德拉躺到棺材里,人们就开始议论。各家族人都推荐自己的人。杰巴勒族人认为尤素福最强悍,又是杰巴拉维的近亲。里法阿族人则认为他们是历史上最高贵的家族,杰巴拉维亲手把里法阿埋葬在花园里。高西姆族人则认为本族最大公无私,从不利用胜利为自己谋利益,在高西姆时代,全区团结一致,充满公正和友爱。惯常,最初的议论是始于咖啡馆和大烟馆,然后逐渐扩展,气氛造足之后便发生火并。于是,头人们不敢独自外出,在咖啡馆或烟馆消夜时,总是由手持棍棒的打手簇拥着。每个区的说书人只向自己的头

人致意。店主和小贩们满面愁容、忧心忡忡。人们忘记了杰巴拉维之死与塞阿德拉被害所造成的忧愁和恐惧。卖豆芽菜的小贩乌姆·娜芭维娅的话不无道理：

"断了生计、难免一死的人还有什么好命！"

一天晚上，杰巴勒区的一家屋顶上响起了呼喊声：

"街区的孩子们，听着：动动脑筋好好想想吧，杰巴勒区是最早建起的街区。杰巴勒本人是全区的首户，如果你们拥护尤素福当大头人，今后会有享不完的福！"

从里法阿和高西姆区传来嘲笑、挖苦、谩骂和诅咒。小孩子立即跑出来凑热闹，站在院门口唱道：

尤素福，虱子脸，
谁说你能当头人？

人们的心情沉重，明白灾难即将来临。三方面都要争取另一方的支持，两方团结一致，第三方只得退出。形势险恶，矛盾一触即发。街区外，两个小贩在贝特·卡兑区相遇，一个是高西姆族人，一个是杰巴勒族人。两人一句话不合，便打得不可开交，一个打掉了牙，一个伤了一只眼。浴池里，又发生了另一起事件，三个区的妇女赤身裸体地动起手，指甲嵌入面颊，牙齿咬住臂膀和肚皮，手揪住发辫，水壶、磨石、丝瓜筋、肥皂都当成了武器。战斗结束时，两个妇女昏了过去，三个孕妇小产，每个人白皙的皮肤上落下斑斑伤痕。当天中午，打架的妇女分别回到自己的区里。屋顶上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砖头瓦片乱飞，叫骂声此起彼伏。街区里充满叫骂怒吼声，震耳欲聋。

经管人秘密派人去请尤素福。尤素福悄悄前来。经管人亲切地与他谈话，要他安抚居民，维护经管人家附近街区的秩序。送别时，经

管人表示希望再见时尤素福已当上大头人。尤素福以为从经管人那儿得到了许诺，大头人的职位已非他莫属。区里的秩序很快恢复。人们窃窃私语，议论明天将会来到的权力和地位。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外区的人对此也有所耳闻，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几天后，阿伽芝和善突里暗地勾结，要结果尤素福的性命。然后两人抓阄决定谁当大头人。次日凌晨，两区人纠集起来攻打杰巴勒区。一场混战中，尤素福和不少喽啰被杀，其余各自逃命，杰巴勒族人只得俯首听命。

中午时分，进行协议好的抓阄。两区的男男女女在大房子前排成两列，一列向南一直排到经管人的家门口，另一列向北一直排到即将归胜利者所有的原大头人家门口。阿伽芝和善突里都带着自己的人来了。两个人互相致意，当众拥抱。阿伽芝用众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和你是兄弟，任何情况下都是兄弟。"

"永远是兄弟，勇敢的人！"善突里热情洋溢。

两个区的人相对而立，中间留出大房子门前的狭长空地。双方推出的执行人把装有许多阄的篮子摆在中间，向众人宣布锛子是阿伽芝的徽记，菜刀是善突里的徽记。然后执行人退到各自一边。这时，一名蒙着眼睛的少年被带上来，由他抓阄。人们屏住呼吸；望着那少年从篮子里拿出一个阄，打开来举起让众人看徽记。

"菜刀！菜刀！"高西姆族人欢呼道。

善突里向阿伽芝伸出手，对方也伸手相握一笑。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我们街区的大头人善突里万岁！"

里法阿区的队伍中走出一个人，张开手臂向善突里走去。善突里与之拥抱。来人突然亮出匕首用尽全力刺入善突里的心脏。善突里

顿时倒地。众人被惊呆了。瞬间,人群里爆发出愤怒的叫骂,两族人展开殊死的搏斗。高西姆族人抵挡不住攻击,死的死,伤的伤,很快败下阵来。黄昏来临,大头人的位子已牢牢掌握在阿伽芝的手中。高西姆区一片哀号,而里法阿区响起喜庆的欢呼声,人们围着头人载歌载舞。一个粗嗓门压过欢乐的声音喊道:

“安静! 看谁来了?”

众人的目光寻声望去,只见经管人在看门人尤努斯及喽啰的簇拥下走来。阿伽芝忙迎上前,说:

“您的仆人,大头人阿伽芝给您行礼了。”

经管人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向着安静下来的人群说:

“阿伽芝,我不想在这个区设头人,推行头人制度。”

里法阿人惊得目瞪口呆。胜利的欢笑立时消失。阿伽芝不解地问:

“经管人先生,此话怎讲?”

“我不推行头人制,也不要头人。让街区和平地过日子吧。”经管人的话坚定明确。

“和平!”阿伽芝嘲弄地叫道。

经管人严厉地瞪他一眼。阿伽芝不满地问:

“谁来保护你?”

仆人将手中的魔瓶投向阿伽芝和他的人群。爆炸声震动了墙壁,玻璃片和沙子炸伤了人们的脸和手脚,鲜血直流。人们惊恐万状,四散而逃。阿伽芝和他手下的人倒下了,仆人们立即把他们抬走。里法阿区一片哭号,杰巴勒和高西姆区传来幸灾乐祸的喜庆颤音。尤努斯站在众人之中,要大家安静下来,听他讲话:

“街区的孩子们,多亏了经管人先生,主保佑他长寿,给你们带来幸福与安宁。从今以后,再也没有头人欺压你们,掠夺你们的财

产了。”

欢呼声直冲云霄。

108

夜里，阿拉法特一家从地下室搬进大房子右边的大头人府邸。经管人的命令不好违抗。面对豪华的住所，他们像是进入了梦境。他们从幽静的花园走到高雅的办公室，从花厅到大厅，再到二层的卧室、起居屋、过厅，然后登上屋顶。府邸里连鸡舍、兔窝和鸽棚也一应俱全。他们头一次穿上丝绸衣袍，呼吸着新鲜空气，闻到花草的奇香。

“简直就是大房子的缩影，只是没有秘密！”阿拉法特感慨万分。

“你的魔法不是秘密？”汉什在一旁说。

“做梦也梦不到这样好的住宅！”艾娃娣夫的眸子里露出万般惊奇。

三个人的外表、服装的颜色，甚至身上的气味都发生了变化。他们还没来得及坐下，一群男女便走了进来。为首的说他是看门人，第二个是厨子，第三个是花匠，第四个是饲养家禽的，其他几位是女仆。阿拉法特迷惑不解地问：

“谁让你们来的？”

“经管人先生。”看门人带着责备的口气答道。

没过多久，有人来请阿拉法特。他立即起身去见经管人。大厅里，经管人与他并肩坐在沙发里。

“我们会经常见面的，阿拉法特，不致打扰你吧？”

说实话，这环境和场合都令阿拉法特手足无措。然而，他乐呵呵地说：

“先生，感谢您的恩典！”

“你的魔法威力无穷。喜欢你的房子吗？”

“比梦境还好。这是穷人做梦也梦不到的生活。今天又来了负责各种事务的佣人。”阿拉法特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他们是我派去侍候和保护你的。”

“保护我？”

“对。难道你不知道区里人都在谈论你？你住进了大头人的家，你做了魔瓶，几个头人成了苦主，还陪上了许多人，为此，你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你需要保护。我劝你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单独外出或离家太远。”

阿拉法特紧皱着眉头：他成了囚犯，被愤怒与仇恨所包围！经管人盖德里继续说：

“不过，你不要害怕，有我的人在你的周围。你和我在家里可以尽情地享受。外面的旷野、废墟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别忘了人们知道塞阿德拉和阿伽芝都死于魔瓶。潜入大房子的方法与潜入塞阿德拉家的方法一样，三位亡人死于同一个凶手。这个凶手就是魔法师阿拉法特。”

“这是强加给我的罪名。”阿拉法特的脸痛苦地抽动着。

“只要待在我身边就没有危险，周围都有我的人。”盖德里语气和缓。

“卑鄙的家伙，”阿拉法特心里骂道，“你让我陷入了困境。我的魔法不能为你服务。我要用它杀死你。现在我想拯救的人倒都憎恨我，甚至想杀死我了！”

“把头人的份子钱分给大家，让他们对我们满意吧。”阿拉法特期望地说。

“那我为什么要消灭头人呢？”盖德里诡秘地一笑，问道。又不怀好意地打量阿拉法特一眼，说：

“你倒会讨好他们！不谈这个也罢。你得像我一样习惯于被仇恨。别忘了，我对你感到满意，你才安全。”

"我过去,今后都为你效劳。"阿拉法特神情沮丧。

盖德里抬头望着天花板,像是在欣赏上面的装饰,然后又说:

"希望你不要沉湎于新生活,忘记了魔法。"

阿拉法特点点头。经管人又嘱咐道:

"多制作一些魔瓶。"

"我手上的足够用了。"

"多多益善嘛。"经管人笑容满面。

阿拉法特没答话,他的心像浸在冰水之中。他想:"难道这么快就轮到我了?"

"经管人先生,如果你对我感到厌烦,我就走得远远的,永远不回来。"

"你说些什么?"经管人佯装不悦。

"我知道自己的性命是否保得住,全在于你需要还是不再需要我。"

"别以为我小看你的聪明。我得承认,你想得很明白。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只需要你造魔瓶呢?难道你的魔法不能创造其他奇迹吗?"盖德里的笑声里没有丝毫玩笑的成分。

阿拉法特固执地表明刚才的意思:

"你的人在外边到处散布我为你服务。对此,我不想提出异议。不过,你也应该明白,你的性命也依赖……"

盖德里凶相毕露。阿拉法特继续讲下去:

"今天你再也没有头人的保护了,而且手无寸铁,只有魔瓶。魔瓶已成了你不可缺少的东西,一旦我死了,你也活不长。"

盖德里猛地扑向阿拉法特,双手卡住他的脖子,用力掐。阿拉法特的身子颤抖起来,经管人很快松开手,装出一副笑容,说:

"瞧见了吧,你的伶牙俐齿会逼得我干出什么事来。我们不应该

对立，而应该和平地享受胜利后的生活。”

阿拉法特重重地嘘了口气，回过神来。盖德里接着说：

“放心吧，我会尽心保护你的。安心过日子吧，让你的魔法结出丰硕的成果。谁背叛朋友就是背叛自己。”

阿拉法特回到新家，把他与经管人的初次交锋转述一遍，艾娃娣夫与汉什的脸色十分难看。三个人对他们的安全愈发担心。然而，面对一桌丰盛的晚餐和美酒，他们又把忧愁丢到了脑后。阿拉法特好多天来头一次放声大笑，汉什也笑得浑身颤抖。

日子就这样打发过去。阿拉法特和汉什天天在大厅后面的工作室里干活。阿拉法特坚持把每个步骤用符号记录在秘密的笔记本上。一天，汉什一边干活一边说：

“我们简直是两个囚犯。”

“小声点，隔墙有耳。”

汉什仇恨地望着门口，然后压低声音说：

“我们能不能制造一种新的武器，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他？”

“在这些仆人的监视下，我们不可能进行秘密试验，什么也瞒不了他们。再说，如果杀了他，街区里的人会反过来为他报仇，杀死我们。”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拼命干？”

“除了工作，我无事可做。”

每天晚上，阿拉法特都要到经管人家去与他闲聊对酌。夜里回家后，汉什又为他在花园或阳台上准备小烟筒，两人一起过烟瘾。过去，他们从不沾毒品，现在已习以为常。无聊生烦恼，一醉万事休。艾娃娣夫慢慢也学会了吸大烟。他们本该像忘记过去的雄心壮志那样，忘却眼前的烦恼、恐惧、失望和犯罪感。不管怎样，两个男人每天还有事可做，艾娃娣夫则闲得发腻，吃足了开始发胖，睡够了不想待在床上，只好到花园里欣赏美景打发时光。她感到自己已享受到艾德海姆所

憧憬的生活。这种生活多么沉闷难挨，怎么才能驱赶心中的烦闷？也许不被囚禁，不被仇恨所包围会好些。但囚禁还将继续下去，只好守着火盆过日子。

一天，阿拉法特消夜迟迟未归，艾娃娣夫便到花园去等他。月光下，她坐在那里倾听着树木枝叶的摇曳和蛙鸣。她听到有敲门声，准备起身去迎接丈夫。但是，一阵衣服的窸窣声从地下室的方向传来。艾娃娣夫侧耳静听，月光下只见一个年轻女仆向大门走去。阿拉法特踉踉跄跄走进门来。女仆贴着大厅的墙往里走，阿拉法特赶上去，两人搂抱在一起，消失在墙边的阴影中。

109

艾娃娣夫像街区的女人那样怒不可遏，立刻向抱在一起的两人扑过去，用拳头捶打阿拉法特的头。阿拉法特大吃一惊，后退几步没站稳，栽倒在地上。艾娃娣夫用指甲抓女仆的脖子，拼命拉扯她的头发，疼得女仆高声呼救。阿拉法特爬起来，却怎么也接近不了她们。

汉什闻声跑来，身后跟着一群仆人。了解了实情仆人立刻退下。汉什把两个扭打在一起的女人分开，硬把艾娃娣夫拖回卧室。艾娃娣夫边走边骂个不停。阿拉法特蹒跚地走到阳台上，躺倒在仅有的一条褥垫上，伸开腿，头倚着墙，醉意还未完全消除。不多一会儿，汉什来了，在火盆对面坐下，看了一眼阿拉法特，又低下头。

“要丢人现眼了。”

阿拉法特羞愧地抬起双眼，掩饰地说：

“把火点上。”

他们一直待到清晨，女仆走了，又派来另一个。艾娃娣夫知道目前的环境还会引人堕落。她开始监视丈夫的一举一动，疑心重重，使

生活变得像地狱一般。她再也不是丈夫在这监狱里的唯一安慰。家不再是她的家，丈夫也不再是她的丈夫。这里白天是监狱，晚上是妓院。她所爱的阿拉法特，那个为了娶她而向头人挑战，为了街区几次冒险、被她看成是神话般的阿拉法特不见了。他变得与盖德里和塞阿德拉一样。与现在的阿拉法特生活在一起简直是受罪，令人提心吊胆，夜不安眠。

阿拉法特从经管人那里消夜回来，找不到艾娃娣夫。守门人说，夫人在上半夜出去后还没回来。阿拉法特酒气冲天地问：

“她会去哪儿?”

“如果在街里，准在老邻居乌姆·赞法勒家。”汉什说。

“女人就得打，这话千真万确。别理她，让她讨个没趣，灰溜溜地回来。”

十天过去了，艾娃娣夫一直没有回来。阿拉法特决定夜里去找妻子，以免被别人碰见。半夜，他在汉什的陪同下，走出房门。没走几步，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转过头发现是两个仆人尾随他们。阿拉法特对两个仆人说：

“回去!”

“我们是奉经管人先生的命令，来保护你的。”一个仆人答道。

阿拉法特气坏了，但又不便发作。一行人来到高西姆区一座破旧的院落，上到顶屋。阿拉法特敲了几下门，艾娃娣夫面带睡意，手执小油灯，打开门。灯光下她认出是丈夫，立即沉下脸，转身进去了。阿拉法特跟着进屋。乌姆·赞法勒听到动静醒来，惊奇地望着来人。艾娃娣夫没好气地说：

“来这儿干吗？回你那个温柔之乡去!”

“魔法师阿拉法特!”乌姆·赞法勒不安地望着阿拉法特的脸，胆怯地说。

阿拉法特看也没看老妇人，对妻子道：

“放明白些，跟我回去。”

“我绝不再回囚笼，在这里活得挺舒心。”

“你是我妻子。”

“你的那些妻子在家等着你呐，我算什么？”艾娃娣夫提高嗓门嚷起来。

老妇人埋怨地插嘴道。

“你先回去吧，让她休息，明天再回去。”

阿拉法特瞪了妻子一眼，没理老妇人，又说：

“男人难免有失检点之处。”

“那是有失检点？”

阿拉法特向妻子身边靠靠，颇带感情地说：

“艾娃娣夫，我不能没有你！”

“我可以没有你！”

“我不过是酒后出错，你就不依不饶？”

“不要用酒醉来搪塞。你的生活全错了，需要许多借口来解释呢。跟着你麻烦太多，让人受不了。”

“那儿的生活总比这儿强！”

艾娃娣夫苦笑一下，说：

“谁知道呢？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放你到这里来的？”

“艾娃娣夫！”

“我不回去。在那儿，我除了打哈欠，和我伟大的魔法师丈夫的爱妾们混在一起之外，无事可干。”

阿拉法特说服不了妻子。艾娃娣夫以硬对软，简直是火上加油，他们对骂起来。阿拉法特无计可施，只好在朋友和两个仆人的陪同下返回家。汉什问道：

“怎么办?”

“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阿拉法特气鼓鼓的,但显得漫不经心。

晚上,他刚在盖德里身旁坐下,后者便问:

“你老婆怎么样?”

“倔强得像头牛,寸步不让。”

“不必介意,你身边有比她更好的女人嘛!”经管人仔细观察阿拉法特的反应,然后又问:

“她知道你的秘密吗?”

阿拉法特向他投去疑惑的目光,说:

“魔法吗,只有魔法师知道。”

“我担心……”

“没什么可担心的。”

沉默片刻,阿拉法特焦急地说:

“只要我活着,你不许动她一个指头。”

经管人按捺住心中的怒火,脸上带着笑,指着斟满的酒杯说:

“谁说要动她、伤害她?”

110

盖德里与阿拉法特已相处得十分融洽。盖德里十分信任阿拉法特,邀请他参加半夜才开始的特殊娱乐。大厅里摆着各式美味佳肴。裸体的美女在中间翩翩起舞。阿拉法特在声色的引诱下也近似疯狂,他见经管人失去了白天的威严,恣意享乐,像一头发疯的野兽。盖德里还请他到花园里赏月。花丛中,月光下,池水波光粼粼,好不惬意。他们面前摆着水果、美酒,旁边有两个美女,一个照看火盆,一个伺候着烟筒。微风徐来,花香阵阵,琴弦拨动,响起轻柔的歌声:

花园里石竹花随风摇曳
小伙子爱上了大麻烟

一轮满月高照。无花果树的枝条迎风起舞，枝叶间月光闪烁如星似眼。在美女的陪伴和大麻烟的作用下，阿拉法特早已醉意蒙眬，不能自已。

“主怜悯艾德海姆。”

“主也怜悯伊德里斯。怎么想起他了？”经管人笑着问道。

“是因为这里的气氛。”

“艾德海姆喜欢梦想，他的梦是杰巴拉维灌输的。”盖德里说罢笑了笑，又说，“你尊敬的杰巴拉维让你受苦了！”

阿拉法特心头一紧，刚才的陶醉感顿时消失。他伤心地咕哝道：

“一生中，我只杀了一个可恶的头人。”

“杰巴拉维的仆人呢？”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你是胆小鬼。”盖德里挖苦他。

阿拉法特又把注意力转向月亮，望着花丛中摇曳的枝条，不再吸烟，专注着琴声，然后又瞥了一眼美女拨弄火炭的手。

“喂，你走神了，想什么呢？”盖德里一声喊使他转过头来，笑笑说：

“经管人先生，你独自消夜吗？”

“这儿没人配与我聊天。”

“除了汉什，我也没人可说话了。”

“醉到一定程度，对这个也就无所谓了。”盖德里淡淡地说。

“你是不是也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阿拉法特犹豫了一下终于问道。

“被一群仇恨你的人包围,你能还想什么?”

阿拉法特想起艾娃娣夫的话,她情愿待在乌姆·赞法勒那个穷家的陋室里。

“可恶!”他脱口而出。

“当心不要破坏了气氛。”

阿拉法特拿起水烟筒,说:

“让生活永远这么舒适吧!”

“永远!”盖德里笑笑,“但愿能借你的魔法永远保持青春。”

夜深了,露水的滋润使花草散发出更浓烈的幽香。阿拉法特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

“万幸的是,阿拉法特还有用处!”

经管人把烟筒递给女仆,吐出浓浓的烟雾,悻悻地说:

“人为什么会死?我们每天山珍海味,佳肴美酒,好不自在!可是,与此同时,白发悄悄地爬上了两鬓。”

“不过,阿拉法特的药片可以返老还童!”

“你也有不能之处。”

“是什么,先生?”

月光下,经管人显得十分伤感。他反问阿拉法特:

“什么事使你不开心?”

也许是这囚笼,也许是对你的刻骨仇恨,或许是梦寐以求的愿望。阿拉法特想这样回答,但他说道:

“为了青春的逝去!”

“不,你不必为此忧心忡忡。”

“为什么我的妻子怒而不归?”

“总会有事惹你生气的。”

阵阵微风拂面,枝叶的沙沙声再起,炭火灭而复燃,红光点点。盖

德里又问道：

“我们为什么会死，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心情沉重地望着他，盖德里又说：

“连杰巴拉维也死了。”

像有无数钢针刺入阿拉法特的心中，他说：

“我们也会死，孩子们也一样。”

“你不要提醒我，我明白。”

“愿主保佑你长寿，先生。”

“长寿也好，短寿也好，等待我们的迟早是爬满蛆虫的墓穴。”

“别让这念头破坏了情绪。”阿拉法特的语气中多了几分温情。

“死亡，死亡总萦绕在我脑际，丢不掉甩不开。一点小事都会莫名其妙地让我联想到它。杰巴拉维哪儿去了？故事里传颂的人物哪儿去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阿拉法特望着经管人，见他脸色苍白，眼睛里露出惊恐之色。盖德里的心情与这时的气氛是多么不协调。阿拉法特也略感不安，他温和地说：

“重要的是要活得舒服。”

盖德里生气地挥挥手：

“活得很好，什么也不缺，药片能返老还童，不过这一切有什么用呢？死亡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我忘不掉它，每时每刻都想到它的存在。”

阿拉法特见此情景暗自高兴。然而，他很快又感到无聊了。他温情脉脉地抚摩着美女的手，暗暗问自己。谁能保证我明天还能再来赏月呢？

“也许咱们应该再喝点儿。”

“早上还会醒来。”

阿拉法特心里对盖德里的蔑视油然而生，他想，还有机会的，千万不能错过。

“如果没有周围人的妒忌，我们会活得更痛快。”

盖德里解嘲地笑笑说：

“咱们谈谈奇迹也许更得体一些。假如我们能把大家的生活提高到与我们一样的水平，是不是就能使死亡不再追逐我们呢?”

阿拉法特认输地摇摇头。他这种态度使对方的情绪不那么激烈了。

“哪里贫穷和不幸越多，境况越差，死亡就随之而来！”

“傻瓜！那里一无所有。”

“是的，而且它像瘟疫一样蔓延！”

“你居然以这种离奇的说法为自己的无能辩解。”

阿拉法特笑了笑，精神振奋了一些。

“我们对此不甚了解，也许的确如此。如果人的状况得到改善，死亡肆虐的程度就会减轻，生命的意义也会加强。每个幸福的人都应该为了幸福生活而奋斗。”

“被害的人可得不到好处。”

“人们会齐心协力用魔法战胜死亡的。每个有能力的人都致力于魔术，用死亡遏制死亡。”

经管人放肆地大笑一阵，然后闭上眼任凭想象驰骋。阿拉法特抓住水烟筒，猛吸了一口。炭火又燃烧起来。美女弹着琴，如醉如痴地唱着：“夜啊，再长一些！”

“阿拉法特，你是个烟鬼而不是魔法师。”

“我以此战胜死亡。”阿拉法特漫不经心地说。

“你为什么不单独干?”

“我每天工作，跟他在一起不觉得累。”

盖德里心不在焉地听了一会弹唱，又问：

“你要是搞成功了，打算做什么？”

“让杰巴拉维复活。”阿拉法特不假思索地答道。

盖德里撇撇嘴说：

“对一个凶手来说这可以理解。”

阿拉法特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低声自言自语着：

“阿拉法特，但愿你能成功！”

111

凌晨，阿拉法特离开经管人的家。过度的烟酒使他如堕云雾之中，听不见也看不着，两条腿几乎支撑不住身体。天边抹着一层月色，街区还在沉睡。当他走完一半路程，到达大房子前面时，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人，拦住他的去路。

“早上好！阿拉法特师傅。”那声音低似耳语。

这突如其来的问候吓了阿拉法特一跳。他的仆人立即扑过去抓住对方。阿拉法特定睛细看，那是一位裹着黑袍的老妇人。袍子从脖子一直裹到脚跟。阿拉法特命令仆人放开她。

“女圣徒，你有什么事？”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为什么？”

“病家向你诉说病情！”

“另找个时间吧。”

“你的祖父在世时要我来的。”

阿拉法特有些上火，眼睛死死盯着对方，寻思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忽然，他的心一动，醉意全消。对面这张面孔，在那不吉利的晚

上，他躲在祖父房门口的凳子后边时曾经见过。她也是祖父的贴身仆人。想到这里，阿拉法特不由得浑身战栗，惊恐地望着对方。他的仆人问道：

“把她赶走吗？”

“你们先回去，到家门口等我。”

仆人走了，大房子门前只剩下他们两个人。阿拉法特仔细端详老妇人黑瘦的面庞，她有着狭长的前额，阔下巴，额头和嘴角爬满了皱纹。阿拉法特肯定这女人那天晚上没有看见他，便把心放下来。杰巴拉维死后她到哪里去了，现在来找他干什么？

“有话请讲。”

“我并没有病，我来找你完全是为执行遗嘱！”

“什么遗嘱？”

老妇人向阿拉法特挪近一步，说：

“我是杰巴拉维的仆人，他死在我的怀抱里！”

“你的怀抱里？”

“是的，相信我吧。”

无需证明。阿拉法特神情慌张地问：

“祖父怎么死的？”

“发现女仆的尸体后他受了刺激，很快就气绝身亡。我冲过去，扶住他颤抖的背部。拥有整个地区的巨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阿拉法特发出重重的叹息，打破了夜的寂静。他低下头，悲伤似乌云遮住了月亮，老妇人又重提刚才的话：

“我是为执行遗嘱而来找你的。”

阿拉法特颤抖地问：

“什么遗嘱？说吧。”

“在神的秘密蒸发前，杰巴拉维对我说：‘去找魔法师阿拉法特，告

诉他祖父死了,祖父对他是满意的。'"

阿拉法特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叫道:

"骗子!你玩弄什么花招?"

"先生,我是认真的。"

"你玩的什么鬼花招?说!"

"该说的我都说了,主可以作证。"

"谁是凶手?"

"先生,我不知道。主人死后我就大病了一场,病好后第一件事就是来找你。"

"主人对你说什么了?"

"去找魔法师阿拉法特,告诉他祖父死了,祖父对他是满意的。"

"谎话!你知道我是……"阿拉法特突然改变语气,"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打听你的下落,有人告诉我你在经管人家里。我便到此等候。"

"但他们没告诉你我是凶手。"

老人十分震惊。

"杰巴拉维不是被杀的,没人能杀死他。"

"是杀死仆人的凶手杀死了他。"

"说谎,造谣!祖父死在我的怀抱之中。"老妇人发火了。

阿拉法特真想痛哭一场。然而,他的泪水已经枯竭。他悲痛地靠近老人。

"我来迟了。"老妇人淡淡地说。

"你敢发誓你所说的话全是真的吗?"阿拉法特嘶哑的声音发自他那备受折磨的心灵。

"我以主的名义起誓,真主是见证。"

老妇人走了。天边露出了曙光。阿拉法特目送着老妇人，直至她消失。然后，他赶回家，一进卧室，便昏了过去。几分钟后，他苏醒过来，感到非常疲倦，躺倒便睡，睡了不到两小时，便被一阵内心的烦躁不安弄醒。他叫来汉什，向他讲述了一切。汉什惊得目瞪口呆。待阿拉法特说完后，他说道：

“昨晚你醉得很厉害。”

阿拉法特生气地说：

“当时我很清醒，所发生的事情不容怀疑。”

“睡吧，你需要多睡一会儿。”

“你不相信？”

“当然不信。听我的话去睡吧，醒来后就把它忘了。”

“为什么你不相信？”

“你经过大房子时，我正站在窗前，看见你只在大房子前停了一会儿，又继续朝这边走来，仆人跟在后边。”

阿拉法特跳起来，命令道：

“把仆人给我找来。”

汉什做个手势叫他冷静点儿，说：

“不，那样会引起人家怀疑你神经有毛病。”

“我要她当面作证。”

汉什求他说：

“如今我们只剩下尊严啦，不能再在仆人面前丢脸了。”

阿拉法特眼里闪着凶光，拼命辩解道：

“我没疯，也没有醉。杰巴拉维死了，他对我是满意的。”

“好，你说得对。行了吧？千万别叫仆人来。”汉什宽宏大量地说道。

“如果出了事，你可得负责。”

“不会出什么事。让那个女人亲自来对我们讲吧。她去哪儿了?”

阿拉法特皱起眉头,想不起来了。

“我忘了问她的住址。”

“如果是真的,我该看到你放走她。”

“是真的,我没疯,杰巴拉维死了,他对我是满意的。”

“别费神了,你需要休息。”汉什安慰着他。

他走近阿拉法特,摸了摸他的头,把他推到床边,扶他躺下。阿拉法特疲倦地闭上眼睛,很快入睡了。

112

阿拉法特平静而坚定地说:

“我决定逃走。”

他的话着实让汉什大吃了一惊,汉什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小心谨慎地四下张望。工作室关着门,但他仍然十分害怕。阿拉法特毫不在乎,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说道:

“这个牢笼里只能传递死亡的信息,好像夜宴的欢乐、美酒和舞女都弹奏出死亡的乐曲,我似乎从花盆里闻出了墓穴的气味。”

“不错,死亡正等待着我们。”

“我们远远地离开这里。”

阿拉法特盯住汉什的双眼,补充说:

“成功了再回来。”

“能逃得脱当然好!”

“那帮家伙对我很放心,我们逃得脱。”

他们又全神贯注地工作。过了一会儿,阿拉法特问:

“汉什,这不正是你所期待的吗?”

汉什不好意思地咕哝道：

“我都快忘记啦。告诉我你是怎么作出这一决定的？”

“因为，尽管我闯进大房子，杀死了仆人，祖父仍对我满意。”

“为酒醉后的梦幻而冒险？”

“随你怎么说吧，我相信祖父死了，他对我是满意的。不过，他如果看见我目前的状况，一定会大发雷霆。”阿拉法特说罢又压低声音补充说：

“所以，他及时地提醒我，对我过去的所作所为表示赞同。”

“对祖父如此毕恭毕敬，好像不合你的习惯。”

“起初，我对他有许多怀疑。他死了，我对亡人不可不敬。”

“主保佑你！”

“我很快会摆脱犯罪感。为此，我要重振旗鼓，夺取胜利。我们还死不了。”

“至今只有药片和魔瓶能救你的命。”汉什无限同情地说道，接着又补充一句：

“可是，我们知道魔法从哪儿开始，却不知它到哪儿结束。”

阿拉法特环视一下四周，说：

“汉什，我们除了本子，其他东西都可以丢下。这个本子是秘密的宝库，我要把它放在贴胸处。逃跑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阿拉法特晚上照例到经管人家去，黎明前返回。汉什在卧室里等他。他们等了一个时辰，待仆人睡熟后，便小心翼翼地溜到大厅。阳台上传来仆人有节奏的鼾声。他们走下楼梯，朝大门走去。汉什向看门人的床俯下身去，提起一根棍子砸下去，棍子落在棉垫上，当啷一声响震动夜空。他们知道看门人没有睡，担心声音已惊醒仆人，便躲在门后一动不动。阿拉法特提起门闩，慢慢推开门，两个人一前一后闪出门外。拉上门之后，他们贴着墙根向乌姆·赞法勒的大院走去。黑

暗中横卧在路当中的一条狗，朝他们跑来，嗅了嗅跟着他们走了几步，然后停住，打着哈欠。他们来到院门外，阿拉法特对汉什耳语道：

“你等在这里，有情况吹一声口哨，然后你朝穆格托姆市场跑。”

阿拉法特走进院子，穿过甬道，上楼走到老妇人的门前。敲门，听到妻子的问声，他急促地说：

“我是阿拉法特，快开门！”

妻子手执小油灯，打开门，露出困倦的面容。他直截了当地说：

“跟我一块逃吧？”

艾娃娣夫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她的身后露出乌姆·赞法勒的肩膀。

“我们从这里逃走，以后再回来。快点！”

艾娃娣夫犹豫片刻，略带不悦地问：

“怎么又想到我？”

“以后再解释，现在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响起汉什的口哨声，下面一阵喧哗，阿拉法特焦急地喊道：

“畜生！艾娃娣夫，机会失去了！”

他跳到楼梯口，看见院子里人影灯光晃动。他一下子泄了气。艾娃娣夫对他说：

“进来！”

乌姆·赞法勒为了保护自己，阻拦道：

“不许进。”

进去何益？阿拉法特指着走廊的一扇小窗，焦急地问妻子：

“窗子下面是什么地方？”

“街灯。”

他从怀里掏出本子，冲到窗前，乌姆·赞法勒拉住他。他把本子扔了下去，然后离开住房蹿上通向屋顶的楼梯。从屋顶的女儿墙俯身

下望，街上人影、火把晃动，耳边传来嘈杂的人声。他跑向靠近杰马利亚区一端的邻居的屋顶，只见高举火把的人已抢先占领了那里。他又转向邻近里法阿区的屋顶，门口也出现火把。他绝望了，似乎听到乌姆·赞法勒的喊声，是不是追赶的人闯进了她的家，捉住了艾娃娣夫？这时，屋顶入口处有人喊道：

"投降吧，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没人敢上前。

"你要扔魔瓶，会同归于尽的！"

"我什么也没有。"

来人冲过来包围了他。看门人尤努斯走过去，对他说道：

"凶手，叛徒！"

走到街上，他见两个男人押着艾娃娣夫走在前面，立刻恳求道：

"放了她吧，跟她没关系。"

重重的一拳打来，他再也说不出话。

113

阿拉法特和妻子反绑着被推到暴跳如雷的经管人面前。盖德里左右开弓打两个人的嘴巴，直到打累了才住手。

"婊子养的！阴一面阳一面，装得倒像！"

"他来找我算账的！"艾娃娣夫哭红了眼。

经管人啐她一口骂道：

"住嘴，逃犯！"

"她是无辜的，不关她的事。"

"她是帮凶！"

"你想逃跑！我让你们离开这个世界！"

经管人叫手下人抬来两个木笼。艾娃娣夫被推倒，捆住双脚，扔进木笼，疼得她大喊大叫。那些人立即堵上她的嘴。阿拉法特在一旁心疼地叫喊：

“随你们杀吧，明天仇恨你的人会杀死你们！”

经管人冷笑着说：

“我们有魔瓶，可以永葆平安。”

“汉什跑了，带着所有的秘密跑了，总有一天他会回来。那时，他掌握了不可战胜的法宝，会打败你们，拯救街区。”

经管人一脚踢在阿拉法特的肚子上，疼得他弯下腰。众人上来，像对付艾娃娣夫那样对付他。然后，他们抬起木笼，运到旷野。艾娃娣夫很快昏了过去，剩下阿拉法特一人忍受折磨。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怎么处死他们呢？用棍子打，还是石头砸，或者用火烧，再不从山上扔下去？临死前的时间多么难熬！魔法再也无法帮他摆脱困境。被打肿的头部低垂到木笼底部，他快要窒息而死。死是最后的解脱。他死了，希望也就破灭了。也许经管人能活得很久。那些希望解放的人会咒骂他。谁也不知道汉什会干什么。准备送他上西天的人都默不作声。周围漆黑一片，黑暗后面就是死亡。怕死就得蜷缩在经管人身边，失去一切，最后仍难逃一死。死亡用恐惧杀死生命。在死亡来临之时也是如此。假若能活下去，他要对每一个人说：不要胆怯，恐惧不能阻止死亡的到来，却能阻止生命的继续。活着的乡亲们，不要胆怯，害怕死亡就失去活下去的机会！”

“就在这儿吧。”一个刽子手说。

“那边地湿一些。”另一个表示异议。

阿拉法特不懂这对话的含义，但他的心颤抖了。总之，那是死亡的语言，不会有错。他愈发紧张，恨不得大声呼喊让他们快下手。但是，他没有喊。突然，木笼跌落在地，他大叫一声，头撞在地上，颈骨和

脊椎像断裂了一样疼痛。他耐心地等待棍棒或更严酷的刑罚,心里诅咒着死亡的伙伴——罪恶。忽然耳边响起尤努斯的声音:

“快点挖,黎明前得赶回去。”

死前为什么不挖好坑?阿拉法特感到仿佛穆格托姆山压在他的胸口上。他听见呻吟,很快分辨出那是妻子发出的声音。她被捆绑的身体拼命挣扎着。尔后是挖土的声音充斥双耳,那些人心肠之狠令他吃惊。

“把你们扔到坑里,盖上土,免得有人伤害你们!”尤努斯说。

艾娃娣夫竭力呼喊,不知在喊些什么。几双手抬起他们,扔进坑底,再向下掷土,弄得尘土飞扬。

114

阿拉法特死了。消息传遍了全区。谁也不知道他死亡的真实原因。大家猜想是因为他激怒了头人,必死无疑。也有传闻说,他死得和塞阿德拉、杰巴拉维一样,是被魔瓶炸死。生前他杀死了祖父、为暴君提供了可怕的武器,他的死又使得暴君得以永远维持统治。为此,尽管大家都痛恨经管人,但对阿拉法特的死亡还是感到高兴。再说众头人的家属及帮凶中,不乏幸灾乐祸的人,他们更是欢欣鼓舞。街区经过几个回合争斗之后,权力完全集中在经管人一人手中。居民只能对经管人俯首帖耳,别无选择。大家感到前途暗淡,毫无希望了。十项继承条件以及杰巴勒、高西姆和里法阿的话都已经变成逝去的梦幻,由说书人吟唱着,而现实中感觉不到他们的丝毫影响。

一天,乌姆·赞法勒去达拉塞区,半路被一个人拦住。

“晚上好,乌姆·赞法勒!”

老妇人端详了半天,才惊奇地叫道:

“汉什!”

汉什笑着往前靠了靠,问道:

“阿拉法特被捕前,是不是丢下过什么东西?”

“没有呀! 我只看见他把一些纸扔到街灯下。第二天上午,我在垃圾堆找到一个本子,没什么用处,又扔了回去。”

汉什眼睛一亮,恳求道:

“帮我一把,把本子找回来。”

“离开我远点! 不是老天睁眼,上次我就被打死了。”

汉什在老妇人手里塞了一个硬币,她不再作声,答应后半夜待大家入睡后到街灯下去找。夜里,汉什按她的指引,在垃圾堆里慢慢地寻找,一张纸,一块布头都不放过。他的手探到灰堆里和残羹剩饭之中,但是一无所获。他上楼找到乌姆·赞法勒的家,焦躁地说:

“什么也投找到。”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倒霉的事一桩接着一桩!”乌姆·赞法勒大发雷霆。

“你的梦呢?”

“现在没有梦想也没有理智啦! 告诉我,那本子上有什么要紧东西?”

汉什迟疑了一会儿,说:

“那是阿拉法特的本子。”

“阿拉法特! 主宽恕他吧。他杀死了祖父,又和经管人合伙,把魔法交给了他,然后走了。”

“阿拉法特是个好人,只是命运不济。他想继承杰巴勒、里法阿、高西姆的事业,甚至比他们干得更好。”

老妇人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汉什,然后有意要摆脱他,说:

“也许收垃圾的把那堆垃圾搬走了,你到烧垃圾的地方去找

找吧。”

汉什找到烧垃圾的地方，询问干活的人。

“你找丢失的东西？什么东西？”那人问道。

“一个本子。”

收垃圾人的眼里露出怀疑的目光，他指指浴室后面的一间屋说：“到那儿去碰碰运气，也许有，也许已经进了炉膛。”

汉什抱着一线希望，耐心地翻动垃圾。那个本子是他生活中的唯一希望，是他仅存的希望，是全区的希望。阿拉法特不幸遇难，留下了恶和坏名声。这个本子足以改正他的错误，消灭敌人，在绝望的街区播下希望的种子。

“找到了吗？”

“你的慷慨使主不再关照我。”

“那本子有什么要紧？”垃圾工人抄着手问。

“里面记着铺子里的账目，一会你会看见。”

汉什虽然有些担心，但仍旧手不停地翻找，突然听到一个不很陌生的声音。

“煮豆的锅在哪儿？”

那是卖蚕豆的善珂勒大叔。汉什浑身发颤，不敢抬头，生怕大叔发现他。他该不该逃跑？两只手动得更快，像兔子打洞一样。

善珂勒大叔回到区里，见人就说，他见到阿拉法特的朋友汉什在垃圾堆里找一个本子。消息传到经管人耳朵里，一队人马立即奔到锅炉房，但不见汉什的人影。问收垃圾的人，那人回答说，他当时去干别的事，走开了一会儿，回来时，汉什已经走了。找没找到本子，他可不知道。

不久，不知从哪儿传来消息说，汉什找到的本子是阿拉法特记录魔法的本子。他在逃跑时丢在垃圾堆里，汉什把它找了回来。消息从

一家烟馆传到另一家。又有人说,汉什立志继承阿拉法特未竟的事业,一定要回来报仇。消息千真万确。经管人悬赏捉拿汉什,不论是死是活,抓到了都重重有赏。众人渐渐相信,汉什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将发挥重大作用。于是,大家捐弃前嫌,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从同情汉什到怀念阿拉法特本人,他们期望与汉什共同对抗经管人。也许汉什成功后能为大家带来公正、和平和幸福。大家决心与汉什合作,认定他的路是寻求解放的唯一道路。用汉什的魔法与经管人手里的魔瓶相抗衡,并战胜他。经管人摸透了人心,指使说书人大讲杰巴拉维的故事,重点放在阿拉法特杀死仆人气死祖父那段事实。经管人与阿拉法特讲和是迫不得已的,是为了伺机杀死他,为祖父报仇。

奇怪的是,居民们对这个故事并不感兴趣,甚至抱着嘲讽的态度。他们近乎顽固地说:"过去跟我们没有关系。希望在阿拉法特的魔法之中。如果让我们在杰巴拉维和魔法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宁愿选择魔法。"

阿拉法特的真面目日渐被大家所认识。事情也许是通过乌姆·赞法勒之口传出的。艾娃娣夫曾住在她家,和她谈了许多阿拉法特的事。也可能是从汉什那里听到的。汉什在旷野里与许多过路人谈过话,告诉大家重要的是应该认识阿拉法特,还盛赞魔法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阿拉法特的一生使大家感到钦佩。于是,大家都纪念他,甚至把他的名字排在杰巴勒、里法阿、高西姆之前。大家相信,阿拉法特不可能杀死杰巴拉维。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真是他杀了杰巴拉维,他也算得上街区空前绝后的人物。大家竞相把阿拉法特算作自己的人。

街区的年轻人悄悄地不断失踪,据说都是去找汉什,加入了他的行列之中。汉什教他们魔法,等待最后的行动之日。经管人十分惊慌,派出大量暗探,搜查住宅和商店,对任何人的过失都施以重罚。老

百姓的一举一动或一句笑话，都可能招致毒打。街区被恐怖所笼罩。面对强暴，大家挺直腰杆，满怀希望，保持沉默。他们遭受迫害时，总是自我勉励说：暴政一定会结束，黑夜过去是光明。让我们亲手埋葬暴君，迎接光明的未来，迎接奇迹的诞生！

后　记

马哈福兹的三部曲，是我在研究阿拉伯文学之前读过的第一部阿拉伯文学作品，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入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后，很快就进入了他那广阔的文学世界，把他作为研究的重点。先是写出三篇散论，后又把它纳入我对阿拉伯文学与苏非神秘主义的课题之中。在他获奖之后，我有幸翻译了他的巨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于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当时书名为《世代寻梦记》。

200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购买了该书版权，并决定采用国内已有的、由阿拉伯原文译出的译本。我的译本被选中。时隔十八年了，为了不留下遗憾，重新校订是需要的。校订时用的是黎巴嫩文学出版社第九版(2002)，与我原来所用的第二版有所不同。小说已由112章增加到114章。"艾德海姆"篇中的第7章和第20章都根据故事的情节分成了两章。我也据此作了变动。

为了弄清这一变动从何时、哪个版本开始的，我找来了该书的另一个译本，关偁译的《街魂》(1991)。他的译本已经是114章了。由于马哈福兹和关偁都已故去，这一变动是由作者抑或由出版社做出的，从哪一版开始的，已无法弄清。但是此一变动，在斯·艾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有所提及，后来又成为评论界对其褒贬的依据之一，其中原由和隐秘只能待日后去破解了。

译者